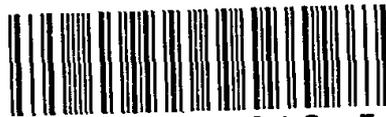




顧實編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49 2048 5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總目

漢刻周穆王見西王母畫象

明繪西王母畫象

自序

例言

讀穆傳十論

- 一 周穆王在中華國史上之人物……………一
- 二 穆傳在近世新史學上之價值……………四
- 三 穆傳記錄時代之確定……………七
- 四 穆傳出土後之校理……………一一
- 五 穆傳行世後之字數……………一四
- 六 穆傳重要疑難之解釋……………一八

七	穆傳發見上古東西交通之孔道	一一
八	穆傳發見上古中華疆域之廣遠	二四
九	穆傳發見上古中華疆域之里數	二七
十	穆傳發見中華民族原始之偉大	三〇
穆傳西征年歷		

一	序論	一
二	穆傳古歷月朔參對表	七
三	周穆王十三年壬辰	九
	<small>西紀元前九八九年</small> 西征日表	
四	周穆王十四年癸巳	一四
	<small>西紀元前九八八年</small> 東歸日表	
穆傳西征地圖 (插入講疏中)		
一	宗周至鄘邦圖	(一六)
二	河宗氏圖	(二四)
三	昆侖之丘圖	(六四)

四	春山圖……………	(八二)
五	古波斯二十道圖……………	(一二八)
六	西王母之邦與米塔 (Media) 人住地圖 (附入西征圖)……………	(一七四)
七	穆天子西征圖……………	(一七四)

新校定本穆天子傳

一	穆天子傳目錄……………	一
二	穆天子傳卷之一……………	二
三	穆天子傳卷之二……………	五
四	穆天子傳卷之三……………	八
五	穆天子傳卷之四……………	一〇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一	穆天子傳目錄講疏……………	一一五
二	穆天子傳卷一講疏……………	一

三 穆天子傳卷二講疏……………五三

四 穆天子傳卷三講疏……………一四四

五 穆天子傳卷四講疏……………一九一

附錄穆天子傳知見書目提要 附關於穆王及西王母之文件

一 列朝著錄及刊本抄本校本……………一

二 近代諸家注本及學說……………二七

三 關於穆王及西王母之文件……………三七

四 日英法德譯穆傳及關於穆王西王母之文件……………四四

附錄參考用書目

中英對照穆天子傳西征全解 另本 刊行

補遺 穆天子傳知見書目



漢刻周穆王見西王母畫象

右漢石拓片，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所贈。附手注云：『上坐者爲西王母，相傳如此。』余初見清王懿榮廉生漢石存目，有周穆王見西王母畫像，因與王先生數四函商求得之。經逾兩載，始以拓片見贈，感極無量。王先生函稱：『此畫象乃館中藏石，初不注意；經各方詢問，乃知廉生所見卽此石。石無題字，以畫圖測定。所謂題字，指同時出土之他石而言。石爲嘉祥出土，清末，羅循順移入館中之金石保存所。』云。余謂此石雖與穆傳不合，然周情漢思，可窺思想之變遷。其同時出土之他石，有題周穆王見西王母畫象，已佚不可考，而留此亦足以反證穆傳之信而有徵，遠在金石考古之上矣。顧實記。

西王母



象母王西繪明

右明繪西王母畫象，見明刻王圻三才圖會。（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所有丁氏
八千卷樓藏書）以此明傳畫象，與漢石周穆王見西王母畫象相較，同一西王
母爲中國女子也。然漢刻魁偉，明刻媚媚，是何歟？是不可徵民族之強弱，於其繪
畫而見之歟？吾嘗考唐以前人所爲佛象，莫不雄偉可畏；而宋以後，乃多媚媚如
好女子。嗚呼，此吾民族自宋而降，所由積弱不振歟？今吾於漢明人遺西王母畫
象之異，而又不禁感慨繫之矣！願實記。

自序

民國初元壬子，余在本省某師範學校，教授本國史，慨上古史之多闕，而注意於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多所考證。癸丑之役，余走日本，甲寅乙卯，暑假之暇，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一書，原稿曾呈先總理孫公，披覽筆削，允爲題序行世，以發揚吾民族之光榮。時余猶以書未完成，不果請，迄今追思而不可復得也。丙辰，亡友許指嚴國

英先生得余稿，爲刻於北平之宣南譯社。辛酉，張慰西相文先生再刻於輿地學會之地學雜誌第十二年第六七合期，第八期，及第九期中。癸亥，余三刻於國立東南大學之國學叢刊第一卷第四期中。十七年，戊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二載，余爲滬上某大學講授本國文化史，又增搜材料，改纂講疏，更名曰穆天子傳西征講疏。此余書命名之變遷也。

王充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古今來能免於陸沉盲瞽之誚者，有幾人哉！余幼慕先宗人景范祖再著讀史方輿紀要，故究

心於古今地理沿革。其後習東西洋史，又探究西北地理，故余著今地考時，頗多切實之發見。茲更爲講疏，盡取穆天子傳前四卷，字櫛句比而求之，爬梳剔刮，無微不至。夫然後盡量發見其內容，果何如者？則即發見上古我民族在人文上之尊嚴，與在地理上之廣遠，均極乎隆。古人類國家之所未有，可不謂曰我民族無上光榮之歷史哉！

其他一切姑措勿論，即周穆王西征，名爲遊行，而其實何如者？當西紀元前九百八十九年，穆王不徑自西周，直往西方，而必由宗周洛邑，踰黃河而北出雁門關，入河宗之邦。得河伯爲先導，相與偕行。乃遂踰昆侖而至西王母之邦，無非沿途撫輯華戎，所至賞賜無算。其徵供食於諸部落，殆無一不受周禮之支配。終乃取鳥羽於西北大曠原而還。西北大曠原者，位於中國西北，而即今之歐洲大平原也。是中國文化之西流也。獵鳥而不獵人也。後六百餘年而有希臘 (Hellas) 亞歷山大 (Alexandros) 之東征，然亞歷山大破滅波斯 (Persia) 印度 (India) 巴比倫 (Babylonia) 埃及 (Egypt) 諸邦，是西方文化之東漸也，原始即已獵人而不獵鳥也。然則東西文化最初之出發點，早已歧異不同如此。假定東方爲獵鳥主義，和平主義，而亦人道主義也。

西方爲獵人主義，戰爭主義，而亦人權主義也。故今世學者之言曰：『東方倫理先仁而後義，西方倫理先義而後仁。』然而今世界大勢，東西文化之混合，不可掩之事實也。

繼今以往，吾中華民族將永抱其和平無爭主義，如老子所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乎？然無論如何，萬不可喪失者，卽我民族本來有至偉大活動之能力也。穆天子所見之西王母，卽穆天子之女，建邦於西方者，在今波斯之第希蘭（Tehran）附近。故穆天子也，西王母也，皆我民族上古男女有至偉大活動之能力者也。此能力之精神，千古萬古，不可磨滅。故穆天子傳一書，埋於汲冢而出於晉，晉後莫之識，及余而爲之疏通證明，要所謂天幸者，豈非吾民族之精神，歷劫不磨，而終將復興之明徵哉？疇昔專制之世，一人爲皇帝。今也國體鼎新，主權在民，則四百兆同胞皆皇帝也。其男者，人盡穆天子也。其女者，人盡西王母也。誠使四百兆男女同胞，人手一編穆天子傳，以激發其志氣，庶幾今後吾民族將恢張其本來活動之能力，以與世界共進於無窮之景運。豈不懿歟！邦人君子，倘亦有感於余之斯言。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自序

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孟夏武進顧實自序於新都南京之穆天寄廬

四

例言

一 自晉出汲冢，校理傳世以來之穆天子傳六卷，其前四卷記周穆王在距今約三千年前，即西紀前九八九——九八八年，西征往還亞歐兩洲，實爲世界最古而空前絕後之大遊行日記。凡中國史之上古史，及世界史之上古史，皆爲最重要有價值之原料。尤爲吾東方民族中華民族復興之殷鑑。昔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而成春秋，此穆傳更在百二十國寶書之上。余書全爲疏通證明其偉大價值而作。

二 余最初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一書，凡經三刻，茲俱作廢。重加編纂，凡分兩大部分。第一，高深之部，爲研究院之參考書，及專門大學之教本而作，總名曰穆天子傳西征講疏是也。第二，普通之部，爲中等學校以上之本國古史教本而作，名曰中英對照穆天子傳西征全解，因穆傳有上古亞歐兩洲國際之關係，故並用中英文字，爲適合於國際化之歷史，亦所以發揚吾民族無上之光榮也。

三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之內容，斟酌古今中外史志圖籍而纂成，覃研廿載，六通四

621.5
797
3



關。因爲發表文字上之便利，不得不更分爲若干專件。

四 讀穆傳十論乃洞悉二古遺制，綜合當今羣言，融會貫通，而爲此透達一切之談。庶幾讀余講疏者，見繁重與博之考據，容有難色，得此爲導言，將無不人手一編而津津有味矣。或慮爲大言炎炎，未免小儒咋舌。然而余書固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又未嘗不字字著實，語語謹嚴。世尙科學，必多識者。

五 穆傳西征年歷乃從古歷中推證而出，不同杜征南之春秋長歷，原不從古歷而出之所爲。明於六歷三統之歷元，以考古之年月日，誠所謂巧歷，至可驚人者也。雖孫仲容詒讓劉申叔師培諸公之不作，當今非無能者，欲辨穆傳之真僞，尤可於此年歷而證其必不僞矣。

六 穆傳西征地圖既成，則可爲讀者之臥遊圖矣。古人左圖右史，史原有圖，正可補古圖之闕。然而非有歐化來耀，方今地圖地誌之精密，則山經穆傳悉等廢紙。吾安得不痛吾民族千年來文化之墮落，幾於萬劫不復哉？凡辨古書之真僞，一年歷，二地理。天地古今，道途方向，無一可以虛造者。故此地圖，亦可證穆傳之必真而不僞。

矣。

七 新校定本穆天子傳者，匯合明清衆刻本抄本，及衆家校勘而成，乃與一切世行本不同者也。先揭此定本，以見余講疏所據者，可以一覽而瞭。穆傳前四卷，千古大文，自今科學之立場而觀之，六藝百家之書不如也。惜乎唐宋傳本早佚，今存最古者，不過明世刻本抄本，未爲善本也。清世洪頤煊翟云升兩家校本最善，余更得洪翟二家未見之刊本抄本，及衆家校勘，而總集其大成，所據之出處，悉詳講疏之校語中。

八 穆天子傳目錄者，據唐司馬貞宋高續古所見，與明清傳抄適合也。世有疑荀序爲僞託者，自經余之疏通證明，則何僞之可疑焉。荀勗和嶠等爲此目錄，確與劉向校錄羣書，同一工作，識者寶之。

九 余書講疏，成之匪易，無不語語有來歷。但總分兩部，第一爲校語，第二爲案語。

十 校語之中，有兩種根據。第一種爲衆本，第二種爲衆校。

十一 所據衆本，但稱某本，以省煩累。茲爲說明，列表於左：

道藏本 明正統道藏本 山東省立圖書館收藏本 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九行本 明九行二十二字本 見黃丕烈校穆天子傳中

吳抄本 明吳寬抄本 黃曰吳本即黃丕烈所據吳抄本 今東方圖書館藏本

楊抄本 明楊儀抄本 今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

程本 明程榮本 程刻漢魏叢書本 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范本 明范欽本 范刻二十種奇書本 今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

吳本 明吳琯本 吳刻古今逸史本

邵本 明邵闇生編 藎介古書本

何本 明何鏜本 何刻漢魏叢書本

說郭本 清刻說郭本

檀本 清檀萃疏本

汪本 清汪明際校本

鄭本 清鄭濂校本

周本 清周夢齡校本

陳本 清陳逢衡補注本

翟本 清翟云升校本

十二 所據衆校，但舉某姓，以省煩累。茲爲說明，列表於左：

馮校 明馮舒校楊儀抄本

檀曰 清檀萃疏

洪校 清洪頤煊校本

翟校 清翟云升校本

陳據 清陳逢衡補注本

黃校 清黃丕烈校本

郝校 清郝懿行補注本

孫曰 清孫詒讓札迻

金曰 民國金蓉鏡集解

十三 校讎古書，大不易事。覆審衆家校勘所引書，間有不合，大概因所見本不同，故輒載明某校某據字樣，以明負責有人。洪翟二家校本，最爲通行，易取覆案。故但記洪據某書，翟據某書，而不著其篇名或卷數，以省煩累。惟陳逢衡郝懿行兩家書希見，金蓉鏡書未刊，故必詳言其出某書某編或某卷，以便檢稽。而余自下校語亦然焉。至於校改傳注之訛謬，洪翟陳郝諸家均有，余一一斟酌，更有修正。然終不能盡改者，又有當任讀者之自喻也。如用字有前後一律，有不一律，及明誤而不改者，皆是。

十四 案語最重考地，地理本爲專門之學，余旣半生研習，尤以通古語而識古地，爲余之心得。凡一地名之下，必先釋今地所在，然後援引古今羣籍，語不離宗。數十字至數千字，多寡不等，絕不作游騎無歸之談也。在今本國境內之地名，國民應知，原不易誤。惟一至域外，譯名紛歧，除極普通者之外，俱易滋訛。故輒附西文，互相對照。偶有一二，猝檢不得其西文，則姑從蓋闕。域外人名亦從斯例。

十五 案語次重文化，三千年前之大地，黃人到處皆是，與今日爲白人世界，大可撫古而增慨。禹貢周官，規模宏遠，山經穆傳，相得益彰。他年考古家徧歷亞歐美三洲，

發掘地藏，更有證明，企予望之。

十六 穆傳文字正與堯典禹貢周官山經相伯仲，簡鍊精核，豈止惜墨如金，直使龍門失色，班范駭走。昔人以聚訟喻考據，豈不信然。余本法家，習於形名，故反覆鑽研，而興趣彌永。雖千年晦蠹，山川能語，一旦洞明，日月常新。昔孟子與氏有言：『不見子都之姣者，天下之無目者也。』余謂不見穆傳之真者，亦豈非天下之無目者哉！

十七 考證家法，悉注出處。余自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初刊而後，乃陸續檢得丁謙孫詒讓劉師培諸家之書。民國十六年丁卯，見陳逢衡書。戊辰，見日本小川博士書。己巳，見郝懿行金蓉鏡書。辛未，得邵闇生黃丕烈書，並詳於余著穆傳知見書日中。然凡治學者，自己無心得，則見人書亦如盲目。即檀萃疏，舊號紕繆，尙不無可採。故余改纂之際，探入衆家之說。雖與余同者，亦必指名摘錄，以示不沒人善，且慰前人著述之苦心。

十八 余自下己見，多所創解，約舉數事爲例：如據國語周語，而知周穆王當屬周世之政刑派。因陽紆之山而知陰山爲沒入胡中以後之名。辨再拜膜拜之禮，解將子

帝女之話，而知西王母爲中國女子，且爲周穆王之女。明上古歐洲原爲草木叢生之荒洲，而知西北大曠原，卽今之歐洲。古昔未有主名之水澤陵衍，卽今之黑海及高加索山。南鄭斷從傳瓚說，可正班固鄭玄酈道元諸家之誤。凡此種種，皆余個人之特識。從來舊學家喜翻案，今之新學家尤甚，然余固非喜如是者，祇因衆證確實，不得不云然爾。每見西人述中國史，必舉穆王及西王母事，刺刺言之不休，甚至特設專章，雖不免郢書燕說，要可見西方歷史家之目光矣。獨吾國年來所用國史教本，輒抹殺此事而不論，豈今之歷史家，更甚於司馬遷之受腐刑耶？自余此書出而可以正西史之謬，願吾國歷史家亦一雪從前之恥。

十九 考證羣籍，原是讀書人當家本領。獨至借檢明抄本刊本，清校本注本，及日英法德四國文書，多所仰賴於時賢諸公之協助。余旣爲穆傳知見書目提要一篇，以留紀念而供考核。茲更永感諸公之賜於不朽，凡蒙一函一語爲介紹，或給與特別便利，得檢閱善本書者，均敬列芳名於左：以姓之筆畫多寡爲先後

卜舫濟 (P. I. H. Pott) (前聖約翰大學校長) 丁仲祐 福保 丁英桂 震雄 王岫廬

雲五 王獻唐 瑄 汪頌閣 詒年 何柏丞 炳松 周夢坡 慶雲 高夢旦 鳳謙 馬夷初 敘倫 徐

潤農 宗澤 徐寬甫 章曼 柳翼謀 詒徵 陳乃乾 元培 張菊生 元濟 傅緯平 運森 楊杏佛

銓董授經 康 蔣毅蓀 祖圻 蔣竹莊 維喬 蔡子民 元培 潘聖一 利達 瞿良士 啓甲 瞿鳳

起 熙邦 喬梓諸先生，尤以張菊生、王獻唐兩先生賜函最多，宜特銘謝。

二十 余讀日本書，猶本國書也。習英法德三國文字，粗能檢讀。及門張曉峯 其時 繆

贊虞 鳳林 向覺民 達 倪小翼 文傑 尹葆餘 寶裕 諸君，俱嘗爲余借檢東西書，并誌感

謝。

二十一 余於西征地圖，屬稿既成，左臂幾成偏廢，自知中醫，療治方痊。蒙陳稼軒 鐸

沈堅公 祖康 陸震平 鈞 葛石卿 煇 諸先生繪成付印，永誌感謝。茲附一言者，余圖根據

舊籍新書，信而有徵。然最感痛苦者，河套北岸諸山也。清一統志及圖，已不一致，後

起之作益甚。百萬分一中國輿地圖最詳，但無說明。近人編蒙古志、蒙古鑑二書，抄

撮而成，益不足資考核。故余雖悉心鉤稽，粗足證古而已。深願今後之河套南北，有

精密實測而能貫通古今之地圖地志也。

二十二 西漢焦延壽易林『坤之噬嗑曰：稷爲堯使，西見王母。拜請百福，賜我喜子。

亦見明夷之萃。

訟之泰曰：弱水之右，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亦見臨之臨，既濟之大畜。訟之家人曰：

載堯扶禹，松喬彭祖。西過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難者。亦見師之離，離之剝，損之離，夫之夫，歸妹之升。小畜之大有

曰：金牙鐵齒，西王母子，无有患殃，涉道大利。亦見大有之蹇。臨之履曰：駕龍騎虎，周徧天下，

爲神人使。西見王母，不憂不殆。夫之旅曰：北登鬼邱，駕龍東游，王母御后，文武何憂。

鼎之卒曰：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對歡喜，王孫萬戶，家蒙福祉。此皆謳歌西王母，

形諸卜筮之繇，漢之所以通西域也。故余書之作，將爲我民族復興也。清王懿榮漢

石存目，有周穆王見西王母畫象。明王圻三才圖會，有西王母畫象。取得拓片，爲余

書之封面，所以表揚數千年普遍民衆化之西王母，爲中國女子也。明刻本穆天子

傳有『明新安程榮校』『明范欽訂』等字樣，獨清刻不然，我乃知之矣。故余書

亦自署民國某某著，復我邦族，後以爲例，愛國之思，附著於此。

讀穆傳十論

民國 武進 顧實揚生著

一 周穆王在中華國史上之人物

今吾民國也，人盡天子，則無天子也。是余書不當仍其故名，曰穆天子也。然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故余書之內容，既一任乎行文之便，而余書之外形，亦何必不一仍其故名曰穆天子傳哉！雖然，穆天子傳一書，自汲冢以來，今見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者，皆列入史部之起居注類。宋史藝文志入別史類。崇文總目入傳記類。尤袁遂初堂書目入雜史類。下訖有明，總不出於史部。惟清四庫提要列入子部之小說類中，其謬甚矣。至今一般頑舊者流，提起穆天子傳一名詞，一若心懷鄙夷，而蔑視爲小說中之書也者。尤以今之遺老，及號稱通博者爲甚。故余述至此，不得不大聲正言曰：周穆王果何等人物哉！烏可以鄙夷之心理視之哉！難者

曰：尙書國語史記並於穆王有貶辭，若深致不滿於其爲人者，何哉？應之曰：此無他，自周初而已啓其二大治化之不同也。太公之治，尊賢而尙功。周公之治，尊尊而親親。遞演而至周季，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正以齊祖太公之霸術，流衍而爲刑政派者也。魯祖周公之王道，流衍而爲德禮派者也。由今言之，則前者法治主義也，後者德治主義也。周穆王者，上古中華之法治主義者，而亦東方之法治主義者也。故內作呂刑，而外巡遊四海，其行事之犖犖大者，豈不甚彰明較著哉！

是以春秋之世，齊晉秦楚皆強，而宗穆王。晉有其專書矣。秦乃穆王御者造父之後也。齊則管子小匡篇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此完全贊頌穆王之行動，尤足證穆王之人物，爲霸國所崇拜者也。楚則左氏傳昭四年，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酈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昭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此一方

贊頌穆王之功烈，而又一方則防閑其過失者也。然此左氏傳者，儒家之春秋傳也。儒家者，德禮派也；德治主義者也。故不能如法治主義者之管子，一於贊頌穆王也。其尙書之呂刑篇，發端卽言穆王耄荒矣。尤以同一春秋傳之國語周語，載「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直完全認穆王爲失敗者。然試問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其誤穆王爲宣王與否，姑措弗論。何以認白狼爲夷狄賓服之徵，則穆王豈果真失敗者耶？吾人誠不能無疑於儒家六藝經傳，含有神經酸性作用也。

而猶未已也，司馬遷者，以辭人而官世史者也。懾古史之燼餘，震時俗之尙儒，不惜犧牲世史之統，而意繼春秋。其周本紀採摭穆王故事，多本尙書周書及國語，而秦本紀趙世家所記穆王，亦殊簡略。甚至作大宛傳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張騫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此老腐刑之餘陽氣沮消，信口開河，言不由衷，將上古累代之信史，付之一筆抹倒。後世承風翕流，駸駸焉爲經生之迂腐化，爲辭人之爛腐化，可不大哀也哉！嘗謂秦人獷悍，大殺風景之

焚書，是野蠻 (Savagery) 也。若司馬遷時髦，大造謠言之疑古，是野陋 (Babbarism) 也。野蠻之罪，人盡知之；而野陋之害，則罕識之矣。魏晉以還，偽列子拾遺記諸書作，更羸入道教思想，於是穆王遂流爲虛無縹渺之人物。降逮清四庫提要乃竟置穆傳於小說類中，鄙儒固陋，至此極矣。豈知近百年來，黃人弧矢之利失效，而白人槍礮之利代興。遂愈以促東方德治主義者之失敗，而成西方法治主義者之勝利。世界地圖之變色，隨法治主義之狂潮而俱至，則將奈何哉？嗟夫，不讀世界史，則烏足以解決法治德治兩大問題。故余讀史至此，不能不表彰周穆王爲上古中華或東方之法治主義者。而穆傳一書，實殘留此法治主義者之偉蹟，豈猶可長任其湮沒而不彰哉！

二 穆傳在近世新史學上之價值

方今世界諸國史學界之趨勢，劈頭第一大問題，卽是舊史學新史學兩派之不同。新史學家注重於地藏之發掘，由地藏發掘而得新證據，以改造舊有歷史之記載，所謂科學之精神，全重在實驗與證據也。然吾國千年以來，非不早已有此傾向也。從

地藏所掘得之三代遺文，可分三大期，而亦爲三大派焉。第一，竹簡古文派，自西漢之世，求遺經於山巖屋壁之間，訖夫晉得汲冢書，齊得楚王家之考工記，皆是也。惟此後不再見，蓋竹簡易於朽敗故也。第二，金石古文派，自北宋訖遜清，地不愛寶，鼎彝銘刻之出土者，至今猶未有窮期也。第三，甲骨古文派，此發見於清季，及今專門學者尙在研究之中，亦方興未艾也。然而之三派者，衡量其價值，孰爲最高，則猶莫有若汲冢書者也。

蓋嘗深考之，世本諸書多言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至於夏商，乃分置左史右史，亦曰太史內史。周官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史；而六官之屬，又各有史，以分司所守焉。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此卽王政雖改，而百官世史之守不改也。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備乎？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易、春秋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尤足明世傳之史，

演分而爲六經百家二大派，故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而春秋經立。公羊傳疏引闕因敘墨子亦見百國春秋。見隋書李德林傳是以世史之守者，六經百家之原料也，而亦古史之原料也。然司馬遷史記六國表曰：『諸侯史記，盡藏周室，以故滅。』則自秦焚書，而世史之守，蕩焉無存矣。不意晉太康間，盜發汲冢，得古文竹書，未經秦火之劫灰，而至今猶有穆天子傳一書存焉。是則爲六經百家之原料，而亦古史之原料者，猶有碩果之僅存，可不謂曰希世之瓊寶哉！

是故今存穆傳一書，語其從出汲冢以來，代遠年遙，不爲不久而舊矣。然而以其出於發掘地藏所得，則雖歷千載而常新可也。果也，吾人今日得穆傳以治先秦古書，則可以正定六藝百家之然否也。得穆傳以治上古史，則可以爲一切上古史之原料也。中華上古史之原料也，世界上古史之原料也，乃至專門學術史，如上古之法治也，交通也，民族變遷也，文化移動也，皆當以此穆傳爲之原料也。然則地藏發掘所得者之價值，有如此哉！何況穆傳而後，千年來之地藏發掘者，更無第二穆傳發見，洵乎希世之瓊寶者，獨一無二之寶物也哉！

三 穆傳記錄時代之確定

至於穆傳何時何人所作，何以藏於魏之汲冢，此三大問題者，第一，第二，則古者君舉必書，穆傳卷六曰：『內史執策』本此一語，故隋書經籍志曰：『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夫五史之制，周季尙存。趙簡子孟嘗君不過陪臣，猶皆有侍史。若天子諸侯出國，必備官而行。秦趙相會有御史，豈周初穆王西征，而有不備官而行之理哉！起居注者，猶今之日記簿也。故穆傳之內容，不異一日記簿也。今一平人長途遠行，猶有日記簿，以備遺忘。誠恐時過境遷，則追憶已不明也。况穆王出入於『中央之極』與『西方之極』何等大事，自非西征途中，侍從之史，隨時記錄，則烏能歷劫不磨，至今猶可一一詳考其所經行之山川風俗物產哉！是故，穆傳何人所作，則周史也。何時所作，則穆王十三年，及十四年，西征往還之際也。皆萬無可疑者也。第三，藏於魏之汲冢，則亦有故矣。考昭十五年左氏傳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又曰：『昔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至晉，於

是乎有董史。』案辛有者，周平王時人。平王東遷，晉文侯有翊戴之功，宜乎周賜以世官之史矣。然則穆傳者，蓋出於董史之齋來，實鎮撫戎狄之寶典，而與晉國以甚深之教訓者也。春秋之世，魏絳以和戎著績，故雖晉魏易代，而世史之守猶存也。迨魏文侯最爲好古，其樂人竇公，尙至漢而獻周官大司樂章。則穆王故事，自尤宜在保存之列。獨惜魏自惠王至襄王，霸圖已矣。故遂盡取竹書而藏之冢，抑性之所好，而用以殉耶！不可知矣。然盜發於五百年之後，豈非天不欲沒卻此一段公案哉！

顧世猶多有謂穆傳爲戰國時人所作，或魏史官所記者，今請舉八不類以明其非，可乎？穆王以天子之尊，而賜赤鳥氏者，不過黃金四十鎰耳。乃春秋時，晉語載惠公尙爲公子，獻秦黃金四十鎰；及戰國時，孟子公孫丑篇，載齊餽孟子兼金百鎰，宋餽七十鎰，薛餽五十鎰；而秦策曰『黃金萬鎰』，其侈益甚矣。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一也。周初之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穆傳與之合。六師者，不過萬五千人耳。太平御覽引尸子曰，『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是古代視南方有三江五湖，而視西方亦有

三江五湖也。然往崑崙取玉，而至覆十萬之師，則豈穆王所及料哉！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二也。穆王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二百純。然史記蘇秦傳言「錦繡千純」，張儀傳言「文繡千純」，則百與千之較，蘇張之奢，十倍於穆王。且組者，織絲有文以爲綬纓之用，而繡乃絲織品之繪有五采者，二者亦有奢儉之判。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三也。穆王北征至於鄴人，及河宗氏，而史記趙世家云：「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僅一河宗，與穆傳之河宗氏合，餘無合者。是同一經略今之河套北岸，而周初與戰國，形勢懸殊。蓋戰國河宗氏式微甚矣。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四也。穆傳有陽紆之山，有燕然之山，有黃之山，有焚留之山，有皇天子之山，是在今河套北岸，有甚多名山，何等文明。而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僅有陰山陽山等名稱，轉趨蒙昧黑闇，上比周初，蕭索甚矣。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五也。穆傳用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歲首。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庚寅爲屈原生日，而攝提者，建寅也。孟陬者，正月也。是楚用夏正也。左氏傳杜預後序曰：「汲冢紀年

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惟特記晉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是晉亦用夏正也。蓋竹書紀年雖同出汲冢，然爲魏國史官所記，故同晉楚用夏正，而不同於穆傳之用周正。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六也。離騷又曰：『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磨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王逸注云：『以蛟龍爲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叱龍鼉以爲梁也。』案御覽引竹書紀年云：『穆王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架龍鼉以爲梁。』此與王注正合。然穆傳不談神話，而下至戰國，漸涉神話化，魏史官所作紀年，尙不免焉。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七也。尙有竹書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蓋總計所經行之里數。然十萬曰億，動輒超踰億計，周初與戰國之里數，原有大小之差，故其西征億有九萬里，比穆傳西征里數，亦若相差甚遠矣。此穆傳所記，不類戰國之世者，八也。以此八事證之，則穆傳必不出於戰國人之手，亦必不出於魏國史官之手也，何疑哉！

世又有疑穆傳爲漢晉人依託者，此則忘其出於汲冢，更屬滑稽之談。不悟假出

漢人之手，何以漢書西域傳言『武帝案古圖書』而誤指泅水黑水爲河源，豈非開口便錯。此西漢人不能僞造者一也。班固封燕然山銘云：『考傳驗圖』然指今之杭愛山爲燕然，亦與穆傳不合，此東漢人不能僞造者又一也。下訖兩晉，喪亂頻仍，文獻蕩佚，已無復古圖可案，則更不能道其隻字。况夫穆傳文字之奇古，周季人尙不能望其項背，而謂漢晉人能僞造之哉！

四 穆傳出土後之校理

自穆傳出土而後，晉人校理之事實，已詳荀勗和嶠等序文，而余復爲之疏證明確，無俟複述矣。茲更卽其校理而後之世評，一申論之。左氏傳杜預後序，孔穎達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曰：『汲冢竹書，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卽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

傳，世間偏多。』此所謂荀勗等不能盡識其書，一也。今復闕落，二也。轉寫益誤，三也。凡三事，自當統指『大凡七十五卷』之竹書而言，不專指一書也。然又申之曰『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則穆傳一書，或獨爲較完，未可知也。是以汲冢書出土而後，流行最廣者，莫若穆傳。郭璞以山經穆傳並注，陶潛詩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皆其證也。大抵原於好奇之心，又緣以道教思想，深入社會，視西王母爲神仙，僞列子周穆王篇曰：『穆王幾神人哉！』正卽此時代之產物也。而千年來竟藉以流傳。故至今穆傳善本，猶在道藏中，誠甚離奇而亦無足怪者也。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此則襲用王隱晉書之語，凡三事而誤并爲二事：謂荀勗不能盡識古文，時有缺者，一也。又謂轉寫益誤，殆不可讀，二也。王隱本以泛指竹書而言，而晁氏則專以指穆傳，亦於事實爲不合也。

大凡先秦古文字之學，經兩漢魏晉而轉盛。然無論如何之精於古文學者，古字終不能盡識，則謂勗等不能盡識者，固事實也。更有先秦文書，往往前後上下同用一

字，而書寫不一律。今存鼎彝銘刻，尤多此例。故穆傳中亦前有華騶矣，而後有黼騶。前有赤驥矣，而後有赤龍。前有白義矣，而後有白儀。華黼，驥龍，義儀，皆同字而異形者。此必荀勗等，正以古文不能盡識，故於隸古定之時，依古文形而作隸字，曰隸古定，見偽孔安國尚書序。務存其真，不欲強改，所以有此前後異形不一律之文字也。然當盜發冢時，用竹簡爲炬，照取寶物，故竹書多有燼簡斷札。今穆傳中之空圍缺文，卽以存此燼簡斷札之真者，則必非荀勗等，因不識古文而缺之也。是其當辨者一也。

更有箇箇二字，當卽藜罔之訛變，偽列子周穆王篇作藜罔，張湛注曰：『上齊下合，此古文未審。』殷敬順釋文藜罔作藜，云『音泰，篆作兪，箇音丙，石經作罔。』蓋所不誤者，泰丙二音耳。其字形則以隸古定之故，轉輾傳寫，訛至不可認識。真所謂轉寫益誤者也。雖然，穆傳中以少數之文字而言，誠有此等缺點；若以多數之篇章而論，仍屬大體完具，不失爲周初簡括肅穆之文字，直欲與周官章制之文相伯仲，此所以詳稽其西征今地，而路線上之聯絡，亦絕未見有何等之紊亂也。乃竟誣之曰『殆不可讀』，不適以見讀者之太無讀書能力哉！是其當辨者二也。

一言以蔽之，則漢晉人校理古書，均至忠實；而晉校穆傳，或更忠實過於漢。劉向劉歆父子及諸經師，第觀其隸古定之奇字，及多存斷簡處，可見用心良苦。特當時無有若今之文明工具，如攝影機之可以留真耳。

五 穆傳行世後之字數

晉人校理而後之標題，本有二名稱，卽一曰周王遊行記，二曰穆天子傳。其後又一變而爲周王傳，穆天子傳二名稱。今晉書束皙傳曰：『穆天子傳五篇，實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據此，則穆天子傳五篇，篇卽是卷，本止五卷。不知何時合以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共爲六卷。然六卷皆郭璞註，則郭註本已然矣。疑卽王隱晉書所謂『穆天子傳，世間偏多。』實是一種世行本，故無帝臺事，而郭註山海經亦不引穆傳帝臺事，或較束皙所見晉祕府原本，稍有省併也。隋唐志載穆天子傳六卷，皆郭註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

字，詔荀勖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蓋此卽晁氏抄摘郭註六卷本之舊序，有記字數，而今已佚之者也。荀勖序云「穆天子傳一簡四十字」，足證當得書時，確知字數。郭氏生丁晉代，手註六卷本，宜亦總計字數。玉海引中興書目所記字數同晁氏。此必最初所記古文之字數也。觀下文接言詔荀勖和嶠等以隸字寫之可證。然最初所記字數，往往不確。如司馬遷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春秋古經序曰：「今細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則司馬遷浮計尤多也。如趙岐孟子題辭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二百六十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則趙岐少算些許也。參照翁元圻困學紀聞註王謨十三經策案載十三經字數，有二說，唐國子學石經跋之字數，較歐陽公鄭畊老所記之字數，亦浮計者爲多。夫羣經爲習見之書，而古人所計字數，尙有不盡足據，則穆傳最初所記字數可知矣。

洪頤煊曰：「今本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則今本又非晁氏所見之本矣。」日本小川琢治博士曰：「若現存本，補和嶠以下之結銜，加荀勖序文，共七千一百五十七

字，不足一千三百五十七字。若八千之八，爲七字之誤，則不足三百餘字，或卽郭璞序文歟？此二家之說，俱未爲當也。余以范氏天一閣本穆天子傳核計之，凡荀序郭註，及每卷首尾之標題三行，均在除外，則穆傳本文當得六千七百九十六字。又除去其中之缺文空圍，或寫作錯字者，共一百七十六個，則本文僅得六千六百二十字，略如洪氏所計之數。然宋鄭畊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余檢十三經註疏本，孝經本文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加十八章之標題一百四字，適得一千九百三字。晁氏讀書志云：『老子，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余檢四部叢刊本河上公注老子，本文五千二百五十五字，加老子篇目四百八十六字，再加書名『老子道德經四卷』七字，適得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晁氏讀書志又有素書，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亦當以此法求之。然則古人計算一書之字數，必連書名及標題，俱計算在內。穆傳當亦如是。特於洪氏所計字數，仍只增百餘字，距於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之數，尙甚遠耳。

據晁公武讀書志，高續古史略，荀勗序首確有結銜五行。而晁氏所言六卷八千六百一十四字，宜出郭璞舊序。今本俱無之，卽今本比宋人所見本，確有刪省之證。惜

今宋本穆傳不可復見，不能斷定其刪省至於如何程度也。陳逢衡曰：『穆傳於今本外，無有缺漏。』陳氏語有未審。然陳氏徧檢唐宋類書，不能發見穆傳有何等之佚文，故爲此言也。余又檢唐宋類書所引穆傳，於缺文作空圍之□者，往往刪落。此缺文亦曰闕文，今范氏天一閣本穆傳，凡缺文一律作一個空圍之□，亦有寫作缺者。同闕考古書有記缺文之法，不外兩種：其一，夾注闕字，凡缺一字，則側注一闕字；缺二字以上，則雙行夾註闕若干字。如洪适隸釋一書，其好例也。又有不能知其所缺字數多寡，而僅註一字者，如宋書謝靈運傳中有之，是也。其二，直作空圍，凡缺一字，則作一個空圍之□；缺二字以上，則作二個以上空圍之□；甚有連續作數十個空圍之□者，如逸周書一書，其好例也。而不論所缺字數多寡，一概作一個空圍之□者，本書穆傳是也。雖然，逸周書在漢書藝文志，原名曰周書；至隋書經籍志，始誤訛爲汲冢書，於是有汲冢周書之目。何以本非汲冢書，而亦冒汲冢書之名，得無因其書多缺文，多作空圍之□，有類於真汲冢書之穆天子傳耶？然流俗人之所誤以相類而并爲一視者，原不必真爲同一也。更檢穆傳卷二云：『獻酒百□于天子。』郭注曰：『百下脫盛酒器名。』又

云：『而封□隆之葬。』郭注曰：『隆上字疑作豐。』卷六云：『內史□策而哭。』郭注曰：『策上宜作讀。』又云：『陳琴瑟□等。』郭注曰：『疑等上宜作笙。』此皆郭注於缺文而推測其當爲某一字之例也。又穆傳卷一云：『天子之珺萬金，□珺百金。』郭注曰：『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珺千金，大夫之珺百金。』卷六云：『嗟我公侯，□勿則遷。』郭注曰：『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卿，皇我萬民，□勿則遷。』此皆郭注於缺文而推測其當爲某某若干字之例也。卷六又云：『之虛皇帝之閭，乃□先皇九觀以詔後世。』郭注曰：『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郭卷一注

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亦可互證。 此則郭注於殘缺字多者，不能推測其爲何等文字之例也。前二例爲可知數，後一例爲不可知數。大概荀勖序所謂『多毀落殘缺』，故穆傳全書缺文，概以不可知數之法記之。所以不論所缺字數多寡，概以一個空圍之□記之矣。

六 穆傳重要疑難之解釋

先秦古書之難讀，幾不能不屬之於專門學者。然而一經說明，則其理亦盡人易

知也。日本小川博士既信穆傳爲西周史臣所記，又謂其『記穆天子語，用字行文平易，不類尙書，當出魏國史官所修正』，則非也。古人有兩種文體，一爲與古者廟堂所用，如尙書命誥，春秋傳史記所載策命及鼎彝銘刻，皆是也。又一爲平易者，恆常所用，則經史百家所載上古帝王之語多矣。明人鄭瑗井觀瑣言，已明其例，是穆傳本記遊行，宜屬平易之一體無疑也。小川博士又謂『用金不見於春秋以前，賜赤烏之人黃金四十鎰，及賜黃金銀嬰之語屢見，當出魏國史官所潤色』，則更非也。中國古代用金，遠矣！姑近言之，商周吉金，出土不少，其本質輒較春秋時所鑄者爲勝。則周初用金，銀，不可知乎！漢書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案鎰之所以名者，以其溢出於一斤十六兩之數，故二十兩曰鎰。則周初黃金，卽以斤計，又何不可以鎰計乎？詩大雅旱麓篇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公傳謂『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鄭玄箋謂『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則文王已用黃金爲器，而謂穆王不可有黃金銀嬰之器乎！況今西方歷史家競言『太古金屬之發見，當以黃金爲最先。新石器時代（Neolithic）人已用多量之黃金。』而謂中國周初，不當有

之，抑何太無歷史常識耶？

唐人詩曰：『折戟沉沙鐵未銷，誓將磨洗認前朝。』今亦寧非取晦蠹千載不明之穆傳，爲之洗濯拂拭，刮垢磨光，以重觀天日哉？當此科學時代，事事求真，而古書古事，尤當求真，不厭精詳。凡先秦古書，每多用假借字。穆傳行文極平易，猶尙有百思不得其解，必易以本字而後豁然喻者，凡三字。如當水之當，當常通用字，常水卽禹貢之恒水，今固赫然在也。又如膜拜之膜，通作拍，周官太祝釋文，引倭人拜爲證，則穆傳全書之膜拜，皆屬黃人，而不屬之白色阿利安人之佛教南膜拜，可正自來言『匍匐膜拜』之誤用。是一字之微別，而歷史之性質全異也。又如髭之墜，證以黃之山，則髭當爲菀之段用字，而有雁門出紫石當之。菀紫古今字是亦天造地設之符驗也。故知古人慎重保守古書，不肯輕改一字，後人乃得因古字而讀真古書也。假若妄將古書竄改，則真古書不可見矣。尙有古語用字極平常，而義則頗晦，一經證明，遂爲全書關鍵之所在。如西王母再拜，再拜爲中國女子之禮，故自來舊說西王母爲中國女子，遠勝於近世指爲外人之妄說也。又如西王母謠曰：『將子無死，』吟曰：『我惟帝女，』自穆傳出

汲冢以來，已無人能解，今證以桓十五年左右氏傳，祭仲之女，呼祭仲父也，而得稱之曰『子』，則西王母卽穆王之女，女呼其父，故曰『將子』，而自承『帝女』，亦冰釋無間矣。是穆天子西征不過巡遊至於其女所建之邦，凡後世附會爲神仙，及近世誤解爲異族，種種妄說，皆可一掃而空。豈非不通古語，萬不能讀古書，而古語又用字極平常之明證哉！

且也，西征至於西北大曠原，則上古歐洲本爲一草木叢雜之荒洲也。至於西王母之邦，及西王母還歸刀口，亦自有米塔（Media）民族之疆域，與之相髣髴也。考烏於溫山，飲酒於潯水之上，則今之高加索（Caucasia）阿爾美尼亞（Armenia）一帶，上古本爲黃人之住地也。先王語與西膜語並行，則至今中國西北之新疆，形勢猶未大異也。太王亶父嫁元女於赤鳥氏，則周人恒言伯叔甥舅，卽父系母系並行制，而今文化史家亦謂母系曰舅系者也。此又非皆求諸今之歷史家言，而可一一得其解者乎！

七 穆傳發見上古東西交通之孔道

人之所居，固無地而不可東西也。然穆傳異矣！穆傳載穆天子曰：『予歸東土，』西王母曰：『徂彼西土，』此東土西土對舉者，猶今言東方西方之對舉也。以東西對舉，而有東西交通之孔道，自然之事也。大凡真正古地誌遊記，無不有今地可考者也。先秦地誌，有禹貢山海經，而遊記則惟一穆傳而已。歷朝經注經疏，詳於禹貢，而獨置山經穆傳於不顧。然穆傳實較山海經爲有法可求。何則，遊蹤所經之路線，本極單純，以近代考證學之發達，及地圖地誌之精密，無難按圖而索驥也。故有穆傳本文，爲惟一根據，而只一線之路可通，雖一字之微必察，不敢以地名之聲音，偶爾諧合而武斷，更不敢以土地之形狀，差堪相擬而強執。務必於古今山川、氣候、風俗、物產、種種方面，無一不求其密合。有如陽紆之山、羣玉之山、昆侖之丘、春山之澤、及赤水、洋水、黑水，此皆最大山川，苟得其今地所在，則卽萬無可移易者也。又如渴於沙衍，刺馬而飲其血，在今土耳其斯坦（Turkistan），則有特殊之氣候。中國行再拜禮，西方行膜拜禮，則有特殊之風俗。蔓柏產於寒帶，惟今蒙古、新疆及中央亞細亞（Central Asia）皆見之，則有特殊之物產。凡此皆可轉輾推證，而因以求得今地所在者也。夫惟考之多端，乃始

豁然盡見古地今地，重規疊矩，若合符節，如數家珍。設非穆王真有此行，則何來地理上之聯絡天成，決非嚮壁虛造者所能擬其萬一哉！而古史記事之簡鍊精賅，直無一字虛設，尤令人驚歎不置焉。

大抵穆王自宗周灑水以西首途，踰今河南直隸山西，出雁門關，由歸化城西，繞道河套北岸，而西南至甘肅之西寧，入青海，登昆侖。復下昆侖而走于闐，升帕米爾（Pamir）大山，至興都庫士山（Hindukush M.t.s.）再折而北，東還至喀什噶爾河，循葉爾羌河，至羣玉之山。再西踰帕米爾，經達爾瓦茲（Darwarz）撒馬爾干（Samarkand）布哈爾（Bokhara），然後入西王母之邦，即今波斯之第希蘭（Teheran）也。又自今阿拉拉特（Ararat）山，逾第弗里斯（Tifris）之庫拉（Kura）河，走高加索山之達利厄耳（Darial）峠道，北入歐洲大平原。蓋在波蘭（Poland）華沙（Warsaw）附近，休居三月，大獵而還，經今俄國莫斯科（Moscow）北之拉獨加（Ladoga）湖，再東南傍窩爾加（Volga）河，踰烏拉爾（Ural）山之南端，通過裏海（Caspian Sea）北之乾燥地（Ard region），及今阿拉爾海（Aral Sea）中，循吹（Chu）河南岸，至伊錫克

庫爾 (Issik Kuu) 湖南，升廓克沙勒山，而走烏什，阿克蘇，焉耆。再由哈密，長驅千里，還歸河套北，踰陰山山脈而南，經烏喇特旗，歸化城，走朔平府右玉縣，而南踰洪濤山，入雁門關之旁道，南升井陘山之東部，通過翟道太行山而還歸宗周。如此一大驚人奇蹟，未經滄桑之變遷，依然今日之山河。雖年隔二千載，而猶歷歷如昨也。蓋自穆傳出汲冢而後，莫有能知之者，而余今爲之疏通證明，豈不快哉！

然則上古東西亞歐兩大陸交通之孔道，由此可知矣。猶憶先總理孫公告余曰：『中國山東濱海之名勝，有曰琅邪者，而南洋羣島有地曰琅瑯 (Tangga)，波斯灣有地亦曰琅瑯 (Tingga)，此卽東西海道交通之殘蹟，故三地同名也。』並手一冊英文地圖，一一指示余。煌煌遺言，今猶在耳，勿能一日忘。然上古東西海道之交通，尙待考證；而上古東西陸路之交通，見於穆傳者，旣已昭彰若是。則今之言東西民族交通史者，可不鄭重寶視之乎哉！

八 穆傳發見上古中華疆域之廣遠

因此交通，而更發見上古中華建國之疆域，至廣遠也。周官職方氏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言：『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此上古有大九州者，自來無塙解。余據周髀算經曰：『伏羲立周天歷度。』天度亦卽地度也。故知畫八卦，加中宮，卽上古之大九州也。去四維而計五方，則尙書大傳及淮南子，皆嘗言之矣。第舉淮南子時則篇曰：『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大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雪，冰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準斯以談，則中央之極者，卽我上古之中國也。黃帝德不及遠，而於神州更分九州者，鄒衍所謂赤縣

神州者也。唐虞以還，大率規制中央之極，而兼攝乎四方之極。尙書皋陶謨曰：『惟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禹貢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皆其證也。爾雅釋地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更說明中央遞延，以及於四海爲止，故爾雅之四極，亦實卽中央之極也。其四荒乃爲四方之極，而四海則又卽古今東西人同一之心理，在距今四百年前之歐洲人尙以大地爲平面形，而四圍有大海包之者也。此我中國上古疆域之大概情形也。

若夫周書職方解序曰：『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孔晁注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此更與穆傳有直接之關係。蓋古人謂作者述者，皆曰作，如常棣之詩而言周公作，又言召穆公作，卽其證也。故周公制周禮，而穆王述之，則亦曰作職方也。周官職方氏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準斯以談，則穆王西征，正卽修職方氏之制也。而證以淮南之言，則昆侖者『中央之極』與『西方之極』之一大界山也。穆王西征，既踰昆侖之丘，則已出乎中央之極，而入於西方之極也，何疑哉！

九 穆傳發見上古中華疆域之里數

說者謂周之九服，爲方萬里。虞夏之甸、侯、綏、要、荒，五服，而又彌成之，至於五千，則亦爲方萬里也。然與淮南子言：『中央之極，萬二千里，』已不密合。則知古記里數，皆大概言之也。而五服與九服，動輒以五百里計算，尤天下必無如是整齊劃一而巧合

之地形，其勢不得不由中心而漸次擴大。假若近中心之五百里而正確，則離中心之五百里，必愈離愈遠而愈不正確也。甚至離中心最遠之四荒，或四海，必將有名曰五百里，而其實乃三四倍之，或更遠過之，可斷言也。此雖似出於吾人理想之推測，孰知其事實乃竟見之於穆傳中也。穆傳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此自今之哈密，通至河套烏喇特旗北，而名曰千里也。又曰：『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南濟於河，馳驅千里，入於宗周。』此自今之直隸正定府，通至河南洛陽，而名曰千里也。是同一名曰千里，而案其實乃大有逕庭也。試檢地圖，則哈密至烏喇特旗北之千里，不將三倍長於正定府至洛陽之千里乎？是何也，則以在荒服之故也。吾人於此，正可得一公例，即古人一出荒外，名曰千里，而勢且大於內地之千里，至少三倍也。意者古今中外之治制，無不重內而輕外。其結果，則必在內者名大而實小，在外者名小而實大，二者適得其反，例如今之北平河南，古皆嘗建國都矣。故其俗呼百錢爲一吊，與各行省之呼千錢爲一吊者，十倍懸殊也。是以春秋之義，夷狄雖大，猶稱子。今東西各國之度量衡，猶率多大於中國數倍，或沿自上古之遺風而來歟？不第此也，古

者因襲之勢力不可侮，各地方無不有特殊之情形，即其計量方輿之里數，恐亦不能不隨各地方而有長短大小之差別。是以穆傳後記西征里數，往路共分七段計之，惟返路則止分兩段，大要可窺見其當分內地及荒外，爲兩大部分，故記『自西北大曠原，乃還東南，復至於陽紆七千里。還歸於周三千里。』是必自西北大曠原，還至陽紆七千里者，荒外之里數也。自陽紆還至宗周三千里者，內地之里數也。今以荒外之里數，三倍長於內地之里數而計算之，則三倍七千里，得二萬一千里，而穆王自今歐洲中原，還歸河套烏喇特旗北，其道里乃約略相符。然則西征所經，出入於『中央之極』與『西方之極』者，今地所在，不且里數亦確有可徵哉？

尙有古今尺度不同，周初之里數，大於六國。六國之里數，大於漢代。漢代之里數，復大於今世。何以言之？禮記王制篇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王制篇者，六國時人作。此周初里數，大於六國之證。鄭玄注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鄭玄，漢末人。此六國里數，大於漢代之證。穆王自鉞山至宗周千里，依鄭玄說，則當得千二百五十里。

然以今京漢鐵路，自正定府至鄭州四百三十二英里；加隴海鐵路，自鄭州至洛陽，一百二十英里；合計約當千五百四十華里。此漢代里數，大於今世之證。惜穆王返路，自今歐洲中原之波蘭（Poland）華沙（Warsaw），歸至吾國套北之包頭縣，尙無銜接之鐵路線，可以較算古今之異同也。其他所經之路線，亦多如是。嘗見東西博學家，輒以今之華里，準算穆傳之里數，甚矣！其蔑視古今之變遷也。豈知今之華里，與古之華里，大有等級懸殊哉！

十 穆傳發見中華民族原始之偉大

依上述上古中華建國之疆域，則吾民族原始，豈若後世之雌伏而不能雄飛者哉？故賈子修政語上篇曰：『黃帝濟東海，入江內，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狗國。』國語魯語載仲尼曰：『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然則上古中國交通廣遠，比於古昔羅馬（Roma）以善治道路聞者，寧不遠過之。且上古所恃

以交通者，車馬也；所恃以捍衛者，弓矢也。白色阿利安（Aryan）人上古知用牛而不知用馬，習耕稼而不習弓矢射獵。其後知用馬及射獵，皆習之於黃色人種。故黃色民族者，原爲世界之先進民族也。溯周自武王開國，迄於穆王，已五傳矣！尙有至偉大之活動力，尤非後世歷朝所能企及。古本竹書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蓋總計其所經行之路，不以直徑計之，故輒踰億數歟！然西征尙止億有九萬里，而已至今之歐洲中原。其東征乃二億二千五百里，則不將踰白林（Bering）海峽，而直通至今之美洲哉！更合計其南征北征之里數，則周天子疆宇之廣遠，豈非元蒙古大帝國之版圖，尙或不能等量齊觀，而不可稱人類自有建國以來，最大帝國，最大版圖，當推周穆王時代哉！吾聞今地質學家言：『上古天氣炎熱，或較今爲溫暖。人類體格之發達，受其影響，故勇猛趨捷，能耐長途之跋涉。』抑黃色民族在上古以狩獵業之發展，適丁勃興之盛運，故有如是之偉績也。又聞今歷史家言：『方太古之時，亞細亞（Asia）歐羅巴（Europe）南亞美利加（America）諸大陸，幾悉爲黃色民族所有。塞米的（Semitic）阿利安等

族，去中央亞細亞（Central Asia），別求新地，或於印度（India），或於波斯（Persia），或於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或於小亞細亞（Asia Minor），或於亞美利加，所至輒遇黃色人種。其後新來諸人繁衍，舊住黃人漸被侵滅盡矣。『耗矣哀哉！上古黃人之盛，及後世而一落千丈，有如此哉！今黃人之建國者，歐洲有匈牙利（Hungary），土耳其（Turkey），亞洲有中國日本諸國耳。穆傳約在距今三千年前所記，則中亞（Central Asia）北歐（Northern Europe）一帶，似尚皆黃色民族所住。以白色民族不食馬，不用馬，黃色民族食馬用馬而辨之，可斷言也。况穆王以黃色民族之帝而西征，其歡迎者宜亦多為黃色民族也。雖然，諸黃色民族文化程度之低，遠不如中華，則又一覽而可知也。是知華者，本訓黃色也，赤色也；猶今謂黃金亦曰赤金也。我中華民族在上古，蓋嘗代表一切黃色民族，故自號曰華，真不愧為黃色民族之最榮華者哉！

更有一事驚人者，西王母是也。近世西方之帝國主義者，方以殖民地視中國，故一方高唱中國文明西元之說，又一方高唱中國文明古虛之說。而吾國學者亦若應聲蟲，而曰西元焉，曰古虛焉。於是西王母遂為西方之文明古國，或曰即巴比倫（Bab-

by-Lonia) 或曰卽亞西利亞 (Assyria)。然案之穆傳，則影響全無。西王母之謠歌，則周代之四言詩，而非西膜語也。西王母之答禮，則婦人之再拜禮，而非膜拜禮也。西王母自稱曰：『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則更自承爲穆王之女，又焉得爲他族之人哉！況中國由四極而四荒而四海，西王母尙在四荒，而不在夷狄戎蠻四海之列，此尤西王母當爲中國人之證也。然唐虞有西王母，周亦有西王母。意者上古體制，必天子之女，在西方有特殊之權位者，乃得稱之。是以太王亶父嫁元女於赤鳥氏，不爲西王母之邦；申侯之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亦不爲西王母之邦。尤可證其身分之奇特。至是否以和親之關係，則不明也。今第以穆傳西王母考之，則負有國家之使命，萬里投荒，效忠中朝。上古既不止一西王母，抑何上古中國多偉大之奇女子也。而穆傳西王母確爲穆王之女，又豈非有是父，必有是女哉！

是故穆傳一書，不獨爲世界黃人盛衰之前車，而又實吾民族復興之殷鑑也。嘗謂吾民族至有今日之繁榮，其原始必有至偉大之活動力，不圖於穆傳中見之。以西征所經之廣遠，古言之，則出入於中央之極與西方之極；今言之，則跨踰今之亞歐兩

洲。但爲和平之巡遊，不爲戰爭之攻伐。橫視全世界之人類國家，其原始有如此光榮之歷史乎？無有也。則可不謂曰吾民族無上光榮之歷史也哉！屈原天問曰：『穆王巧搆，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又何索求？』今正可應之曰：活動而已矣，豈有他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試放眼以觀，萬象昭回，布濩六合，何莫非動而已者哉！故今教育學者之言曰：『人類之本質在於活動。』倫理學者之言曰：『人類之目的在於活動。』今吾民族亦舍此何事哉！哀莫大於自忘其歷史。慨自儒生詞人重重腐化之酸性作用，而使吾民族不知上古有至偉大活動之歷史也久矣！然今者吾民族方無日不震驚於外來之文明，自他有耀，而亦安得不自覺者。願今後吾民族無負此光榮之歷史，而終乃有以自奮哉！

穆傳西征年歷

民國 武進顧 實惕生著

一 序論

司馬遷者，亦詞人，亦經師也。必欲以綿密之才，整理史實，非其所長。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僅能託始於共和元年庚申；而共和以前，歲紀干支不詳焉。今本竹書紀年一書，雖於歲紀干支咸詳備，然試以古歷推算之，悉與歷元不合。其紀事又東剽西竊，清儒每鑿指言其僞者衆矣。茲第舉廣弘明集卷十一引周書異紀曰：『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案四當爲六之訛，古文四六二字，形近易混，故致訛也。今本竹書紀年，昭王纔止有十九年，何有二十六年乎？不知路史發揮恒星篇，亦引周書異紀之文，羅莘註，即以汲紀年爲證。此可見南宋人所見竹書紀年，不同今本矣。今本竹書紀年既不足據，則當據古本竹書紀年，凡唐宋人書中所引竹書紀年，皆古本竹書紀年也。

穆傳與竹書紀年同出汲冢，而穆傳卷三郭注，引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宮。』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引郭注同。此晉宋人所轉輾引用之古本竹書紀年，更在唐以前，彌可寶矣。然此郭注蓋不盡據竹書紀年原文，古人引書，往往任意掇拾，多有此例也。惟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於青鳥之所憩。』卷七又引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此當是依據竹書紀年原文，故分爲十三年及十七年兩年之事，不若郭注含胡，混爲十七年一年之事也。證以穆傳西征所經，往返跨踰今之亞歐兩大陸，費時將及兩載，則斷非穆王西征一年之內，西王母卽能來見者。故今決不取郭注穆王十七年西征，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之說也。况穆王答西王母，本有『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之語，自必有踐約二次西征之舉。當是穆王十三年西征，十四年東歸，越二年後，至十七年而復西征，其年乃是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方始合於事理耳。惜穆傳不記十七年西征之事，而徒見郭注之謬。穆傳所記者，止是穆王十三年及十四年西征往返之事也。

雖穆傳所記，止有日而無年；然以日求年，明於古歷者，不難一推卽知也。據劉恕通鑑外紀，鄭樵通志，金履祥通鑑前編，林春溥古史考年異同表等書，則穆王元年庚辰，十三年壬辰，十四年癸巳，此固證以古歷之歷元，無不合者。而所謂古歷者，漢書藝文志之六歷，若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及漢書律歷志之三統歷，皆是也。六歷之書雖亡，而其歷元猶可徵，故至今與三統歷，皆可用以推算先秦古書所記之年月日者也。然穆傳固用周正而非用夏正也。穆傳卷五云：『孟冬，鳥至。』郭注曰：『雁來翔也。』案禹貢曰：『陽鳥攸居。』故郭氏以鳥爲雁也。孟冬者，十月也；而雁來翔，則於夏正爲八月也。禮記之月令，周書之時訓，皆於八月九月兩記鴻雁來。呂覽之十二紀，淮南之時則訓，又皆於八月九月兩書候鴈來。惟大戴記之夏小正，僅見於九月耳。唐人詩曰：『八月書空雁字斜。』然則穆傳記於孟冬十月，非用周正之明證乎！古詩十九首曰：『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此明明秋節而以爲孟冬，乃漢未改太初歷以前，猶承秦正建亥，以十月爲歲首，故推至秋節而轉爲冬令，正可與此穆傳互證而益明。

蓋嘗考先秦之曆，三正並行，夏曆固百王之所同；而時王所記，則又各從其制也。是故穆傳與春秋者，皆周天子之史記也，用周正而不用夏正者也。凡古曆如黃帝曆、殷曆、周曆、魯曆，三統曆，均從周正，以建子十一月同今舊曆爲歲首。如顓頊曆、夏曆，均從夏正，以建寅正月同今舊曆爲歲首。今茲以周正之古曆，推周正之穆傳所記十三年壬辰西征之日，除黃帝曆、魯曆均於是年無閏餘，不當置閏之外，殷曆、周曆三統曆則均於是年閏餘十八，當閏二月。而穆傳之季夏丁卯，孟秋丁酉，既與殷曆、周曆符合，則自亦當閏二月，不待言也。若夫俞樾據文元年左氏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遂謂古人置閏月，概在歲終。見曲圖雜纂五以繩穆傳，則周正之閏二月，即夏正之閏十二月，是歸餘於終，斷從夏正也。惜書闕有間，不能詳考其餘諸年之置閏，亦如是否耳。

雖然，曆法自曆法，事實自事實，往往不相謀也。今世學者有言：『無歷史，不成科學；無事實，不成理論。』中國古事，亦復如是。是以有五帝三代之治化，而後有六藝百家之傳學。孟子離婁篇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曆法在周季，已成儒家專門之學術也。然其前正恐不爾也。桓十七年左氏傳

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故春秋經書王正月，或有不書者，明天子頒朔則書之，不頒朔則不書也。是古之司曆者在於日官，而頒朔者在於天子，則直以人爲活曆本也。以人爲活曆本，則非若今世有預爲萬年曆之定法也。杜預春秋長曆及吾家復初棟高春秋大事表中之閏朔表，皆淺就經傳而爲之，並不依古之曆法。說者謂春秋時曆不正，不盡可以古曆之定法繩之，而不知此事實也，非曆法也。抑不獨春秋爲然，雖西周所記之穆傳亦然也。余以古曆推穆傳之月朔，或合或不合，並發見穆傳確有一種特殊之組織，如卷三之季夏丁卯，孟秋丁酉，此季孟月朔用同一天干之證也。如卷四孟秋癸巳，□秋癸亥，孟冬壬戌，仲冬壬辰，此又皆孟仲月朔用同一天干之證也。以此推之，則穆傳當是每一季孟仲三月朔，連續用同一天干以記之。其合於曆法與否可不問，而其實事則確有可徵也。果也，以此每一季孟仲三月朔，連續用同一天干，而排比穆傳所記十三年及十四年之月朔，適盡而無餘，誠可令人驚奇不置者也。故卽以此爲穆傳所記月朔之事實，用譜西征兩年之月日，而并與用古曆所推得之月朔干支，互相參檢，則穆王西征在何年何月何日，不至今猶一

一昭然可知哉！

劉師培古曆管窺，已用周殷二曆，推穆傳之月朔矣。然余今覆推，有與劉氏所推微異者，則劉氏用周曆推十三年六月戊辰朔，而余推乃六月丁卯朔也。故殷周二曆所推，均六月朔日丁卯，七月朔日丁酉，與穆傳之季夏丁卯，孟秋丁酉，適相巧合也。然余更以三統曆推之，則六月丙寅朔，七月丙申朔，皆先殷周二曆一日。蓋殷周二曆傳自周季，六歷皆然而三統曆成於漢世，故以三統曆之月朔，較殷周二曆之月朔，往往先一日也。此在十三年則然矣。更有十四年之孟秋癸巳，□秋癸亥，孟冬壬戌，仲冬壬辰，則殷周二曆七月辛卯，八月辛酉，十月庚申，十一月己丑，或先二日，或先三日。三統曆七月庚寅，八月庚申，十月己未，十一月戊子，則更或先三日，或先四日矣。余故謂以古曆推穆傳之月朔，或合或不合也。惜穆傳卷五卷六，與其前四卷之事實，不相銜接，而不能發見其有何種之關係也。或者穆王於是年，從歐洲入中央亞細亞而東歸，又經天山南路，河套北岸，及歸化大同各地方，遠在塞外，氣候變易，日官失測，遂致時歷不正歟？然揆以三月朔同干之編制，未免發見其歷法太拙笨矣。是以古者天子頒朔，正所

以不難隨時更正耶？

二 穆傳古歷月朔參對表

年 四 十				年 三 十				王 穆 周
9	8	8		9	8	9		前 紀 西
統三	周	般	傳穆	統三	周	般	傳穆	別 歷
巳癸	午甲	午甲	未乙	巳己	午庚	午庚		朔 月 正
								閏
亥癸	子甲	亥癸	丑乙	亥己	子庚	子庚		朔 月 二
				辰戊	巳己	巳己	巳己	閏
辰壬	巳癸	巳癸	午甲	戌戊	亥己	亥己	戌戊	朔 月 三
								閏
戌壬	亥癸	亥癸	子甲	卯丁	辰戊	辰戊	辰戊	朔 月 四
								閏
卯辛	辰壬	辰壬	午甲	酉丁	戌戊	戌戊	戌戊	朔 月 五
								閏
酉辛	戌壬	戌壬	亥癸	寅丙	卯丁	卯丁	卯丁	朔 月 六
								閏
寅庚	卯辛	卯辛	辰癸	申丙	酉丁	酉丁	酉丁	朔 月 七
								閏
申庚	酉辛	酉辛	戌癸	丑乙	寅丙	寅丙	卯丁	朔 月 八
								閏
丑己	寅庚	寅庚	辰壬	未乙	申丙	申丙	申丙	朔 月 九
								閏
未己	申庚	申庚	辰癸	子甲	寅丙	丑乙	寅丙	朔 月 十
								閏
子戊	丑己	丑己	辰壬	午甲	未乙	未乙	申丙	朔 月 十一
								閏
午戊	未己	未己		亥癸	丑乙	子甲	丑乙	朔 月 十二
								閏

右表內，以陰文填入者，穆傳原文也。其古曆之算法如次：

殷曆甲寅元，周穆王十三年壬辰，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七十八算外，入丁酉，積四百六十六年，積月五百六十八，閏餘十八，積日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小餘五百十二，大餘三十三，得是年庚午爲正月朔，及十四年甲午爲正月朔。依此遞推，可得正閏諸月朔。具詳別紙。

周歷丁巳元，周穆王十三年壬辰，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五算外，入丙子，積二十七年，積月三百三十三，閏餘十八，積日九千八百三十四，小餘七百八十七，大餘五十四，得是年庚午爲正月朔，及十四年甲午爲正月朔。依此遞推，可得正閏諸月朔。具詳別紙。

三統曆庚戌元，周穆王十三年壬辰，距積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二算外，入甲申，統六百五十四年，積月八千八百八，閏餘十八，積日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五，小餘五十一，大餘四十五，得是年己巳爲正月朔，及十四年癸巳爲正月朔。依此遞推，可得正閏諸月朔。具詳別紙。

余書之成有年矣，以多病，未遑整理也。頃見今人吳其昌殷周之際年歷推證一篇，內有用三統曆推定西周年譜，清華研究院之國學論叢第二卷第一號足爲余說張目。惟吳君推穆王十三年十二月朔甲子，與余所推爲癸亥，微有不同，爰附誌之。

三 周穆王十三年西紀元前九八九年壬辰西征日表

閏二月	
初一日己巳*	
初十日戊寅	天子北征，絕漳水。
十二日庚辰	至于□
十五日癸未	雨雪，天子獵于鈇山之西阿。
十七日乙酉	天子北升于□
二十二日庚寅	北風雨雪，天子命王屬休。
二十六日甲午	天子西征，絕隄之關隘。
三月（建寅）	

凡日下干支有*符號者，皆傳文所無。

凡日下繫事，皆摘錄穆傳本文。

初一日戊戌*	至于焉居禺知之平。	自丙寅下距丁巳，凡五十二日，當有脫簡。至于西夏氏，卽在此時。
初二日己亥	天子西征，至于鄴人。	
初四日辛丑	天子舍于滲澤，西釣于河。	
初六日癸卯	天子獵于滲澤，祭于河宗。	
初七日甲辰	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屬六師之人。	
初九日丙午	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	
十一日戊申	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	
十六日癸丑	天子大服冕禕，禮河。	
二十一日戊午	天子大朝于黃之山。	
二十二日己未	天子西濟于河。	
二十八日乙丑	天子屬官效器，用申八駿之乘。	
二十九日丙寅		
四月(建卯)		
初一日戊辰*		

五月(建辰)

初一日戊戌*

二十日丁巳

二十一日戊午

二十四日辛酉

二十六日癸亥

二十七日甲子

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

鬲口之人居慮，獻酒百口于天子。

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天子禋口昆侖之丘。

天子北征，舍于珠澤。

六月(建巳)

初一日丁卯

初六日壬申

初八日甲戌

十三日己卯

十四日庚辰

十五日辛巳

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

天子西征。

至于赤烏。

天子北征，趙行口舍。

濟于泮水。

入于曹奴。

傳曰「季夏丁卯。」

十六日壬午 天子北征東還。

十八日甲申 至于黑水。

二十五日辛卯 天子北征東還。

二十七日癸巳 至于羣玉之山，天子四日休。

七月(建午)

初一日丁酉 天子北征。

初二日戊戌 天子西征。

初五日辛丑 至于劓閭氏。

初六日壬寅 天子祭于鐵山，已祭而行，遂西征。

初十日丙午 至于郵韓氏。

十一日丁未 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

十三日己酉 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

十四日庚戌 天子西征，至于玄池。

十七日癸丑 天子西征。

傳曰「孟秋丁酉。」

二十日丙辰	至于苦山。	
二十一日丁巳	天子西征。	
二十三日己未	宿于黃鼠之山。	
二十七日癸亥	至于西王母之邦。	
二十八日甲子	天子賓于西王母。	
二十九日乙丑	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	自乙丑下距丁未，一百零三日，當有脫簡，或因休息，不明也。
八月(建未)		
初一日丁卯*		
九月(建申)\		
初一日丙申*		
十月(建酉)		
初一日丙寅*		
十一月(建戌)		
初一日丙申*		

十二日丁未	天子飲于温山。	
十四日己酉	天子飲于溇水之上，詔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天子三月舍于曠原。	自此己酉下距十四年二月庚辰，約凡三月。
十二月(建亥)		
初一日乙丑*		

四 周穆王十四年 西紀元前九八八年 癸巳東歸日表

正月(建子)	
初一日乙未*	
二月(建丑)	
初一日乙丑*	十六日庚辰，當為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之日。
三月(建寅)	
初一日甲午*	
初六日己亥	天子東歸，六師口起。

初七日庚子	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	自庚子下距庚辰，凡四十一日， 休待。
四月(建卯)		
初一日甲子*	天子東征。	
十七日庚辰	天子東征。	
二十日癸未	至于戊口之山。天子北遊于鞠子之澤。	
二十二日乙酉	天子南征東還。	
二十六日己丑	至于獻水，遂東征。飲而行，遂東南。	
五月(建辰)		
初一日甲午*		
初六日己亥	至于爪纒之山。天子遂東征，南絕沙衍。	
初八日辛丑	天子渴于沙衍，遂南行。	
十一日甲辰	至于積山之邈。	
十二日乙巳	諸飭獻酒于天子。	
六月(建巳)		
		自乙巳下距庚辰，凡三十六日。

初一日癸亥*	十八日庚辰	十九日辛巳	二十一日癸未	二十四日丙戌	二十五日丁亥	二十八日庚寅	七月(建午)	初一日癸巳	初五日丁酉	八月(建未)	初一日癸亥	初三日乙丑	初四日丙寅		
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		天子東征。		至于蘇谷。		至于長泚，重醴氏之西疆。		天子升于長泚，遂東征。		至于重醴氏黑水之阿。		天子命重醴氏共食天子之屬。		天子升于采石之山，天子一月休。	
								傳曰「孟秋癸巳。」		傳曰「五日丁酉。」		傳曰「秋癸亥」秋上當脫仲字。			

天子東征，南還。

天子東征，至于長沙之山。

天子觴重醴之人。

<p>初七日己巳 初十日壬申 十一日癸酉 十二日甲戌 十三日乙亥</p>	<p>至于文山。 天子飲于文山之下。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巨蒐之人繡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 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p>	<p>自乙亥下距癸丑，凡三十九日。</p>
<p>九月(建申) 初一日壬辰* 二十二日癸丑 二十七日戊午</p>	<p>天子東征，至于鄘人。 天子東征。</p>	
<p>十月(建酉) 初一日壬戌 初二日癸亥 初五日丙寅 十二日癸酉</p>	<p>天子至于雷首。 天子南征，升于毘之陞。 天子至于鉞山之隊。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南征翔行千里，入于宗周。</p>	<p>傳曰「孟冬壬戌。」</p>

十九日庚辰	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
二十三日甲申	天子祭于宗周之廟。
二十四日乙酉	天子口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
二十六日丁未	天子北濟于河，升于盟門九河之陞，遂東南。
十一月(建戌)	
初一日壬辰	至彙山。
初二日癸巳	天子飲于彙山之上。
初六日丁酉	天子入于南鄭。
傳曰「仲冬壬辰。」	

新校定本穆天子傳

民國 武進顧實惕生校定

穆天子傳目錄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勛

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

祕書主書令史譴勸給

祕書校書中郎張宙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謹並第錄

序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勛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

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騾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卷之一

古文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于觶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鉞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鉞山之西阿。于是得絕鉞山之

隊，北循摩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隄之關。己亥，至于焉居，禹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鄆人。河宗之子孫鄆，柏綦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鄆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柏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鄆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褱、帶、摺、芻、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昔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瑤，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瑤。賜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

視典，周觀天子之瑤器。曰：『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天子之瑤萬金，
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庶人之瑤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天子之
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柏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鷩鷩
飛八百里。名獸使足。』走千里，狡狴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麋二十里。
曰：『柏夭既致河典。』乃乘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
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申八駿之
乘，以飲于枝澹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騶、綠耳。
狗、重工、徹止、藿玃、黃南、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木、耿儵、芍及。曰：『天子是與出，
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
七萃之士曰：『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瑤富，官人執事。
故天有眚，民氏響。何謀于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
佩玉華。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之二

古文

□柏天曰：□封膜畫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尋□之人居慮，獻酒百□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鷓鴣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鷓鴣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杯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藿葦、莞蒲、茅蕒、蒹葭。珠澤之人乃獻白玉石，□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芥味中麋胃而滑。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昆侖，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瑤。天子乃賜□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不畏雪，

天子于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天子于是得玉榮枝斯之英。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鶴青鷗，執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稌麥百載。天子使鄒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風，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四，黃金四十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瑤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二女于天子，女聽女列以爲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瑤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

千，糶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白銀之麋，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胥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昆侖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日留胥之邦。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北征，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柏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嬰三六，朱三百裹。潛時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劓閭氏。天子乃命劓閭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祭于鐵山，祀于郊門。乃徹祭器于劓閭之人。溫歸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鄆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糶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瑤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鄆

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服牛三百，良犬七十，牝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稷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嬰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裏，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于是休獵，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之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丘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諫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

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鵠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還歸丌。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己酉，天子飲于潯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玲之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陵之。收皮效物，賃車受載。天子于是載羽百緡。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匹，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瀾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瓊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纒之山，三周若

城。闕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詣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邕，爰有募柏。曰：「曷余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飭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飭乃膜拜而受。

穆天子傳卷之四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飭氏之所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泆。重醴氏之西疆。丁亥，天子升于長泆。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醴氏黑水之河。爰有野麥，爰有荅堇。西膜之所謂木禾。重醴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重醴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瓊瑤，琅玕，璵璠，无瓊，玕琪，徽尾，凡好石之器，于是出。」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醜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醜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醜之人。鰥獵乃賜之黃金之嬰二九，銀鳥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筒箭桂薑百崗，絲纁雕官。鰥獵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鰥獵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柏天受之。柏天曰：『重醜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鬻銀采□乃膜拜而受。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二百，牛羊二千，糶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于是取采石。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馬豪牛，彪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嬰二九，貝帶二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崗。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龍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爲御，閻箇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彌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且具牛馬之漚，以

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人彌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英四十，齒鎔鼻繼珮百隻，琅玕四十，鬻十篋。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錐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崗。彌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絕毚晉之谷，已至于纒瑯，河水之北阿。爰有纒洩之□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鄜人。鄜柏縻觴天子于澡澤之上，斷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陞。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干，寒寡人，具犬馬牛羊。』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陞。丙寅，天子至于鉞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陞，乃宿于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

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灑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自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自氐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墜。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彙山。癸巳，天子飲于彙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目錄講疏

民國 武進顧實惕生著

穆天子傳目錄

實案：此六字，蓋晉人校定首行之標題也。史記集解序，索隱曰：「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據此，則知穆天子傳目錄六字，在結銜五行之前矣。黃丕烈校本，朱筆修補首行云：「穆天子傳□摠六卷□古本□荀勗序。」在結銜五行之前，凡三空圍，蓋以示其當各提行低一格也。然此顯出後人所題，遠不如穆天子傳目錄六字之古，故不取也。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

實案：此結銜第一行，黃校朱筆補錄行端有□□二空圍，以示其當提行低二格也。

但行末作荀勗，今從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作臣勗，於義較長。

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

實案：此結銜第二行，黃校朱筆補錄行端有□□二空圍，示當提行低二格。

祕書主書令史譴勸給，

實案：此結銜第三行，黃校朱筆補錄行端有□□二空圍，示當提行低二格。勸或亦作勸。孫詒讓曰：『譴勸似是令史姓名，然必有譌字。勸字，字書所無，疑當爲勸字之

誤。』增高述
林卷九

祕書校書中郎張宙，

實案：此結銜第四行，黃校朱筆補錄行端有□□二空圍，示當提行低二格。中郎，或亦作郎中，茲從黃校張志。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謹並第錄。

實案：此結銜第五行，黃校朱筆補錄行端有□□二空圍，示當提行，低二格。張志作記，不作訖，今從黃校。孫詒讓曰：『舊鈔本穆天子傳卷首荀勖敍，前有結銜五行，蓋猶西晉時校上之舊。漢劉向校定古文書，目錄皆屬於敍後。故司馬貞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勖同校穆天子傳。」宋本高續古史略亦云：「郎中傅瓚，卽師古注漢書所引臣瓚者也。」皆卽指此敍首五行也。臣勖者荀勖，臣嶠者和嶠。新晉書束皙和嶠傳，並不云嶠與荀勖校竹書。孔穎達左傳後敍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此敍蓋勖嶠二人同進，故稱臣而不著姓。明以來刊本，及近時洪筠軒校本，所載敍並止題荀勖撰，誤也。第四行祕書校書四字統下傅瓚一行。張宙，結銜稱中郎，當爲郎中之誤。蓋張傳二人，同爲祕書校書郎中也。』孫說是也。竹書之寫定編次者，荀勖和嶠而外，尙有衛恒束皙。考訂辨論者，有王接王庭堅摯虞謝衡等。特校定穆天子

傳者，則爲荀勗和嶠等而已。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云云，乃總承五行之辭。

序

實案：序敍古字通用。黃校朱筆補錄此一序字，另外提行。不似明以來諸刻本之與其下序文相連也。今從之。

古文穆天子傳者，

實案：黃校朱筆補錄古文云云，亦另外提行。蓋三代古文，本與秦漢隸書，相距不甚遠。自漢博士肉食者鄙，懶惰成性，識今隸不識古文，遂有今文古文之妄爭。漢亡，博士無所負隅，古文之學大昌。觀魏正始三體石經，以古篆隸三體對照而可知也。荀勗等能正定古文，校理竹書，不致如漢得古文尙書禮經等，而卒有亡逸者，誠盛事也。抑當西晉初年，亦國運方隆也。

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

實案：程本范本，準作准，冢作塚。今從洪校本。杜預左傳後序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平，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左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曰：『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今晉書武帝紀曰：『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咸寧，史記周本紀正義誤引作咸和。衛恒傳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束皙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是晉得竹書，有言在咸寧五年者，有言在太康元年者，更有言在太康二年者。咸寧五年之明年，即太康改元。大概文書之事，最多傳聞異辭。閻若璩困學紀聞注曰：『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爲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爲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雷學淇竹書紀年考證曰：『竹書發于咸寧五年十月，明年三月，吳平，遂上之。帝紀之說，錄其實也。餘就官收以後，上于帝京時言，故曰太康元年。束皙傳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歲也。』然則根據起居注最確。起居注者，帝王之日記簿也。杜預得自傳聞，已云太康元年，荀勗和

嶠於太康初年，同在祕書。然蓋與杜預均不能窺起居注者，故亦根據傳聞，而曰太康二年矣。抑根據於官收，或官校之年，尤官方立言之體，則然歟！

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勛前所考定古文，度其簡，長二尺四寸。

實案：冊之造字，金文作𠄎，其縱者象簡，橫者象有以繫結之，卽所謂素絲編之類也。荀勛考定古尺，卽周尺也。周尺短於漢後之尺。齊書王僧虔傳，載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此所謂長二尺者，以齊尺大於古尺，齊尺長二尺，適當周尺長二尺四寸，可與荀勛所考者互證。

附記 鄭玄論語序曰：『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論衡正說篇曰：『周以八寸爲尺，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書解篇曰：『諸子尺書，文篇具在。』此可證穆傳周官原皆二尺四寸簡，不同傳記諸子矣。而清世入穆傳於小說類中，可不大哀。

也哉！

以墨書，

實案：左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竹書漆字，』今晉書束皙傳亦云：『漆書』，蓋古者墨書卽漆書也。儀禮士昏禮，鄭注云：『墨車，漆車，』可證也。

一簡四十字。

實案：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名，謂文字也。穆傳多至數千字，宜書之於簡策也。鄭玄尙書注云：『三十字一簡之文，』則穆傳一簡四十字，較多十字也。然漢書藝文志又言尙書有一簡二十二字及二十五字者，則尙書字數，不若穆傳有定率矣。

汲者，戰國時魏地也。

實案：史記秦本紀云：『莊襄王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此汲爲戰國時魏地之證。今河南衛輝府汲縣治。

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

實案：所得紀年，卽盜發古冢所得之竹書紀年也。明以來刊本，俱作令王。洪頤烜曰：『令王，从史記魏世家集解引紀年改作今王。』是也。魏世家集解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抑且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特不稱諡，謂之今王。』皆當作今王之證。然竹書固有異同。隋書經籍志之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可證。故高續古史略曰：『按襄王卽魏惠成王之子靈王也。世本以爲襄王。又按史記六國年表，自靈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高氏述竹書，幾於全引荀勗等此序，而兩稱靈王。靈王卽令王。令靈古字通用。廣雅釋詁云：『靈，善也。』卽爾雅釋詁云：『令，善也。』是其證。然則一作今

王，一作令王，且有作靈王者，是亦竹書之異同也。故茲仍舊本作令王，不從洪校改。於世本，蓋襄王也。

實案：左暄三餘偶筆曰：『襄王葬時，以此書附之冢中，未卽加諡，故仍其文曰今王，其爲襄王冢所得無疑。若以爲安釐王冢，不應缺昭王并安釐王兩代事不書；且襄王之薨，至安釐王之葬，已五十餘年，亦無不加諡之理。』左說得之。

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

實案：洪頤煊曰：『史記哀王紀年作今王，在位凡二十三年。此引年表作二十一年，疑誤。』然洪說非也。史記魏世家索隱云：『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以下不記，則以已藏入冢中也。荀勗舉其藏冢之始年，故云二十一年。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恰得八十六年，可證其不誤也。至於司馬遷史記不知哀王卽襄王，誤以惠成王三十六年，更爲一年後之十六年，爲襄王之年，而襄王之後，又橫增

哀王一代，實則哀襄二字形近之訛。以形近字而誤分兩代，清儒已有定論，茲不贅述。

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

實案：程本作五，范本作伍，形誤字。杜預左傳後序曰：『哀王二十年壬戌，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可與此序互證而益明。

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

實案：左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周王遊行五卷，今謂之穆天子傳。』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穆天子傳，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則正義所引王氏晉書，於周王遊行之下，似尙脫一記字，別詳余著穆傳知見書目提要中。

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

實案：此昭十二年左氏傳，楚右尹子革之語。

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狩，得盜驪騷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

實案：四荒，卽荒服也。見爾雅。穆王四征天下，見古本竹書紀年，並已詳余著讀穆傳十論中。

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

實案：流沙，卽今蒙古新疆間之大戈壁。昆侖，卽今後藏新疆間之昆侖山脈。西王母之邦，在今波斯之第希蘭，並詳余著穆傳西征講疏中。

與太史公記同。

實案：晉人猶稱司馬遷史記曰太史公記，不曰史記也。所記穆王事，見周秦本紀，及趙世家。

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

實案：今晉書束皙傳曰：『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可與此文互證。並詳余著讀穆傳十論之第四節。

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

實案：不典，猶言不經也，不常見也。

謹以二尺黃紙寫上。

實案：明刊本，紙作紙，乃俗字。而在說文，則紙紙二字有別也。寫上者，奏進武帝親覽也。高續古史略云：『時所用者，二尺黃紙。』正即據此序文，然則玉海藝文傳記類引序作一尺者，誤也。蓋晉尺大於古尺，二尺即以當竹書古文本簡之二尺四寸。可見當時校理諸人，以隸寫古文之謹嚴，并其書式之尺寸亦摹仿之。

請事平，

實案：太康元年三月，吳平。四月，封拜平吳功臣。但至二年，通鑑載吳民之未服者，屢爲寇亂。冬十月，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皆討平之。則校上穆傳時，吳猶未全平，當指吳事而言，以爲國事也。恐武帝國事殷繁，未遑親覽，故須待事平之後耳。

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

實案：本簡書，卽汲冢穆傳竹書本文也。所新寫，卽二尺黃紙寫上者也。要求奏進之後，請武帝仍發還祕書監，以便繕寫，廣流傳也。古未有印刷術，一切書籍，皆由繕寫而成也。洪頤煊曰：『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云：「荀勗領祕書監，始書師鍾明法，太康二年，得汲冢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別在祕書。」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疑當日荀所寫，僅得鍾本，故未見本簡書。今晉書束皙傳云：「武帝以

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當在事平之後也。」此洪氏誤解「始書師鍾明法」一語，而指荀勗未見本簡書，何其謬也。鍾明當是鍾胡之誤，

余檢鮑刻本御覽作鍾明，期亦胡字之誤。

謂鍾繇胡昭也。鍾胡並師劉德升，而世傳胡肥鍾瘦。梁庾肩吾書品

曰：「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駕聯八絕。」休明謂皇象也。魏晉之世，崇尚書法，

則荀勗領祕書監時，其初始書迹，亦如吳之皇象，師鍾胡二家之法，未爲怪事，不過

譽其今隸書法之美，何關於汲冢古文之本簡書哉！况旣領祕書監，豈有不能見本

簡書之理。序文已明言冢簡形狀字數，此豈未見者所能言也。晉書束皙傳言「武

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者，正卽付荀勗和嶠等校

寫之事也。文選王儉集序注，引王隱晉書荀勗傳曰：「荀勗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

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此荀勗依劉向別

錄故事，而至於身自撰次。撰次云者，卽是校綴次第，尋考指歸之工作，已可不言而

喻。亦卽本篇校上穆傳序文之所由來也。其後束皙衛恒皆在祕書，得見竹書古文。

並見今晉書束衛二氏傳及王接傳

正是荀勗等校上之後，而武帝更發還祕書監以後之事。洪氏之說，誠

不思之過也。

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實案：隋書經籍志曰：『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祕書上當脫晉字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牛弘傳略同。文選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引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然則藏之中經，卽以爲祕室藏書也。副在三閣，則本卽祕書郎所掌也。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似乎漢不止中外三閣。然漢得羣經古文，不付儒臣校理，實太無辦法。晉人辦法，比較進步，惜今存真者，僅餘穆天子傳一書而已。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汲冢 周史 古文

晉 荀勖和嶠隸寫

郭璞 注

民國 顧實講疏

卷一

古文

實案：此二字，當爲荀勖等所加。已隸寫矣，而猶必標曰古文者，漢世六藝經傳之尙書毛詩左氏傳等，亦已易爲隸書，而仍稱之曰古文也。漢晉間人崇重古文之風尙，於此可見。蓋古文自有古遺之竹簡，可以目驗，壁中冢中，皆有所出，是爲竹簡古文派。唐宋以來，竹簡朽絕不傳，而金石骨甲古文派代興，續出不窮矣。今人但信金石

骨甲古文，而不信竹簡古文，抑何所見之不廣，論古之不公哉？王隱晉書束皙傳曰：『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今晉書束皙傳曰：『以今文寫之，』此可知以古今對言之別矣。

○飲天子蠲_{音涓}山之上。

○檀曰：『此上有缺文。』

實案：蠲山，當在今山西澤州高平縣。日本小川琢治博士曰：『高平有泫水，出泫谷，』是也。蠲本訓馬蠲，亦名馬蚘。此蠲泫音通之證。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泫氏注，師古曰：『泫，音工玄反，』則泫讀同涓，正與蠲同音矣。水經沁水注云：『泫水導源泫氏縣西北泫谷。』此泫谷當卽泫山之谷，泫山卽蠲山。但古書罕有言泫山者耳。清一統志云：『泫水，源出高平縣西十二里原村。』亦不詳泫山。然原村之原，與蠲泫皆一語之轉，當卽蠲山也。此云『蠲山之上，』與卷四云『蠲山之上，』皆小山也。自此北絕漳水，地望切合。惟其後穆王歸程，升太行而南，遂不復於此駐足焉。飲天子者，

當爲諸侯飲天子。卷六云：『天子飲許男於洧上，』則天子諸侯互稱飲也。凡華夏之禮曰飲，詳見下文之『觴天子』疏。

戊寅，天子北征。

實案：戊寅，周穆王十三年，閏二月初十日也。凡干支紀日，別詳西征年歷表中，後俱仿此。征者，今存穆傳稱曰征之開始也。穆傳本名曰周王遊行記，故皆巡狩征行之事，非戰爭征伐之事也。征行，征伐，二者不同，惟其統率六師而出，則又同耳。

乃。絕漳水。

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

○郝曰：『藝文類聚二十七引，絕上無乃字。』

實案：漳水，即源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東之濁漳水也。蠲山在今高平，從高平而北絕漳水，正入潞安府長子縣境內。橫截濁漳水之上流而過，甚明也。漳水本分濁漳水及清漳水，詳見尙書禹貢，山海經海內東經，周官職方氏，漢書地理志，

水經漳水注檀萃曰：『濁漳出長子縣發鳩山，過壺關縣北，屯留縣潞縣北，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又東過武安縣東，縣屬鄴。清漳自涉縣東南來入之，所謂交漳口。又東過鄴縣西。』案晉時鄴縣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惟卷四明言西征出發，自『宗周灑水以西』，則郭注以臨漳縣之漳水當之，未免道迂。

庚辰，至于□。

○翟曰：『凡□，以識缺文，字數不等。』余論今本缺文之空圍，已詳讀穆傳十論之第五節。

實案：庚辰，十二日也。至于□缺文當甚多，以自漳水至盤石之上，中經道途，可推而知也。特所缺地名，不可知耳。

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

實案：盤石，當在今山西平定州。盤磐通用字。陳逢衡曰：『太平寰宇記，河東道，平定縣，磐石故關，在縣東北七十里。』清一統志曰：『山西平定州，盤石故關在州東。』

蓋曰蠲山之上，曰盤石之上，曰滲澤之上，以文例求之，則盤石當是一著名之地方，故後世猶遺名蹟也。且以下文言：『載立不舍，至于鉶山之下，』而推證之，則必離鉶山不遠。今審盤石故關之地望，亦甚合也。凡穆傳記華戎交際曰觴，華夏則曰飲。說文云：『飲，歡也。』又云：『爵實曰觴。』蓋細細斟飲曰飲，吾華獨有之禮也。注酒滿杯，一口吞嚥而盡曰觴，亦曰痛飲，或即夏樂時之牛飲。所以盡歡，華戎共之。故『天子觴西王母，』以在荒外也。然『犬戎胡觴天子，』則此觴天子者，當亦戎類也。卷四云：『逕絕翟道，』則此或即在翟道中也。今印度歐西人飲酒，如稱觴上壽然，其皆沿自上古之遺俗而來歟？

天子乃奏廣樂，

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

○寤，道藏本范本同。程本作寤。○注於程本作于。檢諸刻本，用於于二字不一律。今本書，凡傳文一律

作于，凡郭注一律作於，不再校記異同。

實案：廣樂一名詞，穆傳凡八見。昭十二年左氏傳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招

蓋卽韶樂也。韓詩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禮記明堂位篇亦云：『納四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蓋廣樂當以廣合奏六代四夷之樂而得名。故趙簡子曰：『不類三代之樂也。』餘詳陳立白虎通疏證。

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

實案：不舍者，言不爲舍以休止也。下文云：『舍於漆澤，』卷二云：『舍於鷓鳥之山，』『舍於珠澤，』卷三云：『舍於曠原，』皆可爲證。周官有掌舍，掌次，幕人，諸職。韋爾斯 (H. G. Wells) 世界史綱曰：『西方之北歐 (Northern Europe) 游牧民族，與東方之蒙古 (Mongolia) 游牧民族，相遇錯居。此諸蠻夷之所居，與其所居地，關係極疏，其所居爲幕爲車而非屋。』第二十三章 二十七頁然則車可爲舍，而載立不舍，則人不下車，故不舍也。蓋上古自黃帝四征不庭，堯舜五載巡狩以來，爲天子者，皆以居國而兼行國之生活，以維持中國之優勢，誠不可不重視也。

至于鉞山之下。

燕趙謂山脊爲鉞，卽井鉞山也。今在常山石邑縣。鉞音邢。

○注燕趙謂山脊爲鉞，原脫。洪校據太平御覽引補，下同。○注井，原脫，洪校補。○注也，原脫，洪校補。

實案：井鉞卽井陘山，在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鉞陘古韻同部字。錢大昕曰：『古讀鉞如陘，宋鉞卽宋輕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是也。惟郭注晉石邑縣，在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南，亦恐道迂耳。凡言至於者，皆已到著其邊境，而尙未深入其內地也。卷四云：『至於長泆，』繼而又言『天子升於長泆，』卽其明例可證。

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鉞。山之西阿，阿，山阿也。于是得絕鉞山之隙，隙，謂谷中隙阻道也。音遂。

○鉞，北堂書鈔十四引作陘，當出竄改。○阿，洪校據御覽引作河，形近訛字。陳曰：『藝文類聚天部引

作阿，』不誤。

實案：癸未，十五日也。今傳有獵臺。陳逢衡曰：『直隸正定府，獵臺在井陘縣陘山上，相傳周穆王獵鉞山時築，見一統志。』是也。卽清一統志也。阿，曲隅也。山之阿，則山之曲隅也。郭注云：『山阿，』亦通。隊，卽今地理學家所名之峠道也。絕者，橫絕而

過，與絕漳水同也。蓋鉞山有東西通行之隊道，而穆王北征，故橫過之也。且其往也，走鉞山之西；其後東歸，見卷四末，則轉升於鉞山之東也。

北循虜沱之陽。

虜沱河，今在雁門鹵城縣。陽，水北。沱，音囊駝之駝。

○注沱，黃曰：『九行本作沱，道藏本同。』

實案：虜沱水，源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秦戲山。東流至直隸天津，會白河桑乾諸水，東入海。詳見山海經北山經，周官職方氏，漢書地理志，墨子兼愛篇，及齊召南水道提綱。水北曰陽，在虜沱河之北岸也。承上文絕鉞山之隊，而北循虜沱之陽，則當自今井陘縣西境，而入平山縣境內也。郭注晉鹵城縣，在今繁峙縣東一百里。郝懿行曰：『雁門鹵城見後漢郡國志。』

乙酉，天子北升于□。

實案：乙酉，十七日也。穆傳凡云升者，多指登山而言也。承上文北循虜沱之陽，而又

北升于□，檢清一統志之正定府圖，則自井陘山西，而北踰虜沱河，又北而所升之山，當卽正定府平山縣西北之房山也。一統志云：『漢書地理志常山郡蒲吾縣有鐵山，卽房山。元和郡縣志，『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一名王母山。漢武帝於山上立祠。』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幸趙祠房山於靈壽。』』蓋房山之爲名山，或自古而已然也。且房山之北，有銀洞山，滴水塘山等山，古或統謂之房山，而穆王所升，或在此諸山中。

天子北征于犬戎。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百獲，四百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

○注祭，各本及周語如是，洪校本作鄒，鄒本字，祭借用字。

實案：北征者，猶北行也；非奉辭伐罪曰征也。國語紀年所載者，當別爲一事。郭注并爲一談，由未深考故也。犬戎者，詩大雅緜篇作混夷，皇矣篇作串夷，周書武成序作昆夷，尙書大傳作吠夷，夷戎一也。凡混、串、昆、吠，皆當爲犬之同部，及同聲借用字。今人有自署曰生入者，著羌海雜談云：『蒙番牲畜貴於人，犬尤爲衆畜之主。』

見地學雜誌第

第十二期 又云：『番俗，犬爲貴，衆畜次之。人爲輕。』同上第十一年第三期此蒙番，卽蒙藏也。蓋其俗猶自古相沿，至今未改者。是知古人命名，原本所謂『名，自命也；物，自定也。』因其物之自定自命者而名之而已。豈有成心於其間哉！嘗謂蠻夷戎狄之所由名，原各有其事實，可以考論。而曰犬戎，曰獯鬻，曰玁狁，皆多少帶有犬之關係。史記趙世家曰：『與我一翟犬，』此亦翟本字當作狄从犬之證也。或謂『犬戎之名，不見於詩書二經，及古鼎彝銘文，』豈知古文多用同聲通假字，初不必盡用本字乎？

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

○戎下原有口缺文，據卷四云『犬戎胡，』則不當有缺文甚明，今據刪。

實案：當水卽今山西直隸之沙河及唐河，而下流曰豬龍河者是也。洪頤煊、丁謙及日本小川博士皆謂『卽卷四之雷水，雷字形訛作當』者，大誤也。陳逢衡曰：『當卽瀟，玉篇，都郎切，音當，水也。』然未審瀟卽當水之當，後起異文否也。惟當常同从尙得聲，荀子君子篇注云：『當或爲嘗，』此當常可通之證。古書又多以恆常二字

通用，如常山卽恆山，則此當水亦卽古之恆水也。禹貢云：『恆衛旣從。』朱駿聲曰：『恆水源出恆山，今自直隸正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經大派山，曰沙河。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唐河，卽澹水也。』說文通訓定聲王先謙曰：『酈道元謂恆水注澹，自下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恆衛旣從也。胡渭禹貢錐指謂恆卽澹，衛卽澹沱。蓋今恆水由唐縣入澹，衛水由鎮定縣入澹沱，源流甚近，不足當禹貢荒服。然則曲陽以下之澹，本名恆；靈壽以下之澹沱，本名衛。』漢書補注此王氏之說，可詮禹貢周官水名之沿革，而亦卽穆傳當水與澹沱相鄰之證也。水經澹水注，亦曰唐水。卽唐河當因唐縣而得名。或因與當水同音而混稱。水北曰陽，沙河北岸有大派山，其東北有大茂山，卽古之恆山北岳也。犬戎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則已深居內地，據有北岳之險，非可等閑視也明矣。詩序言『周衰，四夷交侵。』正可於穆傳中窺見端倪。其後春秋戰國之世，齊晉諸國之霸者代興，而翦除戎患，豈非善述穆王之志者哉！

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

○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七○與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

○戰，洪翟校，據文選注引，無此字，或以爲衍文。○注七，原脫，洪翟校據文選注引補。

實案：萃，倅卒古字通用。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鄭注云：「故書倅爲卒。」孫詒讓曰：「倅當從故書爲卒，而讀爲萃。國語齊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韋注云：「萃，集也。」萃卽聚集部隊之名。是也。檀萃曰：「周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五萃。穆王或增二萃，故云七萃也。」然檀說增二萃者，非也。國語晉語曰：「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宣十二年左氏傳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楚僭王，故分左右廣。則五萃中之闕車廣車，各分左右，適合七萃之數。穆傳七萃，實仍卽周官之五萃而變言之，非有增也。古者士卒與師徒不同，故七萃之士，六師之人，各不相統屬。惟考戎路輕車廣車等，見於書傳者，乘數多寡不一，則七萃之士，人數幾何？不能知耳。郭注引七輿大夫，見晉語及僖十年左氏傳。此乃春秋之世，晉獨有之制，非可以擬穆傳七萃之士者也。蓋郭於周官考之未審也。七萃之士，名見穆傳者，有高奔戎、萇、豫二人。萇、豫見卷六。戰者，猶今言作戰也。蓋演習作戰之事，而以爲戲娛者。或曰戰借爲解，謂賜飲也。

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

○注：霍曰：『今詩經作雱。』

實案：庚寅，二十二日也。周正建子之閏二月，當夏正建寅之閏十二月，正值嚴寒，復加風雪，故命休也。卷六記盛姬之喪云：『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則王屬云者，當包該七萃之士在內也。

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險之關隘。隘，阪也。疑此○謂北陵西○險。西險，雁○門山也。音俞。

○注此，原誤作北，洪翟校改。○注西下，原有己亥二字，洪翟校刪。○注雁，翟校本作雁。

實案：甲午，二十六日也。險之關，當在今山西代州雁門縣之雁門山上。今雁門關乃明初移築，非古也。爾雅釋地曰：『北陵西險。』說文曰：『險，北陵西險，雁門是也。』郭注爾雅，及山海經北山經，並同。但西險，史記趙世家作先俞。西先古韻同部通用，猶西施亦作先施也。神女賦俞則險之本字也。清一統志云：『雁門山在代州西北三

十五里，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勾注山與雁門山岡隴相接，故亦有雁門之稱。』是以說者又謂雁門卽句注也。蒼頡篇曰：『陞，小阪也。』案說文曰：『陂者曰阪，』則陞乃山陂險要之地也。

己亥，至于焉居禹知之平。疑皆國名？

實案：己亥，三月初二日也。焉居禹知之平，當在今山西朔平府平魯縣一帶之地。或卽在平魯縣之井坪間。郭注云疑皆國名，非也。日本小川博士謂『漢書地理志雲中郡之緣胡山卽焉居，西河郡之觥是縣卽禹知，』更非也。說文曰：『焉，焉鳥也。』『禹，母猴屬。』則焉，禽，禹，獸也。居者，居其所也。知借爲伎，讀如詩蓂楚篇曰：『樂子之無知』之知，謂相知也，伴侶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亦作焉氏，則焉鳥又通用。水經汾水注，以瀋郡通用，亦可爲證。可見焉居禹知云者，猶言爲猿鳥之所蕃殖也。爾雅釋地云：『大野曰平。』檀萃曰：『平，坪也。』則謂借平爲坪。蓋古今山川形勢不改，故北方地名多稱曰平。如北平襄平之類是也。而此則爲鳥焉居集，猿禹知侶之野而已。故

曰焉居禺知之平。卷二有鴻鷺，亦以鴻鳥鷺鳥所居而爲地名，正可比證。

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鄜人。

○鄜，國名。音匪肯切。

○鄜，據路史國名紀，有鄜、鄜、鄜三國，鄜爲鄜之形訛字。集韻始有鄜，爲鄜之重文。則漢書鄜成侯之鄜，史記訛作鄜，當在唐以後矣。若說文邑部之鄜，又形變作鄜，與鄜相混。於是一鄜字而有普肯切、普回切、苦懷切三讀。普肯切爲本音，普回切、苦懷切，則皆訛音之別耳。○郝曰：『廣韻引鄜下無人字。』

實案：辛丑，初四日也。鄜國當在今綏遠之歸化以西地。南跨圖爾根河，而西際博托河。下文云：『鄜邦之南，滲澤之上。』卷四云：『滲澤之上，斲多之汭。』俱可爲證。稱人者，猶殷人稱人，曷、珠澤、赤烏、曹奴等亦俱稱人也。劉師培曰：『鄜馮古通，鄜伯之鄜，卽馮夷之馮。蓋鄜伯以先祖之名爲國名。漢書侯表鄜成制侯周緜，楚漢春秋作封爲憑城侯，此鄜與憑通之確證。』劉說是也。馮憑古今字，故馮夷亦作憑夷。大抵古人文字，隨從語言而出，往往以一語音之轉，而分爲數字，此馮轉而爲鄜，亦其一例也。且漢書地理志，定襄郡武泉縣之荒干水，水經河水注作芒干水。芒干之合

音與鄘甚近，則鄘又或轉而爲芒干也。

河宗之子孫鄘柏。繁，伯爵，繁名。古伯字多从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

六，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章」。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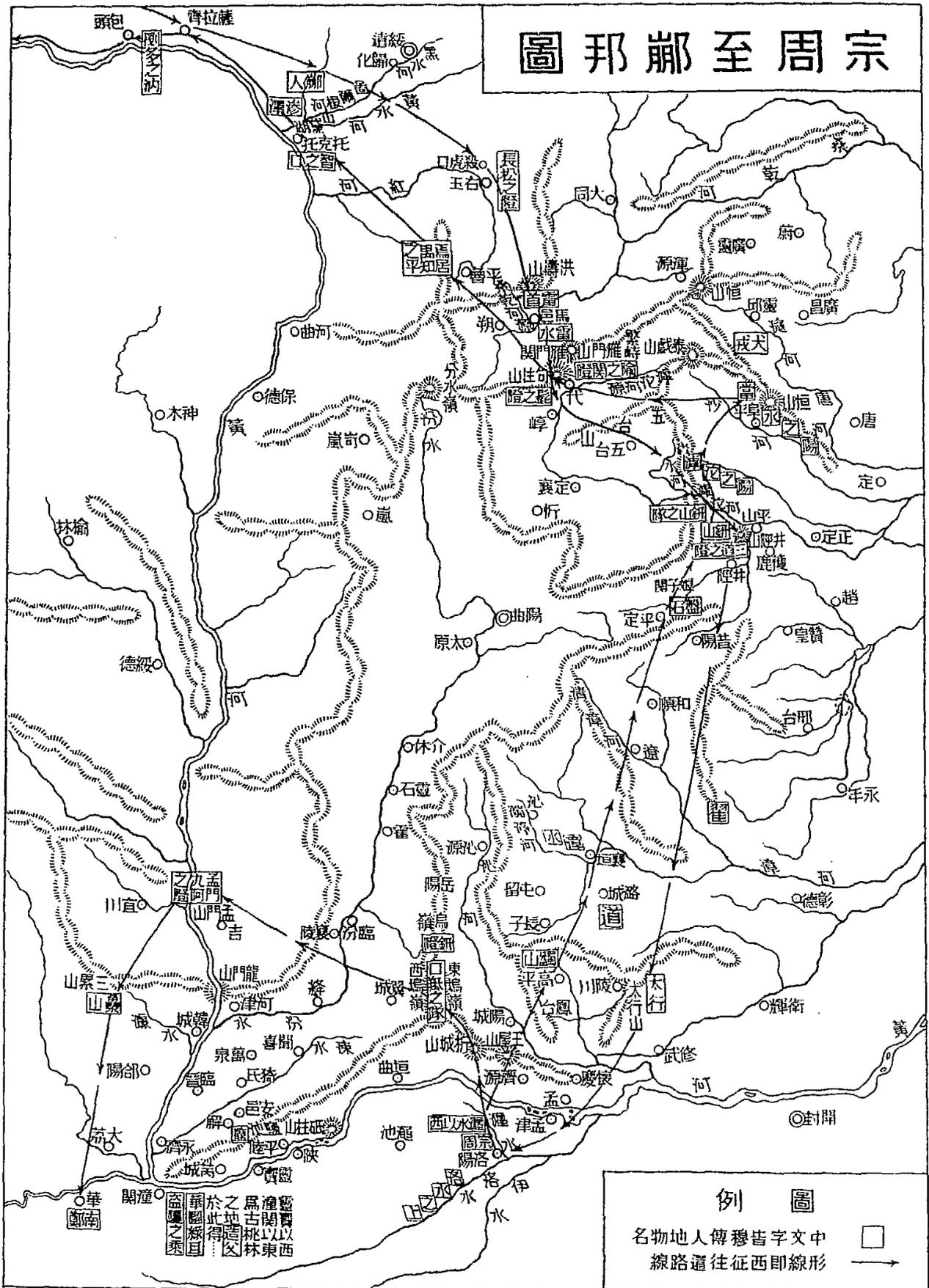
○范本作栢，今一律作栢。○繁，原作絮，據路史國名紀及姓纂，古今姓氏書辨正引改。○注从，原作

以，據吳抄本改。黃曰：『吳本以校从，』是也。○注乘，范本邵本俱誤作采。○注先進乘章，僖三十二

年左氏傳，作『以乘章先。』

實案：智之□，當爲地名，在今托克托城西。下文云：『西釣於河，以觀□智之□，』可證也。柏伯古字通。陳逢衡曰：『山海經海內經之柏高，即管子地數篇之伯高，』是也。河宗之子孫封國者，此有鄘伯，卷四有饒洩之□，比於春秋時，晉之曲沃，魯之三家，及漢世分封諸侯王之子孫，蓋華夏分土建國之古制，而亦與近代蒙古部落相似。社會學家所目爲宗法社會（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者也。且將也。逆，迎也。言正在迎天子也。豹皮良馬，皆華夏之禮，則今河套之北，古爲華夏之文化區也。

圖邦鄴至周宗



例圖

名物地人傳穆皆字文中
 線路道往征西即線形

周宗
 鄴
 於之地
 國此得
 之乘

不以利王徂巡爲然故謂井利爲穆王之嬖臣實貝去利梁固其將六師而西征，正是大將才，豈嬖臣之流耶？且卷五之井公，卽此井利，而郭注於彼疑爲「賢人而隱」者，尤進退失據矣。

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鈞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

○酉，當作卯，檀本正作卯。蓋古文卯作𠄎，酉作𠄎，𠄎形近而誤。○漆，當作滲，傳文一則曰「舍于漆

澤」，再則曰「獵于滲澤」，皆不離於河，明爲一澤而二事，可證。○澤，舊訛澤，翟校改。○□缺文，據

上文云「逆天子于智之口」，疑此智字上，不當有缺文。⑤滲，翟校據諸本及他書所引，皆同。惟北堂

書鈔初學記引作漆，可證上文漆澤之漆，卽滲之形訛字。翟又據經典釋文，凡古書從參從臬之字，多相

溷。更可證卷四之澡澤，其澡字亦爲滲之形近而訛也。

實案：癸酉當作癸卯，初六日也。甲辰，初七日也。漆爲滲之形訛字。卷四又訛作澡。今歸化城南之圖爾根河，亦名曰大黑河，流逕薩拉齊之南境，又西南而匯爲澤，曰山

黛湖者，卽滲澤也。滲山音近，澤古音如擇，亦與黛音近。則山黛卽滲澤，不過古今語音之變也。漢書地理志，定襄郡武進縣，『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又武泉縣，『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屈南過沙陵西，白渠水注之。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於河。』蓋滲爲閉口音，讀如 *ᠰᠠᠷᠢᠩᠭᠡ*；沙陵爲開口音，讀如 *Sarling*，則當亦由一音而延爲二音，仍是古今語音之變也。水道提綱曰：『大土爾根河卽黑河，自東北合諸水，至黃河自西來折而南流之處，匯爲黛山湖，卽古沙陵湖。』此黛山湖，當作山黛湖。清一統志曰：『黑河在歸化城南二十里，蒙古名伊克土爾根，卽古白渠荒干水也。合諸水西流而匯爲山黛湖。』正作山黛，可證也。穆王釣於河而『以觀□智之□』，所觀何事？不可詳知。惟卷四云：『澡澤之上，斲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則此一舍一獵，總不離於河。今山黛湖本距黃河甚近也。

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

○以將有事於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爲祥瑞，亦將燎祭之類。

○郝曰：『御覽六十一，引作天子西狩獵，獲白狐玄貉，』蓋櫛括傳文爲之。○貉，原作貉，翟校改。洪校據御覽引作貉。廣韻引作貉，貉爲本字，貉爲借字，古文多假借。○洪校據初學記引，『有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二十字，當是郭注而竄入傳文者。

實案：天子祭天子名山大川。然此但因獵而祭，與下文之專爲禮河而祭者不同。獵祭亦以崇德報功也。狐貉皆天產物，而用以祭，則爲華夏之禮。書緯帝命驗曰：『河爲水宗，』此北方人之觀念耳。若南方人則曰江漢朝宗於海矣。日本藤田春湖學士曾於吾民國十三年，彼國大正十三年遊歷吾國包頭鎮，尙有河神廟，謂『禹禱陽盱，千古不虛』云。蓋河宗爲神，河宗氏爲封國，二者原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穆王禮河，必至河宗氏之邦而行之。

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阿，水崖也。

○注崖，原作峯，洪翟校改。

實案：丙午，初九日也。河水之阿，當在山黛湖之西北，當黃河東南流之屈曲處。阿，曲

隅也。山水通稱曰阿，則凡黃河之曲流成隅處，皆可曰阿也。故下文云：『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卷四云：『至於纒瑊，河水之北阿。』皆其證也。雖然，凡言山水之阿，其山其水，既已廣大。在當時可明，而後世殊不易測定。尤以河身之流行，多古今變遷，而欲鑿指之，更形困難也。

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鄜邦之南，滲澤之上。

屬，猶會也。

實案：鄜邦之南，滲澤之上者，二合其地名，以示確鑿不可易也。鄜邦之南境，臨於滲澤。然滲澤之上者，猶言河上，汶上，汝上，潁上，洧上之類，自指其水北之地而言。上文云：『至於鄜人，』是尙未踰滲澤，而已至於鄜，則鄜邦南境，當跨有滲澤之南北兩岸也。天子行速而先，故六師追及而會之。詩大雅棫樸篇曰：『周王所邁，六師及之。』足見周王勇智之家法，以身先士卒爲常也。二千五百人曰師，六師則萬五千人也。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則凡七萬五千人也。黃以周禮書通故曰：『天子國制六軍，其出征，祇用六師，不盡發正卒。不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述天子軍，皆曰六』

師。常武爲宣王親征，亦惟曰整我六師。六師，萬有五千人，其車五百乘。』是也。餘詳陳立白虎通疏證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

戊寅。天子西征，鷺。行至于陽紆之山。鷺，猶馳也。紆音暉。

○寅當作申，古文寅作寅，申作申，形近而互訛。檀本正作申，然與上文癸酉之作癸卯，均出檀氏所改歟。
○鷺，各本多同。惟翟校本作鷺，黃校硃筆作鷺，注同。

實案：戊寅當作戊申，十一日也。陽紆之山，當卽今綏遠烏喇特旗河套北岸諸山之總名。卷四云：『陽紆之東尾』可證。凡言至於者，皆已到著其邊境，而尙未深入其內地也。蓋河宗氏與鄘人二國，殆以博托河爲界。此時穆王已更西而踰昆都侖河，故下文云：『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也。大抵總言之曰陽紆之山，分言之曰燕然之山，而燕然不過陽紆之支隴連麓也。陽紆，古書亦作楊紆，陽盱，陽華，陽隲，皆一語之變。別詳孫詒讓周禮正義除山海經中山經有陽華之山，當別論外。若海內北經曰：『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凌龍一聲之轉，凌門卽龍門。

龍門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山西解州河津縣西北，夾河爲險。故曰河出其中。陽紆之山當亦如是。况淮南子修務篇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阿。』尤可證禹於此施功之勤。今河套北岸諸山，顯分南北二列。其在西北黃河故道外之翁金朔龍山迤東諸山爲北列，皆陽紆之山也。其在正北烏喇特旗之穆尼烏拉山迤東爲南列，皆燕然之山也。此南北二列之間，今猶略具盆地之形式。必上古之世，西北黃河故道，通過此盆地，東連坤都侖河，而南接黃河，故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最初黃河故道。且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蒙恬傳，匈奴傳，略謂：『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秦始皇使蒙恬北擊胡，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今始皇本紀誤作陶山，據水經注引改。第觀一則曰並陰山下，再則曰屬之陰山，三則曰渡河取陽山，非明明陰山不須渡河，而在河南陽山必須渡河而在河北乎？故水經河水注云：『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東流逕石跡阜西，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並引漢書音義云：『陽

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然則漢晉人作漢書音義，猶存舊說。陽山卽北列諸山，故曰在河北。陰山卽南列諸山，故曰在河南。不愈可推測周漢初世，必今之黃河故道，東通至今坤都命河，所以山別南北乎？逮漢末而此河道漸湮，酈道元作水經注，不識河流變遷，故爲調停之說曰：『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豈知大謬不然哉！董祐誠曰：『陽山當卽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碩隆，迤東達罕德爾諸山。』翁金碩隆卽翁金朔龍，達罕德爾卽大漢得兒。水道提綱曰：『黃河最北一派，東至噶札爾賀邵山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故清一統志所謂『陽山，蒙古名洪戈爾；陰山，蒙古名噶札爾山。』在周初，當皆屬於陽紆之山。在秦亦均屬於陽山也。然何以一至後世，統名曰陰山？竊疑此當起於周季沒入胡中而後。今蒙古語正謂曰哈喇納拉鄂嶺。哈喇爲黑，納拉鄂爲日，義言黑日嶺。以其掩蔽陽光也。此自是漠北人語，居漠北者，以其掩蔽陽光，故謂之曰陰山也。若中國人居於漠南，則山南曰陽，正是陽光發舒之所，故謂之曰陽紆，曰陽華。紆爲紆迴舒長，華爲光華發外也。更證之水經注曰：『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高鎬古字通。

詩大雅六月篇云：『侵鎬及方，鎬即高闕也。假夏古字通。周書王會篇云：『正北大夏，』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琅邪刻石辭云：『北過大夏』，亦即此。而謂之北假者，正以在中國之北而得名，猶之在唐國之北，則曰北唐也。抑或其地廣大，故又名之曰北假也歟！自趙武靈王胡服而後，宜亦并用胡語。但秦人猶以陰山陽山對言，仍中國舊名，水北曰陽，水南曰陰之例也。迨及漢人始言『陰山東西千餘里，』清世更鑿指其地曰：『陰山，東西凡三四千里，起寧夏賀蘭山，至遼東而止。』嗟夫！吾華不競，而胡化橫流，不可於陰山一名而徵之哉？或曰：『周官爾雅皆有陽紆之藪，山藪相連，則當南連至今之鄂爾多斯高原，亦可為河出其中之一解。』然以比於龍門之山，河出其中，則廣狹懸殊，大嫌費解矣。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山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氏。

○注因，范本誤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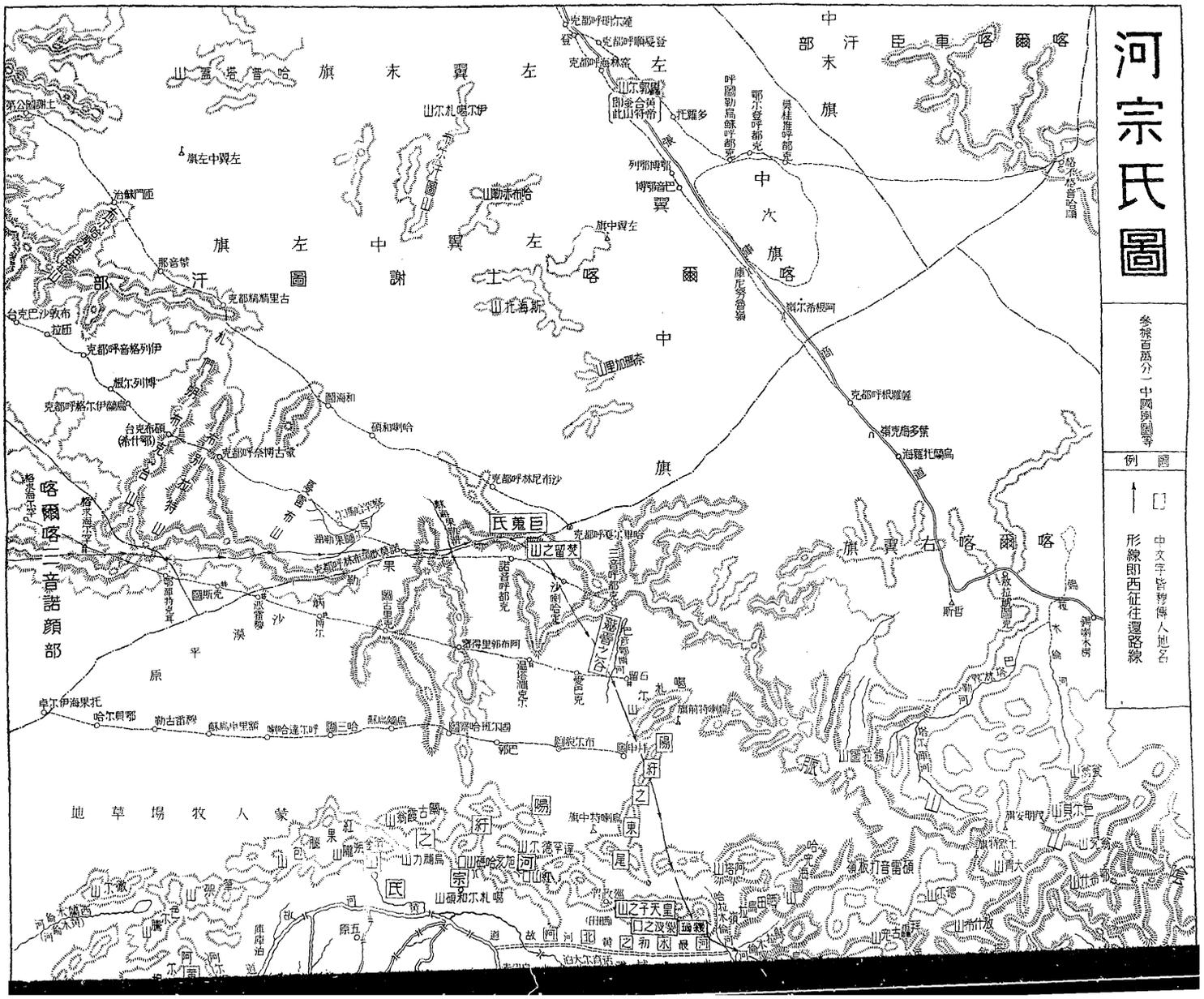
實案：無夷，蓋為鄒伯綮及河宗柏天之祖先也。河宗氏者，猶伏羲氏、陶唐氏等，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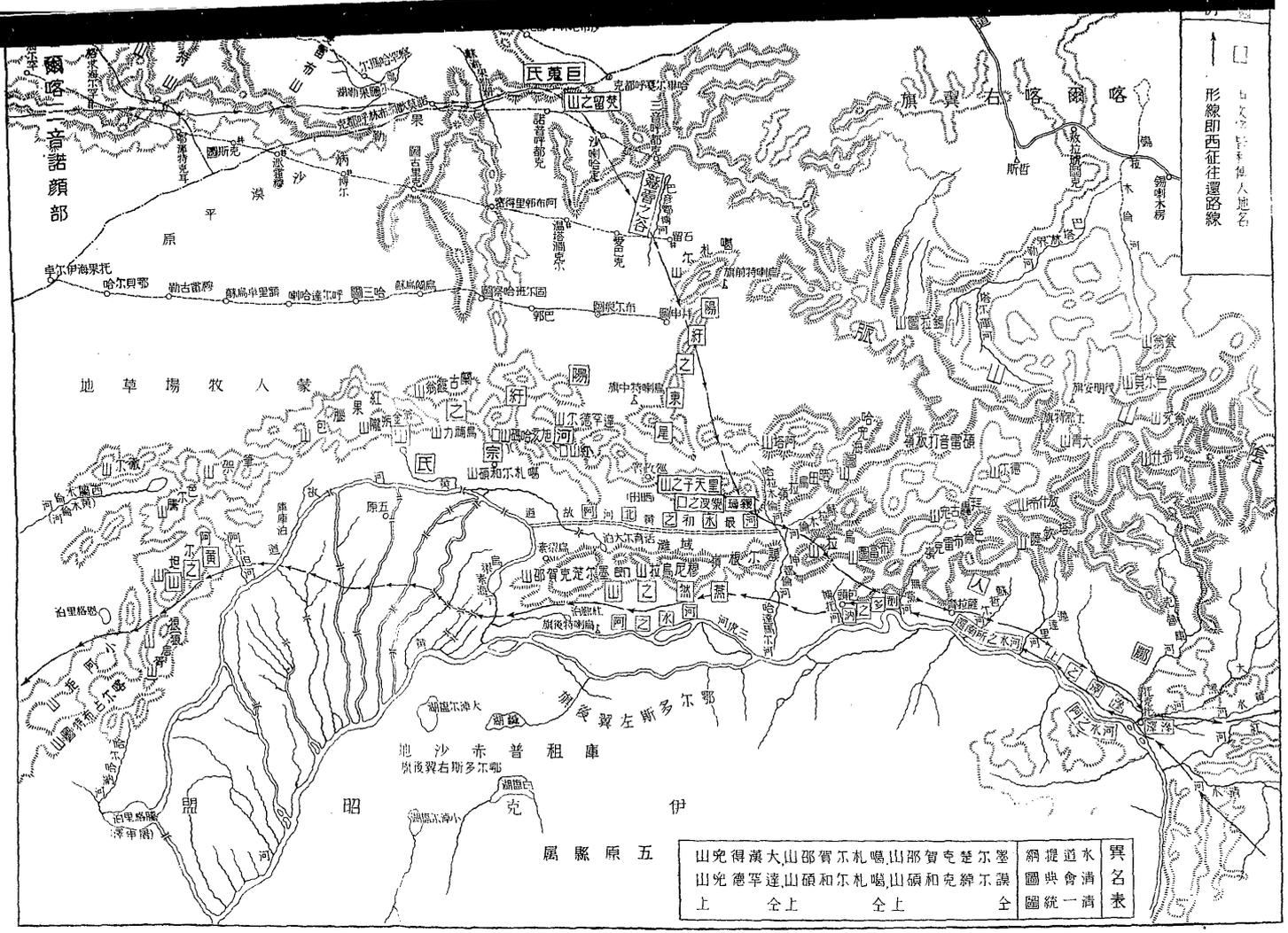
河宗氏圖

參據百萬分一中國輿圖等

例圖

↑ 〇 中文字皆穆傳人地名
形線即西征往還路線





□ 旗界
 形線即西征往還路線
 口 地名

山免得漢大	山邵賀尔札噶	山邵賀克楚尔堡	網提道水	異名表
山兜德罕達	山碩和尔札噶	山碩和克綿尔	圖典會清	
上	全上	全上	全	圖統一

屬縣原五

地沙赤普租庫
 崇後翼右斯多尔鄂

新蒙察左斯多尔鄂
 湖温尔沛大

地草場牧人家

卓尔伊海泉托
 哈尔貝鄂
 勒古雷粉
 蘇烏里里頭
 喇哈達尔呼
 圖三哈
 蘇烏里烏

爾喀音諾顏部

氏莫巨

山之留契

旗莫右喀爾喀
 所哲
 蘇木倫河
 蘇木倫河
 蘇木倫河
 蘇木倫河

旗中特喇麻

山尔德罕達

山之天重

山之波架

山之初因

山之克

山之阿

山之河

山之河

山之河

山之河

山之河

山之河

山之河

大宗族也。海內北經曰：『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郭注云：『冰夷，馮夷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蓋無馮、冰，皆爲唇音，雙聲通用也。近世考文化者，謂上古原人，最初居於山穴，其後移居河中，又其後乃移居平原。若河伯者，其尙在居於河中之時代者歟？從極之淵，『一曰中極之淵，』

據水經注引今本山海經作忠極之淵。

當以中極爲本字。從極者，段用字也。古分東方之極，南方之極，中央之

極，西方之極，北方之極。簡言之，則卽東極南極中極西極北極也。黃河者，中國之國河也。尤以當今河套在中央之極，故有『中極之淵。』且北有陽紆之山，南有陽紆之藪，山淵相連，淵藪一物。或中極之淵，卽在陽紆之藪中也。古者山川之神，皆有司祭之封。河宗氏者，蓋卽封以司河宗之祭政者。史記趙世家云：『奄有河宗。』張守節正義曰：『河宗，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唐嵐州，爲今山西太原府嵐縣地。勝州，爲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地。唐人猶知河宗故墟。然穆傳河宗之邦，實奄有今河套之北岸。古本竹書紀年云：『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水經洛水注引此必河圖洛書之文明，從彼二國來。雖下迨穆王之世，河伯之子孫，猶爲守府之雄

長，誠不可不重視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意者洛國早亡，惟河宗至春秋之世尚在，故孔子獨希望河圖之出。降逮戰國，猶至趙武靈王而始奄有河宗，可證也。他若莊子大宗師篇，楚辭九歌篇，淮南子齊俗篇，均有述河伯語，無不合理者。惟淮南子高誘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史記滑稽傳，張守節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此皆流於委巷小說之類。中國古事傳說，往往由國家社會而為個人化者。此種消極之例，大可注意。遂失古史之真。民之訛言，有如此哉！水經注謂『河水注於馮逸之山』，馮逸當亦即馮夷，夷逸一聲之轉。然酈道元已不知陽紆之所在矣。

河宗柏。天逆天子燕然之山。○柏，天字也。勞。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為一束，兩今之二丈。先白

□天子使鄒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作那招之詩者。

○柏，范本作伯，邵本作栢，今一律作柏。○山，洪曰：『僞說郭本訛作上。』○勞，洪曰：『譌作力。』余檢諸本作勞，不誤。○鄒，程本范本同。洪校凡作祭者，一律改作鄒。說文曰：『鄒，周邑也。』謂周畿內諸

侯也。

實案：燕然之山，當卽烏喇特旗之穆尼烏拉山。下文云：『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其山逼近黃河可證。穆王本以至於陽紆之山，河伯之所都居，爲目的地，而河伯已先遠迎於燕然之山，明燕然卽陽紆之屬山，其當在今謀爾根嶺卽達爾根達嶺之南乎？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此馬陰山卽史記漢書之陰山，而實與清一統志之陰山不同。一統志之陽山陰山，皆卽秦之陽山也。丁謙曰：『陽山卽哈爾哈納山東北行之脈，陰山亦曰馬陰山，此山與陽山之脈不相連屬。』山起於烏喇特旗境西北。水經註正誤是也。水道提綱曰：『黃河最北一派，東至噶札爾賀邵山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而東南流，至烏喇特旗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此墨爾楚克賀邵山，正卽馬陰山，亦卽穆尼烏拉山也。馬陰，與墨爾，穆尼，蓋猶音相近也。或曰：『燕、宴，古字通。陰類也。故驪从燕得聲，而訓「白馬州也。」州卽尻竅之義。燕然義亦相近。故周季人名之曰陰山也。』卷四云：「陽紆之東尾，」尾卽陰竅之所在也。』雖然，燕然者或取安然障流之義，未必取陰竅之義也。他若

古書有名曰燕然而實非此山者，其一見史記漢書匈奴傳及後漢書竇憲傳。班固
封燕然山銘所謂『考傳驗圖』而知為燕然者，即今外蒙古賽音諾顏之杭愛山，
燕然與杭愛一聲之轉，蒙古語謂橐駝以山形似之也。宜與穆傳無涉，而班固所驗
 者亦秦圖，非周圖也。漢書地理志兩引秦圖又其一，則陳逢衡引太平寰宇記關西道振武軍之燕
 然，此本屬隋唐金河縣，在今歸化城，更與穆傳不涉矣。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羣臣，告將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固大夫。

聿將六師。聿，猶曰也。

○然，原作口，缺文。翟校本據上文補。○注羣，原作郡，翟校改。○注禮，檀本作祀。○注固，原作門，洪

校改。

實案：癸丑，十六日也。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者，二合地名，亦以示其確鑿不可易也。阿，
 曲隅也。揆其地望，當在穆尼烏拉山之南，烏喇特後旗之東，三虎河之西乎？卷四云：
 『河水之北阿』似在此阿之北，故名曰北阿以別之也。尚書堯典載舜巡四岳，朝

觀諸侯，穆王當亦如之。故穆傳所載大朝者四，大饗者二。而大朝則三在西征途中，大饗二亦然。僅有一大朝在歸後入於宗周之廟行之而已。且大朝初二兩次，皆在河宗之邦，則此第一次大朝，尤必含有重大之意味。第觀其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正是命將遣師之大事，自非戰勝廟堂，曷足以副西征之盛舉哉！厥後井梁皆扈侍，隨從征行數萬里之外而歸，未有過誤，不能謂穆王無知人之明也。

天子命吉日戊午，

詩曰「吉日庚午」。

天子大服冕禕，

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

帔帶，

帔，韠也。天子赤帔。音

弗。摺習，

習長三尺，紆上椎頭，一名班，謂之大圭。摺，猶帶也。習音忽。

夾佩，

左右兩佩。

奉璧南面，

立于寒

下。

寒下未詳？

①注釋，原作韠，翟校據御覽引改。

②習，洪校據御覽引作笏，習古笏字，古文多段借也。

③面，黃曰：

「吳本作向」即吳抄本。

④寒，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引，作首，誤。

⑤寒下注洪校增「受河宗也」

四字，陳曰：「案御覽有「受河策也」四字，洪本作郭注策作宗。」然此四字當係節截下文「天子授

河宗璧」句而為之，故不錄。

實案：戊午，二十一日也。禕，畫衣也。郭注以為王后之上服，於義荒矣。孫詒讓曰：「此

冕禕，於周禮司服，當祀四望山川之毳冕。內司服先鄭注云：「禕衣，畫衣也。」王冕服皆衣畫而裳繡，故亦通謂之禕。」是也。或曰：「禕，蔽膝也。在祭服曰禕，曰鞞，在戎服曰鞞，而通名之則曰禕。」朱駿聲說然與鞞重複，似不然也。鞞借爲市，市鞞同字，亦通作紱。郭注：「鞞，鞞，天子赤鞞。」是也。今本注作鞞，則當借爲鞞，鞞鞞同字，今之禕鞞鞞也。此亦一義也。寒者，河宗之神也。昭四年左氏傳曰：「以享司寒。」杜注云：「司寒，玄冥水神也。」此古謂水神曰寒之證。水神即河神也。天子立於寒下者，殆將受命而立於河神之前，神在上，故曰寒下也。

曾祝佐之，

曾，重也。傳曰：「曾臣偃。」

官人陳牲全五□具。

牛羊之品曰牲，體完曰全。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

○注曾臣偃，襄十八年左氏傳，作曾臣彪。

○注牲，程本作生，誤。

○全下有牲字，翟校據檀本刪。

○

注全，見桓六年左氏傳，今本作痊。

實案：曾層古字通用，謂二重也。可層累而上，亦可層累而下，如祖上有曾祖，孫下有曾孫，是也。則曾祝者，或訓太祝，或訓陪祝，義皆可通也。官人者，荀子榮辱篇所謂

『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鄭玄注禮記王制篇，以爲『周官府史之屬。』孫詒讓撰官人義篇，在禮高述林中因謂『穆傳合於禮古經。』良不虛也。牲全卽牲牲，尙書微子篇作犧牲。周官牧人及左氏傳皆作牲牲。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河位載昆命再拜稽首。稽首，首視至地也。祝沈牛馬豕羊。

○璧，翟校據北堂書鈔引作珪。○注昆命，范本作崑崙，从山，今从洪校。

實案：『周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穆王沈璧，蓋所謂望祀，遙望河神而以璧爲禮。郭注『河位載昆命。』翟云升曰：『載讀若戴，古字通用，值也。古者有事於山川，而非常祭，則爲位。河源出昆命，在西，位與相值，故柏夭西向而沈璧也。』蓋在河中設位而沈之也。然此云『牛馬豕羊』與卷二之鄭韓氏云『犬馬牛羊』卷四之犬戎胡云『犬馬牛羊』皆不同。是必華夏尙牛，彼俗尙犬，所以殊化也。故古之造字，物从牛，而云『天地之數起於牽牛。』說文牛部物下亦所以與尙犬之俗爲自標。

異者也。今社會學家言『動物與人類文明之關係』洵不誣也。假定言之，則尙牛者，牛的文化也。尙犬者，犬的文化也。更據李思倫白萬國通史，則希臘羅馬人古皆食豕，前編卷八第十六頁，卷十第十六頁。惟哈米的 (Hamitic) 之埃及 (Egypt) 人不食豕，而塞米的 (Semitic) 之阿喇伯 (Arabia) 人蓋效之。同上卷二第三十七頁，卷六第五十一頁。則中國古俗又與希臘羅馬人相近矣。

河宗。□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帝曰：『穆滿！以名應，謙也？言證，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

永致用。』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南向再拜。穆王拜。

○宗下，洪校據御覽引無口缺文，命于作孟乎。陳曰：『孟蓋誤字，鮑刻正作命字，乎于形相近。』○皆，

道藏本說郛本及檀本皆作皆，黃校九行本同，當即皆之變體。○程本九行本也，下衍哉字。

實案：其時穆王南面而立於寒下，故稱皇天子，亦稱帝，蓋以在神前而至極尊嚴也。當是河伯致河神之命於皇天子，尙書顧命篇記王册命，史記周本紀載尹佚筮祝，皆王受命之證。則傳文當以『河伯號之帝曰』爲句。『穆滿』亦河伯呼穆王之

名也。左氏傳載荀偃濟河而禱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彪爲晉平公名，荀偃在河神之前，得直稱君名，則河伯在河神之前，亦得徑呼穆王之名曰滿也。且周成王生前已稱成，呂覽下賢篇曰：『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史記魯世家載：『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皆其證也。則穆王亦何不可生前已稱穆。故穆滿云者，不必爲死後追記之辭可知也。凡此數端，皆可正郭注之疎也。古者君臣通稱爾汝，故河伯亦呼穆王曰女，女汝古今字。劉師培曰：『古鐘鼎銘文，恆言用高，疑皆卽高字之訛。後又訛爲峕，釋言時事者，非也。』劉說未諦。時卽世也。郭注云『世事』自是瑣語，不可易也。

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汝春山之瑤。』○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昆侖。

○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昆侖山上事物。乃至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女

晦。○月終爲晦。晉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瑤，洪校據程本，一律改寶爲瑤。○詔，陳曰：『檀本作詒，誤。』○昆侖，洪校據程本一律不从山。

○女，原作語，邵本作女，今據郭注及邵本改。黃曰：『語作女，』但不審據何本。○注賜下，洪曰：『賜下

本有語字，程本重一賜字，从道藏本刪。翟校本賜上有蓋字，今悉依范本。

實案：示汝春山之瑤，故有下文『天子之瑤』卷二『春山之瑤』及凡『珠玉』
『采石』皆是也。詔女昆侖以下，有缺文不可詳知。大野曰平，平泉，或即大野之泉。
平泉七十者，卷二所謂『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或即其一歟？賜女晦句，女字訛作
語，則義難通。據郭注正作女，女汝通用。故曰『賜女受終福』也。但晦爲受終福之
義，古書少見耳。陳逢衡曰：『晦謂賜語不明顯也。』則據誤本爲說，而與上文不貫
矣。

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禮河而去。

實案：己未，二十二日也。黃之山當即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套外之阿爾
坦山。黃河自甘肅北轉，循賀蘭山東麓北行，爲阿爾坦山，哈那林烏拉山所阻，不得
不折而東流，成爲河套之西北隅。水道提綱曰：『黃河東折處，正當阿爾坦山之南。』
蒙古語凡謂金黃色，輒曰阿爾坦。則黃之山，即阿爾坦山，至今猶可目驗也。蓋其山

在今黃河故道從南來折而東旋之處。黃河以黃色而得名，而此『黃之山』與下言『黃之乘』亦皆以黃色而得名。惟河山歷千年而不改，故吾人至今猶可指黃色而爲證也！史記水經注皆言高闕，高闕卽鎬，前已詳之。董祐誠曰：『高闕，當卽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河外之阿爾坦山。』丁謙曰：『高闕者，卽阿爾布坦山南，哈爾哈納山脈間南北之通道。其南口有兩山對峙，若門闕然，故名。』阿爾布坦山亦卽阿爾坦山，均爲近世之名。蓋古人以其色而名之，則曰黃之山。以其形而言之，則曰高闕也。雖然，統計穆王前所經陽紆之山，燕然之山，及黃之山，秦漢後之言國防者，皆以沒入陰山山脈中矣。漢書匈奴傳載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清一統志曰：『陰山橫障北漠，起寧夏賀蘭山，蜿蜒而北，當河套正北，迤逦而東，綿亙烏喇特北，東至歸化城東北，土名隨地而異，計自套北至遼東，凡三、四千里。侯應謂「東西千餘里」，約略言之耳。』豈知周初之文明，但以穆傳證之，於套北諸山，原各有其主名哉！且魏煥九邊考曰：『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

南北亦數千里，無草木，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陰山以南，既爲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由此言之，則穆王西征，不從西都徑登昆侖，而必出雁門關，繞道經行今河套之北岸諸山，自當寓有籌邊之策略也。何疑哉！嘗考黃帝北逐薰鬻，而合符釜山。釜山一作黼山。漢書西域傳之黼山，在五原塞外。李廣利傳云：『將七萬騎，出五原。』匈奴傳亦云：『出五原。』皆可爲證。釜黼同字，而音亦轉曰夫羊旬山。見匈奴傳。即今外蒙古土

謝圖汗左翼中左旗北之轟郭爾山。陳漢章說黃帝之遠略如此。唐虞三代咸承遺謨，故河宗之邦，樹雄藩於漠南，而穆王猶征巡及之也。降迨穆王之孫懿王時，周室始衰，於是六月之詩，始苦獫狁之強。更下至春秋之際，則詩亡而春秋作，故『詩春秋學者，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論篇語。末世儒生，觀周之衰，而不觀其盛時，是以春秋內外傳之誌穆王也，多致貶辭，一孔之儒，其能免於井底蛙之謂乎！

乃披圖視典，周觀天子之瑤器。省河所出禮圖。曰：『天子之瑤，曰，河圖辭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如果者

也。璿珠，玉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約也。天子之瑤萬金，瑤百金，

士之瑤五十金，庶^①人之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瑤千金，大夫之瑤百金。此書殘缺^②，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

射人，步劍^③牛馬，犀^④器千金。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庫脚^⑤，脚有三蹄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

獸。言氣勢傑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⑥虎豹。言筋力壯也。

○周，原作用，洪校據事類賦注引改。○注出，原作視，洪校據御覽引改。○玉果，水經河水注，御覽及

事文類聚玉部引，均同。惟說文繫傳玉部，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寶，玉琨。」注曰：「琨，石似珠也。」傳

注文俱不同。蓋果琨一聲之轉，故通用。○注如，原作大，道藏本作女，洪校據御覽引改。○璿，水經河

水注引同，惟說文繫傳璿古文璿，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寶璿珠。」作璿，不同。穆傳為古文，或同說文

之古文也。凡說文繫傳所引，或為宋人所見穆傳異本之一班，而今不可考矣。○燭，御覽引同，洪校據

文選注引作燭。○注灼，文選注引同，洪校據御覽引作液。○庶，翟校本如是。各本俱作鹿，檀曰：「鹿

當為庶字之誤。」是也。○郭注論缺文，余別有說，見讀穆傳十論之第五節。○步劍，翟曰：「步上劍

下，似皆有缺文。注以步劍屬句，亦疑之也。」○注庫脚以下，洪校改正。○執，邵本作勢，誤。

實案：呂氏春秋觀表篇曰：「聖人上知千載，下知千載，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

幡薄，從此作矣。』綠籙古字通。綠圖卽籙圖也。賈子修政語上篇曰：『黃帝取綠圖，西濟積石。』墨子非攻下篇曰：『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然則穆王所披之圖，所視之典，皆古聖王或周先王之遺也。大抵圖典必甚多，此或僅取其有關西征者。而同一瑤也，有實物，有價值。故天子之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此指實物而言，不外金銀珠玉。珠玉取之於西方，金銀蓋出自中國。以穆傳但有賞賜金銀於西方之人，而未有取金銀於西方也。玉果亦作玉琨，琨爲玉佩，後漢書張衡傳云：『獻環琨與琛縞兮，』是其證也。璿珠與璿瑰蓋同物，璿瑰亦作瓊瑰，瓊琬同字。故說文云：『琬亦璿字。』文選注引。則璿珠卽旋珠也。釋詳卷二卷四之珠澤，及采石燭銀，蓋卽以銀之光耀，能燭照人面，故名。卷二云：『白銀之膏，』則銀爲白金也。近人謂玉膏卽今之石油。亦曰煤油，曰火油，見王樹相新疆圖志。而黃金之膏，未審何物，或卽金泥，蓋以純金爲之。用以塗飾器物者歟？李思倫白萬國通史曰：『金銀銅鐵錫五金屬，上古最先覓得者，厥惟黃金。以金雜沙中，湧現地面，燦然奪目，故人易見之也。古人初得黃金，尙未知鎔鑄之法。且所得無多，金質又太柔輒，故黃銅代（Bronze）始興之際，

僅略有生金鎚就之器耳。既知黃金可用，乃始尋覓而得黃銅，亦即以生銅鎚成諸

器。前編卷一第十六頁。此論銅器時代之金銅問題頗詳。然中國古書凡言金者，皆銅也。見博物志。

惟言黃金，乃真即今之金耳。而穆傳所記黃金之鑲，黃金之鹿，黃金之嬰，不一，則用

金已極多，決不在銅器初期。其文化之深，豈待言哉！至若『天子之珺萬金』云云，

此正指價值而言。中有缺文，當并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珺，必與西征途中賞賜諸

國之等差有關，惜其體制，今不可得而詳也。天子之弓一段，缺文甚多，不可全曉。弓

劍為射獵之具，狗馬尤為要需。天子之馬能勝他人之猛獸。古多役使猛獸。天子之狗能執

虎豹。清初吳振臣寧古塔紀略云：『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此亦可徵穆傳之

語為不虛矣。然則西周狗馬之猛健，乃與未開社會之所產者相邇哉！惟下訖於戰

國之世，又稱代馬胡犬，豈產生之地域已轉移耶！

柏夭曰：『征鳥使翼』曰：□鳥鳶。音綠，鷓鴣也。鷯。鷯，鷓鴣也。鷯飛八百里。名獸使

足：□走千里，狡狴。□野馬走五百里，狡狴，獅子也；亦如馬而小。狡音俊。狴音倪。邛邛距虛走

① 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蛩蛩距虛，」並言之耳。 稌 ② 二十里。自稌以上，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

① 注鷗，原作鷗，翟校改。 ② 鷗，原作鶴，洪翟校據文選注，御覽引，改。 ③ 注鷗，原脫，郝校據文選注引，補。

④ 注鴻，原脫，洪校據御覽引，補。 ⑤ 獲狻口，洪校據爾雅注，初學記，御覽引，皆作獲狻日走五百里。 ⑥

注也，原作亦，陳據御覽八百八十九引，改。 ⑦ 注馬下亦字，疑衍。 ⑧ 注音俊，翟曰：爾雅釋獸，釋文，俊，先

官反，蓋音酸之譌。 ⑨ 走百里，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作「日走五百里。」 ⑩ 注蛩蛩，范本作蛩

壘誤。 ⑪ 稌，程本作糜，注同。後凡糜，程本作糜，不再校出。

實案名，大也。名獸，大獸也。野馬駒駘之屬。此柏夭補申鳥獸飛走里數，必與後至西北大曠原之翔旼有關係。卷三所謂「得獲無疆，鳥獸絕羣」或即預定於此時也。然則此河出圖典，不為西征者之指導，或預定計畫書耶？

曰「柏夭既，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為禮，禮穆王也。 乃乘黃之乘，為天子先。先

導路也。②所乘馬盡黃色，為先驅也。 以極西土。極，竟。

① 既，原作皆，洪校據御覽引，改。 ② 注所，原作數，翟校改。 ③ 乘下原有渠字，今刪。洪校據御覽引無渠

字，是也。渠黃在八駿之列，此不當複見。渠字顯係後人妄加。況詩鄭風叔于田篇曰：「乘乘黃。」漢書禮樂志曰：「出乘黃之乘。」此皆可爲不當有渠字之證。④注所乘馬二句，洪校據御覽引補。

實案：墨子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金樓子與王篇曰：「舜時，西王母使使獻乘黃之駒。」亦可證。

則不獨河圖由古，雖

乘黃亦行古之禮也。說文曰：「典，五帝之書也。莊都說典，大册也。」則此河典蓋出

自黃帝綠圖，圖典異名同實也。且周易繫辭傳曰：「行其典禮。」是又不過據成典

以爲合法之事，故典字引伸之義，亦訓法也。若水經河水注云：「穆天子傳曰：「玉

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酈氏所見，與郭注同。大抵

穆王欲西征，非依河伯之圖典不能行，是河伯實爲交通西方之大負責人，而河即

爲西方交通之一大機關也。夷考太古人類交通之開始，必爲山岳交通。其時山岳

方陂陀而隆高，不如今日經數千年之風雨所剝蝕，而尖削崎嶇不易行也。及其更

進，必爲河流交通，同時山岳河流並行交通。故禹貢載雍州貢道云：「浮於積石，至

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岷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此足明中國古代山岳河

流並行之交通久矣。河宗氏當穆王之世，而行其典禮，不亦宜乎！雖然，今日東西文

化之不同，於此可得而微論者，東方開化較早，其君長以仁孝臨天下，故不敢自暇自逸，多有踰蔥嶺而西行者。西方不然，荒曠久遠，其豪酋自始卽石城金室而居，務以安富尊榮，縱恣自娛爲極，故罕有踰蔥嶺而東來者。則其文化之根本不同，未可混視也。抑中國古代行於平地之大車多駕牛，惟行於山地之車曰輦，則駕馬。禹乘四載，已用輦矣。故東方由陸路，憑馬力而通西方，自古而已然。不待蒙古民族崛起，而始馳騁於歐亞兩洲也。今也西方由洋海，藉輪舶及蒸汽之力而來東方，交通之方法，又根本不同。此則東方民族所宜急起效法而圖強，以勿陷於長爲被壓迫之民族者也。西土解詳卷三。

乙丑，天子西濟于河。□

實案：乙丑，二十八日也。當云西南濟於河，而云西濟於河者，大略言之也。河下有缺文，證以卷四言『自宗周灑水以西北，至于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一由中原而西北，一由西北而西南，兩相差較，地望正合。

則此缺文當即記至於西夏氏之事，殆可推而知也。西夏氏之所以名，證以周書王會篇之北唐，以在唐國之北，故曰北唐，則西夏當亦以在大夏之西，故曰西夏。漢書地理志隴西郡大夏縣，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水經河水注云：『洮水，左會大夏川。』今甘肅蘭州府河州有漢大夏故城，及大夏河。穆王西濟於河，而有溫谷樂都，正在大夏之西。此亦穆傳原文自明，而可證此時已至於西夏氏也。

爰有溫谷樂都，

溫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河宗氏之所遊居。

柏天之別州邑。

○注穀，程本作谷，俗字。

實案：溫谷樂都，當即今甘肅西寧府之碾伯縣治。後漢書郡國志，浩亶縣有雒都谷，漢書趙充國傳作落都。雒落同音，皆樂之借用字。溫谷樂都，原本一地，卷二云：『爰有樂野溫和，』與此句法相類。故漢志徑稱雒都谷，尤確爲一地之證也。水經河水注云：『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孫星衍曰：『穆天子傳「溫谷樂都」即此。』是也。南涼秃髮烏孤曾大城樂都而居之。據地志諸書，即今碾伯縣治。更考續漢書曰：

『羌無弋爰劍亡入河湟間，』後漢書西羌傳，作亡入三河間。三河間者，黃河賜支河湟河也。穆王此時西濟於河，正入河

湟間矣。後世猶以河湟間爲饒富之沃壤，宜乎上古目爲溫谷樂都哉！或曰溫谷，卽

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之允谷，允溫一聲之轉也。然

漢書王莽傳云：『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爲西海郡。』水經注亦云：『河

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允川當卽出自允谷之水。是允谷在今青海

境內之東南，未免過遠。無已，則惟清一統志云：『熱水泉在西寧歸德所西南三十

里巴伽山。水自地湧出，如沸湯。』卽今貴德廳之暖水河，以此當溫谷，或足備一說

乎！或又據水經渭水注云：『溫谷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卽今甘肅鞏昌府之華川水，在通渭縣西南。然其地望更在偏東，愈不合矣。且據周書史記篇，則疑此時西夏氏

已亡，僅留歷史上之故墟，而爲河宗氏之所遊居者歟！河宗氏自鄜邦至此，實控制

黃河之中樞，洵不愧河伯之鴻號，用能司西方之交通，而爲周初西北惟一之屏藩

哉！

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之寶？

實案丙寅，二十九日也。效用也。器謂瑤器，下文之駿狗是也。前云周觀天子之瑤器，而包有天子之瑤也，弓也，馬也，狗也，可證。郭注未諦。

乃命正公郊父

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

受敕

憲

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

用申

八駿之乘

八駿名在下

○注三上公，檀本作三王公。

○敕，范本作勅，程本作勅，皆古今字。

○申，原作伸口。洪校據御覽引改。

洪又據臧鏞堂說，宋板爾雅疏引作「用中」，然中亦當爲申字之誤。

實案：申，展也，和調也。正政古字通。正公者，執政之上公也。後凡兩言「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正公在諸侯王之上，可證。郭注謂三上公是也。古者天子出，必備官而行，故有三公也。郊父人名，亦猶造父、謀父，皆人名也。且正公郊父者，猶七萃之士高奔戎，皆於官名下而綴以人名者也。洪頤煊曰：「郊父，卽圻父也。古郊圻通用。」則謂卽圻父官名，詩小雅作祈父，尙書酒誥之圻父、農父、宏父，卽司馬、司徒、司空三公也。此則於上文爲正公官名，而下又綴以圻父官名者，亦足備一說。必至此而始申八駿之乘者，蓋自此而西，山路峻危，非駿馬之力不勝任也。

以飲于枝恃之中，

水歧成恃。恃，小渚也。音訑。

積石之南河。

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

○關，原作間，洪翟校改。

實案：積石即積石山，在今青海土爾扈特南前旗，黃河之南，阿里克土司之東。

董祐誠說

積石之南河者，黃河流經積石山南者，是也。古枝歧字通用，恃訑通用。枝恃者，水歧而成爲小渚者也。枝恃之中，當即在積石之南河中，今黃河流經此，猶受諸小水。水道提綱曰：『黃河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遶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之南，受小水數十，大雪山即古積石山。』夫既受小水數十，則自必有枝恃可以登臨，其地狀正密合也。穆傳每言天子飲於某某，則此亦必爲天子飲於枝恃之中，或曰『飲馬於枝恃之中』，恐未確也。黃河有初源，有重源。初源出今新疆焉耆府。參照卷二山黑水。海經北山經曰：『敦薨之山，』故郭注曰：『河出北山，』即漢書西域傳之北山，今天山也。重源出於積石，山海經海內西經曰：『河水出崑崙東北隅，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大荒北經曰：『河濟通過也。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

禹所積石，西山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水經河水注曰：『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此皆黃河重源出於積石之古說也。故積石之南河，卽在此積石之山南，及其屈而繞積石山東北流，則爲析支，亦曰河曲，計穆王此時，早已逾析支河曲，而至於積石之南河也。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最爲明確。郭注之晉河關縣，自與漢河關縣，同在今甘肅西寧府貴德廳西。或謂在蘭州府河州西者，非也。翟云升曰：『晉書地理志，金城隴西二郡，皆無河關。蓋東晉之初，曾復西漢之舊，而史失之。』翟說是也。自唐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縣，今河州西北之小積石，爲禹貢積石，而杜佑通典踵其謬。宋蔡沈更援以作尙書集傳，遂相沿至清世而始正其失。清一統志云：『積石山卽今大雪山，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黃河北岸，縣互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爲青海諸山之冠。河流其南，至山之東，乃折而北。』此河流其南，正卽是積石之南河，至山之東，乃折而北，則又是積石之北河，而爲河曲析支之地也。

且山海經言：『積石之山，萬物無不有，』可見富庶，或竟為上古之市場也。故黃帝西濟積石，禹貢雍州貢道，浮於積石，皆足證上古積石，實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要。豈若漢唐而還，遂為西羌所遮遏而不通者哉！

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驥，為馬細頸。驥，黑色也。盜驪為馬細頸。驥，黑色也。白義義，音義。踰輪音輪。山子，渠黃，華駒音如華，而赤，今

名馬驃，赤者為東驃，東驃，赤也。綠耳紀年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驥，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為穆王得盜驪華驃綠耳之

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徹止，萑狻，黃南，來白皆駿狗之名，亦猶宋鶴之類。

①盜，洪校據史記秦本紀作温，温盜形近易誤。②義，黃校硃筆作彙，出偽列子周穆王篇。③踰輪，洪

校據秦本紀索隱引作踰輪。踰輪，皆形近易誤。④驪，洪校據秦本紀集解引作驪，驪驪古今字。

⑤注驪，原作標，洪校改。秦本紀集解亦作標。⑥棗駟亦也，洪校改作『駟赤馬也』，刪棗字不合，增馬

字是也。⑦綠，黃校引索隱作驪。⑧注紀年，原作綠耳，洪校據秦本紀集解引改。⑨注驪，洪校據

爾雅疏，及御覽引，改。⑩止，洪校據道藏本，改作山。

實案：此補敘天子之駿及狗也。狗之出處不可詳知。駿則除古本竹書紀年，北唐驪

馬生綠耳，當別爲一馬之外。郭注又引史記，則史記趙世家云：『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騶綠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騶耳而後遠行乎？』又水經河水注云：『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仞，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騶騶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此皆但言騶騶綠耳盜驪，而不具言八駿。陳逢衡曰：『博物志，白義作白蟻，踰輪作騶踰，無山子，另有飛黃。』案騶踰有誤。蓋或傳聞有異也。惟八駿之中，既明有產於桃林之塞者，文十三年左氏傳言：『晉守桃林之塞。』其地在今陝西靈寶縣，凡靈寶以西，潼關以東，皆古桃林之塞也。然春秋之世，已言屈產之乘，而戰國之世，更言代馬，不聞桃林產馬，豈其地靈已洩哉！博物志云：『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疑卽此來白。

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爲三百者。耿脩，苟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

□入藪，田獵鈞弋。』弋，織射也。

○三、洪校據卷四云：「參百爲御，」改作參，注並同，然三參古字通，則不必改。○脩，黃曰：「吳本作脩，」即吳抄本。

實案：天子之御四人，造父見史記秦本紀趙世家。三百即參百，見卷四。劉師培曰：「耿脩，疑即尙書之伯罔也。書序云：「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尙書大傳史記周本紀，說文引周書，皆作伯驪，是罔字正文，本作驪。尙書釋文，「罔一作颺，」漢書古今人表又作伯熙，「熙音居永反，」颺熙均係驪字傳寫之訛。居永反，則耿罔二字音近義通。穆傳段耿爲驪，故知耿脩即伯罔。又卷四云：「罔亦即伯罔。」然劉氏說罔耿可通，而耿脩之名，終未全明也。餘詳卷四疏，苟及更不可考。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于樂，辨，作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

乎！穆王遊放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奉天也。農

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飢寒也。百姓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眚，四

時。民口氏響，音國？音響？何謀于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與民共利，世以爲常

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玉，玉華之佩，佩之精者。華，乃再拜頓首。

○辨，偽列子周穆王篇作諧，乃晉人不達古義者所改。○注天，原作六，洪校改。邵本正作天。○皆，道

藏本程本檀本皆作皆，即皆之變體。○響，下原有口缺文，今刪。翟曰：『氏是古通用，響則響之譌，以上

下四字韻語例之，民口氏響爲句。』孫曰：『口蓋誤衍，注音國，疑當作言同。蓋郭本響正作響，下亦無口，

故注即以言讀響，今本正文既譌衍，并以改注，遂不可通。』○世，范本邵本無世字。○玉，原脫，洪翟

校據御覽引補。余檢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引亦有玉字。○頓，當作諧，諧即稽之本字，與頓形近而誤。

卷三云：『奔戎再拜諧首，』可證。

實案：辨借爲鼻，樂也。通作般盤字。尚書無逸曰：『盤于遊田。』孟子公孫丑篇曰：『般樂怠敖，』皆是也。郭注讀如字，未諦。以後言『七萃之士高奔戎』句而例之，則此『七萃之士』下之缺文，亦當爲人名也。其所言者，與莊子天下篇云：『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一段文，正相脗合。可知上古社會之真相如此。凡尚書周書及儒家道家法家書中之所謂常，皆即此天常也。

天常者，社會自然日常行用之事也。無論何時何地之人間社會，必有政府及民間相維相繫，一日不可少者也。自非深玩先秦古書，鮮有能知『常』及『天常』爲何物者矣。且古本竹書紀年山海經及墨子非樂篇，皆言夏啓淫樂而不及穆王，此亦可證穆王非真荒於遊樂者。

卷二

古文

□柏夭曰。□封。膜畫。于河水之陽。以為殷人主。

膜畫，人名。音莫。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

○曰，原作口缺文，洪校據道藏本程本改，范本亦有曰字。○封上當脫「天子乃」三字，後言「天子

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可為例證。○事物紀原誤讀「封膜」為人名，又誤畫為畫。○注膜音

莫，原作「疑音莫」翟校改。

實案：缺文在卷端，當所缺甚多，不可詳知。河水之陽，當即積石之南河北岸，迤西北以至柴達木河北岸一帶，在今青海土爾扈特旗及和碩特旗境內，是也。卷四云：「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容有變詞言之者。珠余氏當即膜畫也。水北曰陽，必穆王自經積石之南河而後，即依南河之北岸而西行。故中途封膜畫於河水之北岸也。膜畫為人名，而膜字之意義不可曉。蓋不若膜拜之膜借為拍，

西膜之膜借爲漠，皆可循文義而推知之也。或曰：『膜畫猶番畫也。』然番義非古也。况以人名膜畫而比於膜稷卷四膜犬山海經亦擬於不倫也。不若視同人名曰潛時，曰命懷之類，正不必過事深求也。商頌之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氐羌卽居於河水之陽者，商初早已來臣服，必世通婚姻，如唐嫁文成公主於吐蕃故事。故穆王封膜畫以爲殷人主，主筆通用字，謂守宗廟神主也。後言：『太王亶父封其璧臣長季綽於春山之風，妻以元女，以爲周室主。』可爲比證。郭注云：『主其祭祀，言同姓也。』殊失之。今世社會學家言：『古之母系，卽是舅系。』當卽一種甥承舅嗣之制，自古而已然。故劉淵本匈奴種，以漢甥而姓劉。此膜畫亦必非商胤，自當以先世通婚，遂爲殷人主也。秦本紀有『亳王號湯』，則在周末猶有戎王襲用湯名，並襲其都邑之號者，當亦此類也。而日本小川博士謂：『膜卽毫薄之同音通用字，膜畫卽毫丑，殷人之後裔。』失之穿鑿甚矣。

附記 近人有謂殷商原本戎夷者，書康誥曰：『殪戎殷。』國語周語引太誓曰：『戎商必克。』周書世俘解曰：『謁戎殷於牧野。』商誓解曰：『肆我戎殷。』此皆周人

稱殷商曰戎之證。昭二十四年左氏傳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非命上篇天志中篇兩引同，而字句略異。周書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此皆周人稱紂曰夷之證。然此不過如南北朝之世，互詬交訾，謂南曰島夷，謂北曰索虜之類耳。非真殷商爲夷狄也。不然，則億兆夷人皆中國之民也。此豈夷狄也哉！大抵世之盛治也，則夷狄亦中國也。世之衰亂也，則中國亦夷狄也。晉、楚、吳、越、秦、莒、杞、宋諸國，皆中國民族所建之國也。而春秋學者往往夷狄之，故曰『詩春秋學者，衰世之造也。』孟子離婁篇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此老尤喜古事，今說，屢入後世之事情，如謂『禹治水而淮泗注江。』明明春秋以後之事也。故復以春秋法而說舜文王爲夷人，真郢書燕說之喋舌也。今復有人據呂氏春秋長利篇曰：『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一語，因謂周亦戎夷，則不顧戎夷乃一人名，與周何與。尤真心存誣古，而目不視書者矣。

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似說古之賢聖所居？爰有大木碩草。碩，大也。爰有野獸，可

以畋獵。

○注似原作以，翟校改。邵本范本正作似。○注所原作以，翟校改。○草，范本道藏本作艸，後同，不再校出。

實案：丁巳，五月二十日也。西南升口，當卽升今青海之巴顏喀喇山口。缺文當甚多。金蓉鏡曰：『上文都居游居，與此主居同例。都居謂都會，游居謂遊牧，主居謂宗廟所在也。』然或說卽膜畫之所主居，未可定也。所謂西南，與卷四云：『河首襄山以西南』之文字符合。山海經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岱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蟻淵。』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正卽所謂『爰有野獸，可以畋獵』者也。而在崇吾山之西，則正在河首襄山之西南也。崇吾山在黃河之南，則河首襄山必在黃河之北也。河首襄山，在今何地，則可以河首而求知之。河首當卽河源，渭水發源之山有渭首亭，及渭源城，則黃河發源之處有河首，正可爲例證也。隋置河源郡，在今青海南，然未足據也。後漢書段熲傳曰：『遂至河首積石山，』猶以河首積石混言之也。西羌傳曰：『羌地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干

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續漢書曰：『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卽析支也。』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經水此皆大抵言河首在析支之西，析支乃在積石之東北，則析支以西之河首，必在積石之西北也。而所謂『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者，與穆傳言『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除西夏而計之，正略符千里之譜。更玩西羌傳云：『南接蜀漢徼外蠻夷』，正承上文之析支而言其外所接界。又云：『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亦正承上文之河首而言其外所接界。則河首必在今青海北部，與新疆接界之間，可知也。又考山海經西山經曰：『東望渤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北山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渤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海內西經曰：『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乃記之甚爲詳明，並不徑以敦薨之水，卽今新疆焉耆府之開都河亦作海都河爲河源。而渤澤，卽今羅布泊，亦止認爲潛源。必

通過泐澤，再出昆侖之東北隅，夫然後而為河源。此出東北隅者，必即今達布遜淖

爾也。以行其北者，必即今為那莫洪河，為柴達木河，為格德爾古河，為札遜池，是也。

古說河源最怪，不分水之通隔順逆，悉為同流。此諸水猶極其一端也。西南又入勃海者，則即入今鄂陵札陵二海也。水經云：「河水出東北隅，風從其

東，流入勃海。」董祐誠已釋勃海即鄂陵札陵二海矣。而楊守敬非之，殊為不取也。又出海外者，則即積石之南河也。即西而北，入禹所

導積石者，則即河曲從東南轉西北，而為積石之北河，乃禹所導者也。山海經曰：「積石

，河水冒以西流。」蓋禹導積石，施功於此，從其下流始也。計穆王此時，行經河首襄山，若必遠至鄯善今甘肅敦煌西。車師今

疆土魯番。未免道迂。惟循今柴達木河流域，而亦不必至達布遜淖爾，當在南山叢嶺之

西，有所謂烏蘭代克山等者，河首襄山其即在此乎？治古書者不能不姑循古義，故不取漢後及近世河源諸說。自此而西

南，則即巴顏喀喇山也。故曰西南升口，當即升今之巴顏喀喇山也。清一統志曰：

『巴顏喀喇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札陵鄂陵二海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

始抵其下。山脈西自金沙江發源之犁石山，蜿蜒東來，結為此山，山之前後，杳無人

烟，其土石黑色，多野獸，饒水草。』是在今日，猶可與穆傳山經所謂『畋獵』『搏

獸』者，相證而益明也。且山海經海內北經曰：『昆侖虛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

楚辭哀時命曰：『望闐風之板桐，』板桐卽汜林，則昆侖附近，本多林材，亦古時氣候，較今爲和暖。故有大木碩草，愈足爲野獸所依居而可以畋獵也。

戊午，鬻□。之人居慮鬻，古時字；居慮，名。獻酒百□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

○鬻□，陳作鬻余，夔檀疏之誤。卷三有鬻余之人，非卽此也。○注鬻，原脫，從明抄本補。○注下，邵本作口缺文，足證缺文有誤者。

實案：戊午，三十一日也。『鬻□之人，』猶『珠澤之人，』『赤鳥之人，』『曹奴之人』等，惜不可詳也。獻酒蓋戎禮，非華夏之禮也。自此而西，皆荒服之國，故不復見華夏之隆禮矣。

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

○阿，洪校據西山經注，引作側，陳曰：『藝文類聚山部，御覽三十八，俱引作阿。』

實案：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當在今巴顏哈喇山之西部，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之北

岸。昆侖之阿，與赤水之陽，亦二合地名，所以示其確鑿不移也。當時天子留宿，或有行宮，亦未可知。且下文言：『天子升於昆侖之丘，』則此地尙爲昆侖之阿，而非昆侖之丘也。蓋水之阿爲曲隅，山之阿亦爲曲隅，皆其山其水之邊外附近地，而尙非其山其水之本身也。山海經言『赤水出昆侖東南隅，』淮南子作東南陬，陬亦隅也。水北曰陽，故赤水之陽，卽赤水之北也。莊子天地篇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是必經行乎赤水之北，而後克登於昆侖之丘，與此穆傳所記先後遊登之次，全然同一也。遊赤水，登昆侖，觀天下之奇景勝蹟，古今人之心理，豈相遠哉！董祐誠曰：『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曰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曰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語謂赤色曰烏蘭，蓋卽赤水。』是也。然經行此三烏蘭木倫河之北，於理宜在其最北一源，卽在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之北也。離騷曰：『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流沙，卽今蒙古大戈壁，通入甘肅青海境內。此亦足證古人西行之路程，必當在今金沙江上游，最北一源之北岸也。况清一統志云：『三烏蘭木倫河，皆在金沙江源之北岸，甚深闊。』此又天然之形勢所阻，不得不

依其最北一源之北岸而行者也。然若後世所記，有梁書夷貊傳河南王所居之赤水，唐書西域傳李靖討吐谷渾之赤水源，皆即今西寧大通河上源之烏蘭木倫河。又唐書地理志之赤河，即今新疆喀什噶爾河上遊之烏蘭烏蘇河。此則俱與穆傳之赤水無關，又不可不一辨也。郭注言「昆侖有五色水，見山海經」，然今山海經僅見赤水青水黑水三色水而已。而河圖及博物志乃皆言昆侖出五色水，豈今本山海經多佚文耶？

爰有鸚鳥之山，音鸚音鳥。天子三日舍于鸚鳥之山。□

○音梅，原作名梅，洪翟校改。黃曰：「道作旃，」謂道藏本也。

實案：鸚鳥之山，當即今新疆于闐東境之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郝懿行謂「即西山經之鳥山，」非也。西山經曰：「槐江之山，南望昆侖，西望大澤，北望諸魼，鷹鸚之所宅也。」亦尚非此鸚鳥之山。玉篇曰：「鸚同鸚。」是舊讀鸚即鸚字。然鸚之造字从聖得聲，僊从聖得聲，聖僊皆从西得聲，則鸚僊或同字，特以其爲鳥，故从鳥作鸚。

耳。僊字又作仙，西山經云：『欽鴉殺葆江於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嶠崖。』
欽鴉化爲大鸚。』化卽仙化也。大鸚卽仙鳥也。而嶠崖，卽仙鳥之山也。鍾山，卽春山。
不曰昆侖之東，而曰春山之東者，則是舉嶠崖以該昆侖也。不妨舉嶠崖以該昆侖
者，必嶠崖爲昆侖之一部，而後可舉以該全體也。楚辭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
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瑤之圃，卽嶠崖。先瑤之圃而後昆侖，與穆傳先鸚鳥之山
而後昆侖之丘，正相脗合。愈足證『嶠崖』『瑤之圃』卽鸚鳥之山也。且西山經
言：『南望瓘之澤，』文選思玄賦曰：『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瓘嶠瑤
古字通。山有『嶠崖』，『瑤之圃』，水亦自必有『瓘之澤』，『瑤谿之赤岸』也。
穆傳後又言『瑤池』，合而觀之，則凡瑤之意義，一必含有鹽味，又一必帶有赤色
也。今新疆和闐州之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清一統志作『破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水亦曰礪
道提綱作『勒科爾烏蘭達布蘇阿林山』。亦曰礪
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一本地圖如此。山形高大，石多赤色。回語謂礪砂曰礪什達爾，紅曰
烏蘭，鹽曰達布遜，山產礪砂紅鹽，故名也。是與瑤之意義，無一不合，而安得不謂爲
卽古之嶠崖哉！欽鴉化爲大鸚，本古之神話，而案其事實，則鸚者，鵑鸚也。鵑鸚，鷓鴣

皆鷹之屬也。新疆本爲產鵑之地，近人著羌海雜談曰：『青海番地，樹林叢密，而枝上無鳥巢，以平野無層巒扞蔽，狂風四至，捲樹如束，震撼摧折，鳥不能安居。野獸毒蟲，充物林箐，升樹捕雛而食，羣鳥不能禦。又無民居相倚，荒僻處所，竟無一枝可借。是以大小羽屬，多棲於斷崖荆棘之中，種類遂不見繁息焉。』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二三期。然則穆傳前言『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正卽青海番地獸多鳥少之景象。而此忽言『爰有鷓鴣之山，』則必已出今青海境，而入今新疆境，有產鳥，且爲產鷓鴣之區域矣。物以驟觀而見貴，遂從而名曰鷓鴣之山歟！特今之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產鳥之狀況如何？尙待目驗耳。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

實案：辛酉，二十四日也。昆侖之丘，卽今後藏新疆間之昆侖山脈。漢書西域傳所謂于闐南山者，是也。古來言昆侖者，紛如聚訟。然古書俱在，可覆案也。山海經西山經海內西經，淮南子墜形篇，大都言昆侖四隅出水。而廣雅釋地，水經河水注，均沿襲

之。惟淮南蓋雜神仙之說，故謂『黃水三周復其原』與今地望不合。何秋濤朔方備乘謂黃水即鄂華（Oron）

河。『不足據。』而山海經亦有兩說焉：西山經云：『昆侖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

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

焉，而西流注於大杆。』此與佛氏言『阿耨達池出四大水，注四大海』者，相似而

實不同。因佛氏謂『東面者，斯陀河，出金剛獅子口。』即今中國之塔利木河。『南

面者，恆伽河，出銀象口。』即今印度之恆河（Ganges R.）亦曰菟伽河。『西面者，

信度河，出金牛口。』即今印度之印度河（Indus R.）亦曰辛頭河。『北面者，縛芻

河，出琉璃馬口。』即今中央亞細亞之阿母河（Amu R.）亦曰烏滸水。茲姑從華嚴音義而說述之，

若長阿含經及玄奘西域記，則又復有異同也。而西山經之河水，即黃河；赤水，即金沙江；洋水亦作清水，即印度河；

黑水即阿母河。蓋中印兩國古哲，各為其國而記之，不必同也。此第一說也。海內西

經云：『海內昆侖之虛，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

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洋水黑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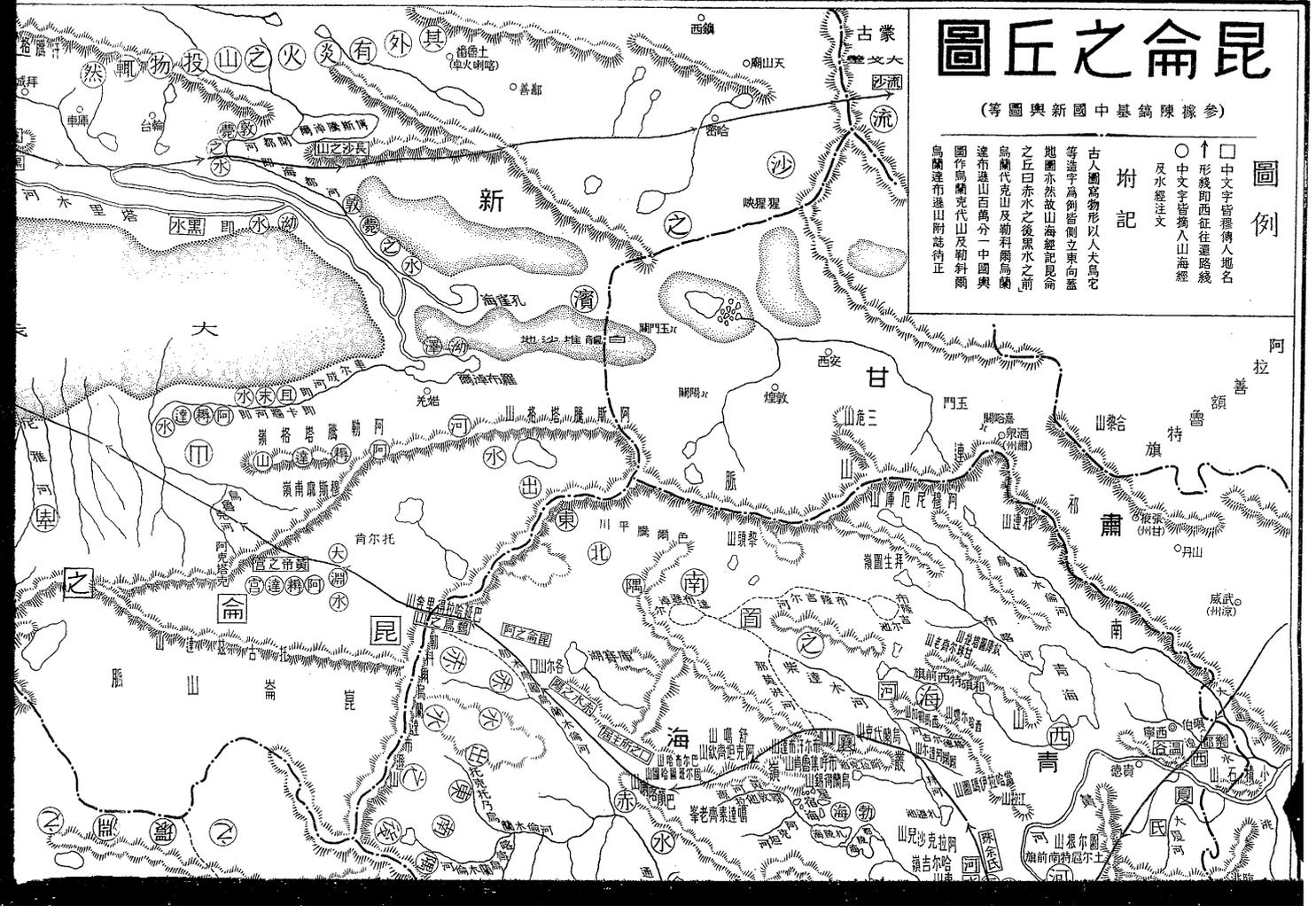
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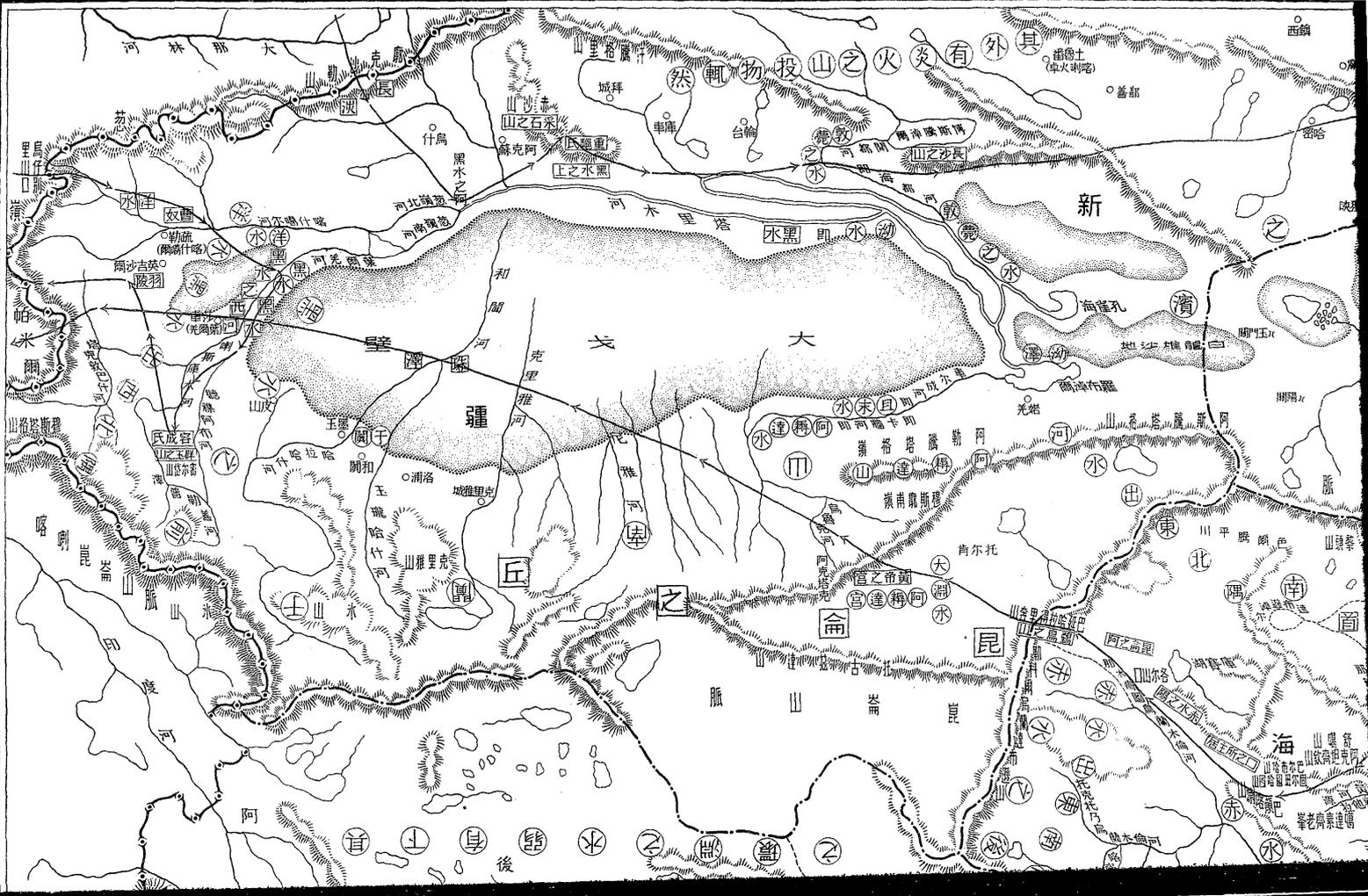
昆侖之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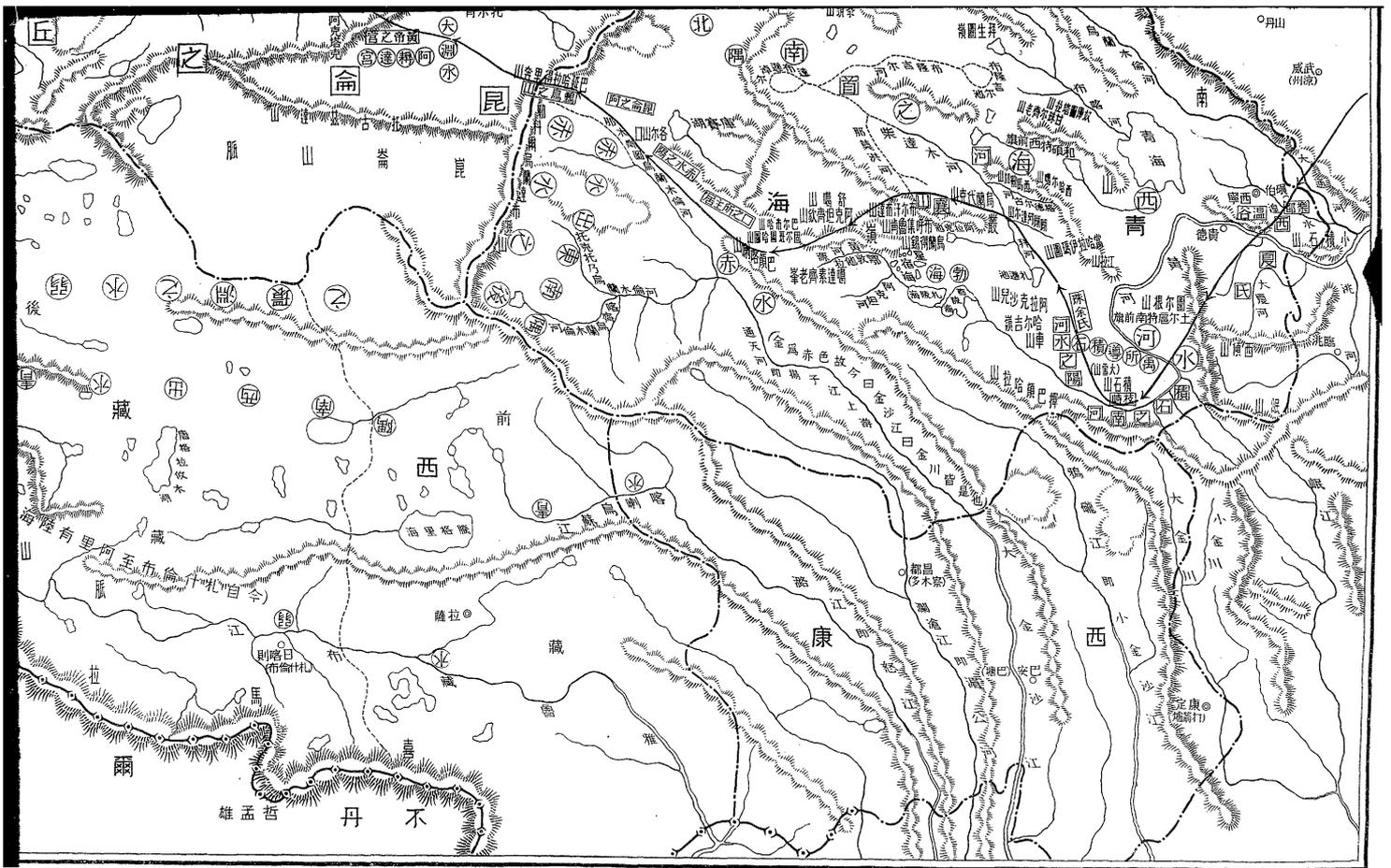
(參據陳錫基中國新圖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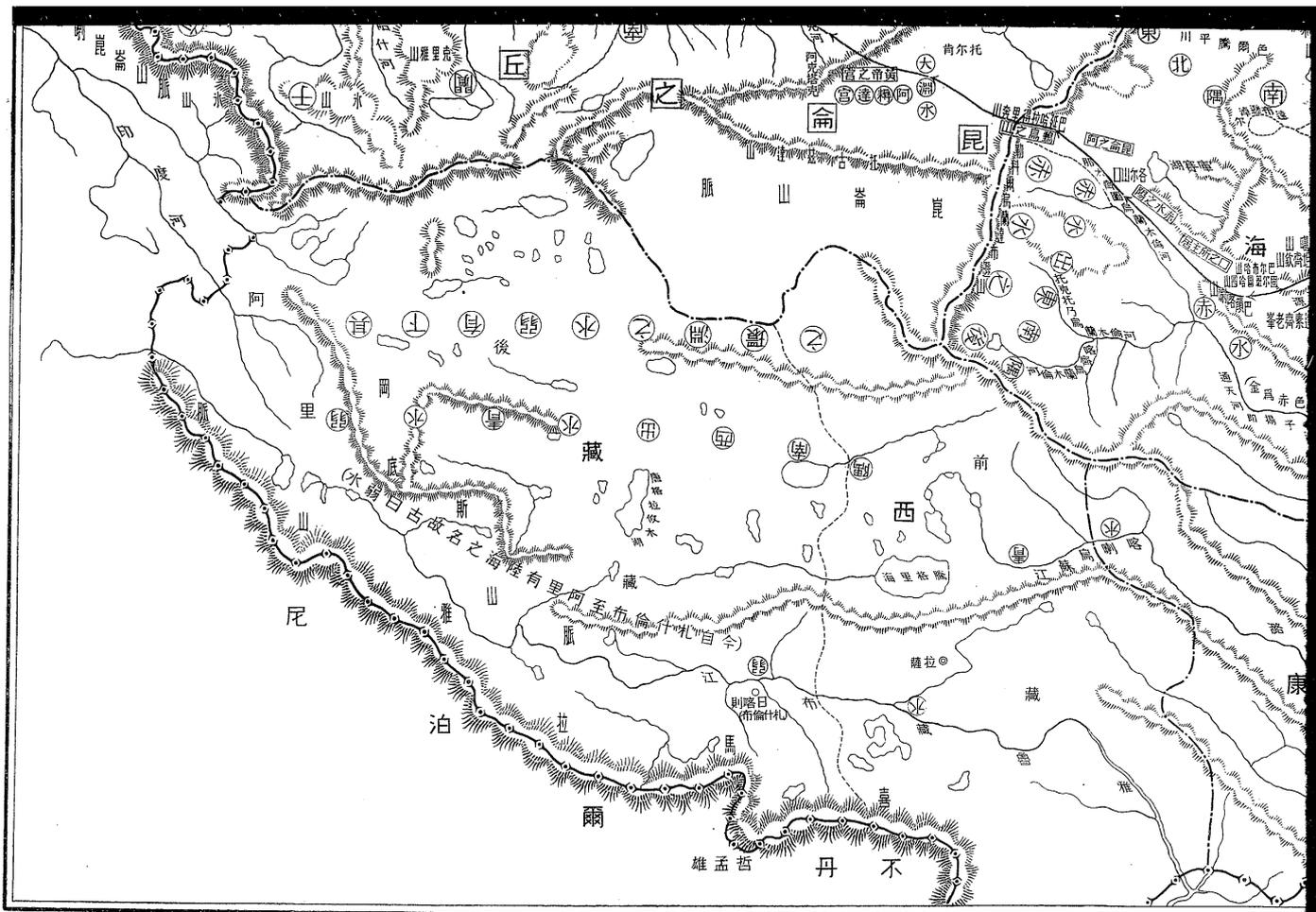
圖例
 □ 中文皆釋傳人名地名
 ↑ 形線即西征往還路線
 ○ 中文皆指入山海經
 及水經注文

附記
 古人圖寫物形以人大鳥等造字為例皆側立東向蓋地圖亦然故山海經記昆侖之丘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高蘭代克山及勒科爾島蘭達布遜山百萬分之一中國輿圖作馬蘭克代山及勒科爾島蘭達布遜山附註待正









畢方鳥東。』此惟東北東南兩隅出水，與西山經全同。而西北西南兩隅，忽有四水則全不同矣。此第二說也。大抵昆侖附近之地，出水甚多，爲便於記憶，故以四隅出水記之。然西山經以其爲西山而記之，則水之東西分流，所以見昆侖爲中央及西方兩極之分水嶺也。海內西經以其爲中國海內而記之，則水之東流海內，所以見昆侖爲中央之極，在西界之大高原也。二者各明一義，故不必同也。然今以海內西經與穆傳合，姑卽此而論之。東南隅之赤水，東北隅之河水，均詳前疏。但謂『赤水東行而南流入於南海，厭火東。』則古人地理之特別法，參照卷二黑水。以爲金沙江下流，接今富良江，卽紅河，入今越南之東京灣，而不顧其入岷江，與河有重源之說，蓋同一類例也。西北隅之洋水黑水，卽今葱嶺北河南河，分流東合而爲塔里木河，亦別詳後疏。惟西南隅之弱水青水，『東行又北，又西南，』相並而行，與今西藏之鴉魯藏布江喀喇烏蘇江二水並行而東而北，又東折而西南流之方向，正相脗合。則弱水青水非卽此二江水而何哉？故此弱水與禹貢之弱水迥異。當卽今後藏札什倫布至阿里部之陸海，與今滿洲之窩集，古稱弱水者，正同一理。參照附記。而其下流，則爲

今鴉魯藏布江也。青水卽喀喇烏蘇江，而其下流則爲怒江，卽古之瀘水。怒瀘一音之轉，番語喀喇之義爲黑，瀘亦黑色，青黑色相近，因青水而轉名黑水。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
人賦之三足青鳥，

卽三足鳥也。鳥色黑而曰青
鳥，此青黑古可相通之證。

故董祐誠謂「此卽禹貢梁州之黑水」也。然則昆侖四隅出水，

當今何水，旣已一一明白，而昆侖可知也。凡言四隅者，猶皆爲附近之地，而非其本身也。故去其四隅附近之地，而後真正之昆侖可得。此一法也。不僅唯是，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西海，卽今青海，及附近諸海。流沙卽今蒙古大戈壁，西連新疆東境，赤水卽金沙江，黑水卽葉爾羌河。用以定前後，猶今西藏之分前藏後藏，可爲正比例。弱水之淵環其下，則後藏陸海，及鴉魯藏布江附近環列之唐格攸賴木湖，騰格里湖，羊卓雍湖等皆是。炎火之山在其外，則今新疆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之北，一帶火焰山，古亦謂之燭龍，或作遠龍，是也。凡西海，流沙，赤水，黑水，弱水之淵，及炎火之山，皆在昆侖之前後左右四方，然則去其四方附近之地，而真正之昆侖亦可得。此又一法也。以上凡二法，旣去昆侖之四

隅四方，則無異將昆侖之四至入到，全數劃清，而真正昆侖之丘，自然赤裸裸一絲不掩而暴露，非即今後藏新疆之交，所謂昆侖山脈而何哉？故若魏源海國圖志釋『昆侖爲卽蔥嶺』，良有不合。而鄒代鈞西征紀程，以『西藏大平原當昆侖之丘』，亦爲未允。惟丁謙著漢書西域傳考證，指爲『卽笮闐南山』，則洵乎同符古今，大要不謬矣。笮闐南山產玉，與昆侖產玉，原正密合。故穆王升昆侖之丘而後，西至春山，又復折而東還，至羣玉之山。蓋羣玉之山，卽昆侖之連麓也。然今昆侖山脈卽漢于闐南山，但領域頗廣，東西約千餘里，周圍約二千餘里，顯然與海內西經言『昆侖之虛方八百里』者，不合。豈知古人記里數，大抵疏而不密，如漢世稱『陰山千餘里』，由今計之，乃有三四千里，卽其例也。更何嫌於昆侖之丘，方八百里之數哉！若夫昆侖一名詞，與言混淪，言囫圇，聲近則義通，又似古人之命名，原含有神祕之意義矣。

附記 後漢書云：『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云：『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云：『貞觀二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何秋濤朔方備乘推定爲『弱水』。

卽今吉黑二省之哈湯。二省之地，東抵大海，北至俄羅斯一帶，皆叢林密樹，鱗次櫛比，號爲樹海。廣袤幾五六千里，人跡不至，陽景罕落。樹葉常積數尺許，雨水泉水皆不能流，盡爲泥滓，入者必陷，疑於不能載物，故古稱弱水，非別有一水謂之弱水也。』如何氏之說，則今西藏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入夏，四山水雪融化下流，隨地皆水，夙有陸海之名，雖秋冬水涸風高，沙礫飛揚，蔽障天日。然在上古，或爲大木碩草，蕃蕪之區域。容與北滿之弱水相類似。故古稱弱水，其理正無二致也歟？乃若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此不過是祠昆侖弱水之處，並非昆侖弱水之所在也。說者不察，因謂『今青海水不能浮舟，卽是弱水。』豈知案之山海經所記，萬不能合乎！

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

○陳曰：『文選景福殿賦注引黃作皇，古黃皇二字通用。』

實案：黃帝之宮，當在今崑崙山脈之北，阿勒騰塔格格嶺之上。昆侖之丘雖有方八百

里，而黃帝之宮，僅不過佔一隅之地而已。水經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册昆侖，觀黃帝之宮。」黃帝宮，即阿耨達宮也。『河水注又云：「于闐南河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並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牢蘭海，即今羅布泊，則阿耨達大水即今車爾成河，亦曰卡牆河，古且末水也。本曰策爾滿，即且末之音轉，近世訛曰車爾成，曰卡牆也。蓋車爾成河出今阿勒騰塔格嶺之西北，與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正相符合。故可斷定其即阿耨達大水，而阿勒騰塔格嶺即阿耨達大山。阿勒騰塔格，與阿耨達，本爲一語音之轉。此佛說阿耨達山，與前引阿耨達池，出四大水不盡同，尙當別論之。其上有大淵水，則今車爾成河之上源，阿克塔克之東，尙有湖泊可尋，此皆酈氏說『黃帝宮即阿耨達宮』鑿鑿可證者也。大抵往古先代之遺宮故址，往往爲佛寺所佔有，曷勝今昔之慨。更考荀子疆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楊倞注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

準此以談，則黃帝之宮，必亦爲上古塞外之明堂也，何疑哉！山海經西次三經言：『昆侖之丘，是惟帝之下都。』郭注云：『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然例以中次三經言：『青要之山，是惟帝之密都。』和山，實惟河之九都。』當皆帝卽黃帝，而尊爲天帝也。而何以於昆侖之丘，謂之下都，必亦以其爲塞外之明堂也。若夫海內西經曰：『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此卽釋西山經言『帝之下都』一語。又淮南子墜形篇曰：『昆侖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百四十四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閭闔之中。』此淮南言之，更明細矣。當是黃帝之宮，以在塞外，故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及珠樹玉井傾宮旋室，種種珍奇，必皆出於人工所爲。如今佛寺之塑像，而非天產物也。然此不可徵中國古帝嘗出塞而接受西方之文物也哉！郭注

引陸賈新語，亦見偽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今檢新語無此文。或曰『即賈子新書修政語上篇之文』則新書亦名曰新語矣。

附記 羌海雜談曰：『巴顏哈喇山之北，有大沙漠共三處：一爲黃河岸之大沙灘，二爲虎山北之戈壁，皆無足觀。惟三爲柴達木北部之大戈壁，東西橫亘二三百里，南北亦百數十里。其質爲最細之沙，中雜沙粒，與大漠同。漠中空氣乾燥，倘或風晴日暖，早晚遠望，沙中山岡蠱起，結爲城郭宮室樓臺殿宇，中有旌旗，有刀劍，有寸馬豆人，各相馳驟，瞬息忽更，爲樹木，爲駱駝牛馬獅象虎豹，又爲中國人，塞外人，男女衣服，悉如其制。及迹至之，都歸於無有。古書稱崑崙之山，有五城十二樓，卽此種雲氣，謂之漠市。蒙番見者，詫謂佛國顯靈，羣焉膜拜而不忍去。』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六期 此說也，與蜃樓海市，可稱無獨有偶。阿剌伯 (Arabia) 沙漠中，亦有此景，出於日光反射之作用也。雖然，五城十二樓之說，原本偽十洲記，不足據也。若夫古代所認爲仙居者，必非指此漠市海市而言。於東有蓬萊，今之扶桑三島也。於西有昆侖，而淮南子言之，至較以步丈尺寸，是豈可以虛幻之漠市當之哉！

而封豐。隆之葬。

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

以詔後世。詔，謂語之。

○封豐，各本作豐口，洪翟校作封口，然洪翟據山海經注，水經注皆引作『封豐隆之葬』，雖郭鄆二氏

容有臆增，要可知當作封豐二字也。今據補。○葬，黃校殊筆作葬，俗葬字。○注隆上字，疑作豐句，洪

曰：『後人校者之文』存參。

實案：豐隆之葬，當與黃帝之宮相近。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春秋合誠圖曰：『軒

轅主雷雨之神』，則豐隆疑即黃帝之別名，而墓在塞外，豈亦冠帶葬耶？文選思玄

賦注曰：『黃帝葬於西海橋山』，應劭云：『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此蓋其真墓

也。穆王之世，周道方隆，中國猶強，是以先代之故宮遺墓，並存無恙。自懿王以下，周

室既衰，西方沒於戎狄，一切古蹟，以漸湮沒而無聞。然黃帝之宮，今猶可考，不可謂

非不幸中之幸也。郭注引豐隆御雲事，蓋出歸藏文。

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

昆侖之丘。

蠲者潔也。潔，齊祭神曰禋。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

○□缺文，疑卽于字。 ○注第二潔字，原脫，翟校增。

實案：癸亥，二十六日也。前禮河水，官人陳牲全。茲禮昆侖，亦具牲全。則名山大川同也。全當作牲，已見前疏。說文云：「禋，潔祀也。」周官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尚書洛誥云：「禋於文王武王，」蓋凡潔齊而祀，皆曰禋也。郭注引堯典之「禋於六宗，」猶爲舉例言之，伏生馬融皆謂「六宗者，天地四方」也。

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鈞于汜。水曰「珠澤之藪，

方三。十里。」爰有葍。葍莞蒲。茅。蕘。蒨。蒨

兼，④藪也。似葍。秀屬。詩曰「四而細。音兼。」 葍。月秀。④葍。④

○注云，程本作曰，誤。 ○汜，原作流，洪校據御覽引改。汜，古流字。 ○三，洪校據御覽引作四。然亦有引

作三者。 ○葍，原作藪，洪校據御覽引改。 ○蔥，翟本如是范本洪校皆作葱，俗字。 ○茅，范本如是，道

藏本程本檀本皆作茅。 ○注藪，原作荷，翟校據史記索隱引郭注改。 ○注葍，原作藪，洪翟校改。 ○

秀，范本作秀，誤。

實案甲子，二十七日也。珠澤，當在今和闐之玉隴哈什河，哈喇哈什河合流處。卷一言滲澤，在今圖爾根河之下流，則此言珠澤，亦得在今玉隴哈什河哈喇哈什河之下流也。更證以下文云：『珠澤之人獻白玉石，』即珠澤出白玉石之證。今回語謂玉隴爲白，哈喇爲黑，哈什爲玉。玉隴哈什河，即白玉河也。哈喇哈什河，即黑玉河也。然後世分白玉河黑玉河，古但謂之珠澤，古今不必同也。蓋穆王下昆侖之丘而北征，當循今車爾成河之西端而北走，故適至於此也。卷一已言天子之璫珠，然古者珠之種類，有蚌珠，有玉珠，有石珠。尚書禹貢云：『淮夷蠙珠，』說文云：『珠，蚌之陰精，』此蚌珠也。周官云：『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爾雅釋地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蓋皆小玉如珠，故謂之曰珠玉，此玉珠也。又荀子賦篇曰：『璇玉瑤珠，不知佩也，』璇瑤皆美石，所謂石之次玉者，璇玉即石玉，則瑤珠亦即石珠，此石珠也。晉書輿服志云：『舊禮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白璇珠。』隋書禮儀志亦云：『後漢用白玉珠，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璇，』此後世以石珠代玉珠，不知其事亦起於古也。而石珠之中，且雜有瑠璃珠，古亦謂瑠璃曰采石，卷四

所云：『重醴氏之采石』是也。故管子地數篇云：『珠起於赤野之末光』而廣雅釋珠云：『水精謂之石英，瑠璃，珊瑚，玫瑰，夜光，隨侯，虎魄，金精，磯』則所包甚複雜，不必圓者爲珠，雖不圓而爲石之美者，亦謂之珠矣。抑且雍州之球琳琅玕，最爲有名，並見禹貢爾雅，而案之穆傳則球琳出於羣玉之山，詳見後疏琅玕卽出此珠澤。乃真地理上之天造地設，無可移易者。故禹貢鄭注云：『琅玕，珠也。』爾雅釋地，山海經西山經，海內西經，郭璞注云：『琅玕，狀如珠也。』又云：『琅玕，石似珠者。』又云：『琅玕子似珠。』急就篇顏師古注云：『琅玕，火齊珠也。』一曰『石之次玉者』也。『本草經之』青琅玕，一名石珠，一名青珠，生蜀郡平澤。陶云：『此蜀都賦所稱『青珠黃環』也。』唐本草注云：『琅玕乃有數稱，是瑠璃之類，火齊寶也。今出嶺州以西，烏白蠻中，及于闐國也。』此尤可證穆傳珠澤，當在今和闐，唐人注本草，猶知于闐國出珠也。椿園西域聞見錄曰：『和闐屬城六，皆出玉子，多於葉爾羌。』此玉子，正卽古所謂珠矣。而古名珠澤，豈非至今猶可目驗哉！或據唐書西域傳言：『于闐東有媿摩川，度磧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墊洳，蘆葦荒茂。』乃與珠澤有

藿葦等物，情景相類。媿摩川，今克里雅河。尼壤城，今尼雅河邊之村，亦曰尼雅回莊。因謂『珠澤當在尼雅河中』，然非也。今塔利木河中有蘆葦不少，則玉隴哈什河中，亦自有藿葦等物，決不讓於尼雅河也。郭注引平澤，亦見本草，非此珠澤也。晉越巂縣，在今四川西昌縣治。

珠澤之人。○乃獻白玉石。○□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方。○味中麩。○胃而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三千。

○珠澤之人，原脫，洪校據事物紀原引補。○石，原脫，亦洪校補。○方，吳抄本道藏本范刻本如是，疑當作元，為刀之古文，與其通用。黃校九行本作六，檀本洪翟校本俱作亦，於文均難通。○麩，吳抄本檀

本范本如是，洪翟校猶仍程本作麩之誤。○因獻食馬，洪校據事類賦注引作『其人獻食馬』，又御

覽八百九十九引作良馬，良當為食字形近之誤。

實案：珠澤之人，當在今和闐州治。古今山川形勢不移，惟珠澤之人獻白玉石，故漢

書西域傳猶言『于闐多玉石』也。其餘文句多不可曉。凡穆傳記獻食馬及牛羊者，自此而後，有赤烏，曹奴，潛時，智氏，西膜，巨蒐，蓋皆一類之民族也。然當爲黃色民族耶？抑白色民族耶？是亦不難解決之問題也。據韋爾斯世界史綱曰：『新石器 Neolithic 初期，農業開始，而狩獵業尙占重要位置，然以陶器之製造與烹飪，馬已不作食品。』第十章 六二頁又曰：『古阿利安人不騎馬，亦不用馬，與馬幾無關係，馴鹿時代人用馬，新石器時代之阿利安人則用牛，食牛肉而不食馬肉。』第二十章 一九八頁由此言之，則凡穆傳西征途中，有獻食馬者，皆黃色民族，而非阿利安民族也。以白色阿利安民族不食馬肉，可爲鐵證也。况中國當周季，秦穆公時之人，猶食馬肉，更可推而知也。

天子口昆侖 此以上，似說封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瑤。欲以崇表聖德，因

用顯其
功迹。

實案：尙書禹貢，周書王會，皆有昆侖國。此郭注所云『封人於昆侖山旁』不能明

也。惟古今山川形勢不移，南司北守，和闐適扼其衝要，則昭然也。春山即鍾山，穆傳春山在昆侖之北，與山海經昆侖在鍾山之南正合。『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瑤』，見中夾昆侖相接之密，亦可為昆侖地面並不甚荒廣之證。然赤水實在昆侖之東南，而春山實在昆侖之西北，則所謂南北者，約舉言之耳。

天子乃賜。□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為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貝帶鷄

是也。』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膜音模。

○賜，原脫，洪校據北堂書鈔引補。○朱，黃曰：『吳本作珠，』即吳抄本。○貝，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

作具，形訛字。○注鷄，程本作鷄，范本作翻，洪校改為鷄，翟校改為鷄，余檢鷄鷄者，鷄雉也。即華蟲也。惟

淮南子主術篇作鷄鷄，則作鷄是也。○注加，北堂書鈔八十五引作過。○注膜，黃校朱筆舊鈔本同。

北堂書鈔八十五引亦同。惟道藏本程本范本俱作謨。○注膜，原脫，翟校補。

實案：□之人□吾，當仍是珠澤之人，而□吾則為其人名也。黃金之環及朱帶貝飾，蓋皆西方之服，特因其俗而製以賜之者也。環之造字，从玉得義，明中國本祇有玉

環也。曹植詩曰：『皓腕約金釵，』此必後世女子之染胡風者，中國古蓋無有也。德國考古家在腓尼基 Phoenicia 之特羅亞 Troy 城，掘得金條脫數巨枝，金瓶金盃各若干，金指環八千七百餘枚。萬國通史前編卷一第二十六章。此可證西方之風也。伏羲畫卦，重八而得六十四，禮記禮運篇曰：『三五盈而三五闕，』謂月以十五日盈而十五日闕也。故穆傳凡云：『三五，』云『二六』等，皆古人計數之恆語也。朱帶貝飾，後文亦簡名曰貝帶，必朱色之帶而以貝爲飾者也。禹貢曰：『厥篚織貝，』織貝，貝織，順言倒言皆同義。從鄭玄說，僞孔誤解不足據。謂織文如貝，故詩小雅巷伯篇言『貝錦，』亦謂錦文如貝，而並非以貝爲飾者也。惟魯頌閟宮篇曰：『貝冑朱紱，』當爲以貝飾冑，而名之曰貝冑，然尙止貝其冑而未貝其帶也。故淮南子主術篇曰：『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明人君御貝帶，始於趙武靈王之胡服也。抑或貝冑貝帶，本皆中國之戎服，爲軍戎所用，而西方之人以爲君服，故亦遂謂西方之人曰戎也。歟！工布未詳何義，或爲工巧之布也。自此西行，黃金朱帶工布之屬，穆王所賜與西方者，數見不鮮，皆爲東方文物之西流也。與後世蒙古民族猶以金帳汗國，震撼於西方，抑

何西方民族拜金之心理，千年而如出一轍哉！膜拜之膜，當借爲拊。爾雅釋獸云：『貊，白豹。』後漢書西南夷傳，字作貊。山海經中山經郭注，字作貊。呂氏春秋離俗篇高注云：『募讀千伯之伯。』此皆从莫聲字，可與从百聲从白聲字通之證。說文云：『拊，拊也。』字亦作拍。廣雅釋詁曰：『扑，打拍，拊擊也。』明拊拍同義，卽同字也。周官大祝，釋文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則膜拜卽拍拜者，自是一種荒服民族之敬禮。當中國隋唐時，陸德明著經典釋文，猶目覩日本人之沿此遺風，而筆之於書也。然則凡穆傳中，行膜拜禮之民族，皆同中國日本之黃色民族也。孫詒讓曰：『兩手相擊，古謂之抹。』周禮正義或者膜與拜爲兩事，旣抹舞而又拜手。猶稽顙與拜，禮記檀弓孔子曰「稽顙而後拜。」亦爲兩事也。故其文曰『膜拜而受。』與記西王母曰『再拜受之。』二者文法亦似大有區別也。郭注云：『今之胡人南膜拜者，卽此類也。』則郭氏以音譯膜字偶同，而牽混爲一，不知佛經亦譯作南謨，作南無，本無一定之用字。原出珊悉克利多 Sanskrits 古梵語，乃屬阿利安族語系。是豈可併爲一談哉！故一字出入之微，而關係民族不同之大，有如此，稽古者可不慎歟！

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爲犧牲種。以三十□人于昆侖丘。

實案：郭注犧牲種，則爲祭祀之用也；然爲家畜之用，或游牧，或耕耘，亦所需也。□人於昆侖丘，有缺文不可知；且亦當作昆侖之丘，不當作昆侖丘也。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

○春，郝曰：『文選曲水詩序注，引作太，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泰，』並以形近，轉輾致訛。○御覽三十

八引有注，『春音鍾也』四字，蓋卽卷一郭注『春鍾音同』之異文。

實案：丁卯，六月初一日也。春山卽蔥嶺，今日帕米爾 Pamir。山海經一書，同一山水而有數名者，不一其例；既見於此而又復見於彼者，亦不一其例。故西山經有鍾山，北山經又有邊春之山。北山經曰：『邊春之山多蔥，』郭注云：『或作春山，』足徵邊春之山卽春山矣。更觀穆傳，春山之領域頗廣，或以其在邊隅之一部，故名曰邊

春之山歟？其上生蔥，顏師古漢書西域傳注，已引西河舊事以證明之。今人在新疆日驗著書，亦言其上多生野蔥。是卽此邊春之山多蔥，與蔥嶺之關合，已足證春山卽今帕米爾，萬無可移易。故除帕米爾，實更無第二山可當春山。彼舍此而他求者，徒見其無一當也。至於春山之命名，考淮南子天文篇曰：『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舖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遷；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小遷大遷淵隅三名，皆從王念孫說改訂。然則春山者，蓋因日薄西山而得名。故可認爲古代西方之山也。又名曰鍾山者，則春鍾同音通用字。漢後之書，數典忘祖，乃概名曰蔥嶺，雖春蔥亦同音，殆非出一語之變也。今世之名曰帕米爾，卽唐書之波謎羅，則沒入於波斯之後而有此名。波斯古語曰帕米勒尼耶 Pamirenia。帕米者，平屋頂之謂，勒尼耶者，世界之稱。猶言世界之屋頂，以喻其爲大地之最高處也。故穆王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不可徵古今東西人之心同理同，而所見亦無不同哉！

孳木華。不畏雪，天子于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孳音滋。

○華木華句，原作「華木口華畏雪」，洪校據御覽引改，御覽原作「蕃不畏霜」，蕃即華之訛，霜即雪之訛。○持歸種之句，原入注中，洪校據御覽引改。

實案：孳木華，未詳何物。今帕米爾境內，樹木難遇。但有草根似木者，據戈登遊記。或即此物歟！周正六月，當夏正四月，其時帕米爾猶冰雪四封，未溶解也。若待至夏正六月，則冰雪溶溢而為橫潦，不可登臨矣。故穆王越羣玉之山而徑登昆侖，良非無故。抑此亦足為除帕米爾無可當春山之一證。

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悉條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

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玄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惟帝之平圃」也。

○飲食，藝文類聚園圃類引無食字。○之，原脫，洪校據藝文類聚引補。○注節引淮南子墜形篇文。

④注會，范本邵本作層。⑤注謂，范本作爲。⑥注玄，原作京，洪翟校改，玄縣古字通。

實案：春山之澤，即今新疆莎車即葉爾羌之大帕米爾湖也。帕米爾之形勢，北有阿爾泰山脈，東有天山山脈，南有興都庫士 Hindukush 山脈，惟西向稍傾陷耳。其疆域，則

自烏仔別里 Usbel Pass 以南，與都庫士以北，薩雷庫里 Sarikol

舊作色勒庫爾，即今新疆蒲犁之新化驛，漢

為蒲犁國，唐為羯盤陀 Kharband，清代亦曰伊西庫洱淖爾。其地西為大小帕米爾，西北為耶庫里，西南為哈喇開管穆額。自此赴坎巨提及西域各國，必經之孔道也。 以西，連山攢聚，幅員寥闊。

故有所謂塔克敦巴什帕米爾 Taghdumbask Pamir，大帕米爾 Great Pamir，小

帕米爾 Little Pamir，阿爾楚爾帕米爾 Olichil Pamir，郎庫里帕米爾 Rang-kul

Pamir，薩雷茲帕米爾 Sarez Pamir，哈爾果什帕米爾 Khargab Pamir，帕

米爾伊瓦罕 Pamir-i-Wakhan，凡分八部，皆出英國遊歷家之地圖所名也。今檢

許景澄帕米爾圖說，胡祥鏘帕米爾輯略諸書，皆在中華邊防輿地叢書中。尤以英國楊哈思班 H.

Younghusband之帕米爾圖，地學雜誌第三年第一期。最為明白可據。知帕米爾中之湖泊不少。舉

其最大者，在北有喀喇庫里 Kara Kul 湖，亦作哈拉庫爾湖。適值洋水，即喀什噶爾河之上

游者也。在南有賽雷庫里 Sare Kul 湖，適值黑水，即葉爾羌河之上游者也。於是

穆傳春山之澤，解者有二說。魏源海國圖志，蔣智由中國人種考皆謂即喀喇庫爾

湖。獨丁謙穆天子傳考證謂即賽雷庫里湖。今以穆傳原文證之，則穆王升春山，西

至於赤烏氏春山，乃更截春山以北，濟於洋水，又東還至羣玉之山，是明明穆王所

升春山，在今帕米爾之南部，足徵丁氏之說不誣也。賽雷庫里湖以在蔥嶺絕頂之
大帕米爾中，故又名曰大帕米爾湖。英人又以其國女皇之名名之，曰維多利亞
Victoria 湖，又以英人戈登 Gordon 嘗遊歷至此，名曰戈登湖。戈登遊記曰：『大
帕米爾湖水味不鹹，湖中有溫泉。』此與穆傳所謂『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
風，』亦正密合者也。大唐西域記曰『水乃澄
清皎鏡。』亦爲符合。况王樹枏新疆圖志曰：『喀喇庫里湖中，風烈
波高，銀濤雪浪，上函天光。』此更可爲春山之澤必不能當以喀喇庫里湖之反證
也。然北魏僧惠生，唐僧元奘，元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皆嘗經行此帕米爾湖。而
釋辯機大唐西域記云：『波謎羅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
蔥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今大帕米爾湖不過東西約十英里，南北約三
英里，據戈登
遊記是何銳減之甚也。以當華里，東西纔二十里，減唐世十之九；南北纔九里，
減唐世十之八。可知唐世此湖面之水線，較今遙爲闊大。况在西紀元前九八九年
之周穆王時代，此湖面之水線，當更益闊大。或者賽雷庫里湖與喀喇庫里湖等，原
本通而爲一，如荆楚有雲夢之澤然，跨地甚廣，未可知也。然則春山之澤，卽亦爲包

該之名詞，可不必細加區分者歟！至於先王何指？尚書呂刑曰：『禹主名山川，』孝經釋文引鄭玄云：『禹，三王最先者。』故穆傳凡兩言先王，當皆指禹而言。然山海經為禹益之書，而曰縣圃，曰策府，二名俱不見箸錄。或曰：『先王當指周先王，下文云：』太王亶父始作西土，』即其證也。』又若山海經西山經云：『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郭注云：『即玄圃也。』蓋今本穆傳作縣，郭所見本作玄，玄縣古字通。槐江之山，南望昆侖，與春山在昆侖之北合，則山海經於此春山之澤所在者，又別名曰槐江之山。而畢沅校注山海經，據十六國春秋及太平御覽，以今甘肅甘州張掖縣北之鷄山，當穆傳之縣圃，失考殊甚矣。不悟後起好事者之說，曷足據哉！

天子于是得玉榮。

枝斯之英。

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

○榮，范本作策，程本作榮，洪校據玉海引改。

○注密，今山海經西山經作峯。

○注榮，范本程本與傳

文同誤，亦洪校改。山海經原作榮，可證。

實案：凡玉之生，有榮，有英，有華。榮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中之最美

者，如草木之英也。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也。桂馥說是玉榮爲一物，枝斯之英爲一物，凡二物也。穆傳枝斯之英，凡兩見，或卽今之石英歟？枝斯二字之取義，或以其中外瑩澈，若可枝解而斯析之者歟？抑以音求之，卽今之瑟瑟歟？見章鴻釗石雅山海經西次二經曰：『黃帝乃取崋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鍾山卽春山，山南曰陽，則此穆王得玉榮，亦可爲所升春山，當在今帕米爾南部之證。丁謙曰：『玉榮枝斯之英，卽黃帝所投之物，以穆王有六師從行，故能搜山谷而得之。』然黃帝所投者玉榮一物，而穆王得玉榮枝斯之英二物，豈原本一物而語有詳略耶？

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麋，小頭大鼻。麋，麋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曰「赤豹黃熊。」熊羆，○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鶴。○青雕，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雕，亦因能食

鹿。○

○赤豹，陳曰：『御覽八百九十九引「爰有赤豹封牛，」今本有野牛而無封牛。』○豺，范本作豹，誤。

②狼，邵本作狼，承上文之豺字，而偏旁誤从豸。

④鷦，原作鳥，洪校據山海經注引改。鷦亦鷦也。然西山

經注兩引作白鳥，蓋因習見詩大雅靈臺篇之白鳥而誤。不悟彼白鳥爲鷦，決不能執犬羊食豕鹿也。又

洪校據一切經音義引作白鳥，鳥當亦鳥或隼之誤。

⑤犬，范本作太，誤。

⑥注亦，原作赤，洪校改。

⑦注麇，范本作獐，洪校據文選注引改，翟校作麇。

實案：此承上文而申言之，鷦鳥之山可爲瑤之圃。此春山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亦可謂之玄圃。則圃之名義，殆含有動物園，或萬牲園之性質也。有獸能食虎豹，未詳何獸。惟狻猊及駁，皆食虎豹。然謂曰如麋而載骨，載戴古字通，或卽戴骨，則必非狻猊及駁也。殆春山特產之獸，爲他處所無者歟？大唐西域記曰：『波謎川中，有大龍池。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蛟螭魚龍，鼉鼉龜鼈。浮遊乃鴛鴦鴻雁，鴛鷓鷯鷓。諸鳥大卵，遺鷓鷯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迨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英國將士烏德氏歷險至此，遂證馬可保羅 Marco Polo 所言，謂：『帕米爾高原，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六十丈，土人呼之爲地頂。前有大湖，土人呼之爲草肥澤。其草食瘦馬，不至二十日，卽膘壯力健。而地理家考究此湖，居嶺頭一萬

三千百九十尺之高。雪山四繞，周圍凡二十七八里，中有大島，水含鹽氣，然少苦味，畜類好飲之。湖畔諸溪多草，爲土人之好牧地。水中有魚，又禽鳥衆多，環集湖邊。』

自迨西歷以下至此，節錄蔣智由中國人種考。

此亦皆說大帕米爾湖之事，可補前疏之缺。然則春山以有澤之故，

至今猶爲中亞天然之大動物園也。

今西人亦以西藏爲動物園。

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謂勒石銘

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狩登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

○縣，洪校據山海經注及御覽引，皆作玄。

實案銘迹，比於秦皇漢武之勒石銘功德。莊子天運篇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蓋古者倉頡觀於鳥跡而知作書，故凡銘諸金石，書之竹帛，皆得稱之曰迹也。他年考古學者在中亞探險發掘，倘猶能掘得穆王銘迹之遺文，則中國史之價值，將益增發無上之光彩矣。謹誌以驗來者。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

九百，羊牛三千，糶。麥百載。糶，似黍而不黏。天子使鄒父受之。

○赤烏，范本邵本俱重赤烏二字。洪曰：『當脫赤烏氏三字，』由未見范邵二本故也。○其，洪校改作

刀，黃校硃筆亦作刀，刀其通用字，不必改。下文之刀壁臣，即其壁臣可證。范本其上有口缺文，程本無之，

是也。○糶，洪校據御覽引作稔，陳曰：『鮑刻本作稔麥，稔字誤。』○注黏，范本作粘。

實案：壬申，初六日也。甲戌，初八日也。赤烏當在今興都庫士之西部，阿富汗 Afgh

hanistan 境內。卷四云：『自春山以西，至於赤烏氏春山三百里。』可見春山與赤

烏氏春山正相毗連。以赤烏氏尚居於春山之西部，故名曰赤烏氏春山，其意義原

甚明瞭。今大帕米爾的是西連興都庫士，知上古統名曰春山也。獻酒千斛，則造酒

甚發達矣。有食馬牛羊糶麥，蓋農業之初步，然皆戎禮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飯

之美者，陽山之糶。』凡黍之不黏者，別名曰糶，色黃而飯用之。其黏者用以釀酒，及

為餌，糶粥，則名曰黍。今燕魯之民，猶謂糶飯曰細米子飯。若麥可為飯，則後世詩

人亦詠之。是糶麥二者，蓋皆用以造飯者也。又考初民食穀，率始於黍。中國古禮，始

於燔黍捭豚。禮記禮運篇遠矣。山海經所載，獨多食黍之國。孟子告子篇言：『貉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後漢書烏桓傳，三國志烏桓傳，唐書北狄傳，並言：『其國多糝。』美國人言：『歷史以前之野蠻時代下期，西半球始於種玉蜀黍。』蓋糝及玉蜀黍，在五穀之中，成長至速，辨識極易。故初民知種食之也。然則穆王西行諸部落，多獻糝麥二物，其較於單知食糝者，已爲更進一步。惟下文又言：『□山，嘉穀生之，』則似赤烏氏農業在西方爲獨發達，且甚發達者。

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

○與周同始祖？

太王亶父

即古公。亶父，字也。

之始作西土，

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

扶風美陽，是也。

封其元

○

子吳太

○

伯于東吳，

太伯讓國入吳，因即封之于吳。

詔以金刃之刑，

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

賄用周室之璧，

賄，贈也。

封于璧

○

臣長季

○

綽于春山之虱，

○

妻以元女，詔

以玉石之刑，

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

以爲周室主。』

○烏，黃校硃筆九行本作鳥，誤。

○周宗，洪曰：『藝文類聚引作宗周，』

陳曰：『檀本作宗周，御覽六百

九十六引亦作宗周，』但周宗，指周室宗系而言，宗周指洛邑王城而言，二者截然不同。當以作周宗爲

長。③元，程本作兄，黃校九行本同，俱誤。④太，翟校本如是，范本作大，洪校本同。⑤注語，范本作與，

誤。⑥丌壁，丌其古通用。孫曰：「壁疑作壁，形近而訛。」然當承上文周室之壁而訛。⑦季，程本范本

及各本皆有季字，獨洪校本無。⑧虱，翟曰：「虱，俗蝨字，或蜀之譌。爾雅釋山，「獨者蜀，」言山之孤獨

者名蜀，春山之蜀，謂春山之獨出不相連者。」

實案：春山之虱，當即興都庫士山。虱非蝨俗字，當爲蜀之壞文。一名曰獨山。賈子修政語上篇曰：「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尋其文次，自流沙而獨山，而西王母，正與穆傳西征所經行先後之次合。可證春山之虱即獨山矣。蓋流沙即今蒙古接新疆之戈壁，而獨山在流沙之西，猶粗言之也。實則獨山更在春山之西，別名曰春山之蜀，亦即春山之獨，精言之也。蜀本訓大也，以其獨出不相連屬，故大也。是揆之地望，審之名義，無一不符，則非即今之興都庫士山而何哉！山海經大荒西經曰：「有西周之國，姬姓，后稷之弟曰台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是有西周之國，與有赤國妻氏，兩相對舉，明非一國也。海內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是始作耕，與始爲國，兩相對

舉，亦明非一事也。叔均一人而或言爲稷之侄，或言爲稷之孫，當由傳聞異詞。大比二字不可解，赤陰當卽赤烏，陰烏一聲之轉也。云「赤陰是始爲國」，當卽赤烏始立國，而以人名爲國名者也。然郭注云「與周同始祖」者，非也。陳逢衡曰：「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注引公羊傳曰：「蓋舅出。」劉熙釋名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于異姓而生之也。」左氏莊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傳：「申侯，申出也。」文十四年傳：「齊出，纓且長。」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襄二十一年傳：「莒去疾，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昭四年傳：「徐子，吳出也。」文十四年公羊傳：「接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又穀梁文十四年傳：「纓且，齊出也。」周語泠州鳩曰：「我姬姓，出自天龍。」韋昭注：「天龍卽玄枵，齊之分野也。王季之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蓋太伯爲元子，封於吳。其嫁於赤烏氏者，爲元女，古公之女，而吳太伯之姊妹行，其後生子，則皆出自周宗者也。」此陳氏之說，舉證至爲確鑿。周自不窶竄於戎狄之間以來，自當諳於西荒事情。故太王亶父始作西土，興作也，猶言締造。

經營也。蓋『其元子』與『丌璧臣』丌其通用字，皆非人名，乃代名詞，指太王而言也。其元子者，太王之元子也。丌璧臣者，太王之璧臣也。璧當爲嬖之形訛字也。太王封臣嫁女，乃遠至今之興都庫士山，洵不愧周太王之崇號，其經營西土之偉略，亦驚人矣哉！且東吳與春山之風，東西遙遙相對，故管子小匡篇曰：『流沙西虞，虞吳古字通。由流沙而西吳，等於由流沙而獨山，愈足明西吳卽赤烏氏也。烏吳亦疊韻通用字。赤烏氏蓋卽因東吳而對言西吳耳。西吳又作西胡，吳胡亦疊韻通用字。海內經曰：『西胡在大夏東，流沙西。』西胡在流沙西，卽獨山在流沙西，又地望之可證明者。凡古人名地名，往往隨音流轉，故春山之蜀，轉爲獨山。赤烏氏轉爲西吳，爲西胡。然後世孰知西胡之先出自周宗哉！意者東方女多而男少，故古公封其元子於東吳；西方男多而女少，故古公嫁其元女於西吳歟！郭注：『扶風美陽，』晉縣，在今陝西武功縣。金刃之刑，及玉石之刑，刑型古字通。謂範型法則也。卽鑄金刃，及製玉石之範型法則也。後世吳越利劍，及今日日本人善鑄刀，皆東南長於金刃之法，至今猶未泯也。西方善鑄玉石，則其天產物亦至今未改也。郭注云：『語其刑法』

殊嫌未明。以爲周室主者，亦爲周室守也。上古母系之制，行於西方之象。本卷發端之『以爲殷人主』可互證而益明。

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二十兩爲鎰。貝帶五十，○

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朱，赤烏人之名也。

○其上原有口缺文，今刪。洪曰：『疑衍』是也。丌其通用，其卽丌也。上文『赤烏之人其獻酒』無缺文，

下文『赤烏之人丌獻女』無缺文，皆卽此亦不當有缺文之證。○鎰，黃校殊筆作溢，注同。○郝曰：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五十下有具字。』○朱，范本作珠，誤。後屢見，不再校出。○注丌名，翟云：『丌

名云云，當在前至于赤烏之人丌之下，名字疑衍。』然名字不衍亦通。當在前而在此，乃郭注體例未善

處。

實案：墨乘，郭注未諦。孫詒讓曰：『赤烏氏蓋是荒服諸侯，不當賜以大夫墨車。此墨

乘卽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鄭注云：「木路不鞅以革，漆之而已。」蓋木路

繫漆色黑，故通謂之墨乘，是也。陳逢衡曰：『古者五貝爲朋，貝帶五十，與十朋之

錫同。』此亦一說也。朱紩古今字，說文云：『紩，純赤也。裹，纏也。』豳風七月之詩曰：『我朱孔揚。』毛傳云：『朱，深纁也。』然則朱三百裹者，猶言朱帛三百纏也。今人所謂三百包也。穆王賜以中國服物不少，而兀仍行其西膜之禮，膜拜以受，則不出自周宗而頓改其禮俗也。大抵禮俗之爲物，出於地方之習慣，尤以未開之民族，最難改變。故禹入裸國而解衣，太伯仲雍斷髮文身以居吳，皆重視其地方之習慣，直等於天經地義，寧屈己以從之。是以古者懷柔遠人，中國自中國，四荒自四荒，各安其俗而不相擾，乃真中國和平主義，豈今之空言民族自決者，所可同論哉！

曰：『□山，是惟天下之良山也。珺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

于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

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

實案：□山當卽蜀山，上文言『春山之風，風卽蜀之壞文。蓋在興都庫士山之西部，而其地北界巴達克山 Badakhashan 西境，南連阿富汗首都高附 Kabul 也。漢書西域傳云：『難兜國種五穀蒲陶諸果，與諸國同屬罽賓。罽賓地平，溫和，有日宿

雜草。奇木檀欒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地下溼生稻。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烏弋山離國，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金珠，皆與罽賓同。』考難兜在今巴達克山西境。罽賓，今克什米爾 Kashmir，烏弋山離，則今之俾路芝 Baluchistan 也。然則赤烏氏春山乃正南接熱帶地，故有瑤玉嘉穀及碩美之草木，而至今猶未變也。徐松曰：『罽賓，今痕都斯坦，其地鏤玉有鬼工。』然此痕都斯坦 Hindustan，亦譯作溫都斯坦，本爲印度平原 Plain of India 之總名。而罽賓尙不過在其西北境之一隅也。椿園西域聞見錄云：『溫都斯坦在葉爾羌西南，地極溽暑。以象耕，服重致遠，皆取給於象。有牛馬，無駝羊騾驢，不解遊牧之事。粳糯秔稻及瓜果蔬菜，靡不繁殖。檳榔，桃榔，椶櫚，橘柚，在成林，冬不彫葉。人習技巧，金漆，雕鏤，制作精奇。所製玉器，薄如蟬翼，文成如髮。抽金銀爲絲，織綢緞氈布，遍貨於西域各國，及各回城。』此與漢書西域傳所言略同。然而穆王所經赤烏氏，當尙在溫都斯坦之西北。故穆傳不記象及孔爵諸物也。大抵昆侖出玉石，尙不過原料。赤烏氏春山產玉，乃爲玉工精製之玉。故特稱曰瑤玉，

必玉而寶之，已非原料也。穀者，五穀也；而禾則穀之一種也。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故知爲稻屬，而非麥屬也。萬國通史曰：『古阿利安人能務農，能作工，田中已生五穀。能作食物，能紡織縫紉以爲衣服。考近世宗阿利安方言諸人，道及田獵之事，彼此各不相同；而道及耕稼之事，遠近斟酌畫一。故家畜之名，今自英德諸國，以迄印度，無不合者。惟野獸之名，縱希臘拉丁二文，最爲相近，卽已互殊。則知古阿利安人久同居處，以力田爲恆業。迨後雲初散處，或嫌胼手胝足之苦，始共從禽獵獸以爲食也。至於希臘拉丁諸文，及近世宗阿利安方言之人，道及武事，亦復不通譬效，而於承平工藝之名目，則又吻合無間也。』前編卷三 第四頁雖然，赤烏氏食馬，則黃色民族也。一以務農，故嘉穀生之。又一以精工藝，故寶玉之所在。然則興都斯坦之印度阿利安 Indu-Aryan 民族所爲農業及工藝，必嘗習得於黃種人者也。不然，則非黃白原本一種，亦必混雜種也。今阿利安民族方自誇文明，豈知早有黃人導其先路哉！至於西征途中所見赤烏氏等，皆若未習於狩獵及兵事二者，蓋猶尙爲部落 Tribe，而未成爲國家 State 也。

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鳥之人，好獻。二。女于天子，好也。所以精慰。女聽女列以。為嬖人。一名聽名失。一。女名？下文。曰：『赤鳥氏，美人之地也，瑤玉之所在也。』

○好獻，程本如是，范本倒作獻好，則與郭注不合。○二，原脫，洪校據藝文類聚引補。翟據藝文類聚，郝

據御覽，均同。○以，洪校據藝文類聚引補。○注名失，翟曰：『注義不可曉，蓋有顛倒錯誤。』檀曰：『二

女，一名聽，一名列。』陳曰：『郭以列字當備位之義，故云「失一女名」，檀說得之。』

實案：□山，當仍即蜀山，已詳前疏。赤鳥氏美人之地者，山海經亦謂之赤國妻氏。妻氏者，以其女子宜為人妻而名之歟！后稷之葬在今新疆葉爾羌之地。畢沅校山海經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風俗通引黃帝書：「秦帝使素女鼓瑟」之素女，當亦出此地。並據穆傳赤鳥氏，美人之地，亦在今興都庫土，然則今帕米爾大山東西兩側之地，皆為上古產美女子之名邦，八卦兌位西方為少女，豈偶然哉！離騷『登閬風而縹馬，哀高丘之無女』一段文字，亦極言西方美

人，高丘卽昆侖之丘，故西方美人決非虛構之誕詞矣。且大荒北經曰：『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與炎帝之妻曰『赤水之子聽訖』同出赤水。赤水出昆侖之麓，是必又西方美人之以產地特名者也。然上古中國娶女於西方，而亦嫁女於西方，故周之盛時，男女血胤所衍，區宇至廣。吳爲荆蠻，人盡知之。詩大雅奕奕梁山篇之韓侯，實後世三韓之權輿。而昆侖以西之赤烏氏，及西王母，則皆關係姬周之女胤。穆傳所記，弗可沒矣。雖然，自西紀元前三三二年，希臘 *Grace or Hellas* 亞歷山大 *Alexandros* 東征，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兵敗而逸，亞歷山大納其女於宮中，封其子於巴達克山 *Bactakushan*。故凡今與都庫士印度河間之君長，莫不爭自認爲希臘波斯兩名王之後，而總稱之曰希臘派克的閩 *Grace Bactiva* 諸國。誰復識三千年前，有中國周太王封其璧臣，而妻以元女之赤烏氏哉！

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

○庚，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戊，乃誤字。

實案：己卯，十三日也。庚辰，十四日也。洋水卽今新疆疏勒府之喀什噶爾河，其上流爲烏蘭烏蘇河，爲瑪爾堪蘇河。徐松西域水道記所謂『蔥嶺北河』者是也。卷四云：『自赤烏氏春山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是明明穆王從今興都庫士山，向東北折回，截帕米爾山北而東還，道經今新疆之蔥嶺，而至於喀什噶爾河，毫無可疑也。申言之，卽從漢通西域之北道，自蔥嶺而疏勒，再東還者也。山海經海內西經臚敍昆侖四隅出水，惟東南東北各止一水，河水赤水是已；而西南西北皆各二水並流爲特異。西南隅二水爲弱水青水，已詳前疏。其西北隅二水云：『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得穆傳互證，驗諸今地形而亦至確可信。惟所謂南入海者，洋水，水經作漾水，有重源之說，黑水當亦然，尙待別論也。餘則西域水道記甚爲明白，洋水卽蔥嶺北河，黑水卽蔥嶺南河，而與漢書西域傳言河源有二，曰蔥嶺河，曰于闐河者，微有不同。又與水經注根據漢書西域傳所敍北河南河之分流，自亦當源異而流同。竊謂古之洋水，當今之喀什噶爾河，而下流爲塔利木河，東入於羅布泊，卽水經注之北河。酈氏注敍北河云：『北河自疏勒，流逕』

疏勒城下，又東逕莎車國南，又逕溫宿國南，又東逕姑墨南，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有二水俱東南流注於北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于泐澤，』是也。古之黑水，則自今之葉爾羌河，而東接水經注之南河，酈氏敘南河云：『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又東北逕扞彌國北，又東逕精絕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逕且末城西，且末河東北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東注牢蘭海，』是也。曰泐澤，曰牢蘭海，皆卽今之羅布泊也。酈氏好奇炫博，特變化言之，其實非有二也。故洋水黑水殊途而同歸，此足徵海內西經言『洋水黑水出昆侖西北隅，』並行東流，與言『弱水青水出昆侖西南隅，』並行東流，皆至今而猶尙歷歷可稽者也。惟是弱水青水流經山地，至今水道無改其舊。而洋水黑水之下流，經行平地，不免以交錯穿互而有古今之變遷。古書記載亦多有舉此略彼之例，楊守敬曰「互受通稱之例。」故山海經已單言泐水，穆傳亦偏舉黑水，見後重翻氏黑水當卽南河通入北河，不待漢世而已然。而南河之水流，必不若北河之浩大，不待今日南河盡淪於

沙磧而後知其然已。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丁謙水經注正誤，王樹枏新疆圖志，二書皆論南河北河，備矣！而獨不及山經穆傳，故茲略發其凡焉。

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糶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白銀之麇，今所在地中，得玉腕，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貝帶四十，朱四百裏。戲乃膜拜而受。

○曹奴二字，各本多脫。惟邵本不脫，重曹奴二字。郝曰：『曹奴下脫曹奴字，見水經漾水注引，』是也。黃曰：『曹奴二字重，』未審據何本。○食，洪郝校據水經注引作良，形誤字。○白銀之麇，原作銀口，洪

陳翟校據御覽諸書引補。○注肫，郝曰：『當爲狔字之譌。』金曰：『雲仙散錄引作銀狔，可證爲狔字之誤。』

實案：辛巳，十五日也。曹奴當卽疏勒。曹疏，奴勒，皆聲相近。足證曹奴疏勒一語之轉也。檀萃曰：『其君也，而總稱之爲人者，狄之也。』然非也。鄙人殷人亦俱稱人，則非

狄之也明矣！今人多釋曹奴爲卽匈奴，豈知案其地望，絕不相應哉！漢書西域傳之疏勒國，今新疆疏勒府之疏勒縣治。適在喀什噶爾河之上，故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水之上，愈可知洋水卽今之喀什噶爾河也。西山經昆侖之洋水，郭注云：『洋或作清。』水經注引山海經作漾水，淮南子墜形篇高誘注云：『或作養水，』古人有以禹貢『播家導漾』爲昆侖洋水之重源也。此洋水本指今之印度河而言，然今烏蘭烏蘇河，雖水色紫赤，名與實符，而下流至爲喀什噶爾河，則其水乃澄清見底，亦不負洋水卽清水之名義，至今猶可目驗也。更東流而爲塔里木河，卽魏書唐書之達利水，達利水卽塔里木河之略語。是亦宜承洋水之名，然山海經別謂之泐水，而穆傳後言『至於重醴氏黑水』亦竟謂之黑水，豈以其水流深不見底，帶青黑色，遂名之曰泐水，曰黑水耶？餘詳下疏。黃金之鹿，白銀之麋等物，當亦皆依西方之俗，而特製以賜之者。故郭注云：『賂夷狄之奇貨也。』然後世考古家轉不多見，豈東晉而還，地藏有窮耶？

壬午，天子北征，東還。

從東頭而旋歸。

甲申，至于黑水，

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

西膜之所謂鴻鷺。

西膜，沙

漢○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瀆水，穀梁傳○「狄人謂瀆泉爲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

○注旋，范本邵本如是，程本九行本洪翟校皆作還。○注漢，范本作膜。○注以，范本作似，是也。○

注失台號從，原作失名號以，洪翟校改。

實案：壬午，十六日也。甲申，十八日也。黑水，卽今新疆莎車府之澤普勒善河，其下流爲喇斯庫木河，爲葉爾羌河。西域水道記所謂「蔥嶺南河」者也。穆王自洋水而至黑水，卽自喀什噶爾河而至葉爾羌河，其行程極爲分明也。國語魯語曰：「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云：「死於黑水之山。」蓋卽本山海經也。山海經海內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西次三經云：「崧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槐江之山，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崧山之崧，亦作密，今葉爾羌西南二百餘里，有密爾岱山，卽古密山，語音之發端猶同也。則知丹水卽密爾岱泉，流入葉爾羌河西源之澤普勒善河。故澤普勒善河下至葉爾羌河，卽稷澤所在，而爲周始祖后稷死於黑水葬身之地也。此黑水卽葉爾羌河之證也。然山海經本有同一

山水而數名之例，如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而北山經云：『崑於毋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黑浴二名一水，即今北滿黑龍江之上源，是其一例也。故崑侖黑水亦有泐水之名，山海經不言泐水之所自出，而西次三經云：『長沙之山，泐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水。』郭注云：『泐，鳥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是郭璞已知泐水色黑，故桂馥說文義證曰：『泐，即黑水也。』且孫星衍水經注校語曰：『山海經泐澤之水，有□泐水出長沙山北流。邱時出槐江山北流，逢水出單狐山西流，杠水邊春水受櫟水，櫟水又受邊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山西流，凡六水，皆注泐澤。澤即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於崑侖之東北隅，實維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孫氏此語，尤足破千古之惑。漢人蔥嶺河源之說，本出後起附會也。所舉六水，大抵在今塔里木河北岸，而流注於泐水者。泐水之下流爲泐澤，古亦曰蒲昌海，今羅布泊也。故塔里木河即泐水也，亦即黑水也。塔里木河正宜承泐水之下流，而反承黑水之下流者，前已略言其故。當以交互穿錯而易位，或古人往往舉此略彼，遂至黑水之名特著也。抑

尤異者，山海經所記，尙有一特別之例，卽水道能穿山踰海而行，是也。參照前疏西南凡口，及昆侖之丘。

如黃河上連敦薨之水，由敦薨之水注渤澤之後，出昆侖東北隅，爲河源，行昆侖北而西南入勃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換言之，卽由今新疆焉耆府天山之裕勒都斯河，哈布齊哈河，開都河，三河合流而入羅布泊，更出於阿斯騰塔格山南之達布遜諾爾，而始爲河源。通流於鄂陵札陵二海，復出至禹所導積石山。夫經如是之穿山踰海而來，方成中國黃河，使今人言之，必爲不通。然古人既有此成例，違之則古書亦必難通，故不能不姑從其說也。或曰：『西喇木倫河，亦名曰潢河，卽古與黃河通流之證。後因火山隆起而中斷，則今日所視爲穿山踰海者，安知非古因火山隆起而中斷耶？』然非也。西次三經明云：『東望渤澤，河水所潛，其原渾渾泡泡』則決非因火山隆起而中斷也。以此推之，則洋水黑水並出東行，而下流合併，統名曰渤水，曰黑水，或卽水經注之所謂南河北河交互穿錯而易位，要皆比於穿山逾海之特例，尙爲近情而易諭也。郭注云：『西膜，沙漠之鄉，』甚塙。惟卷四云：『西膜之人，』則自有西膜之國，讓後論之。丁謙劉師培皆謂『西膜卽白色民族塞米的

Semitic之譯音，』則非也。西膜之命名，與西夏西河同例，可證必非譯音也。穆傳凡曰『西膜之所謂鴻鷺，』曰『西膜之所謂□，』曰『西膜之所謂茂苑，』曰『西膜之所謂木禾，』曰『西膜之所謂□，』除兩缺文不可曉解外，餘皆有文義，無一用爲譯音者，則中國謂之黑水，而西膜謂之鴻鷺，必以其爲鴻鳥鷺鳥之產地，遂因以名之，非有他義也。郭注引昭五年穀梁傳之『狄人謂潰泉失台』一語，今穀梁傳作賁，不作潰，狄語謂潰泉曰失台，失台乃譯音，與此鴻鷺之命名不類，未免擬不於其倫也。又太平御覽有鴻鷺山，太平寰宇記云：『隴西道酒泉縣有鴻鷺山，卽穆天子傳之所謂鴻鷺，』不知彼爲鴻鷺山，而此爲黑水之別名曰鴻鷺，指山作水，李代桃僵，豈有此理哉？

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胥。六師之屬。

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從衆前。

○胥，原作骨，翟校改。洪曰：『疑胥字之譌。』郝曰：『骨疑胥之譌，古胥字也。尙書大傳有胥餘。』則骨爲形誤字矣。黃校正作胥，下同。

實案：胥爲頌之借用字。留胥者，留待也。郭注言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於從衆之前，不獨與詩詠『周王禾邁，六師及之』，正相脗合；而與周易首乾，自強不息，亦認爲周人家法也。儒家從周，故爲政以身先民矣。

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人，臂長三丈？魏時在海中，得此人禱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水東，皆見山海經。是惟昆侖

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曰留胥之邦。因以名之。

○注中人，原作中國，翟校據山海經注引，改。○注海中，原作赤海中，同翟校改。○注禱，原作裾，同翟

校改。○注赤水，原作赤海，同翟校改。○昆侖原脫，今補，洪校據山海經注引有此二字。○胥，同翟

校改。范本又誤作國。

實案：黑水之西河，當在今葉爾羌河之西。蓋黑水之有西河，猶河水之有西河，可比證而自明也。或曰『河當爲阿之誤』，然似不必改讀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曰：『有張弘之國，在海上捕魚。』海外南經亦云：『長臂國捕魚水中。』弘肱同從，得聲，張長通用字。張弘即長肱，長肱長臂同義。魏書東夷傳亦記長臂人，今美洲夏威夷

土人日坐獨木舟中，捕魚爲生，以致兩臂特別發達而甚長，卽此民族。然穆傳之長肱，當捕魚於黑水之中，而與今北歐之食魚民族爲同類也。又大荒西經云：『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海外西經云：『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腳。』穆傳本止言長肱，而郭注兼論及長腳，或以肱長者股亦必長，故牽連及之。猶憶乾隆府州廳縣志云：『荷蘭，俗稱紅毛夷，其人深目長鼻，鬚髮皆赤，足長尺二寸，頤偉倍常。』彼長股者，度亦不過此類形狀，特希見多怪，遂以爲異耳。世界史綱曰：『卽就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之骨格觀之，猶可見北歐民族之血胤。』第二十八章 四〇八頁此北歐民族卽屬阿利安語系，而非黃色民族也。或曰『長肱者，人名也，猶春秋時人有名曰黑肱黑臀者，而此特以長肱名者也。』要無論其爲黃族白族，必嘗與周締姻，如赤烏氏者，故封長肱以爲周室主。况周始祖后稷嘗葬身黑水之山乎？主者，宗廟神室也。已詳前膜書疏。是曰留胥之邦者，本不名曰留胥之邦，而特錫之以名也。以此例彼，則西王母之邦，當亦本不名西王母之邦，而中國名之曰西王母之邦也。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卽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成

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險阻也。四徹，言皆平直。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木，西膜之所謂□。

○羣，太平寰宇記，隴西酒泉縣引作壁，誤。北堂書鈔一百一，引作王屋之山，更誤。然一百四引作羣玉之山，則不誤也。○注卽山海經云云，原誤，洪校改。○成，原作□缺文，洪翟郝校據御覽引補，路史引作

庸成氏，容庸古字通。○阿，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河，北堂書鈔引亦作河，當皆形誤字。○險，洪校據

御覽引作隘。○徹，邵本作輒，北堂書鈔引亦作輒，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輒，黃亦曰「徹作輒」，但未

審據何本。○策，洪郝校據文選注引作冊，冊策古字通。

實案：辛卯，二十五日也。癸巳，二十七日也。羣玉之山，當在今葉爾羌，及其西南之密爾岱山。所謂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者，卽沿葉爾羌河之下流，而溯洄以上至葉爾羌，及密爾岱山也。有自署滿洲七十一者，著新疆紀略曰：「葉爾羌者，葉爾謂地，羌乃寬廣之謂。土地平曠，東接烏什，西界巴達克善 Badakhashan，南控和闐，北鄰喀

什噶爾，西南與外藩接壤。土產米穀瓜果，甲於回地。其地有玉河，產玉石子，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四百斤者。各色不同，如雪之白，翠之青，蠟之黃，丹之赤，墨之黑者，皆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而金邊溼透者，尤難得。河底以小石錯落平鋪，玉子雜生其間。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有山，曰米爾臺搭班，徧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玉無瑕，大至千萬斤者，則在絕高峻峯之上，人不能到，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子攜具乘牛，攀援槌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俗謂之察子石，又曰山石。然則穆傳所謂「羣玉田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者，明當在今葉爾羌境內，即見諸葉爾羌命名之意義，與其交通四達，至今猶可自驗不誣也。密爾岱山，又作米爾臺搭班者，一語音之變，回語謂山曰搭班，一作達坂，則皆譯文之異也。祁韻士西域釋地曰：「密爾岱山在葉爾羌城西南二百餘里，一名米勒台，又名關勒，山極高峻，徧山皆玉，備五色，俗呼礫子石。玉河在城西南百六十里，自密爾岱山中流出，水勢極駛，中產雜色玉子，故俗呼爲玉河。」此祁氏所釋，亦與前說略同。穆傳阿字或作河，然蓋形近之誤。本謂山阿平而無險，葉爾羌是也。而其

山則固未嘗不高峻也。至於寡草木而無鳥獸，殆因徧山皆玉，遂少生草木而鳥獸不居之，郭注或不誤也。且名曰羣玉之山者，必以其山產玉備五色也。江淹遂古篇曰：『五色玉石，出西偏兮，』是江氏早已言之也。然其實以所產青玉爲最上品。尙書禹貢之球琳，卽堯典之鳴球，亦卽顧命之天球，鄭玄曰：『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謂天青色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玫瑰碧琳，』班固西都賦曰：『琳璿青瑩，』亦皆指琳爲青色也。漢書西域傳曰：『莎車有鐵山，出青玉。』徐松補注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是也。故清世葉爾羌貢磬材，新疆圖志載『嘉慶四年，探進密爾岱山玉三宗，首者青重萬觔，次者葱白重八千觔，小青白重八千餘觔，』此足徵古今通例，以所產青玉爲最上品，禹定貢物以來，歷四千餘年而未有改也。且山海經有崆山有玉山，崆音密，崆山卽密爾岱山，除崆山無足當羣玉之山者。郭注謂卽玉山者誤也。他若漢書西域傳，梁書西南夷傳，大唐西域記，文獻通考等書，多言于闐產玉石；然于闐者，梵語曰瞿薩旦那之略文，義言地乳，作突起狀，與穆傳云『阿平無險，四徹中繩』之地形不合，故未可以于闐當之也。其地爲容

成氏之所守，莊子胠篋篇言容成氏在伏羲氏前，則上古帝王之胤裔，至周猶有在西方者，或可為吾民族西來之一證乎？然列仙傳之容成公，則出於漢末人之附會，不足據也。古用玉策，故羣玉之山為先王之策府。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司馬貞索隱引此穆傳』先王之所謂策府』句，及郭注，是也。梁昭明太子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曰：『周王策府』是則先梁人訓先王為周先王也。然舊地志以今甘肅肅州之嘉峪山，當羣玉之山，則失考甚矣。

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二乘。玉器服物，瓊瑤之屬。載。玉萬隻。雙玉

為穀，見左氏傳。

天子四日休。

羣玉之山，

休，遊息也。

乃命邢侯待攻玉者。

留待之也。邢，今廣平襄國縣。

①攻其玉石，原脫，洪校據山海經注，御覽引補。②版，原脫，亦洪校補。③乘，黃校硃筆作桑。當出誤本。

④載上原有于是二字，亦洪校據山海經注，御覽引刪。⑤隻，黃校有惠云『隻當作雙』是也。⑥注

穀，范本道藏本如是，程本誤作殼，洪校於此下又誤增『半穀為隻』句，陳曰：『檢左傳及杜注，俱無此

四字』是也。⑦休下當脫于字，後言『天子三月休于玄池之上』可為例證。⑧注留待，原作待留，

洪校改。①襄國，范本作裏邑，誤。

實案：隻，借爲雙，猶少借爲艸，古文通也。檀萃曰：『按注，則萬隻作萬雙。』陳逢衡曰：『萬隻之隻，卽古省雙字。玉必以雙獻，故賜予納賄禱祀皆用穀，無用隻玉之理。徧閱左國史漢諸書，不曰「白璧一雙」，卽曰「白玉一雙」，可證也。下文卷二「天子賜奔戎佩玉一隻」，卷三「賜重醜之人銀鳥一隻」，「巨蒐之人獻秘佩百隻」，「天子賜柏夭佩玉一隻」，凡隻字，俱當作雙，』是也。卷四云：『四馬之乘，則一乘爲四馬之名，而三乘猶今言十二匹馬力也。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論其數量，當不止萬斤之譜。玉材至於如此之豐，自非密爾岱山，萬不能供給，此愈可爲羣玉之山卽密爾岱山之證也。且穆傳記西征所取二大物品，一曰玉，二曰羽，此爲其第一次大取玉石也。郭注晉『廣平郡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慎其費也，牢，牲禮也。柏夭曰：『□氏，檻□之

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嬰。^④三六，州即孟也。徐朱三百裏。潛時乃膜拜。^⑤而受。

○時，洪校作皆。○良，以前珠澤，赤鳥，曹奴，皆獻食馬爲比證，則此亦當作食。○注其費，原作費其，翟

校改。○嬰，原作嬰，洪校據山海經注，玉海引改。並以下一律改作嬰。嬰借爲嬰，古文多段借也。○裹，

程本作裏，誤。○拜，范本邵本有，程本九行本無。陳曰：「吳本有拜字，」謂吳瑄本也。

實案：丁酉，七月初一日也。北征當仍在葉爾羌境內，以其邦之攻玉石可證。丁謙曰：

「穆王蓋自玉山直北行，至今英吉沙爾地，」則羽陵當在今英吉沙爾。惟穆傳言

羽陵凡四見，則不獨一地有羽陵之名。况卷五所謂「蠹書於羽陵，」其地更在今

河南乎！元耶律楚材西遊錄曰：「翰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

毛。」李文田注云：「此海子在今巴里坤，漢之蒲類海也。」以此推之，則羽陵亦必

爲丘陵，而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故名之曰羽陵耳。蓋上古地曠人稀，鳥獸繁殖，甚

有鳥類特別發育之區，前言「鴻鷺之上」可證。故鳥羽墮地，隨地易形，其小者有

羽陵，其大者且有『積羽千里』，淮南子所謂『委羽之山』者，非歟！獻馬牛羊而天子不受其牢，則凡獻馬牛羊者，皆供天子之牢也。是古者天子出行，雖荒服之邦，亦有牢禮之供也。春秋時，吳徵百牢於魯，而魯拒之，宜矣。

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劓閭氏。劓音倚天子乃命劓閭氏供食。六師之

人于鐵山之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下。

○翟校本有此三字，程本止有音倚二字，洪校本同。○食，陳曰：『御覽五十引作養。』○鐵，原作鐵，

俗字，洪校據北堂書鈔御覽引改。

實案：戊戌，初二日也。辛丑，初五日也。劓閭氏，當在帕米爾西之達爾瓦茲 Darvaz。

鐵山在完治 Wanji 河邊。楚辭屈原遠遊篇云：『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於微閭。』

微閭，或卽劓閭一語之轉。適當西方交通之孔道，蓋卽漢書西域傳之南道，所謂

『踰蔥嶺出大月氏安息』者也。丁謙曰：『穆王至今英吉沙爾，由是折而西行，至

達爾瓦茲部，卽劓閭氏所居。鐵山在其東北之完治河上游，』是也。魏書西域傳曰：

『者至拔國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山卽鐵山，今完治河邊之薩阿賴山 *Alai Mts.* 也。英人戈登遊記曰：『完治河旁多鐵，瓦罕不產鐵，販自巴達克山等處。』俄人康穆才甫斯基遊記曰：『完治河有鐵礦，質精純，比戶有冶鑪，不但售於布哈爾東境，卽各帕米爾人亦售之。』此亦皆足證鐵山者，以產鐵而得名，自古至今而未有變也。若漢書西域傳之鐵山，出青玉，卽密爾岱山，則名鐵山而實不產鐵，况與穆傳道里事實，萬不能合。太平御覽以爲卽穆傳鐵山，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從其說，失考甚矣。又劉師培說鐵山卽唐書西域傳之鐵門山。然鐵門山亦單稱曰鐵門，並非產鐵之山，在今中央亞細亞之達爾般的，*Derbent* 適值薩馬爾干 *Samar kand* 之南，當布哈爾 *Bokhara* 東南。按其地望，亦萬不能合也。郭注云：『天子六軍，』則誤解六師爲六軍也。六師不過萬五千人，已詳卷一疏。

壬寅，天子祭于鐵山，祀于郊門，乃徹祭器于剗閭之人。以祭餘胙賜之。溫歸乃膜拜而受。溫歸，名也。

○祭，原作登，洪翟校據北堂書鈔引，改。○祀于郊門，原脫，亦洪翟校據北堂書鈔引，補。

實案：壬寅初六日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則鐵山至今猶產鐵者，可不謂曰西方之名山哉！郊門者，蓋猶言郊關也。孟子書所謂『郊關之內』也。漢世之士，長征西域，以生入玉門關為幸。是直以玉門為郊門也。豈知周之郊門，復在帕米爾之西，比漢之玉門陽關，更遠多多，則周之王跡，亦遠矣哉！萬國通史曰：『古阿利安人已知鐵之為用，』卷三第 四頁然削閩氏行膜拜禮，當非阿利安族也。

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郵。韓氏。郵，之然切。爰有樂野溫，和稌麥之所草，此字作艸，下阜，疑古茂字。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瑤玉之所口。

○郵，原作鸚，御覽九百四引，及引注，並同。洪校據事類賦注引改，並以下一律改作郵，不再校出。○注

郵之然切，原脫，亦洪校補。○草，洪翟校改作葦，从艸下阜，然草亦變作阜，則改與不改有何異耶？據郭

注，則疑當作草，非作草也。○注艸，洪翟校如是，范本作草。○注疑艸下阜，為古茂字，當本作艸下阜，

阜訛為阜，遂不可通。蓋阜訓大也盛也。阜而从艸，故郭氏疑為古茂字耳。

實案丙午，初十日也。鄆鷄同從聖聲，古音與僊同，鄆韓當卽今中央亞細亞之撒馬爾干 Samarkand。急言之曰鄆韓，緩言之曰撒馬爾干，古今東西語有緩急不同也。後世譯音，異文甚多，曰颯末建，曰薩末鞞，曰尋思干，皆卽此地也。薩末之謂肥，建之謂城，義言肥城也。且說文曰「韓，井垣也。」先秦古書，無訓韓爲城者。是鄆韓一語，真西方語之譯音。然例以周官鞞鞞氏，鞞鞞卽印度語曰兜勒之對音，則鄆韓爲西方語之譯音，固無足怪也。爾雅釋天篇之甲曰闕達，寅曰攝提格等，卽古撒馬利亞 Samaria 語，是亦古人用西方語之證。劉師培曰：「中亞之地，城名語尾恆稱曰干，如撒馬爾干，塔石干，是也。滿洲源流考言：「三韓由二千得名，」鄆韓之韓，殆與城名稱干者同例，疑卽撒馬爾干。」劉氏不必疑也。惟語涉三韓，當別論也。賈誼惜誓曰：「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丹水卽今密爾岱泉，則從今葉爾羌而右轉，卽向北更西轉以入大夏 Bactria 也。漢通西域南道，正從莎車踰蔥嶺，出大月氏安息。大月氏本大夏之地，安息又波斯故地也。此皆可與穆王西行之故道參證而益明者也。撒馬爾干者，大夏之故都也。穆傳「樂野溫利」云云，山海經海內東經郭注曰：「大夏城方二三百里，地溫利，宜五穀。」尤可證合無

間也。且樂野卽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儻九代，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名曰夏后開，此大遺之野，高二千仞。』郭注引竹書紀年亦云：『大穆之陽，』則穆王之前，夏后啓已嘗至此也。其地正當今西人名曰西土耳其斯坦 Western-Turkistan 之東南高坡地，阿母河 Amu Daria 之上下游，土脈肥沃，河道暢達，亦有游牧草地，實爲中亞精華之所萃，而上游聯溫都庫士 Hindukush 山之北面，故山海經之大運山，殆卽溫都庫士山，運溫亦對音也。稜麥及犬馬牛羊云云，蓋皆游牧發達，遠過他處之狀況也。

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境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

實案：丁未，十一日也。平衍者，阿母河 Amu D. or Oxus R. 之下游，爲撒馬爾干，爲布哈爾，爲土蘭平原 Turan Plain，皆是也。而穆王此時當仍在撒馬爾干也。爾雅釋地曰：『大野曰平。』而衍則有二義，周禮大司徒，鄭玄注云：『下平曰衍，』一也。

史記封禪書，李奇注云：『山阪曰衍，』二也。撒馬爾干在阿母河之下游，又上承溫都庫士山脈之北麓，帶有所謂山阪之餘勢，則謂之曰平衍者，蓋當兼有大野及山阪之意味也。今世地質學家多言『最近一萬年前，歐亞兩洲之間，有一大海，其海岸線之長，東北或有支流入北冰洋 Arctic Ocean，蓋自今鄂畢 Obi 河流域以南，接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及阿富汗斯坦 Afganistan，西至巴爾幹 Balkan 半島，今多腦 Donau 河正東流入此大海。凡今東南俄羅斯之窩爾加 Volga 河流域，及裏海 Caspian Sea，黑海 Black Sea，鹹海 Aral Sea，皆在其內。西北則爲低濕多湖沼之地，以達於波羅的海 Baltic Sea。一萬年來，地球此部分，逐漸乾涸，陸地逐漸高起。』參照世界史綱第十三章九七頁，二十一章二二一頁，二十三章二七七頁。遂至構成數千年來，歐亞兩洲間之形勢。故穆傳此云平衍，與卷三云沙衍，皆原來卽海底也。且前在河宗之邦，曾經兩次大朝，乃入西方而後，有兩大都會，僅在此一大朝者，蓋其地已繁昌而可以成朝也。迨後入西北大曠原，則旣曠無居人，宜不成朝，故不復有大朝之隆禮也歟！

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

○吏郝曰：『疑當爲勤，卷三有此句可證，』是也。○衍，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作衛，誤。

實案：己酉，十三日也。大饗禮，見周官大行人，掌客。卷三言『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據老子及史記漢書中多言『侯王』，則侯王二字相連，爲古成語，明當於侯王斷句。吏亦勤字之誤，不能以郭氏於此無註，而於卷三之勤字有注，遂謂此不誤也。蓋郭注原有可議之處不少也。此及卷三兩言『大饗正公諸侯王』，則是王之班，尙在公侯之下，乃降於公侯，而並非高於公侯者也。古本竹書紀年亦言穆王『取其五王以東』，則西方之王，何其多也。正不必至周季而後，西戎及吳楚越俱稱王也。大抵中國上古懷柔遠人，荒服之稱王者，則亦遂因其號而不改。王字又變作皇，故楚辭有『東皇』『西皇』之名，可見必非以西戎之強，而仍其稱號曰王也。惟其班在諸侯之下，正所以示區別。故春秋學者說之曰：『王者不臣夷狄，』殆籛言，非事實也。且大朝而又繼以大饗，昔夏后啓早已先穆王而到此，故墨子非樂上篇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野于飲食者，卽言飲食于野也。然而獨不譏穆王者，豈以其事當別論耶！世界史綱曰：『試一覽中亞地圖，可見亞洲南

西東三面之人民，各爲高山峻嶺所隔絕。自其主脈分三大支，東行，希馬拉亞山 Himalaya M.t.s. 東南行於西藏之南，崑崙東行於西藏北境，天山東北行與阿爾太山 Altai M.t.s. 合，再北則爲大平原，天氣寒而乾燥。天山崑崙之間，則爲塔里木河盆地 Tarim Basin，所謂西域東部，河流多而無入於海者，率流於沼澤，或斷續湖澤之中。昔日此盆地，較今日者爲肥沃。盆地西邊有高山，然可逾之。有數通行道路，下達西域西部，可沿崑崙之北山麓，或由塔里木河流域西行，以至喀什噶爾各路總匯處。逾山以達浩罕 Kokand，撒馬爾罕，及布哈爾等大城。此處遂成歷史上之阿利安人及蒙古人，天然相聚之所矣。』第二十八章 四〇七頁斯言也，吾人更試掩卷思之，古今山川形勢不移，不適可爲穆傳作鐵板注脚耶！惟是穆王所饗正公諸侯王，果得蒙古人幾分，阿利安人幾分，實不明白。無已，就穆傳而證之，則或恐黃白未分，或恐雖分而白人尙未露頭角耳。

鄼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服。牛三百，服者，可用者。良犬七十，良者，調習者。枋牛二

④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糗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嬰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裏，變口雕官。無冕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復名？

①服，原作用，洪翟校據北堂書鈔引，改。

②注服，原脫，洪校據北堂書鈔引，補。

③十，原作千，翟校據御

覽諸書引，改。

④注良，原脫，亦洪校補。

⑤二，洪校據御覽引作三。

實案：此鄜韓獻良馬，服牛，良犬，牝牛，野馬，牛羊等；與卷二之智氏勞用白驂，野馬，野牛，守犬；及卷四之文山獻良馬，用牛，守狗，牝牛；犬戎，胡獻良馬等；蓋皆似爲一類之民族。然智氏既勞用白驂，野馬，野牛，守犬；而又獻食馬及牛羊，則是與珠澤赤烏曹，奴潛時西膜巨蒐，但獻食馬及牛羊者，又非有異也。故殆皆可類推爲黃色民族也。
世界史綱曰：『阿利安語發源於多腦河流域，及南俄中間之一區域內，由是而分佈於黑海之南北兩岸，迨諸海乾縮之後，再分佈於裏海之東北，遂開始與烏拉阿爾泰 T'ial-Alfai 語羣中之蒙古種人，互相衝突，互相混合。蒙古民族本亞洲中部草原中之牧馬民族，阿利安民族之用馬爲騎，及用馬作戰，殆傳自蒙古種。歐亞兩

洲之馬，在未有紀載以前，凡有三四種。唯生長於草原上，及半沙漠地上之馬，其體格之效用，不僅以資人肉食爲限。第二十章一九三頁，一九六頁。由此言之，則未有紀載以前，馬有三四種，而穆傳有食馬，良馬，野馬，豪馬，已具四種。此穆傳之古可見也。又謂用馬爲騎，及用馬作戰，出於蒙古種，而阿利安人效之，則穆傳中之鄼韓智氏文山及犬戎胡，獨知良馬與驂馬，尤可證其當俱爲黃色民族也。郝懿行曰：『玉篇云「牝，良牛名，日行二百里。又駝。」』蓋牝牛有二解，一卽爾雅釋獸之爆牛，亦曰犴牛，牝爆一聲之轉。犴犴則同音字也。又一卽駝，據卷四云：『牝牛以行流沙，』則非卽駝駝而何物哉！雕官凡再見，此與重譚氏是也。蓋賜以雕工之官，專司刻鏤之事者。上下，當卽指無亮及其從屬而言，郭注未諦。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因改名爲樂池，猶漢武改桐鄉爲聞喜之類。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爲林。

○北堂書鈔百五引無「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句，藝文類聚水部，御覽六十七引同，當係刪落。

①三日，洪校據事類賦注，玉海引，刪，未當。 ②注樂，上原有廣字，翟校刪。 ③注桐，原作祠，洪翟校改。

實案：庚戌十四日也。玄池，丁謙曰：『今布哈爾西南之登吉斯湖』是也。今錫爾河 Syr Daria 阿母河之間，有乍拉福山 Zaratshan 河。在俄屬之賽拉佛山 Zaratshan 省。其支又最多，下流所入之登吉斯湖，亦曰哈喇庫勒 Karakul 湖，土人語謂黑湖之義，卽此玄池，玄亦黑色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曰：『明季以前，阿母河實入裏海，泰西古書，從未言及鹹海。近德國人考紀行之書，因疑昔時西爾河 Syr Daria 亦合於阿母河，以入裏海。而鹹海巨浸，爲最近數百年所渟滯而成也。』然此阿母河末流之變遷，當與此玄池無關也。中央亞細亞產竹有名，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大夏之西，印度語曰覩貨邏篷奢，覩貨邏者，大夏也，篷奢者，竹也。章炳麟說故穆王種竹池邊，且以人衆栽多而成林，殆留作紀念歟？然若太平寰宇記曰：『司竹園在盩厔縣東一十二里，穆王西征至玄池，乃植之竹，是此。』故史記云「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竹林，此全出後人附會之詞，失實甚矣。

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于是休獵，于

是食苦。苦，○山名。可食。

○注山，九行本程本如是，范本作草，山即艸之古文也。

實案：癸丑，十七日也。丙辰，二十日也。苦山當在今波斯東北境之馬什特 Meshet。或曰『苦山即呼羅珊 Khorashan 之對音也。』苦謂苦菜，詩經云：『采苦采苦，』儀禮特性禮記云：『鋤芼用苦若薇，』禮記內則篇云：『濡豚包苦實蓼，』皆謂茶菜也，亦名曰苦菜。蓋因生苦菜，故名之曰苦山歟！西膜謂之茂苑，可以休獵，則必指爲草木暢茂之林苑也。考西紀前四八〇年，波斯壽齊 Xerxes 第一王，嘗分全國爲二十道，第十四道爲東部荒地，在今呼羅珊之東及東南，則當西紀元前九八九年之時，中國周穆王西征至其地，當更荒蕪可知。而所謂茂苑者，正即此荒地，無可疑義。是亦天造地設，不謀而合之左證也。洪頤煊曰：『晉書束皙傳言：「穆天子傳記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山海經中山經有苦山，與帝臺相近，疑即此山。』然洪氏見晉書連言帝臺西王母，而不知帝臺西王母所在不同地。更不知中山經之

苦山，亦與西方之苦山，杳不相涉也。顏延之赭白馬賦曰：『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崑崙在西方，宣嶽卽宣山，見中次十一經。『高前之山有水，帝臺之漿也。』亦見中次十一經。又『休與之山有石，名曰帝臺之棋，其狀如鷄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俱見中次七經。據此，則帝臺當在中國江河之間。疑穆傳之卷五，嘗記其事。但今郭注本無之耳。參照讀穆傳十論第五節，及穆傳知見書目提要本。

論郭注本。

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

○西下，程本范本九行本俱無膜字，黃校硃筆添膜字，不知何據。

實案：丁巳，二十一日也。己未，二十三日也。黃鼠之山，當在今波斯之大撒耳特鹽漠 Great Salt desert。外國史略曰：『白西亞國出馬，驢，駝，羊，鼠，各多異種。』白西亞卽波斯，則波斯產異色之鼠，亦有名也。然黃鼠當產沙磧之中，毛色與沙色類似，生物之保護色使然。故意度黃鼠之山，當在大撒耳特鹽漠附近。因產黃鼠，故名曰黃

鼠之山。惟古蓋止產於此山，後世蕃衍東來，唐書于闐傳曰：『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即今人遊歷帕米爾一帶，亦多見有此金色之鼠也。

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實案：癸亥，二十七日也。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第希蘭 Teheran 附近。郭注引竹書云：『穆王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於文甚略，不如穆傳之詳也。今西人熱心研究中國古史，以西王母爲一要件，蓋欲藉以知我國古代與西方之交通也。此非羅列古書以證明之，無以釋吾人自任之天職。然考西王母舊居，當在今中國新疆不與穆傳同也。今人謂『古書言西王母，必兼言玉，故當以玉之產地，考定西王母所在之地。』不悟以此法考之，尙祇能得其舊居而已。世本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環玉玦。』金樓子興王篇曰：『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西王母使使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俞正燮癸巳類稿有蓋地論，謂益當作蓋，非也。尙書大傳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瑄。』大戴禮少閒篇曰：『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漢書律歷志，風俗通聲音篇，晉

書律歷志，宋書音樂志，符瑞志，亦均言『西王母獻白玉瑄』之事。而說文云『管如箎，六孔，從竹，官聲。瑄，古者瑄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前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管。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論衡別通篇曰：『禹益作山海經，』無形篇曰：『禹益見西王母，』故西山經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玉山蓋不過昆侖之連麓，海內東經曰：『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白玉山即玉山，而在大夏東可證。故大荒西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虎齒豹尾，疏詳卷三。河圖玉版曰：『西王母居昆侖之山，』淮南子墜形篇曰：『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覽冥篇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惟有不死之藥，而後有不死之邦。屈原遠遊曰：『仍羽人於丹丘兮，還不死之舊邦。』丹丘即丹水之山，丹水即密爾岱泉。海內經所謂『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者也。以此轉輾推證，則知西王母之邦，必有所謂舊邦者，在今新疆；而更有所謂新邦者，宜遠在其西也。賈子修政語上篇言：『堯身涉流沙，封獨山，西見王母，』已遠在今新疆之西，則新舊二邦溯始於何

時，不能不謂遠在唐虞之世也。惟是證之穆傳，有留胥之邦，而其本名爲長肱，爲鴻鷲。故此西王母之邦，宜亦自有其本名，曰沃民之國，曰三危之國也。何以言之？呂氏春秋本味篇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注，丸，古卵字。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求人篇曰：『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淮南子墜形篇曰：『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時則篇曰：『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如此呂氏淮南兩家之說，則沃民三危，皆在昆侖弱水之西，卽在今新疆西藏之西也。故不死之山，亦進而爲不死之野也。三危決非今甘肅肅州之三危。巫山決非今四川夔州府之巫山。尙有曰積金之山，曰石城金室，則沃民之國多銀鐵矣。曰飲氣之民，曰飲露吸氣之民，則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之國，特甘露是飲矣。大荒西經曰：『有西王母之山，此句從郝懿行校正。壑山，海山，沃民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祖，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曰少鷲，一名曰青

鳥。』此記沃民之國一段文字，尤爲明白可據。有西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西次三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云：『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故郭又讚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昆侖，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蓋穆傳西征至於西王母之邦，卽竹書紀年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然則西王母也，沃民也，三危也，非皆明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乎？而安得不推定西王母之邦，當本名曰沃民之國，曰三危之國耶？大抵謂曰沃民之國者，以其民族而名之也。謂曰三危之國者，以其都居而名之也。謂曰西王母之邦者，則以一婦人爲主權者而名之也。然一婦人之傳統有絕時，而一民族之懸延無窮期。况民族與地理亦復不可分離，則沃民之民族明，而三危之都居亦自明也。故不可不急先知沃民果爲西方之何民族也。據淮南子墜形篇曰：『西方金丘，曰沃野。』高誘注云：『沃，白色也。』說文曰：『鎔，白金也。』詩秦風毛傳同。鎔本从沃得聲，聲亦有義，則知沃民者，必爲西方之白色民族也。更以西方語言之意義及聲音而求之，則世界史綱言『伊蘭 Iran or Eran 民族衍爲馬太 Media 人，波斯』

Persia 人，印度 India 人，第二十章 一九六頁故古代波斯人自稱曰伊蘭，而謂其北方諸國，

卽中央亞細亞之黃種人曰土蘭 Turan。伊蘭者，義言光明也。土蘭者，義言黑暗也。

惟白色者光明，此伊蘭一語，已與沃爲白色之義合矣。况其聲音，則伊蘭之伊，西方

爲 I 或 E，皆可轉爲沃，如日本語之 イイ 卽ヨイ，古塞米的 Semitic 語之 Irb or

Erob，轉而爲 Europe，皆其證也。然則沃民之沃，確卽西方伊蘭之伊，西方爲多節

語，中國爲單節語，故中文往往存西方之一語音也。其或取發端，或取中間，或取末尾，當別論之。今既考知沃

民卽伊蘭民族，則三危卽伊蘭高原也。故可斷定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也。試更

爲詳證之，第觀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之國出白木。郭注云：『樹色正白，今南方

有文木，亦黑色也。』是郭璞以文木釋白木也。蓋文木有白黑兩種，古書或止言白

色者，或止言黑色者，皆偏舉以互該也。文選吳都賦注云：『文木，材密緻無理，色黑

如水牛角。』周書王會篇云：『夷用闐木，』何秋濤箋曰：『夷卽波斯。方以智通雅

曰：『闐木，卽烏文木也。』古今注：『烏文木出波斯國。』何氏之說是也。楚辭屈

原九章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比壽兮與日月齊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湘江。」其云遊瑤圃，登昆侖，俱已見前疏。必經瑤圃昆侖，然後及於南夷，足證南夷卽王會篇之夷。且唐以前古籍記西域輸來文木之國，止一波斯。與一部山海經記出白木者，止一沃民之國亦合。今雖知南斐洲產白木，然古蓋未通中國。故僅據文木一物，而已可推定沃民之國卽波斯矣。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一也。更觀沃民之國有海山壑山，則波斯南有阿刺伯海 Arabian Sea，故有海山。北有裏海 Caspian Sea，本不通外海，實一大壑，故有壑山。沃民之國有璇瑰，瑤碧，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產鳳卵。隋書西域傳亦列舉波斯產真珠，頗黎，珊瑚，瑪瑙，水精，火齊，金銀，銅鐵諸物。並產大鳥卵。大鳥卵卽今駝鳥之卵，或古人以駝鳥爲鳳之一種。是據種種產物，亦可推定沃民之國卽波斯矣。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二也。至如單言曰飲露，曰吸氣，具言曰飲露吸氣，其實一也。楚辭屈原遠遊云：「軒轅不可攀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此壹氣亦卽吸氣之事也。故賈誼惜誓曰：「馳驚於查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侖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

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據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蓋屈子所言之南巢，卽賈生所言之少原，非放桀之南巢也。說者謂爲南方巢鳳之地也。赤松爲帝譽師，王喬卽周靈王之太子晉。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列仙傳云：「赤松子至昆侖，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蓋不足據。惟莊子大宗師篇曰：「西王母坐乎少廣。」少廣亦當卽少原。賈生明敘少原在大夏之西，則非卽波斯而何？舊大夏西境，與波斯接壤。故海內經曰：「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必今帕米爾高原左右，卽古都廣之地，而其西之波斯高原，卽古少廣之地。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二也。又若中國但有曰金城者，如管子度地篇，韓非子守道篇所言，皆是也。而漢書司馬相如傳云：「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鬻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昆侖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鬻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墟之北。」此張揖所記，語皆有本，則西王母之石城金室而穴居，必依山爲城，金碧輝煌其室，當爲西方式之房屋，斷非窟土而

處之穴居也。東方築屋，多用竹木，故爲巢居。西方築屋，多用土石，故爲穴居。三足青鳥卽鳥，與西王母自歌『烏鵲與處』

之文亦合。其謂陰山距昆侖之里數二千七百里，則卽本山海經西山經自昆侖之

丘，至陰山之里數以爲言。與穆傳後言『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

里』之數，所差無多。是司馬相如生於西漢初世，未見晉發汲冢之穆傳，司馬相如與賈誼，皆西漢人

所言皆合山經穆傳，蓋皆有本。張揖據山海經而作解，亦未必根據穆傳，乃兩皆不謀而合，不彌見穆

傳之確鑿可信乎！然陰山者，昆侖之陰之山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黃帝令伶倫

作爲律，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漢書律歷志，說苑修文篇，

風俗通聲音篇，皆言『崑崙之陰』，不作『阮隄之陰』，則阮崑同部通用字，隄崑

形近易誤字，故阮隄卽崑崙也。而在大夏之西，又非卽波斯而何？此西王母之邦當

在今波斯之證，四也。以上四證之外，尙有崑崙三危二山，亟待解釋者，上旣述漢書

說苑諸書，言大夏之西有崑崙矣。而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

相接。』御覽地部引。案鄭玄曰：『三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接。』岐山卽汶山，亦作嶠山。水經江水注引山海經云：『三危在燉煌南，

與嶠山相接，山南帶黑水。』今本山海經無此文。楊守敬曰：『鄭氏蓋探郭璞張揖爲文。』或是也。黑水卽西藏之喀喇烏蘇江。此又皆明言三危在

中國岷山山。即嶓。以西準此而推，必南為三危，北為昆侖，並行之山脈也。意者古人以

西方廣遠，往往推一隅之地名以名之，猶今西人以安息即亞細亞或說安息即亞細亞之對音。一隅

之地名，而為轉被於亞細亞全洲之地名也。是以古蓋有狹義名稱之昆侖，不過西

藏新疆間一隅之山。而廣義名稱之昆侖，則不然，實橫亘於今東方中央兩亞細亞。

或曰，昆侖之合音為橫，今蒙古語猶謂橫曰昆都侖。殆昆侖本即橫山之義。自今崑崙山脈西逾帕米爾及印度庫士山脈 *Hindu-*

Kush Mts.，直通至裏海南岸之厄耳布爾士山脈 *Eilburz Mts.* 原本一氣相連。

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博物志云：『崑崙縱廣萬一千里。』御覽傳說不

一，而其廣遠可知也。此昆侖之解也。古蓋有狹義名稱之三危，不過岷山以西一隅

之山；而廣義名稱之三危，則自西藏高原以西直走撒里茫山脈 *Sulaiman Mts.*，

通至伊蘭高原 *Plateau of Iran*，包有今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之山皆是也。古

人本以三為多數，其地既多高危之山，宜乎名之曰三危也。後世知有昆侖，而不知

有三危，并忘西王母之邦亦名曰三危之國，豈非稽古之疏哉！此三危之解也。然又

何以知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第希蘭附近也。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至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與穆傳自大夏故都之鄆韓氏而西征，經歷玄池苦山及黃鼠之山，而後至於西王母之邦，其道里正相暗合。此卽可以看破之一大關鍵也。爾雅云『小山別，大山解。』吳都賦云：『嶰谷弗能連。』劉逵注謂『嶰谷，昆侖北谷也。』蓋解、嶰、澥，古今字。解之爲言判也。山有嶰谷，水有澥澥，則皆後起字也。古人名西方之地，往往與東方相似。中國山西，古曰大夏，而有解州鹽池。故西方大夏之西亦有嶰谷，卽嶰溪之谷，今謂阿拉爾 *Aral* 海爲鹹海。然西人考驗裏海水味之鹹，過於鹹海。見元史譯文證補則嶰谷之卽裏海無疑矣。裏海在厄耳布爾士山脈之北，故曰『昆侖之陰，嶰溪之谷』也。解之爲言中分，與裏海之名裏，義正相符。東方有勃海，名曰勃澥，而西方有嶰谷，亦正遙遙相對。且西名曰開斯賓海 *Caspian Sea*，其發端第一音之開，與解當本同一語根也。以此轉輾證明西王母居陰山，卽可知西王母之邦當在今厄耳布爾士山脈中矣。雖然，今之波斯非古也。今裏海南岸，原本古米塔 *Media* 之地，故波斯壽齊第一王分全國二十道之地圖，其第十道爲米塔 *Media Atropene*，第十一道爲大米塔 *Media Magna*，猶仍其舊也。更檢英文百

科全書，則古米塔疆域，有今波斯西北部之亞賽爾拜然 Azerbaijan 亞爾的蘭 Ardelan 伊拉亞日米耳 Irak Ajemi 義蘭 Ghilan 四省之地。尚有古爾提斯丹 Kurdistan 魯利士丹 Luristan 兩省，則各得一部分，故米塔西北有烏爾米亞 Urmiah or Urmia 湖，東南當伊蘭盆地 Basin of Iran 大沙漠 Great Salt desert 亦大鹽漠，日之中心，北連厄耳布爾士山脈。然最初米塔疆域未必如是之廣也。萬國通史曰：『考上世古跡，杳不見波斯二字之名，直至西紀元前一千年間，亞述 Assur or Assyrian，古碑偶道及之，然仍若格羅 Nagros 山旁聚族而居之村落，其一酋長之權力，祇能加於本村內外，及環村四近之人。大抵其立國在西紀元前六百六十年間耳。』卷四第十七頁又曰：『米塔 萬國史記等書譯作馬太。 Media 古人之入其地，究在何年，今已不能詳考，惟確知爲古世未有文字之先，已入其地，卽逐去土著之蠶類，遂墾荒而奠厥居。然博考古書，仍未見米塔之名字也。西紀元前九百餘年，亞述國 薩馬毅思 Shalmaneser 第一王在位，始聞米塔之富庶，遂記於石文中。特屈指而計其時，不過區區部落之民，似無威力可稱也。』卷四第十四頁此可明波斯及米塔最初部落時代之情狀。

波斯在南，米塔在北，而米塔則後爲波斯所併者也。惟米塔當紀元前九百餘年，與穆王西征之時約略相當，則米塔先由他方而入其地，與西王母之自東徂西符合一也。米塔最初尙分許多部落，而卽以富庶著聞，與山海經記沃民之國頗合二也。下文云：『西王母還歸亓亓，』當卽還歸其邦，尤可爲西王母之邦不出米塔境內之鑿證。惜今西史不詳，故西王母與米塔之關係，究竟如何，不能明也。米塔又分國爲二，有南北兩大城，皆曰曷不他那 *Echtana*，今不全可考。然其一當卽今哈馬頓 *Hamadan*，亦波斯古都也。距第希蘭百六十英里，與西王母居陰山，地望相準，而揆諸穆傳原文，自苦山而黃鼠之山，而西王母之邦，亦無不合。故又可斷定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第希蘭附近也。第希蘭者，波斯語，義言清街，亦歷史上有名之都會也。其位置在厄耳布爾士山脈之南，則所謂『飲露吸氣』之仙居生涯，非不可有之事也。况僊仙古今字，仙之造字，从人从山，本爲山人之義。僊字从𠂔，𠂔者升舉也，登山亦爲升舉也。升山必大呼吸，故吸氣著焉。山地鮮水，夜涼露生，故飲露著焉。山居者多壽，故又以長生稱焉。音樂宗教二者原有切密之關係，故音樂又爲神仙

之武器也。然今歷史學家言『吸風飲露，本爲初民未開之生活，』意者中國上古開化既久，轉以遊於蠻荒，解除世網，欣慕爲神仙之鄉也。赤松子事不可詳知。若王子喬者，棄太子之尊榮，復殊佛陀 Buddha 之出家，詭言『上賓於帝所，』而既西遊乎波斯，終東老於日本。見章炳麟文錄王子晉神仙辨豈再開東極仙居，以代西極仙居而崛興者歟！故博物志有西王母仙桃，今民間口碑尙然。今西人謂『桃爲波斯果，』亦正脗合矣。或曰『西王母既嘗西徙，則何不可更徙而之他。』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皆載「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條支者，與大食 as. 對音，即今阿剌伯，故德儒福爾漑 A. Forke 據此，遂謂『西王母即阿剌伯之示波女王 Königin von Saba 也。』殊不知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均載『大秦國西有弱水西王母，』大秦與拉丁 Latin 對音，大可讀拉，猶賴從賴得聲之比。即今意大利 Italy，則其說又變矣。是必漢魏間人神經過敏，一聞西方有女王，即以習聞之弱水西王母當之。豈知西方女王數見不鮮，而西王母自西王母，烏可并爲一談哉！最近丁謙謂『西王母之邦即亞西利亞 Assyria 國，』劉師培謂『穆王賓於西王母，即至亞西里亞國都之尼尼微

Nineveh or Ninua 城，將智由中國人種考引劉說。皆并古之傳說而亦無徵者。然如漢書地理志

載『金城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臨羌在今青海境內，仙海即今青海，鹽池即今達布遜淖爾。此自與山經穆傳不合。而十六國春秋載『張駿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此山。」』酒泉，今甘肅肅州治。南山，今甘肅青海間之祁連山。此當是仍本班固漢書之說而申言之者。蓋或爲西王母舊居行宮遺址之所在而不能即指爲西王母之邦所在也。日本依田雄甫著歷史地圖，遽據班固馬岌之言，注西王母於甘肅青海之間，失考甚矣。小川博士又據史記衛霍傳有『得王、王母各一人』語，因臆造『大宛爲西宛，即西王母，』彌失之矣。要之，西王母爲上古中國在西方之一大事件，故留有種種傳說。惜今所可確據者，僅穆傳一書耳。

卷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

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宮。」

○注嘯，道藏本作笑誤。

○注至，原脫，翟校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注宮，原作公，洪校據山海經注

御覽引改。

實案：甲子，二十八日也。稱賓者，尙書堯典曰：「賓於四門。」古本竹書紀年曰：「諸夷賓於王門。」則內外相見皆稱賓，故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明以賓禮親之也。爾雅釋地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或取諧音，北戶以其居屋而名，日下則猶寒下之類也。惟西王母者乃以人名而變為地名也。山海經西山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夫謂曰如人，則神而非人也。然山海經本為夏

禹之書，虞夏之世，羣后亦稱羣神，尙在神權時代，故西王母雖神之而實人也。至云「豹尾虎齒」，當爲古時一種儀式，今謂之曰假面具，是也。證以造字，鬼从由，由象鬼頭，卽假面具，故古稱西方曰鬼方，曰巫山，天文學上之鬼窟在西南，而良有以也。今歐西諸國每歲猶有鬼節日，而吾國西藏喇嘛會之假面具，尤極滑稽。見日本刊世界歷史地圖之照則此風至今猶未泯也。更證諸楚辭有東皇西皇，皇王古字通。東皇爲春而生，西皇爲秋而主殺，故西王母司天之厲及五殘歟！抑且西王母一名詞，可省言曰王母，亦可省言曰西母。賈子修政語上篇曰：「堯西見王母。」易林明夷之萃曰：「稷爲堯使，西見王母。」文選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此皆可省言曰王母之證也。淮南子覽冥篇云：「西姥折勝。」西姥卽西母也。故傅休奕賦曰：「西母使三足之靈禽。」此皆可省言曰西母之證也。西王母自歌曰：「我惟帝女。」則是曰女曰母曰姥，同異相證，而意義如一。故漢書五行志曰：「西王母，婦人之稱。」俞樾曰：「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人。」第一樓叢書九之四蓋西王母不獨爲古代之女性，且爲壽考之女性。是以後世祝女性之遐者，必曰西王母也。易晉之六二曰：「受茲介福，於其王

母，』王母正指坤，則以坤爲老母也。爾雅釋親有王母，外王母，曾祖王母，外曾王母，諸稱，則凡稱王母者，皆有祖母之意義也。是西王母一名詞，其義亦若曰西方之王母，與言西方之大母無異。以今英語譯之，正當曰 *Western-Great-Mother*，而今歐西學者乃遽譯之曰 *Western-King-Mother*，以爲西王之母者，大誤也。蓋謂曰西方之王母，則得爲西方之主權者，以其爲西方女性之長老，同時得爲代表西方之長老也。而謂曰西王之母，則不得爲西方之主權者，不過主權者西王之一尊親屬而已。此其有主權無主權二者懸殊，豈可混視而不別哉！古來文人多以西王母與東王公兩相對舉，雖涉神話，未失本也。雖然，穆傳西王母，實卽穆王之女。穆王十三年西征，其女未必已老，而遽稱西王母者，是必尊大其稱號，將以鎮撫西荒也。更卽此以推唐虞之西王母，當亦如是也。嘗考八卦之方位，乾在西北爲老父，坤在西南爲老母，兌爲少女，在西方，殆卽暗示中國民族之來源，故中文古音多有與英語古音同者。嚴復著英文漢語言之必父與西北，而與西南爲婚媾。少女之兌，則又所以與西方通婚者歟！不然，何以上古西王母不一其人耶！若夫西王亦爲姓氏，荀子大略篇曰：『禹學』

於西王國。」

新序雜事，韓詩外傳五，同。路史疏仡紀引作西王懼，國名紀又作西玉懼，蓋有誤字。

自與西王母無涉。而胡應麟謂『西王

母不過女真，多姐，八百媳婦之類，』甚矣詞人滑稽之爛腐化，可哀也哉！郭注引紀

年，別詳年歷表中。

乃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

純，匹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

○北堂書鈔八十一引，執下有玉字，衍文。

○原作白圭玄璧，郝曰：『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玄圭白璧，

證以禹錫玄圭，則作玄圭為長，今據改。

○圭，洪校據御覽引作珪，古文圭字。

○錦組云云，洪校據山

海經注引作『錦組百縷，金玉百斤，』陳曰：『金玉百斤，添設。』然或傳文有異同也。

實案：周官典瑞，小行人，考工記玉人，有『天子執圭以朝諸侯。』而并用圭璧，希見

明文。惟詩衛風淇澳篇曰：『如圭如璧，』此以喻人君之德也。又尚書金縢曰：『周

公告於三王，植璧秉圭。』而管子形勢篇，墨子明鬼篇，尚同篇，皆言『圭璧琮璜，幣

帛犧牲以饗鬼神。』然則古猶在神權時代，故賓諸侯，與賓神同耶！禹貢曰：『禹錫

玄圭。』世界史綱曰：『新石器人於礦物最初應用者，爲黃金，次則黑玉與琥珀。』
第十^{六三頁}章是穆傳有黃金與黑玉矣。西征所至，無言見者。此西王母獨言見，卷五云：『天
子見許男於滄上。』卷六云：『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則是西王母雖身居西荒，
而視同畿甸之伯叔甥舅諸邦也。不第此也，天子猶命許男以玉帛見，而此乃天子
親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則且禮之有加於畿甸諸邦也，是何隆禮優遇之至於
此極也。及觀西王母謠辭與吟辭，而始知其爲穆王之女，且銜有使命於西荒者耳。
千年來讀穆傳者，將此最隆重之記事，輕忽函胡看過，真是魯莽已極，顧黠者亦止
附會爲神仙聚合，而今歐西東瀛之學者，或誣爲有婚事，尤野鄙之言哉！前赤烏氏
嘗獻女於天子，而此天子亦云獻者，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
之物。』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
行曰饋。』是則此一獻字，亦爲穆傳與周官合之證也。純借爲糶，或借爲纏。詩召南
所謂『白茅純束』，是其義也。百純三百純，比於史記蘇秦傳言『錦繡千純』，張
儀傳言『文繡千純』，則奢儉懸殊，故世有指穆傳爲戰國時人作者，真妄見矣。

西王母再拜受之。□

實案：穆傳凡見天子之拜有三種：一曰再拜稽首，二曰再拜，皆中國禮也。三曰膜拜，則西膜禮也。自過積石以西，無非行膜拜禮者，而此西王母獨再拜，則本爲穆王之女也。穆王但執玄圭白璧，不拜可知，洵乎天子之尊嚴也。陳逢衡曰：『再拜者，臣下之禮。』陳氏猶有未明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皆爲男子而設。說者謂女子亦有九拜，則此西王母之再拜，卽所以當男子之再拜稽首也。古禮男女有別，弄璋弄瓦，自生而已然。男子再拜稽首，如穆傳之柏夭高奔戎，皆行此禮也。天子亦有稽首者，如尙書洛誥曰：『王拜手稽首。』則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若穆王見西王母不過見自己之女，非見尊親屬，宜不拜也。然經傳多載男子爲人臣，而希見女子爲人臣者，此西王母以女子爲諸侯，止於再拜，正可補禮經之闕。

古者席地而坐，故說文曰：『跪，拜也。』黃以周禮書通故曰：『非跪不足以言拜』是也。而凌廷堪禮經釋例以爲『婦人之拜不屈膝』者，非也。不意味者猶以爲異族之君長，豈知穆傳中之

異俗，莫著於膜拜，假令西王母果爲異族之君長，何以不膜拜而必再拜哉！換言之，卽何爲不行西方之膜拜禮，而必行中國之再拜禮哉！藉曰西方男子行膜拜禮，而其女子固行再拜禮，同於中國也，此又豈可通之說哉！故山海經海內北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郭注云：『梯，憑也。勝，玉勝也。』後漢書輿服志云：『簪以瑋瑁爲摘，端爲華勝。』則憑几也，戴玉以爲華勝也，虞夏之世，西王母之居處服裝，明明一中國貴婦人也。况穆傳西王母本卽穆王之女哉！惟是中國古禮，女子無爵稱，詳見白虎通故但稱曰西王母。意謂是西方之王母也。瑞應圖言『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環，恐不足據；賈子新書，尙書大傳所記堯舜之西王母，宜自可信。殷商不見西王母，而周時又見。豈稷爲堯使，西見王母，及周有天下，而規復舊制耶？』史記秦本紀載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湑，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故和睦。』此酈山之女者，中國之女也。故申侯曰：『我先酈山之女，』必申侯娶於酈山氏而生此女，故名曰酈山之女，古多有此命名之例也。詳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漢書歷律志曰：『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酈驪通用字，必酈山女旣爲戎胥軒妻，而又以

周室肺腑之親，遂得稱王於西方也。後世口碑流傳，婦豎皆知有驪山老母，及西王母。然而酈山女爲戎胥軒妻，自有明文。獨西王母雖稱母，而無爲人妻之明文可據也。前考定西王母之邦當在古米塔之地。萬國通史曰：『西紀元前六百七十年之際，米塔人猶各分族，嘗自聽其酋長之指揮，同類不關休戚。』卷四第 四頁更檢英文百科全書，則『米塔原有若干部落，及北米塔沿裏海諸部落，皆非阿利安民族。』然此皆穆王西征後之事也。而當穆王西征之時，西王母與米塔有無關係，不能明也。後世中國專以扶陽抑陰，爲名教綱常，更不知上古有建邦於西方之西王母。今歐西學者有比擬西王母爲聖女 Holy Virgin，爲觀音 Kuan Yin者，益滑稽可笑矣。

附記 中國人種考曰：『愛台爾 E. J. Eitel氏英譯穆天子傳，或據波斯詩人富爾達伊 Firdousee，引波斯古傳襄西陀 Janshid 王與馬真 Machin 王馬亨 Mahang or Mahenk 原作摩訶管王穆罕，易於誤解，故據西文改之。 通婚，因以馬真爲大秦，即支那。案大秦即羅馬，或以爲即支那。 馬亨爲穆王，襄西陀爲西王母。愛氏英譯原文無此事，參照後附見書目。 又拉克伯里 Terrian de La Couperie 以爲西王母即烏孫民族，稱其君爲昆靡之古譯。中國古讀王音近昆，西王母蓋即

烏孫之君。最近學者復以爲西王母卽圖伯特 Tibet 語又濃坡 Tso-ngobo 疑卽贊普

之音譯。』此舉諸說，皆誤之甚者也。更有德國學者福爾漑 A. Forke 力言『西

王母卽示波 Sheba or Saba 女王。』或且謂『示波之音爲 Sheba 爲 Saba 爲

Siba 均與西母之音協。』然此女王見瑣羅門 Solomon 王事，嘗一見舊約 Old

Bible 中。而萬國通史曰『古記言示波女王聞瑣羅門王之賢，親駕香車寶馬，詣

耶路撒冷 Jerusalem，修兩君相見禮，聖殿中敬拜上帝，得親與覲禮之列。而示

波一國之方輿，或謂在阿刺伯之迤南，或謂在印度之旁境，古記迄無定址。』前編卷五第二

十七然檢英文百科全書，則阿刺伯人之古稱曰示波 Saba or Sheba 亦曰沙賓

Sabaens，在阿刺伯之北部，有此名稱。而在西南之也門 Yemen 昔有女王示波

The Queen of Sheba 嘗訪瑣羅門王。瑣羅門王在西紀前一〇一五年，至九七七

年，正當穆王西征，在西紀前九八九年時期。然其後阿刺伯在西紀前七四五年至

七〇五年，有二女王，在西紀前六八一年至六六八年，又有兩女王。則阿刺伯有女

王，數見不鮮，豈能一一皆指爲卽西王母哉！况示波一名詞，與西王母之音義，杳不

相涉。而舊約中言示波女王，有駱駝載香料事，亦不能於山經穆傳之西王母發見有所謂香料也。穆傳西王母本卽周穆王之女，而建邦之疆域，確在裏海南部，更烏能踰波斯灣 Persian Gulf 及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omia，而伸展至於阿剌伯者！然則謂西王母卽示波女王，又非全無是處耶？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

○瑤，北堂書鈔百十一引同。但十六又引作淫。

實案：乙丑，二十九日也。瑤池，當在第希蘭之南，有一湖，波斯語曰 *Daria-i-namak*，義言王之海也。蓋卽觴西王母之瑤池也。或曰「當在波斯西北之塔不黎士 *Tabriz*，有湖曰烏爾米亞 *Urmia*」鄒刻地圖作務魯木湖土耳其語亦言王之海也。然羣玉山至於西王母之邦二千里，若瑤池在塔不黎士，未免太遠，故不取也。天子觴西王母，與觴重醜之人解罽同例。觀下文之西王母吟辭，則西王母實負有一種使命，故不自西王母觴天子，而自天子觴西王母者，蓋勞之也。凡山產鹽，則曰瑤崖，水帶鹹味，則曰瑤

池。史記大宛傳引禹本紀言『崑崙上有醴泉瑤池』。西山經曰『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即瑤之壞文。呂氏春秋本味篇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搖亦即瑤字。大抵純鹽湖，及略帶鹽味之湖，皆可名曰瑤池。瑤寶聲同義通。凡農業國最需食鹽，中國以農立國，固宜見西方之鹽山鹽湖，而一概寶之曰瑤崖曰瑤池也哉！瑤聲義亦當同

西王母爲天子謠徒歌曰曰『白雲在天，丘陵字。自出道里，悠悠。遠山

川諫諫音之將，請也。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尙，庶幾也。

○丘，原作山，洪校據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作丘，今改。郝曰：『文選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隋王箋注引，仍作山。』然下言山川，則此當言丘陵，山莫大於昆侖，猶尙稱昆侖之丘也。○里，洪校據御覽引作理，亦作路。○悠，郝曰：『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攸。』○諫，原作間。顏氏家訓書證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爲間。』段玉裁曰：『案顏語，知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間。』今據改，注同。

實案：此謠辭與下吟辭，皆周人純粹之四言詩也。是亦西王母必爲中國女子之證。

也。道里悠遠者，周官司儀鄭注云：「勞客曰：『道路悠遠，客其勞。』」然此非其倫也。此當論者，第一卽首二句，是也。波斯一名詞，本爲乘馬人國之義。正值今波斯新京第希蘭之南，有古京曰伊斯巴亨 *Ispahan* 者，波斯語謂廐也。其地風景絕勝，四時常如秋季，七八月之間，天色晴藍，間有纖雲，如草際微雪。棄置金鐵之器於路側，經月不鏽，蓋爽朗清和之氣，地球各國所無也。見續編寶全志。故古稱「積金之山，飲氣之民，壹氣和德之鄉。」誠舍此莫屬也。而附近山谷之地，亦沃壤連雲，稻麥之富，溢出各境。殆真可謂沃野仙居，於今尙存者矣。然在西紀前九八九年，歐亞氣候，較今爲溫和，則今日伊斯巴亨之風景，古時或尙在第希蘭，未可知也。此謠辭云：「白雲在天，丘陵自出。」不能不認爲有地理上之徵象者也。第二卽末二句，是也。管子小匡篇云：「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是穆王西征，當卽秉承昭王之遺志。古本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不曰來朝，古本竹書紀年曰：「周王季歷來朝。」來賓，古本竹書紀年曰：「于夷來賓，方夷來賓。」而曰來見者，蓋卽示殊禮，質家親親之意也。孟子萬章篇引書曰：「祇載見賢更。」士冠禮曰：「子見于母。」皆可比證。以春秋之世，周有平宮，左昭二十二年傳莊宮，同襄宮，昭二十六年魯有武

宮成六年煬宮定元年桓宮僖宮哀三年等而例之，則昭宮者，必周昭王之宮也。是親之而

賓西王母於昭王之宮也。且一部詩經十五國風所詠，泛稱男女曰子。泛稱在上者亦曰子。獨二雅斥及王政，往往曰天子，曰王。今西王母為天子謠，遽面斥穆王曰子，則非泛泛之稱可比。據尚書洛誥曰：『朕復子明辟。』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周公以叔父之親，而稱成王曰子也。然猶未也。桓十五年左氏傳載祭仲女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則女稱其父，亦得面斥之曰子也。證以西王母又吟曰：『我惟帝女。』冰釋無間。然則穆傳西王母者，塙即穆王之女也。此謠辭曰：『將子無死，尚能復來。』不能不認為有親屬上之意味者也。

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
比及二年，將復而野。
復反此野而見汝也。

①歸，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還。②治，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理，唐人避諱改字。御覽引作洽，形誤字。

③顧，洪校據御覽引作願，形誤字。④願見二字，程本誤作夾注。⑤復，范本道藏本如是，程本作後，誤。

④而，檀本陳本均作爾，郝曰：『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于。』
⑤注反，范作返。
⑥注而，洪校補。

實案：穆王自稱曰予，稱西王母曰汝，西王母雖爲己女，而建邦於西方，則諸侯也。證以尙書文侯之命篇，亦有稱予稱汝者，可知周天子之出辭有體也。前封赤鳥氏曰『太王亶父始作西土』，與此曰『予歸東土』，明明東土西土二名詞，皆出自穆王之口，則西周以前之西土，實踰葱嶺以西，而其東土乃直指中國而言也。抑且於此可見上古東西一家，中外一人，自有區分東土西土而各爲其治之必要也。古書所載，如尙書堯典篇言『宅嵎夷曰暘谷，宅南交曰明都』，此三字，據鄭玄注增補。宅西土，據史記五曰味谷，宅朔方曰幽都。而墨子節用篇云：『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篇同。大戴禮少間篇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主術篇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修務篇曰：『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賈子修政語上篇云：『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狗國，與人身鳥』

面，及焦僥。』大抵稱神農堯舜之世，南北所至地名，無甚異文。南至交趾，今安南作亦。越地也。北至幽都，今外蒙古肯特山也。惟東西所至，殊多異文。或虛言之曰至日月之所出入，或實言之，則東之所至曰暘谷，曰黑齒，曰鳥面，即鳥夷。今美洲地也。西之所至曰三危，曰沃民，曰西王母，今波斯地也。然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曰：『穆王游西海忘歸，』則東土西土又可一轉而曰東海西海也。蓋太古不論何民族，皆知東西兩方之地，廣於南北，所以東西文明亦比南北爲特殊發達也。東方人之屋形，東西長而南北短，卽不啻暗示此事實也。今中國俗語猶謂物事曰東西，不曰南北，此正含有歷史上之經驗者也。歐洲語謂東西線之緯度曰 *Latitude*，卽原出於拉丁語之 *Latus*，亦義言廣也。不僅唯是，古腓尼基 *Phoenicia* 人以商業之發達，遂謂東方爲日出之地，西方爲日入之地。塞米的 *Semitic* [*Assyria and Hebrew*] 人謂日出曰 *Azu*，因轉而有 *Asia* 一語。謂日入曰 *Ereb*，因轉而有 *Europe* 一語。此卽亞細亞歐羅巴二洲名之所由來也。故亞細亞者，原有日出國，或朝日，及鮮豔之義。歐羅巴者，原有日沒國，或地獄，及黑闇之義。而與中國古代謂出日曰暘谷，入日曰

味谷，正無二致者也。然則濫觴於原始東西分界之觀念，迄今而歐人五洲之局開，中國五方之位破，抑何有幸何不幸哉！答辭曰：『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則穆王又所以有十七年之西征也。

○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
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
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引穆傳，自吉日甲子，而乙丑，而西王母爲天子謠，而天子答之，而西王母又爲天子吟，而天子遂驅升於弇山，其文次不與今本全同。今本在天子答辭之下，直接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云。洪曰：『今本多譌舛，不可句讀，或是後人傳寫之誤。』山海經注文義明順，又同爲郭氏所注，所引當得其真。『翟曰：『藝文類聚四十四，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一，亦以「吹笙鼓簧」二語爲西王母吟；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一作「西母還歸，世民謠嘯，以吟曰，徂彼西土」云云，則與今本略同。』余謂御覽一書，本集前朝之修文御覽諸書而成，故所引穆傳衆本不一。據御覽已引西母還歸，世民謠嘯云云，則今本

穆傳當出宋世流傳之別本，而又經元明人竄亂者，故茲從洪校本，悉依西山經郭注引古本。①又爲

天子，原作「世民作憂」，更與翟校據御覽引作「世民謠嘯」者不同。②徂彼，原作北徂，亦與翟校

據御覽引作徂彼不同。③野，西山經注作所。④於，西山經注作烏，蓋郭以今字易之。⑤女原脫，洪

校據西山經注，事類賦注，引補。御覽引作惟我惟女，雖誤，然可證宋人所見本俱不同今本，而今本有出

於元明人所竄亂者矣。⑥彼何世民二句，原作「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願世民之恩，流涕鼻隕」十七

字，文旨不倫，當出元明人竄亂無疑。⑦中心，御覽五百八十一引作衷。⑧翱翔，檀本同西山經注。黃

曰：「吳本翱翔」，謂吳寬鈔本也。原作翱翔，誤。北堂書鈔百一引作「無傷」，或是古本之別本。

實案：吟辭凡十二句，當以前六句爲一截，後六句爲一截，共分兩截而解之，自明也。前六句顯係西王母自陳職守，以身爲帝女，負一種使命，從東土往西土，與虎豹鳥鵲共處，萬里投荒，實以嘉命難遷。嘉命者，帝命也。前河伯稱穆王曰帝，則此帝卽穆王甚明也。郭注訓帝爲天帝者，非也。我惟帝女者，西王母自陳爲穆王之女也。其是否以和親保西垂，不能明也。古稱四荒，亦曰荒服，良不誣也。萬國通史曰：「大米塔南境，長林豐草，最宜牧馬。」卷四第 三頁可見荒野景象，惟其荒野，故穆王能遊行自如而

至。惟其虎豹爲羣，故西王母有豹尾虎齒之儀式。亦惟中國已非游牧民族，故不以牧馬，而使一婦人坐鎮於其間。然不可見周王經營西荒之鴻規，而王室女子亦能不辱使命哉？後六句，又爲西王母自陳撫輯世民之成效，世民者，世爲天子之民也。周官大行人言：『蕃國世一見，』故謂之世民也。然天子者天也，無所不在，故不可言穆王去世民，而止可言世民去穆王也。故曰『彼何世民，又將去子。』此子亦與前謠同指穆王而言也。詩齊風載驅篇，毛傳曰：『翱翔，猶仿佯也。』鄭風羔裘篇，鄭箋曰：『翱翔，猶逍遙也。』蓋翱翔爲形容詞，憂樂皆可。故郭注亦訓憂無薄也。吹笙鼓簧，中心翱翔，是固不能無憂樂也。世民之子者，此子又別有所指，易林小畜之大，有曰：『金牙鐵齒，西王母子，』或卽西王母自指其子而言也。尙書洛誥篇中有指稱成王曰子，有指稱卿大夫曰子者，故西王母一再稱子，亦當分別觀之也。惟天之望，則天卽天子，所以深述世民於穆王旣行而後之去思，且以慰穆王者也。以上釋吟辭明矣。更申論者，漢世言西方『俗貴女子，女子言，丈夫乃決正。』見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豈此風在上古而已然，故中朝因應得宜，遂使西王母以一女子而振權於西域也。

歟！然歷史上之通例：『凡屈伏於女權下之人，鮮有能抵抗最強力之團體，而維持其版圖者。』世界史綱第十
七章一五八頁則西王母之終歸於失敗者，必然之勢也。故唐虞迄周建國於西方數千年，而後世至莫能舉其牒譜疆域者，豈不惜哉！且前考西王母之邦當本名曰沃民之國，而山海經海外西經云：『諸天之野，』畢校作諸天，
諸諸通用字。諸天與諸夏對文，猶東土與西土對文。夏天二文，於篆皆象人形。天之言天矯，有長大之意。白色民族之體格，大率較夏族爲長大也。其後字又變作沃，沃民白色，當爲今之暗白民族 Iberian race。而山海經又有白民者，或卽今之全白民族 Nordic race 也。全白民族原居歐洲，暗白民族則有初居中國新疆，而西徙者，與西王母由舊邦而西遷至新邦略符。然西王母以本中國女子而建國於西方，其邦之民，亦宜爲中國之民也。通典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于闐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此豈西王母舊邦之遺種耶！及其西遷，所隸者必爲沃民，抑兼有華夏之民而爲黃白雜種耶？今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一帶民族，猶且多睛黑髮直，足見其與黃色民族有血液混合之關係。惜書闕有間，無可詳徵耳。

附記 卷一言河典有虎豹狻猊，蓋出上古所傳；而一入西方之後，僅見春山有虎

豹。若西王母之邦有虎豹，亦止見於西王母謠辭之中而已。狻猊即獅子，則不見也。

周書王會篇文無狻猊。象則更未一言及之也。據世界史綱云：『紀元前約二千年，舊大陸中心之

氣候漸冷，使小亞細亞及希臘之獅象絕滅。』又曰：『歐洲東南部，及小亞細亞之

獅象，是否為氣候變化所驅逐，殆難決定。此種動物，日漸消滅之原因，在於人類獵

獸武器之發達。紀元前四世紀時，巴爾幹 Balkan 半島尚有象。獅之不見於亞洲

西部，或在紀元前八世紀。德國南部在新石器時代尚有獅，較今為大云。』第二十一頁，二二二頁，

三三三頁。然則亞洲西部之獅象絕滅，蓋較歐洲西部為早，穆王西征，正值其時歟？

天子遂驅升于弇^①山，乃紀^②丌跡。于弇山之石^③，而樹之槐。

眉^④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

①弇，洪校據西山經注引作奄，通用字。②注山，原脫，翟校補。③注弇茲山，翟校據西山經作崦嵫之

山。④丌跡，洪校作迹，洪據爾雅疏引作其，丌其通用字。西山經注引作紀迹，無丌字。大荒西經注又作

乃紀名迹，亦無其字，而有名字。蓋出傳寫有異。陳曰：『紀迹，猶銘迹也。丁字本可通。若紀名迹，似不通貫。』是也。⑤眉，翟校據爾雅疏引作名。然墨子非樂上篇曰：『眉之轉朴。』眉亦即名也，則不必改。

實案：弇山，當即第希蘭西北之厄耳布爾士耶耳布爾斯山脈 *Elburz Mts.* 中之最高

峯也。名曰西王母之山者，猶名曰西王母之邦，皆以一婦人爲主權者而名之也。大

荒西經曰：『有西王母之山。』即此。僞列子周穆王篇言觀日入事，即此穆傳升弇

山事。然穆傳並未言觀日入，則升弇山，未必爲觀日入，列子乃晉人僞書，固不足據

也。郭注弇山即弇茲山，古音弇讀如 *Ab*，或如 *And*，故弇茲古音與厄耳布爾士

Elburz 之音極相近。然在今裏海南岸波斯北境者，尙爲厄耳布爾士山脈，而在今

高加索山脈 *Caucasus M.t.s.* 中之高峯，又有曰厄耳布爾士山 *Mt. Elburz* 者，

則古弇茲山，當直通至今黑海之濱，而西王母之山，亦宜通至於此也。然則西王母

乃以一中國女子，而奄有今歐亞兩洲交界之高加索山，豈非上古一至榮譽之歷

史譚哉？弇茲亦作崦嵫，山海經西次四經曰：『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

郭注引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蓋以苕水洧盤之水爲一水也。或曰洧

盤卽歐羅巴之對音，然未可定也。大荒西經曰：『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弇茲。』則神與山同名，尤可爲上古謂裏海以西通名曰西海之證也。故離騷曰：『望崦嵫而勿追。』王逸注云：『崦嵫，日所入也。下有蒙水，水中出虞淵。』此蒙水卽蒙谷，故淮南子天文篇曰：『日入崦嵫，經於細柳，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此曙，謂落日，餘光，非且明之曙也。高誘注云：『崦音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濛汜之水。』淮南原文，與高注，均見初學記引，與今本不全同。是也。蒙濛古字通。濛汜之水，省言之，卽蒙水也。蒙谷，又卽昧谷。尙書堯典云：『宅西土，曰昧谷。』蒙昧一聲之轉也。昧谷，今文尙書又作柳谷，卽細柳也。故論衡談天篇曰：『日出扶桑，暮入細柳。』蓋細柳昧谷密邇，故可曰昧谷，亦可曰柳谷也。且弇奄古字通。奄蓋亦古字通。商奄作商蓋可證。大荒西經曰：『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畢沅曰：『司馬相如賦有朱楊，郭注云：『朱楊，赤莖柳也。』名曰朱木，楊柳也。』畢氏猶有未明也。漢書西域傳注云：『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此赤檉，正卽赤莖柳，今俗亦謂曰西胡柳。卽西河柳之音轉。其葉細於白楊之葉，及綠柳之葉遠甚，故名之曰細柳也。大抵弇山之西有細柳，又有昧谷，淮南之言

可據也。穆傳不言及細柳與味谷，下文曰「有口藪水澤」，然不能指口藪即細柳，水澤即味谷也。惟古塞米的語，謂歐羅巴本有日歿國之義，而歐洲人在距今四百年前，猶謂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曰黑闇海，則中國與西方之觀念正同。故自弇山以西，泛指之曰細柳，曰味谷，可也。抑且弇山又即弇州之山也。大荒西經云：「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此即沃民之國，鸞鳥自歌，鳳鳥自舞，足明弇山確即弇州之山也。據河圖括地象，及淮南子墜形篇，皆載上古大九州，正西曰弇州。不知弇州，即不知弇州之山。雖從來鮮識者，茲試釋之，則伏羲畫八卦，定八方，加中央，即大九州也。去四隅，維即四則為五方。淮南子及尚書大傳之言，可并表之，如次：

淮南子時則篇	尚書大傳	河圖五方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搏木之野。	正東東荒
——萬二千里	陽州（日下）	

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外，貫顛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萬二千里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

正南
迎州

南荒

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湮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

——萬二千里

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

正中
冀州

中國

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

——萬二千里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

正西
弇州

西荒
(西王母)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

——萬二千里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

正北
玄州

北荒

依右表觀之，可知弇山即弇州之山也。然則中國上古西方，何邇封之有哉！曰不死之野，曰三危之野，是又不與穆王曰將復而野，西王母曰爰居其野，可相證而無間。

耶？畢沅曰：『弇茲山在今甘肅秦州西五十里。』則誤以同名之小山當之，失考甚矣。

西王母。還歸于。

○西王母下，原有之山二字，翟郝校據御覽九百二十一引作『西母還歸』，則宋人所見本無『之山』二字，當承上文而誤衍，今刪。○洪校刪去此句，然西山經注引至『眉曰西王母之山』句而止，不能斷定此句之有無也。則不必刪。惟此下直接『丁未，天子飲於溫山』句，各本無徵，不能不出於以意綴合耳。

實案：缺文不盡可曉，惟卷四云：『柏夭歸於于邦，』即彼例此，則此亦當是西王母還歸其邦也。西王母之職守，由此益明。下文之溫山滄水，當已離西王母之邦而更西行，不在西王母之邦境內也。是西王母之邦不甚廣大，確為古代西方之一部落。而稽諸古米塔疆域，則波斯壽齊第一王分全國二十道地圖，及英文百科全書所誌，均極分明。溫山滄水亦確不在境內。適與穆傳所記，若合符節。然則西王母之邦，

確卽米塔故墟矣。

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

○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

○郝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古文周書，穆王曰「有黑鳥若鳩，」云云，或卽考鳥之事。」存參。○注

紀年，洪曰：「今本紀年無此文，原本紀年久佚，今本乃後人採綴成書，故年數次第，多與此傳不合。」是也。○注西王母三字，范本無。○注鵲，金曰：「有本作鴿，亦無義可訓。」

實案：丁未，十一月十二日也。溫山當卽阿拉拉特 Ararat 山。在今俄屬高加索南部，當阿爾美尼亞 Armenia 高原之一部，有阿拉拉特高峯峙焉。波斯人謂之諾亞山，卽人祖諾亞 Noah 一族，在此避大洪水處也。此山昔曾爲噴火山，故穆傳稱曰溫山。溫者，溫煖之義，與卷一言溫谷之溫，當同一意義也。朔方備乘曰：「俄國高加索路之是爾灣 Shirvan，首都曰巴古 Baku，有火田，石漿溢滿，地氣焦灼，波斯之敬火者，皆來此朝拜焉。」然巴古一名詞，本爲暴風，或寒風之義，必與此溫山無涉也。陳逢衡曰：「考鳥，猶校獵也。」然或爲預計北至曠原取羽也。西之造字，於篆文

本象鳥棲之巢形，則西方尤為產鳥之區域。故少昊金天氏宇西方，而以鳥紀官。十昭
七年左周官有射鳥氏，羅氏，掌畜，翬氏，誓族氏，皆治鳥之專官。則穆王至西方而考鳥者，宜也。今高加索一帶之地，猶尚鳥獸充牣，不難想見穆王當年考鳥之盛況也。郭注引古本竹書紀年，鴝字不見於字書，其義不可曉，或是傷害人之意。

己酉，天子飲于溲水之上。溲音

○飲，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大飲。○溲，北堂書鈔十六引作濤，形近誤字。洪校據御覽引作辱，陳曰：

「鮑刻本作溲，藝文類聚水部引亦作溲。」

實案：己酉，十四日也。溲水，當即庫拉 *Kura* 河。其河上有俄屬高加索總督所駐之首府，曰第弗利斯 *Tiflis*，義言熱市。因第弗利斯者，本為熱泉之義也。附近多硫黃溫泉，溲亦熱義，說文云：「溲，溼暑也。」是其證也。高加索山原為噴火山，遺跡甚多，故溫山溲水皆在其附近，此亦天然使後世今日，猶可推尋穆王西征之轍迹者也。然高加索山殊無顯著之橫谷，可以通行，僅有高九千尺之達利厄耳 *Dariel* 峠，為

唯一通行之車道。古今山川形勢不移，穆王自飲於溇水之上而後，遂發憲令，當即通過此峠道而入西北大曠原矣。至若山海經西山經云：『鳥山，辱水出焉。』畢沅曰：『即今陝西安塞縣出之秀延川。』自與此溇水不涉。

乃發憲命，○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其羽。

○命，范本作令，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亦作令。然郭注訓憲爲法令，則似穆傳本不作令也。○注令下，北

堂書鈔引有也字。

實案卷一云：『命正公郊父受敕憲，』乃踰積石而西，由東而西之關頭也。此『發憲命』將踰今高加索而北，由南而北之關頭也。故兩皆見其至重大也。尤以此由今亞洲入歐洲之關頭，天不沒却此一段公案，猶留穆傳一書，使吾人之今日案合西征道里所經，歷歷不爽，爲黃種人，爲吾中華民族，保留一線無上之光榮。自有天然之地理，爲之鐵板注脚，而不可移易，豈吾人好爲釣奇而故作飾說者哉！所恨沉沉千年，讀者皆不盲於目而盲於心，必待吾書，始盡發之，不已晚乎？穆王西征所取

二大物品，一曰玉，二曰羽，此為其第二事之大取鳥羽也。『詔六師之人□其羽，』疑缺文頗多，下文云『畢至於曠原，』當即複述此文，要其以取羽為目的甚明也。

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陸。高平曰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

曠原。音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擊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 注陵，程本范本皆作陸，誤。
- 碩，程本作顧，誤。
- 解，程本道藏本作物，誤。

實案：□藪水澤，即今黑海以北；陵衍平陸，即今高加索山以北；而曠原則其總名也。

然萬國通史曰：『太古未有文字之先，歐羅巴為草木叢雜之荒洲。』卷三第 四頁是則曠

原者，當包有今南俄大平原，及歐洲大平原，俱在內也。前考西土味谷，尚止為泛廣

之統名。蓋禹主名山川，故穆傳亦屢記先王之所謂，乃此但曰『□藪水澤陵衍平

陸，』或當禹之世，猶沒在大海之中。及穆王西征，已為出陸之新地，而尚未有主名

也。然而迄乎今世，高加索人種歐羅巴列強，方震撼於大地，豈真後來者居上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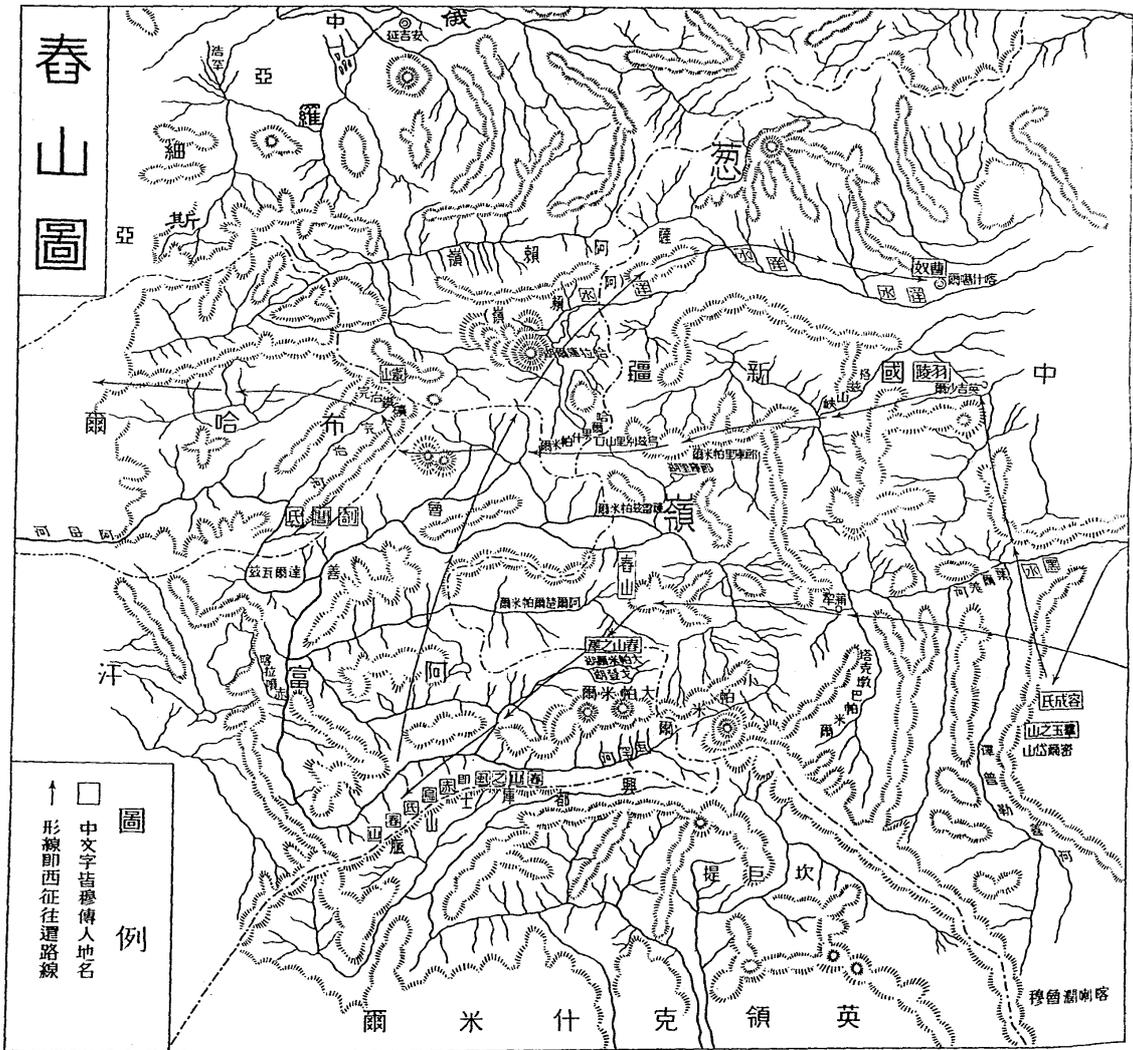
分釋之，□藪水澤，與陸衍平陸，相對為文，則□藪當即林藪二字，班固典引云：『肴

覈仁義之林藪，』此古以林藪連言之證。然則□藪者，卽世界史綱所屢言『南俄之森林』也。此□藪之解也。郭注引山海經大荒北經之大澤方千里，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引漢書西域傳云：『奄蔡國北臨大澤無涯，』卽今黑海。又魏書西域傳云：『董琬等使西域還，具言所見，分其地爲四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兩海，今裏海地中海也。水澤亦卽黑海，更可與穆傳互證而益明。此水澤之解也。古稱山陵連語，故陵衍者陵阪也。今高加索山也。高加索山本不甚高，古當爲崦嵫之連麓。元史始名曰太和嶺，而今乃爲赫赫著名歐亞兩洲之界山，豈知上古本一無名之陵阪哉！此陵衍之解也。試檢蘇俄聯邦農業地圖 The Agricultural map of U. S. S. R. 則知高加索山前後，及黑海之北，皆最適於植物之繁盛，尤足證此□藪水澤陵衍平陸，連類而言，確卽今黑海及高加索山以北之大平原矣。此平陸之解也。碩鳥解羽者，古本竹書紀年亦曰『青鳥所解，』曰『積羽千里，』然千里云者，辜較言之也。其實何止千里哉！郭注引山海經云：『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則謂鳥生育於斯，解脫於斯，而爲一鳥世界也。或曰『幼鳥解脫乳羽而成長之謂，故古曰

翰海也。』然卷四云：『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據此明文，則六師畢至於曠原，即至於西北大曠原也。况西王母之邦在今波斯西北，更欲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則非自今波斯而北至歐洲大平原也，將焉至哉！故推定曠原者，包有今南俄大平原，及更北而歐洲大平原亦在內，萬無可疑矣。

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

實案：穆王舍於曠原三月，實即居此過冬也。別詳年歷表中。前云：『一萬年前，歐亞兩洲之間，舊有一大海。』故此曠原，即舊有大海之西北部，當原有海底，及本來低濕多湖沼之地，而高起爲平原者也。世界史綱曰：『三四千年前，歐洲及西亞，氣候似較今爲溫和，其植物草木之生命，亦較今爲繁多，南俄及今之西土耳其斯坦，昔皆森林，今祇草原及沙漠耳。』第二十一章 第三十一頁然則穆王西征時，歐洲有如此氣候及物產，宜乎以隆冬而舍於曠原三月哉！



(參據英國榮赫芬 F Younghusband 帕米爾圖)

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e七萃之士^{勤也，猶勞也。}于羽琫^e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廣樂。□

○勤，原作勒，洪郝校據御覽引改。卷二作吏字，誤，已詳前校。
○琫，據郭注當作陵，西王母歌曰：「丘際自出，」則陵本作際，琫當爲際之形訛字，洪校據御覽引作陵，并據水經注引皇覽之楚王岑。岑亦即陵之誤，更可爲陵琫易訛之證。

實案：羽琫，卽羽陵，已詳卷二疏。惟此羽陵以下文之東歸所經今地而證之，當在今波蘭 Poland 華沙 Warsaw 之間乎？穆王踰春山而西，有兩大會，第一都會在鄆韓氏，今中央亞細亞也。第二都會在此，今歐洲大平原也。此亦天然之形勢，古今不變者也。在鄆韓氏旣大饗正公諸侯王，故在此亦宜大饗正公諸侯王也。大概兩次大饗，當俱有黃白人種同躋一堂之盛況。世界史綱曰：「阿利安民族與蒙古民族互相混合，游牧，其遷徙甚速，動輒數百里，在黑海北岸一帶，或達裏海之北。蓋自中歐 Central Europe 及中北歐諸原始條頓 Teutonic 民族之牧場，以達伊蘭民

族內包米塔人波斯人印度人之牧地，皆係混雜民族之草原，此諸民族之內情，荒渺難稽。』第二十章 一九六頁

此尤可與穆傳證合無間，而穆王至於西北大曠原，正卽入今歐洲大平原，愈確不可移矣。惟其尙爲曠荒不常居之草原，故有羽陵者，羽族所居之丘陵也。則穆王所饗之正公諸侯王，當皆隨從狩獵而往者，非必土著之民族也。

附記 萬國通史曰：『赫梯 Hittite 人之種類，實惟黃色，與東方人絕相似。埃及碑曾圖其狀，至於衣襦之短不掩膝，鞋尖之彎上如鉤，或其人初處北方，終年踏雪而行，得此實爲相宜，雖後遷至較暖之地，尙不肯改耳。今德 Deutsche 俄 Russia 奧 Austria 三國之旗，有繪雙頭鷹者，蓋卽仿赫梯之古幟也。赫梯故常繪此以作國徽。厥後回教主人久假不歸，赫梯早亡，無人過問。迨乎十字軍興，歐洲諸國王遠至小亞細亞，見此旗而悅之。遂迭相借重，流傳以迨今世焉。』卷六第 二十頁 由此言之，則今德俄奧三國之雙鷹旗有由來，而赫梯一民族之雙鷹旗，又奚自來哉！蔡爾康曰：『小雅六月之詩，「織文鳥章」，鳥章，鳥隼之章，亦可爲中西古世相通之證。』蔡氏猶有未明也。考工記斲人「龍旂九旂，鳥旟七旂，熊旗五旂」與秋官大行人「上公九

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之制正合。陳奂說則旗也，而繪以鷹隼之形者，中國上古周制侯伯之旗幟也。竊意穆王西征大饗諸侯王之中，或有赫梯一民族，以侯王之位而建此旗者，故遂轉輾流傳至今而未絕也。今之建此旗者，原不足怪，獨吾民族已莫之知，則真可慨也。又若假今有建熊旗者，縱合於周制子男之熊旗，然中曠千載，遞嬗不明，則亦不可究詰者也。

六師之人，翔旼于曠原。

翔，猶遊也。

得獲無疆。

無疆，無限也。

鳥獸絕羣。

言取盡也。

○旼，范本作旼，誤。○疆，范本作疆，注同。

實案：翔旼者，猶卷四云翔行，明迅捷也。此時正合於冬狩圍獵，故克奏鳥獸絕羣之效也。堯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唐虞已設草木鳥獸之專官，無怪周人狩獵之豪興矣。然此蓋黃種人特有之文化，而中國天子行之，所以上古疆域之浩廣，後世除元代外，莫能及也。

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陵。

之口。

收皮効物。

物，謂物色也。詩云：『三○十維物。』

賃。

車受載。賃，猶借也。

○陵，原脫，洪校據上注引補。○□缺文，疑卽上字。○注三，原作九，翟校改。○賃，原作債，形誤字，洪

翟校改。王念孫廣雅疏證引作賃也。

實案：翔畋於曠原，以地域言也。大畋九日，以時日言也。蓋其實一也，然曰鳥獸絕羣，曰收皮效物，則是名爲羽，而實則羽毛齒革咸備，不但取鳥，亦兼取獸，可見周史記事之簡而該，必有所包甚廣，而爲後世所不能測知者多矣。賃車受載，則車不足於用而借之也。將借之於諸侯王耶？抑借之於民間耶？不能明也。世界史綱曰：『各阿利安語言中，皆有車字輪字，可知古阿利安人曾製車。然幅廓軸等字，在阿利安語中，則無公共語根。可知古阿利安人所製之車輪，不與今同。蓋截樹幹而爲之，橫貫以軸耳。以牛引車，不用馬。人民逐草原而遷移，載貨於牛車中，有如今日南非荷蘭農人 *Boer* 特其車之笨重，今世已無其匹。』第二十章 一九八頁 由此言之，則穆王必不借車於阿利安人，以其車既笨，而又不能駕以馬也。六師有車五百乘，但賃車幾何，不可考。

知耳。

天子于是載羽百緡。

○「十羽爲箴，百羽爲縛。」見周官。

○緡，原作車，王念孫廣雅疏證，孫詒讓周禮正義，皆引作緡，蓋據郭注引周官，則可知穆傳本作緡。而緡之壞文，訛作車也。今據改。○注縛，程本作縛，下同，俱誤也。

實案：上言收皮效物，不止乎羽，此穆王所載，則固純羽矣。周官有羽人，考工記有玉人，是古以羽玉二者並重之證。然今周官羽人「十羽爲箴，百羽爲搏，十搏爲縛。」與郭注引不同。惟箴審同部通用字。縛搏同聲通用字。而十搏爲縛之縛字，當係緡之訛字。則郭璞所見周禮本猶不誤也。至於爾雅釋器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緡。」乃今本流傳之誤，說詳孫詒讓周禮正義。

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

○庚，邵本作甲，庚子甲子，相距多日。見前年歷表。蓋甲字有誤，稍遠於事實也。

實案：己亥，穆王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也。庚子，初七日也。□之山，有缺文不可知，以下文證之，則當在今俄國明斯克 Minsk 境內。其地稍高，實一分水嶺也。自此以下，多有地名，則必較今黑海高加索山一帶，古尚無主名者，早為黃種人舊有之住地也。彼古尚無主名者，不獨黃人未為住地，而白人更在蒙昧之中也。故讀穆傳者，於此地名有無之關係，誠不可不重視也。所惜書闕有間，則雖有地名，而仍不可詳知耳。穆王馬駿御良而行速，六師行遲，故常休以待之。

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

實案：庚辰，四月十七日也。癸未，二十日也。戊□之山，當即今俄國之華爾泰岡。 Val-dai Hills 戊與華 Val 音尚相近也。此山在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及莫斯科 Moscow 之間。蓋自華爾泰岡以南，為歐洲東部中間之高原。窩爾加 Volga 河倭加 Oka 河等出其東麓，條那 Duna 河特涅伯爾 Dnieper 河等出其西麓，實一大分水嶺也。

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匹，○驂，騂馬也。野馬野牛四十，者。任守備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

○智下缺文。洪翟皆曰「當是氏字。」檀本正作氏，蓋據上文而補。○匹，程本范本作疋，俗字。

實案：智氏不可考。方言云「往，勞也；」則往亦勞也。蓋重複言之，故上文曰往，下文曰勞也。勞用白驂二匹，蓋華夏之禮。不圖西方有西王母之行再拜禮，又有智氏之用白驂禮，何異空谷足音耶！故前斷言智氏爲黃種人，此更疑其爲中國人。然又獻野馬、野牛、守犬、牛羊之類，則必黃種人之游牧於歐洲者耳。

天子北遊于綸。子之澤。

○綸，檀本有「古獅字」三字注，恐檀氏臆增。卷一有狻猊，此不當有獅子，甚明。翟曰：「綸字，據汪本檀本，鄭作緣，周作綸。」鄭周二本亦不足據，蓋綸當卽絛之古文，从重絛，古文作綸。形訛作綸耳。玉篇曰：「絛，狸子也。」借絛爲狸，此綸子，正卽狸子矣。

實案：繡子之澤，當即華爾泰岡亦曰華爾泰丘北之拉獨加 Ladoga 湖，或倭納加 Onega 湖也。而繡子當即狸子之古文，狸與拉獨加湖之拉音近。且接近芬蘭 Finland。芬蘭至今猶為黃種人之住地也。

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璫。采疑玉名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

○夫，翟曰：『疑人字之譌。』 ○璫，程本如是，范本作璫，洪曰：『璫疑璫之訛，古文璫璫通用。』 ○□，缺文，洪曰：『下文兩言桂薑百崗，』翟曰：『缺文當是崗智氏三字。』

實案：朱、丹，皆帛也。朱已見前赤烏氏等，丹則淺赤色也。智氏獻酒，而穆王賜之珍物倍蓰，見古之柔遠人，待遇至為優渥。然此智氏未知與今芬蘭人之祖先有無關係否也。

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

實案：乙酉，二十二日也。己丑，二十六日也。獻水，當即今俄國之窩爾加 Volga 河。亦譯作佛兒格河，以明云『南征東還』則大約當爲行南北直線，而稍傾向於東南。故知此時已至窩爾加河之上游也。况下文云：『乃遂東征』、『乃遂東南』正即依窩爾加河之北岸而東南行，是其遊蹤極爲分明，而愈可知此時已至窩爾加河之上游也。其在謨羅噶 Mologa 河入窩爾加河之處，或更東而在色克納 Shskins 河入窩爾加河之處乎？朔方備乘曰：『佛格兒河源出倭斯瑪城之西北四百餘里外，窩集中，東流七百餘里，謨羅噶河自西北合一水來入之。又東流，色克納河自西來入之。』卷二十七 第九頁是也。今俄國之河，莫大於窩爾加河。古代斯拉夫 Slavonian 語，謂之曰 Volkoi，義言大也。故今俄人呼此河曰 Mather Volga，非無理也。然中國古代名之曰獻水，獻之爲言聖也，善也，則亦有大之意味也。清一統志曰：『佛兒格河發源西北山中，東南流至喀山 Kazan 城東南，受喀穆 Kama 河，又流三百餘里，至西穆必爾斯科 Simbirsk，亦譯曰辛卑爾，即轉而南流，又五百餘里，入土爾古特國界，南流匯於騰吉思湖。』此土爾古特，即土耳其 Turkey，亦即土耳其扈特也。騰吉思湖即裏海。

也。皆大可注目者也。

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纒之山，三周若城。

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

實案：己亥，五月初六日也。瓜纒之山，當即烏拉爾 Ural 山。瓜纒古音與烏拉爾極相似，或竟爲一語之轉也。自己丑至己亥，凡十一日，當俱循窩爾加河之北岸，而東南行，已至今俄國薩瑪拉 Samara 之地。是乃烏拉爾山脈 Ural M.t.s. 之西南端，當有一支阜，或連麓之小山，故三周若城也。至於烏拉爾山脈，雖不甚高，而界於歐亞兩洲之間。烏拉爾者，義言帶也。如帶之橫互，藉以爲兩洲分界，比於恆言曰礪山帶河，而此則以山爲帶耳。然中國上古爲農業國，故名之曰瓜纒。蓋猶言瓜蔓也。瓜蔓與帶，亦有相接近之意味。則謂曰瓜纒之山，與謂曰烏拉爾山，殆又可見古今東西人之心理不相遠也乎？

關。胡氏音之所保。

○原作關氏胡氏，翟曰：『路史國名紀引作關胡氏，』今據改。

實案：以下文云：『濁絲氏之所食，』『骨飭氏之所衣被，』爲例，則此亦當作闕胡氏矣。原作闕氏胡氏者，誤本也。或曰：『當作闕氏胡，與犬戎胡一律，闕氏卽禹氏，卽牛氏，亦卽月氏。』然匈奴單于妃曰闕氏，不聞卽月氏，則未可定也。更以地望推之，則似當爲烏拉阿爾泰語系民族，殆負隅不恭於天子，故穆王亦掉頭不顧，捨之而去歟！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

沙衍，水中
有沙者？

實案：沙衍，當卽今裏海鹹海北部之乾燥地 *Arid Region*。易之需曰：『需於沙，象曰需於沙衍。』是沙而以沙衍釋之，則沙衍之卽沙也，何疑哉？蓋沙衍者，猶言沙阪也。古無鹹海，但有裏海之東北部而已。烏拉爾山脈南端之麥格札嶺 *Mugojar Hills* 及烏拉爾 *Ural* 河在焉。吉利吉思荒原 *Kirghiz Steppe* 之西部也。自今俄國阿斯脫拉干 *Astrakhan* 省之東境，至中央亞西亞之北部，而東西橫亘者，吉利吉思荒原也。於古當爲中亞森林之一部，而今盡成荒原。外國史略所謂『有草無木，一帶

沙漠。朔方備乘曰：『界亞細亞歐羅巴兩洲之間，在北哈薩克Kosaks之西，烏拉嶺之西南，裏海之東北，豐草鋪原，沙漠相間。』卷十六 第九頁此沙漠相間一語，更精於泛謂之沙漠，正可據以鑿指沙衍即今吉利吉思荒原矣。夫穆王東歸，須斜東南，橫截而過，故曰南絕沙衍。是亦正其路程之歷歷可指者也。沙衍又與後言流沙不同，沙衍猶或溼潤而凝結，流沙則已乾枯而飛流也。

辛丑，天子渴于沙中，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

④ 奔戎再拜詣首。古稽字。

① 沙中，原作沙衍。洪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中，』今據改。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作沙間，間亦中也。

然御覽八百九十六又引作沙衍，蓋據誤本矣。② 曰，洪校據御覽引，補。③ 頸，洪校據御覽引作頰。

④ 清，原作青，洪翟校據御覽事類賦注引改。⑤ 隻，陳據御覽六百九十二及八百六十一，引俱作雙。

實案：辛丑，初八日也。世界史綱曰：『一五〇〇年，與一二〇〇年前之間，烏拉裏海

一帶，蓋較今爲燥。而其海亦較今爲小。第二十一章 三二一頁則穆王之時，或已甚燥。故沙中無水也。郭注言羌胡刺馬取血之風，迨明世而猶有言之者。艾儒略職方外紀曰：『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俱名韃而坦，其地江河絕少，平土多沙，氣候極寒，冬月無雨，入夏微雨，僅溼土而已。人罕得遍歷其地，道途饑渴，卽刺所乘馬，瀝血而飲。』此韃而坦卽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之異譯。近世以土耳其斯坦與吉利吉思荒原，分別言之。而艾氏則統合言之者也。可證穆王此時，已行抵此地，萬無可移易。其氣候既古今無大異，則刺馬取血以止渴之風，亦安得不亙古今而猶未變哉！

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萸柏。

○邊，程本如是，范本作邊，洪校本作邊，翟校本作邊，檀本有「古復字」三字注，恐亦檀氏臆增。

實案：甲辰，十一日也。積山之邊，當在今阿拉爾 *Aral* 海。卽鹹海中。元史譯文證補曰：『歷考載籍，惟鹹海無徵，泰西古書亦從未言及鹹海。近時德國人考紀行之書，謂前五六百年，西人往東者，稽其程途方向，皆似逕從鹹海中，策騎以過，不言繞道海。』

濱。又鹹海之南，有東西流故水道，當錫爾阿母兩河之中。因疑昔時阿母河固入裏海，卽錫爾河亦合於阿母，以入裏海。』由此言之，則古本無鹹海，穆王東歸，當亦驅車而過今鹹海中，無疑也。謂曰積山之邊者，疑邊卽邊之古文，畀卽夆字，近卽疋字，金文凡字从疋者，往往兼从彳，數見不鮮也。蓋非山之主幹，而爲其邊裔微末，故謂曰積山之邊歟！今鹹海東岸有多數之島，島上多松，土人猶稱此海曰島海。其海濱曰松島灣。卽此，一方可見爲積山之邊，一方可見古有募柏，今猶依然未變也。募卽蔓之別體。碑別字，曼多作夆可證。陳逢衡曰：『字書無募字，』然吳任臣曰：『字彙補，疑卽蔓字，』是也。沙中無樹木，穆王甫踰沙衍，見有奇異之募柏，故特記之。松柏爲連類之物，各得單言松，或柏，以互該也。長春真人西遊記曰：『沿天池南下，松樅蔭森，自嶺及麓，何啻萬株。』劉郁西使記曰：『行過孛羅城，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此則一地而或單言松，或單言柏，卽各得單言以互該之例證也。謝濟世西北域記曰：『杭靄之麓多松柏，松冬彫，柏蔓主。』杭靄，卽今外蒙古之杭愛山。與鹹海俱在北方同一緯度，故亦產蔓柏也。漢書地理志，五原郡有曼柏縣，似今河套亦產蔓柏。是卽此一物，足證穆王已行

至今鹹海也。世界史綱屢言南俄及中亞之森林，或此蔓柏卽中亞之森林也。雖然，據穆傳而細觀之，則似當時之南俄森林猶盛，而中亞森林已漸衰落。以今地味較之，固亦必不能相等耳。

曰『鬲。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

○檀本有『古儻字』三字注，據卷三有『古疇字』三字注，則此疑重出，可證檀氏臆增。

實案：鬲余之人不可考。陳逢衡等以爲卽卷二之鬲，則大誤矣。當西紀前三三一年，希臘亞力山大東征。世界史綱曰：『其時北方一帶之情狀，蓋自多腦河流域，直貫南俄，至裏海之北，橫越其原，以至裏海之東，直達帕米爾高原，再東至中國，今新疆省之塔里木 Tarim 河流域，此一片大地之中，方滿布多數相類似之蠻族，其文化程度略同。其族姓泰半屬阿利安語系，而爲北歐種。城市極少，蓋多游牧之民也。然亦時或暫居一地而耕耘之，其中亞者，固已與蒙古種混雜。惟其時蒙古種尙

不甚多。』第二十三章 二七七頁斯言也，後於穆王西征六百餘年矣。乃與穆傳所記，適得其反。穆傳所記，多黃色人種，即所謂蒙古種也。詎料後六百餘年而轉見其少，固由遊牧無定所，然亦可驚白人東侵之速矣！

乙巳，音諸諸飭獻酒于天子。諸飭，亦人名。音健牛之健。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

裹。諸飭乃膜拜而受。

○翟曰：『音上當有飭字。』 ○受下原有之字，洪校例刪。

實案：乙巳，十二日也。下有缺文，不可知矣。

卷四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

實案：庚辰，六月十八日也。滔水，當即今之楚 *Qin* 河，亦曰朱河，曰吹河，曰潮河，皆譯音之異文。蓋古代語音剛硬，後世音變而柔軟，故古曰滔 *tau*，而後世轉軟化曰楚 *Chu* 也。抑且西方語多複音，中國語多單音，此楚河之命名，獨單音曰楚，不類西方語，必沿之自古，而為中國固有之名稱。其出自禹主名山川以來之遺語也乎！

濁絲氏之所食。

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

實案：濁絲，亦作諸絲，居絲，屬絲。史記六國表載：「周安王七年，秦惠王五年，秦伐諸絲。」
山海經海內東經曰：「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絲，月支之國。」
三國志注

引魏略云：『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其堅沙當以作堅沙爲是。蓋卽今哈薩克 Cossack 人種也。而諸絲，居絲，屬絲，皆卽穆傳之濁絲氏，以諸居屬濁，四字形音皆相近也。其國旣在流沙之西，與大夏相次，故穆王歸經今楚河，而有濁絲氏，尤地望確鑿，萬無可疑者。或曰：『濁古音如獨，濁絲疑卽西史之土蘭 Tushan，而後變爲突厥，及土耳其者也。』然未可定也。郭注引大荒西經曰：『昆吾之所食，』國語鄭語亦曰：『主芣醜而食溱洧，』俱可互證。穆傳國語皆古文，然則山海經亦出自古文矣。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

○蘇，翟校據路史國名紀引作胥。蘇胥同部可通。然以地理證之，則蘇當爲本字。

實案：辛巳，十九日也。癸未，二十一日也。蘇谷，當卽今伊錫克庫爾 Issik-Kul 湖。下文云：『乃遂南征，』正從伊錫克庫爾湖南，而入新疆西北境，甚明也。蘇之爲言蘇生也，蘇息也。與卷一云溫谷之溫，皆各有相當之意義者也。伊錫克庫爾湖，一名曰圖

斯庫爾，又名曰特穆爾圖淖爾。回語伊錫克爲熱，庫爾爲湖，則義言熱湖也。圖斯謂鹹，則義言鹹湖也。特穆爾謂鐵，圖謂有，淖爾謂海，則義言有鐵之海也。漢書甘延壽傳謂之闐池。大唐西域記謂之大清池，唐書西域傳，杜環經行記，皆謂之熱海，惟熱海之名，與伊錫克庫爾之名義正合。唐岑參熱海行詩云：『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此係傳聞之過。實則在天山冰嶺雪海。海卽在嶺上，均在今新疆阿克蘇道，拜城縣境內。唐書西域傳曰凌山，今日木素爾達巴罕，木素爾言冰也。達巴罕卽達坂，言山也。之西北，而獨有不冰之湖泊，所以謂之熱海耳。是真無異於寒谷蘇生，故宜中國上古名之曰蘇谷矣。

附記 大唐西域記曰：『大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此窣利，卽窣堵利瑟那之省文。或作率都沙那，或作蘇對沙那，或作蘇都識匿，皆卽唐書西域傳之東曹，亦卽希臘古史，記亞歷山大東征所至之索克地阿那 Sogdiana，或有以爲此卽穆傳之蘇谷者，非也。素葉水亦作葉河，卽唐書之藥殺水，葉藥一聲之轉，今錫爾河也。羯霜那卽漢大月氏之貴霜侯，在今撒馬爾干西南之喀桑 Kazan 城。此與穆傳蘇谷之地望必不合。

米塔人，波斯人，安息人 Parthians，哥德人 Gots，以及徘徊於多腦河，中央亞細亞間，弧地之其他民族，或其他阿利安人。當阿利安人之數族南遷，而得發展其文化時，其同種之他族，則發展其動性及游牧，而習受帳宿車運畜牧之生活。亦習以牛乳爲重要食物，漸不事農，卽易熟之穀，亦漸不欲植矣。其發展也，且得天氣漸變之助，南俄及中亞之沼澤森林，已成草原，有此大牧場，而健康無定居之生活，始得安然實現。惟因夏冬不能繼續牧畜，故每年有移殖之需要。此種人民略具政治之最低形式，時分時合，各種族有相同之習慣，故不能以嚴格之方法區別之。今中國北與西北邊外之蒙古族，亦正相類。第二十八章 四〇六頁雖然，此亦後乎穆傳者之言也。試細卽穆傳所記而論之，則當時南俄及中亞之沼澤森林，猶未盡退而成草原。此可得諸地理形勢上之鳥瞰者，一也。食物有馬牛羊，有稌米麥，而絕未發見以牛乳爲重要食物，此可得諸民族文化上之鳥瞰者，二也。然則穆傳中之白色民族，殆不可得而見也。無已，則將數及彼臂長特異之長肱乎？抑此見天子而傲不爲禮之關胡氏濁絲氏骨飢氏乎！然而其真相亦甚難明矣。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泱。○重醴。○氏之西疆。也。疆，界。丁亥，天子升于長泱。

○泱，翟校據路史國名紀，引作琰，泱琰皆不見於字書。檀本有「山名，從泱省音炭」七字注，陳曰：「疑

山名是郭注，從泱省音炭，則檀疏也。」○醴，程本如是，范本作醴，道藏本作醴，翟校本作醴。路史國名

紀引作醴。然玉篇色部醴下，不言國名，則路史誤也。洪曰：「醴即醴字之譌，重醴即重黎，」恐非也。巨蒐

之人獻「僂籀鼻籀，秘佩百隻，」疑醴為一字，則重醴氏以寶石之名為國名也。

實案：丙戌，二十四日也。丁亥，二十五日也。長泱，當即伊錫克庫爾湖南之廓克沙勒

山脈 *Kok-Shal M.t.s.* 亦作庫庫爾特留克，亦作貢古魯特。清一統志作喀克沙勒山是也。在今新疆西北境，

與俄國分界處。「乃遂南征」四字，承上文而急轉南行，尤可見其行文自分明也。

新疆圖志云：「庫嘎爾特山，廓克沙勒山，皆即喀克善山之異文。在烏什西北。自蔥

嶺折東行大山，延亙至此。」新疆要略云：「由特穆爾圖淖爾南岸，越巴爾渾大山，

渡塔爾垓河，溯流向東南，越大山，可達回疆烏什。」今檢湖北刻亞洲北段地圖，有

巴爾斯克溫山，卽巴爾渾大山。又有塔喇蓋河，卽塔爾垓 *Tarkai* 河。西域水道記作塔爾海嶺喀喇河。此

河之下流，卽大那林 *Зарык* 河。那林河發源於巴爾渾嶺。由渡塔爾垓河而越大山，卽越廓克沙勒

山。亞洲北段地圖有庫庫爾士克山口，亦卽廓克沙勒山之一部。穆王此時南征東還，至于長泱，則爲其總地名，蓋以山而得

名也。升于長泱，則升於山，卽升於今廓克沙勒山也。此按其地望，無不一一脗合，自

非穆王確有此行，又何能至今而發見其歷歷不爽之行程哉？雖西域水道記曰：

『巴爾渾嶺險怪異常，盛夏殷雷，飛雪如掌。嶺陰雪深十餘丈，終古不消』云云，然

清代乾隆中，西蕃用兵，曾便道取疾，越巴爾渾嶺，以至喀什噶爾，則習於行軍者，固

無所謂險怪也。洪頤煊曰：『長泱，疑卽下文長沙之山，』非也。此疊言長泱，俱無之

山二字，足徵其與長沙之山，決非一山。况於地望萬不能合哉！蓋長泱山名，不必下

綴之山二字，猶後言雷首，亦並不綴以之山二字也。惟長泱之泱，與重醴之醴二字，

究爲何字，均不可識耳。

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醴氏黑水之阿。

實案：庚寅二十八日也。重醴氏黑水之阿，當在今新疆烏什之南，即葉爾羌河北流，合喀什噶爾河之處。葉爾羌河即黑水，已詳前疏。穆王既升于長泆之後而東征，即東行過今烏什之南也。水經河水注云：『蔥嶺以東，南北有山，河出其中。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溫宿烏什一語之轉。自來以阿克蘇為溫宿，此乃相沿之誤，阿克蘇乃漢姑墨國也。辨見新疆圖志。此正可證重醴氏黑水之阿，在今烏什之南也。必謂曰重醴氏黑水者，猶之曰赤烏氏春山也。春山黑水皆為大名，赤烏氏重醴氏，皆為小名，以小名加於大名之上，即表示小名佔領大名一部分之意義也。是故黑水者猶是前記之黑水，決非在葉爾羌河之外，別有一黑水也。且前兩言河水之阿，俱在河北，則此言黑水之阿，自亦當在黑水北無疑。然則今之烏什阿克蘇以東，多為重醴氏之故疆，其封域亦不小矣。

爰有野麥。

自然生也。

爰有荅。

○荅

莖。

○祇謹二音。

西膜之所謂木禾。

木禾，穀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

重醴

氏之所食。

○荅，各本如是，范本作荅，郭音祇，翟曰：『一作祇，蓋皆誤也。』孫曰：『荅疑當作荅，注當作音坻。』翟孫說

俱未諦。史記貨殖傳之鹽豉千荅，集解云：『或作合，器名有甗，合爲甗，音貽。』是合荅本一字而合可爲甗，則合台二字互混也。然穆傳本假荅爲疊，郭注音祗，字亦俗作祗。廣韻云：『祗，丁尼切。』與荅音亦叶如的，則的祗正一聲之轉，蓋原爲晉人舊讀之音也。惟玉篇廣韻於荅字皆不載，郭注此音，故後人遂覺不可通耳。①荅，翟校作堇，然古堇堇二字通用。②注穀，原作粟，洪校改。

實案：此記其食物。陳逢衡曰：『野麥，今之燕麥。』未審然否也。荅堇者，夏小正曰：『榮堇。』詩大雅緜篇曰：『堇荼如飴。』荅蓋借爲疊，如史記貨殖傳之荅布，訓麤厚之布也。是荅堇卽麤大之堇也。郭注謂木禾爲穀類，並引山海經之木禾長五尋，大五圍。五尋則長四丈也。八尺曰尋。五圍則周二尺五寸也。五寸曰圍。然山海經本述昆侖之帝都，當是一種人工建築物，如佛寺之塑像然，非必天產物也。已詳卷二黃帝之宮疏。郭氏蓋見不及此也。至如萬國通史曰：『數萬年前之地球酷熱，逾於今世。草木感受熱氣，發榮滋長，亦復迥異於今時。今階下之莓苔，當日極高之大樹也。今山巔之榛莽，當年極盛之森林。更或有高至二三十丈者也。且有當時葱蘢之嘉樹，而縮爲芊綿之小草者。又有一切樹株，今已絕其種類者。』卷一第七頁。此則出於氣候之關係，

而偉大之人工作品，或出於歷史上之流傳矣。然上古天產物而真有長五尋大五圍之木禾，已必非穆王之時所能有也。不過在西方之產物，多較東方為麤偉，亦一事實。長春真人西遊記曰：『阿母沒輦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彫，因取以為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為戈戟。又見蜥蜴皆三尺許，色青黑。』準斯以談，或者苔莖之為木禾，以其產生於西方之故耳。或曰木禾即木稷也。廣雅曰：『莖、藿也。藿梁、木稷也。』此苔莖為木禾即木稷之證，今之高梁也，又曷足奇哉！

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醜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璿瑰。」旋回兩音。玨，玨，玉名。字皆無聞。玨琪，玨琪，玉屬也。于其二音。徽尾。無聞焉。凡

瑤，亦玉名，瑤音遙。琅玕，石似珠也。即干兩音。玲，玲，皆玉名。字皆無聞。瓊，瓊，皆玉名。字皆無聞。玨琪，玨琪，玉屬也。于其二音。徽尾。無聞焉。凡

好石之器于是出。』盡出此山。

①注瑤，今成十七年左氏傳作瓊，與郭所見本不同。②玨，原作瓊，洪翟校改。③玨，范本作玨，注同，皆誤也。④注郎干，原如傳同作琅玕，洪翟校改。⑤玲，范本如是，程本作玲，洪校改。金曰：『尚書珍琳琅

玕，一本琳作玲，音林。④无，范本如是，洪校本作无，翟校作无。⑤玲瓏无瓊，洪曰：『本作瓊无玲瓊，

傳寫之訛。』翟曰：『玉篇玉部，玲同璫，采石山有玲玕琪瓊。』郝曰：『无疑古天字，瓊疑璫字之或體。』

然玉篇當據穆傳而言采石山，似所見本與今本不同。⑥注鈴，范本如傳作玲，誤。

實案采石之山，當即赤沙山。在今新疆阿克蘇北。水經河水注云：『北河又東逕姑

墨國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據楊守敬本。此姑墨川水即今阿克蘇河

也。河源紀略曰：『阿克蘇東行二日，至哈拉玉爾滾之北三十里，有鹽山。自麓至頂，

俱紅土攪石。』此當是赤沙山。則即清一統志之哈喇裕勒袞山也。後言文山出采

石，則文石亦即采石也。山海經西山經曰：『瑰山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其中多采

石黃金。』北山經曰：『單狐之山多机木，其上多華草，澹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水，

其中多苾石文石。』據郝懿行校本。然皆止言水中有采石文石，未言采石之山也。惟泐水，即

今塔里木河，以其下流之泐澤即羅布泊，可證澹水當即阿克蘇河，以其西流注于

泐水，與阿克蘇河西流注於塔里木河之方向正合。天山南面諸水，多發源西流，而後入於塔里木河。則單狐之山

當即采石之山也。郭注山海經，謂『采石即雌黃空青綠碧之屬。』則與穆傳所記

之采石，大相刺謬。蓋未綜核二書之過也。由今考之，則以據穆傳爲長。穆傳采石凡八種，一曰枝斯，其命名之意義，略見前疏。穆傳言此，凡三見，而兩言枝斯之英，則單言枝斯者，或有微別歟？二曰璿瑰，左氏傳言瓊弁，說文引作璿弁，則璿瑰卽瓊瑰也。詩秦風渭陽篇曰：『瓊瑰玉佩。』毛傳云：『瓊瑰，石之次玉者。』則不以爲卽玫瑰而訓火齊也。三曰玖瑤，詩衛風木瓜篇有瓊瑤，而玖瑤則不可知矣。四曰琅玕，尚書禹貢，爾雅釋地，皆載雍州之璆琳琅玕，而海內西經又言昆侖有琅玕樹，殆似珊瑚樹之類。漢後釋琅玕者，或曰卽青珠，或曰卽石珠，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皆是也。五曰玲瓏，六曰无瓚，據洪翟郝三家校語，則文字且有錯誤，愈不可知矣。七曰玕琪，海內西經言：『開明北有玕琪樹。』亦似珊瑚樹之類。而爾雅釋地，淮南子墜形篇，又皆載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玕琪當卽珣玕琪之略。則不獨西方產此物矣。且琪璿古字通，璿以飾弁，豈爲弁飾之用耶？八曰徽尾，此與五六兩物，皆無法以知之。郭注亦稱無聞焉。曩嘗僑居東瀛，及我關外奉天，見日本人所製種種文石之玩具，竊歎彼邦雕琢之工，猶沿古風之

餘，而吾國人乃習於游惰，并產文石之名山而亦忘之矣。噫！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音供，音不，及六師也。重音不，及六師也。氏共食天子之屬。

○注供，原作共，洪校改。翟曰：「音上當有共字。」

實案：癸巳，七月初一日也。天子之屬卽王屬，已詳前疏。郭注因傳前言「天子命音不，及六師也。重音不，及六師也。氏供食六師之人」故知此不及六師也。

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音不，及六師也。，氏鑄以成

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

○成，北堂書鈔引作爲。○上，御覽五十一引作山，蓋誤也。書鈔一百六十引有「天子於是取好石彩具成」句，文殊不類。

實案：丁酉，初五日也。大易有言：「制器尙象。」然此不曰制以成器，而曰「鑄以成器」則可異也。大凡古書言鑄，本指銷鎔金鐵而言。管子任法篇曰：「猶金之在爐，

恣冶之所以鑄，』是其證也。故說文云：『鑄，銷金也。』顏師古急就篇注云：『凡金鐵銷冶而成者，謂之鑄。』然更引伸其義，則凡石質銷鎔而成者，亦可謂之曰鑄也。論衡率性篇曰：『禹貢璆琳琅玕，兼魚蚌之珠，皆真珠玉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此漢世之人，述中國古法，有銷鎔石質而鑄成珠玉若真者，必其來已甚遠也。郝懿行曰：『鑄石成器，如今琉璃之類，』是也。余於民國三年，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即言此爲製造玻璃，而郝氏已先我言之，可謂老眼無花矣。然琉璃一語，來自西方，說文曰：『珎，石之有光，璧珎也。出西胡中。』璧珎，卽璧流離。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璧流離。』而亦卽佛書之吠瑠璃 *Vaidurya*，故省言之曰玻璃，亦省曰琉璃也。魏書西域傳載：『大月支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探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太平御覽引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此二書所言，未知同是一法否也。更考萬國通史曰：『埃及在西紀元前二千四百年，已知製造琉璃之法，與歐洲沿用之今法，類皆銷冶火石而成琉璃。今山東博山縣境，尙有琉璃廠遺址，相傳以白火石，卽石之明者爲之。印度琉璃亦卽此質。』一卷一頁

○第二頁又曰：『四百年前，西班牙人哥倫布 Columbus 尋得美洲，察其土人所用之戰具，皆以火石鑲入木端，充作槍箭。一卷一頁德國考古家許雷門 Schliemann 在腓尼基之特羅耶城，掘得古時日常需用之器皿，悉以光火石雕琢而成，雜以武備諸器械，又有箭鏃，不計其數，亦是石質。二卷一頁然則腓尼基人所用石器，較美洲土人所用者，遙爲進步。當歷史學家之所謂新石器時代也。而此穆傳所取采石，不問其原料是否亦光火石，要能鑄以成器，或較腓尼基更進步，未可知也。然世界最古發明之玻璃，悉是五色玻璃，而非純淨無色透明之玻璃也。故中國亦謂之曰采石，以爲是五色五彩之石也。抑且中國曰采石，與西方用語曰玻璃，判若鴻溝，尤足見中國自有鑄法，不必出於西來也。雖重醵氏在今新疆，未審與埃及有無關係，然在距今約三千年前，而中國之屬邦，早已發明製造玻璃，可不謂曰製造玻璃之古國哉？

讀日英兩國人著書，有謂玻璃為支那人發明者，殆即據此穆傳而為言歟？黑水之上，即塔利木河之北岸。漢書西域傳曰：『鄯善國出玉，溫宿國與鄯善同。』清學部審定瀛寰全志曰：『阿克蘇攻玉製器，精巧可觀。』是則漢後訖今，雖不造玻璃，而巧於製玉，猶有餘風存焉。

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

實案：一月休者，蓋以待鑄器之成也。

秋癸亥，天子觴重醴之人鰥。① 獵，乃賜之黃金之嬰二九，銀烏② 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裏，箎③。箭桂薑百崗，絲纁④。雕官。鰥獵乃膜拜而受。

① 鰥，各本如是，翟校本作鰥，洪校據曹全碑鰥寡字，鰥作鰥，疑鰥字。② 烏，范本作鳥，北堂書鈔引作馬。

③ 隻，陳曰：『即古省隻字，』見前羣玉山疏。④ 箎，洪曰：『箎，當作箎。古文攸通作卣，箎卽箎字。』郝

曰：『箎疑箎字之譌，見竹譜。』⑤ 纁，范本翟校本如是。程本洪校本作纁。

實案：秋上當脫仲字。癸亥，八月初一日也。觴重譚之人，解蠶者，蓋勞之也。上言重譚之民，此言重譚之人，是古者人民二字有區別。蓋民爲羣衆，而人則代表一國者也。絲纁，疑卽絲縑。雕官見前，郵韓氏疏。

乙丑，天子東征，解蠶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

實案：乙丑，初三日也。長沙之山，當卽今之沙山。在新疆哈喇沙爾之南。哈喇沙爾卽焉耆。蓋以其山東西相屬而縣長，故古亦謂之長沙之山也。新疆圖志曰：『沙山以漢名相傳，非準回語之名。在庫爾勒之東二百里，與庫爾勒山脈相接，緊傍博斯騰淖爾之南，爲哈喇沙爾之南屏。』是也。然若山海經西次三經云：『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泐水。』此山當在今塔里木河之南岸，爲于闐南山之一部，雖同名長沙之山，而實不同也。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已辨正之矣。

□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譚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

木 ① 躡銀采□乃 ② 膜拜而受。
三苗，舜所竄於三危者。

① 隻上缺文甚多，當係所獻牛羊之類。 ② 處上缺文亦甚多，檀本作三苗之後處，恐誤。 ③ 木，范本作

水，誤。 ④ 乃上缺文，翟曰「當有饑餓二字」。

實案：此言「重醜氏之先，三苗之□」，下有闕文，不可詳知。然重醜氏之先，必與三

苗有關係，故其所居同在一地，則甚明矣。舜竄三苗於三危，禹導黑水至于三危。與此

三危之國不同，當分別觀之。三危黑水，地本密接。况山海經大荒北經云：「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

人有翼，名曰苗民。」海內西經云：「洋水黑水南入海，羽民南。」此所謂海，皆即今

羅布泊。苗民有翼，則羽民亦即苗民，足證苗民居黑水之北，黑水行苗民之南，而苗

民在今塔里木河羅布泊之北，即重醜氏之所居者甚明也。且重醜氏之東疆在今

塔里木河羅布泊之北，亦可知也。參照前言西經若洪頤煊據大荒西經言：「顓頊生老童，老

童生重黎。」大荒北經言：「顓頊生驩頭，驩頭生三苗。」則重黎三苗皆顓頊之後，

因疑重醜即重黎之譌。然尙無其他確據也。惟後漢書西羌傳曰：「西羌之本，出自

『三苗，姜姓之別也。』則三苗有後，今西藏是已。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

實案：丙寅，初四日也。己巳，初七日也。文山當卽今哈密之俱密山，而其連麓尙有星峽也。亦作猩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琳璿昆吾，』昆吾或作琨瑀，後起字耳。一種石之次玉者，必因出於昆吾國而得名。古昆吾國，漢爲伊吾慮地。正卽今新疆迪化府之哈密廳。哈密當以俱密山之音轉而得名。山卽在三堡西北之哈木爾達坂，俱密，哈木爾，亦一音之轉也。元和郡縣志云：『伊州，古戎地。周穆王伐昆戎，昆吾獻赤玉刀，後轉爲伊吾，漢取伊吾慮地，魏立伊吾縣，』是也。惟穆傳不載昆吾獻刀事，當非一時之事也。

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糶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

實案：西膜，亦卽今之哈密。卷二郭注云：『西膜，沙漠之鄉，』是也。但郭氏猶未知何

以名之曰西膜也。考北唐、西夏、西膜，皆國名也。則其命名之意義，亦可得以例推而知也。北唐以在唐國之北，故名。西夏以在大夏之西，故名。則西膜當以在沙漠之西而得名也，何疑哉！西河以在黃河之西而得名，俱可爲同類用語之比證。禹貢曰：『西被於流沙。』凡古書言在北方西行而涉流沙者，數見不鮮。流沙卽沙漠也。今俗亦謂曰沙海。哈密東南，正當蒙古大戈壁之西端，爲一大沙海。則哈密在沙海之西，正合於古以其在沙海之西而得名曰西膜。今日地理上之形勢，猶尙鑿鑿可指也。穆傳所記西方名物，往往用西膜語，如西膜之所謂云云，幾於普被，而夷考西膜之主人翁，所謂『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云云，在全書之中，僅此一見。則西膜不爲西方之大國，亦必當西方之衝要矣。果也，古今形勢不移，故東漢之世，常與匈奴爭今之哈密，以爲制馭西戎之關鍵，豈非姬漢重規疊矩，可以互證而益明哉！

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于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文山。

○缺文之空圍，以前文之『曰天子一月休』句爲比證，則空圍不當有，而宜刪矣。

實案采石，當兼有天然之石質，及人造之玻璃。三國志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伊吾卽今哈密，此今哈密山中舊出采石之證也。新疆圖志曰：『星星峽在哈密城東南五百二十里，爲甘肅新疆分界之處，山麓產白黑星星石，卽石英，大者世呼爲水晶，斲芒圭角，儼若削成。土人以鋏掘取，跗萼相銜，大小闊狹，皆視下鋏時以爲衡。』是則今產采石，特不如魏略言九色石之多耳。

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駒四馬爲駒。用

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髦。

之嬰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崗。歸遺乃膜拜而受。也。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 彪彪，彪茸，謂猛狗。或曰：彪亦狗名。 豪羊似髦。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

○寅，當作申，古文寅申二字形近易誤也。○以行流沙四字，洪校刪，非也。然御覽引郭注在卷二鄆韓

之人所獻牝牛下。○天子下，當脫賜字，下文云又賜之句，可證。○注髦，范本作毳，下同，俱誤。洪校據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卷四

今山海經海內南經作施，髦施古字通用。
④ 龍，程本如是，范本邵本道藏本俱作龍，注同。龍古字通用。

實案：壬寅當作壬申，初十日也。流沙，即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既有流沙之明文，愈可證西膜以在沙漠之西而得名也。流沙之名，始見於禹貢，而管子小匡篇曰：『西服流沙西虞。』禮記王制篇曰：『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漢書地理志曰：『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通典曰：『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此班固杜佑兩家之解釋雖不同，要皆在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中，當古之流沙，證以穆傳而愈明也。天子祭天下名山，此祭文山，則亦如鐵山之比，為西方之名山矣。犝牛，郭注云：『如橐駝。』尚不以為即橐駝，不悟其即橐駝也。已詳鄆韓氏疏。曰：豪曰彪，皆以多毛而得名。陳逢衡曰：『彪狗，今謂之獅子狗。』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
駟疑華字而左綠耳，右驂赤龍古驂字而左白俄。
天子主車，造父為御，閻咼音俄為右。

①右范本作又。②黼，翟曰：「列子周穆王篇作黼，玉海百四十八作黼。」孫曰：「黼當作黼，卽籀文駟字，黼譌爲黼，又譌爲黼。」③右服黼駟，洪曰：「爾雅釋畜注疏，俱引作右服盜駟。」然當是爾雅郭注邢疏俱因下文之盜駟而誤引也。不然，則八駿之中，將有兩盜駟而爲九駿，必不可通矣。④注華，郝曰：「道藏本作驂。」⑤蕭，翟曰：「玉海作蕭，」孫曰：「蓋以冀爲驥，隸古定作冀，而傳寫譌舛，遂成蕭字。」⑥俄，范本作俄，誤。翟曰：「玉海作儀，」洪曰：「列子周穆王篇作儀，」或謂卽爾雅釋畜之滅陽，則大誤也。⑦箇，箇，翟曰：「玉海作箇，」洪曰：「列子周穆王篇作箇，」釋文云：「齶音泰，篆作俞，箇音丙，石經作罔，」張湛注云：「上齊下合，此古文未審。」雲溪友議載王起不識穆王傳齶箇二字，今本無齶字，惟湛注上齊下合，頗與齶字相類，疑列子箇，此箇，皆齶字之訛。」孫曰：「齶當作齶，上從大從収，與齶字上半形近；下從水而變爲合，則失之遠矣。殷云：「篆作俞，」亦傳寫之誤。其字上從齊，下從合，古字書無此文。形聲皆不可說。故張云「未審。」蓋張殷本雖訛齶爲齶，而音泰則自不誤。上齊下合之云，自專釋齶字之形，本與音不相涉，與箇尤不相涉也。自別本譌齶爲箇，又誤箸此注於箇字下。讀者不解，遂誤析而爲箇箇二字之音。而丁度集韻，韓道昭五音集韻，並於齊紐收箇字，合紐收箇字矣。箇，石經作罔，亦不成字，以音推之，疑當本作罔，蓋重累丙字之形，隸寫貿亂，變上丙爲夂，下丙爲口，遂不可辨識。穆傳作

箇箇，亦傳寫之訛。孫氏所指，殷卽殷敬順，本張湛注列子，而殷敬順又爲之釋文者也。殷敬順王起皆唐人，而所見睿字同，與玉海所引穆傳不同，則唐宋人見本不同矣。周穆王傳卽穆天子傳之別名，然王起蓋誤以僞列子周穆王篇爲周穆王傳者。

實案：癸酉，十一日也。此主車所駕八駿之半數，其名俱在卷一所記八駿中也。陳逢衡曰：「箇箇卽大丙，淮南子原道訓覽冥訓皆云「大丙之御」是也。」郝懿行曰：「箇箇，今文作泰丙，古之善御者名也。」孫詒讓曰：「箇箇，當作泰丙，漆書或微有省變。」劉師培曰：「孫說泰丙卽耿脩，泰爲古泰字，丙卽囧字之或體。列子釋文音爲泰丙，此其確證，蓋丙駮古音相近也。泰卽大僕正之大，亦爲大義。泰囧與伯囧義同，猶大禹亦名伯禹耳。」此諸家說均至審諦。劉氏說大囧卽伯囧，尤爲塙話。惟必以爲卽卷一之耿脩，則終有疑問。蓋雖耿囧可通，而何以不曰大耿，曰伯耿，而必曰耿脩，則苦難說明耳。自此命駕八駿之乘云云，直至下文之至于巨蒐氏云云，穆傳乃紀東還之歸躅，而僞列子周穆王篇則轉以敘西征之往踪。此列子所以爲僞書。作僞者尙在汲冢盜發之後，剽竊穆傳，不顧事實，但任意騁文筆，與郭璞山海經序，

撫拾穆傳，亦不循原文之次第，可作比證。而證確同出於晉人手筆矣。

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

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黃，洪校據御覽引作胥。陳曰「胥字誤，鮑刻本正作黃。」○驂，程本范本皆脫，洪郝校據御覽引補，

但翟校本不脫。

實案：此次車八駿之半數，其名亦見卷一所記八駿中也。參百，卷一作三百。奔戎，高奔戎也。本爲七萃之士，蓋擢升車右也。抑次車亦卽從萃車而選出者歟。

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轡千里，行如飛翔。

○馳驅，洪郝校據文選曲水詩序注引，無驅字。

實案：水道提綱曰：「自哈密東南爲大沙海，無流水。」穆王此時正自今哈密而東南，通過大沙漠，故有翔行馳驅千里之必要也。然此言馳驅千里，較下文言馳驅千

里，入于宗周，同名曰千里，而案其實則大有逕庭也。以此爲荒服之里數，彼爲畿甸侯綏之里數。換言之，則此爲荒外之里數，彼爲內地之里數也。荒外之里數，三倍長於內地之里數，故名曰千里，乃實有三千里也。余於讀穆傳十論中已詳言之矣。

至于巨蒐氏。

○巨蒐氏，原脫，洪校據御覽引補。史記匈奴傳索隱又引作臣蒐，巨臣形近而誤。

實案：巨蒐氏，當在今土謝圖汗南端，與喀爾喀右翼旗，及烏喇特旗接界處。以下文言『獻膜稷』，可知其逼近大漠。更以天子由此『南征陽紆之東尾』，證之而益明也。蒙古游牧記曰：『土謝圖汗東南踰翰海，接蘇尼特右翼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諸部。』又曰『土謝圖汗左翼中旗西南，至和博塔勒，接烏喇特後旗界。』然以今地圖驗之，則土謝圖汗南端，與喀爾喀右翼旗及烏喇特旗接界耳。此南端，今猶有烏爾圖古勒湖。鄂刻地
圖有之則正可爲駐牧之地也。巨蒐卽渠搜，巨渠同音通用字。蒐本音讀如鬼，而變同搜音者，因齶音K變爲齒音S而轉成，梵文歐文多有此例，中國

亦然也。尙書禹貢曰：『西戎渠搜，浮於積石，達於龍門。』此卽隋書西域傳云：『鐵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今俄屬西比利亞之費爾干省地，費爾干卽鐵汗之對音也。鐵汗之合音爲宛，或說大宛卽塔什干對音，則非也。而穆傳之巨蒐，則當以游牧部落，往來遷徙

無定處者也。然此卽今可薩克 Kosaks or Cosack 人種，亦作哈薩克，古音巨蒐與

可薩正相近，而爲一語之轉也。朔方備乘曰：『端可薩者，謂居端 Dow 河旁之可

薩部也。在南俄諸部之東，其種人曰可薩，一作可沙，本唐可薩突厥部落，乃韃靼里

Tatars，蒙古種類，勇悍善戰，馳騎如飛。俄人每用以破敵，稱爲勁旅。』卷十六，波羅的等路疆域考。

又曰：『哈薩克，本回部之俗，恃畜牧爲生，東接塔爾巴哈台，南接伊犁二城之境。其

分部大者有三，曰左，曰右，曰北。左右二部最近新疆。右部之西，卽俄羅斯始起地

也。』卷六，哈薩克內附考。此右部之西，卽端可薩也。蓋其種族蔓延甚廣，而半開化不進步，則千

年來如故也。案哈薩克有三部，則必不止一族，俄人亦謂哈薩克曰吉里吉思，有赤髮皙面綠瞳者，則非黃種也。詳見屠寄蒙兀兒史。然若水經河水注云：『河水

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朔方郡，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

後旗之東，接左翼後旗界。』此則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猶上郡有龜茲縣，張掖郡

有驪軒縣，而其本地則渠搜在今中亞 Central Asia，龜茲在今新疆，驪軒在古大秦。即羅馬帝國皆與縣名杳不相涉者也。舊注家解為以其置降人之地而名之，抑或如今上海租界之有四川路江西路浙江路等，但取以標名稱而便記識歟！是世有以漢志證古地者，必多紕繆矣。

巨。蒐之人彌。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飲血所以益人悉力。且具牛馬。之淨。令肌膚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

①巨，程本如是。范本作臣，誤。②彌，洪校引錢大昕說：「從彘即若字。」然其從閣，終不可曉。③鵠，洪翟校據御覽等引作鶴，當以鵠為本字，鶴借用字。④注所以二字，原在飲血二字之上，洪校改。⑤且具牛馬，原作因具牛羊，郝曰：「御覽三百七十二引作且具牛馬之種，廣韻亦作牛馬，」今據改。⑥注音寒凍之凍，原作音寒凍反。翟校改，然郝曰：「文選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郭注作種，乳也。竹用切。」則李善所見本又不同矣。

實案：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者，蓋其地北臨翰海，故產白鵠也。古書單言曰鵠，連言

曰黃鵠，皆卽此物。其形似鶴而色蒼黃，亦有白者，其翔極高，一名曰天鵠，今俗猶說『想吃天鵠肉』也。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此大澤所在，姑從蓋闕。惟史記驃騎將軍傳言：『登臨瀚海，』索隱引崔浩漢紀音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淮南子墜形篇，高誘注云：『雁春分而北詣漠中，漠中爲羣鳥所居。』則今內外蒙古之大沙漠，古名曰翰海之所由來也。翰海旣爲羣鳥所居，宜有白鵠可弋而得，是亦爲巨蒐氏當居今陰山之北，大漠之南之證也。郭注飲血以益炁力，炁爲氣之俗字。太古之民，茹毛飲血，今俗猶有飲動物之生血，以益氣力，醫術名之曰生血療法者。惟用牛馬乳洗足，而不以爲飲料，蓋三千年前，黃種人尙未發見牛乳可飲之習慣也。阿利安人宜更無從學習矣。今歐洲人尙有以牛乳浴身者，則仍是三千年前之舊俗。

甲戌，巨蒐之人。獮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

○人，各本俱無，惟翟校本有之。

實案：甲戌，十二日也。焚留之山，當即在土謝圖汗南端，烏爾圖古勒湖東南之小山。以下文云「遂絕毖晉之谷」，即由此而東南行，可證也。然漠南地久荒棄，徧檢清一統志，清一統輿圖，清會典地圖，俱不得其主名。蓋此山失名久矣。必不得已，姑名之曰小山云爾。且第卽焚留之云，而顧名思義，將爲獵火之燒殘，抑兵火之劫餘耶？更轉眼而觀，則黃帝合符釜山，卽土謝圖汗左翼中左旗北之轟郭爾山，清一統輿圖彼爲釜，而此爲焚留，倘上古不無歷史上之關係耶？

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夭受之。

○馬上當脫食字，以前珠澤、赤烏、曹奴、潛時、智氏、西膜皆云獻食馬可證。黃校朱筆添食字，不知據何本。

實案：秋麥者，禮記月令篇曰：「孟夏麥秋至，農乃登麥。」故麥雖夏收，而得稱秋麥。郝懿行說：「麥有春種者，食之不益人。秋種者良，故名。」是亦一義也。禾乃稻屬之名，但渾言不別，故郭注訓麥爲禾也。今河套北岸，地味膏腴，而北部地近沙磧，所在

茂草荒沙，猶宜牧畜。古或兼宜麥稷。膜稷必以產於沙漠而得名，猶後世言番薯番茄之類。山海經中次十一經曰：『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犬。』郭氏於彼無注，故於此亦云未聞。郝懿行曰：『膜犬即西膜之犬，今其犬高大，猥毛，猛悍多力也。』則謂膜犬即番犬。然膜與番，究有微別。膜借爲漠，以近沙漠者爲限；而番則後世用語，非出自古，其含義頗廣，凡異域之人禽草木等物，皆可泛指之曰番也。

好獻枝斯之英。四十，精者爲英。箇箇鼻繼。秘佩百隻，琅玕四十，黼。黻十，疑此紵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繩。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崗。彌奴乃膜拜而受。

①英，原作石，洪校從注改。

②繼，范本道藏本作繼，與前重繼氏之繼極相似，疑係一字，但亦知其當爲

寶物，而不能說其形聲。

③黼，程本作黼。

④繩，程本如是，范本作繩，洪曰『疑卽繩。』

實案：枝斯之英，穆王前得之於春山，今又得之於巨蒐氏，可稱無獨有偶。張穆蒙古遊牧記，及近人著蒙古遊記，多言蒙古產珍奇之石，則今猶可徵也。膜拜之風，至此

而止。更南，則入河宗之邦，而行華夏之典禮矣。然則陽紆之山，當今之陰山山脈，在上古爲天限華戎之一大界山，亦不異於秦漢隋唐之世耶？特上古山川之名，一如華夏所命，不若後世之轉病其詰屈難知耳。

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

實案：乙亥，十三日也。陽紆之東尾，當卽今烏喇特旗北之噶札爾山。自翁金朔龍，達罕德爾諸山，迤東，皆爲陽紆之山，而噶札爾山在其東北，適如餘尾，故曰陽紆之東尾也。然穆王此時於陽紆之東尾，尙止是目的地。故下文云「乃遂絕豳晉之谷」，必先絕豳晉之谷，然後得南征陽紆之東尾。此細玩卷一所言陽紆之山，密邇河濱，而益可悟余言之不謬也。

乃遂絕豳晉之谷。

○晉，程本如是，范本作晉，翟曰：「亦作晉，未知所從。」郝曰：「道藏本作正晉，然亦不可識。」

實案：毖晉二字不可識，然毖晉之谷，按其地望，當即今之巴彥鄂博河。

清一統圖，會典圖，皆有此河，喀爾

喀右翼旗札薩克駐此。

在噶札爾山之西北有巴彥鄂博河，而其東南則有哈喇木倫河也。穆王從

土謝圖汗南端之小山，在烏爾圖古勒湖東南而起程，正即從西北來，故東南逕絕巴彥鄂博河谷，進循噶札爾山之西麓而南行踰之，是乃所謂南征陽紆之東尾也。前有溫谷蘇谷，俱可與此毖晉之谷爲比證。雖蘇谷即伊錫克庫爾湖，然此湖上多河流，仍與指河流而言不異也。或曰毖晉之谷即魚海也。然魚海當即今活育兒大泊，殊於地望不合。

已。至于纒瑯，河水之北。阿。

○已，翟曰：「蓋辰已字，」非也。已猶既也，已而也，既而也。○原作河之水北阿，陳曰：「之字當在水字

下，」是也。全書多以河水二字相連，卷一云「鉏山之西阿，」與此言「河水之北阿，」句式正同一例，故乙正之。

實案：纒瑯二字，雖不可識，而其爲地名，則可以斷言。蓋地即在河水之北阿也。與言

『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同一句例，皆以二合地名，而見其確鑿不易也。且已踰陽紆之東尾，而至于河水之北阿，與秦蒙恬渡河取陽山互證，則此爲自北踰山而南，彼爲自南踰河而北，兩相會合，其地當甚接近也。然此當爲今黃河故道，東通至坤都，倫河，卽最初黃河故道之北岸，與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又南北適相對待，故此曰北阿，特加言北以別之，以示前之單言阿者，尙在此阿之南者歟？惟是最初黃河故道，至東漢季世，已就湮沒，余今特考覈古籍而爲之疏通證明，已詳見卷一陽紆之山疏。

爰有鑿洩之□。○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
鑿疑在渠字？事皇天子之山。

○□缺文，疑卽邦字。○注鑿疑，原作疑，洪校改。

實案：鑿字不可識，必非渠搜，則亦可斷言。郭注誤也。皇天子之山，當卽在河水之北，阿之北岸，卽余所考定最初黃河故道之北岸。然必鑿指當今何山，則又難言矣。蓋古史茫昧，吾民族放棄北方，亦已久矣！其奈之何哉！檀萃曰：『卽前河伯致命於皇

天子之處，則是燕然之山也。意者亦如弇山，改名曰西王母之山，故燕然之山亦改名曰皇天子之山也。歟！然上文言河水之北阿，則不當踰河而南數燕然之山。下文言『有模堇，是食明后』，即皇天子之山之所由名，分明別自有山，必非燕然之山也。事猶言奉事也。山海經亦有天帝之山，及三天子都等名，可與此爲例證。水道提綱曰：『黃河流經烏喇特旗南，直行五百里，受小水無數，其北岸大者坤都崙河，在陰山中。二源：一自西北曰喀喇木楞，出漠中山，兩澗合東南流二百數十里。其東源水自東北察罕七老圖山之陽，合兩澗而南流，經諸山，會額古德水，及齊齊爾哈納水，與東北雞蘭拖羅海山即牛頭朝那山水合，南入黃河。』卷五及卷二十七。由此觀之，則穆王自焚留之山而至河水之北阿，當皆在坤都崙河之西，以下文之斲多，即今包頭，在坤都崙河之東而證之，益明也。

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

① 董，翟校作董，已詳前荅董。

實案：模訓大也，則模董亦荅董之類也。模膜漠俱同聲可通用，則模董猶膜稷之類也。然不知其葉以何特異而食明后也。

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柏絜。觴天子于澡。澤之上，

斲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

以待六師之人。

① 絜，原作絮，一律改同卷一作絜。② 澡當作滲，下同，詳見卷一漆澤。③ 斲，各本如是，洪校本作剡，誤。

④ 檀本有「斲音伐」三字注，恐檀氏臆增。

實案：癸丑，九月二十二日也。澡澤之上，即滲澤之上，詳見卷一疏。斲多，當即今綏遠之包頭。民國十四年，改鎮為縣。日本小川博士曰：『山海經西山經，河水東注於無達，漢書地理志，五原郡莫闕縣。伯夷叔齊墨胎氏。無達，莫闕，墨胎，皆即斲多之音變。今名包頭，準語（土耳其語）曰博托，Bogdo，義言神聖。日本大正三年，籾田春湖

學士遊歷目覩，現尙爲河神廟之所在，則其名經三千年而猶存也。』此說誠發前人所未發。然無達墨胎，俱當別論。卽莫黜，亦在清一統輿圖有無黨河，或作五黨，清一統志作五達，均與莫黜音近。漢莫黜縣當卽置此河濱，非包頭也。無黨河西，又有博托河，因音別而爲包頭，清會典圖作包頭河此真包頭矣。最古當是名曰斲多，斲字不見於字書，依其偏旁从伐而讀之。卽讀半邊字。古無非敷奉微四母之輕唇音，須讀幫滂並明四母之重唇音，則斲多，今轉爲包頭，猶滲澤今轉爲山黛也。滲澤之上，地最廣大，故當爲最大名。斲多之訥次之。河水之所南還又次之。此種三合地名，以切指行蹤，古書希有，卽穆傳中亦僅此一見也。大概鄒邦之境，跨連今圖爾根河與博托河之間，故滲澤之上在東，斲多之訥在西，而特以河水之所南還，爲居間之要地，其當在今薩拉齊之南境，黃河折而南流之處乎！訥有數義，此當訓水口也。還旋古字通，猶言轉也。郭注訓回，亦爲轉折之義。

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

首。辭去也。

實案：戊午，二十七日也。正政古字通。河宗正者，蓋命河宗氏歸而治政也。

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陞。

○坂○有長松。

○郝校據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昇長松之山。又翟校據北堂書鈔十六引「祭于宜軫之鄭，升于長松之陞。」郝校並同。然非此穆傳文如是也。「祭于宜軫之鄭」句，在穆傳卷六，書鈔撮成駢辭耳。○陞，

洪翟校據御覽引作坂，余檢北堂書鈔十六引作陞，百五十七引作坂。陳曰：「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陞，

藝文類聚木部引作陞，」蓋傳作陞，注以坂釋之，遂爾混用。而坂又作阪，陞又作磴，更成異文矣。○注

坂，范本作坡，誤。

實案：長松之陞，當在今朔平府右玉縣牛心堡迤北一帶，舊有大松樹山是也。穆王此時由東征而南還，與下文云：「至于雷首，」當成一直角線。按其地望，確相符合。而三千年之後，猶尙存留大松樹山，可爲佐驗，亦奇矣哉！吾家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云：「破狐堡在右衛東北三十里，邊外大松樹山一帶，皆屬部駐處。」此大同右衛，

清改設右玉縣。清一統志云：『牛心堡在右玉縣東南四十里，邊外小松樹山，長溝諸處，卽首領駐牧。』此一統志明襲紀要之文而小變之。尤以其牛心堡下注語，卽摘鈔紀要大同右衛之文，而獨不錄其破狐堡一段。蓋以重複而省併之歟！要可見今右玉縣境內，明清兩代，猶有大松樹山及小松樹山，則古時松林，當益茂盛，故穆王升于長松之墜，非異事矣。洪頤煊引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過西河，陰山縣有長松水，』因疑卽從此長松之阪而得名，豈知陰山縣在今山西吉州，地望懸隔，烏可并爲一談哉！

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至于雷首。之阿，

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

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

乃獻良。馬四六。

○天子二字原脫，洪校據水經注玉海引補。○首，各本如是，惟洪校本作水，洪據水經注北堂書鈔引

作首，余檢御覽九百二引，亦作首。雷首之阿，與鉞山之阿，同例也。雖下文云：『雷水之干，』則此阿與雷水密邇之故耳。○阿，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河，形誤字。○良，原作食，檀本注云：『他本引此作良。』

洪翟據水經注御覽玉海引作良，郝校據初學記二十九引亦作良，證以文義，作良爲是。今改。⑤北堂

書鈔八十二引作『及獻食馬四匹』大誤。

實案：王戌，十月初一日也。雷首，卽今朔平府馬邑縣之洪濤山。出雷水，卽灤水，今之永定河。其源出洪濤山，流至直隸天津府之大沽河，北入海，卽桑乾河，是也。日本小川博士說略同。蓋漢書地理志云：『雁門郡陰館縣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說文云：『灤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水經灤水注云：『灤水出于纒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東北流出山，逕陰館故城西。』其說皆同。古雷累灤三字同从雷聲。旣以一聲而分爲三字，亦復同聲通用。首頭二字古音亦雙聲通用。故雷首山卽累頭山。雷水亦卽灤水矣。郭注以爲卽今山西蒲州之雷首山，地望不合。水經河水注，河水南逕雷首山，亦引穆傳此文。然則郭氏酈氏皆撰水經注，其失惟均也。至于卷一云：『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蓋其東境。而此云『觴天子于雷首之阿。』蓋其西境。參互觀之，可略識犬戎胡當時之疆域矣。

天子使孔牙受之。

實案：陳逢衡曰：『孔牙，卽周書之君牙，爲穆王大司徒。』劉師培曰：『孔牙卽書序之君牙，君孔一聲之轉。』二家說俱得之。

曰：『雷水之干。寒寡人，具犬馬牛羊。』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

白血。記異也。

○曰，水經河水注引作於，古曰於通用。見爾雅及經傳釋詞。

○干，原作平，洪校據水經注引作干，今據

改。

○牛羊，范本如是，程本九行本俱倒作羊牛。又洪校據初學記御覽引，皆無寒下八字。蓋刪落也。劉

師培曰：『寒係衍文，寡人具犬馬羊牛，當在黑羊白血下。』然劉說臆竄，更不足據。

實案：干者，岸也。猶詩言河之干也。審文義，則當讀寒寡人句，具犬馬牛羊句，言以荒寒而少人，俱具犬馬牛羊也。卷二云寡草木，與此云寡人，其語例正同也。前鄆韓氏云：『犬馬牛羊，』此又云：『犬馬牛羊，』畜類皆以犬居首。與天子禮河云：『祝沈牛馬羊豕，』以牛居首者不同。說已詳卷一疏。然何以鄆韓不名犬戎，而此獨名犬戎，意者將以其入中國，則視其人文而名之；在西方，則舉其地域而名之耶？抑各出

彼等所自認耶？

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髡之陉。音嘗

○征，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引作還。○音上當脫髡字。

實案：癸亥，初二日也。髡之陉，當即今山西代州之句注山。句注山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雁門山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穆王西征，絕隴之關陉，則出雁門山也。其歸程中，每不循故道，如陽紆道中，往返不同路，即其明例。故此亦不循往轍而歸，特走其稍偏東之句注山也。更以時日計之，則自癸亥從雷首南征，丙寅至于鉞山之隊，凡四日，而四分其路程，以四分之一當雷首以南之行程，亦足以明升于髡之陉，當已至今雁門附近之地也。髡本作𦘔，說文云「𦘔，口上毛也」，然此非其義也。當借髡爲苳。古書凡泛稱顏色者多作苳，而稱繪帛乃作紫耳。况髡苳形近，又復易混用乎！清一統志言五臺縣產紫石硯，紫英。並引山海經中山經郭璞注云：「今雁門中出礪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苳赤易混，則即苳石也。郭注言雁門者包該句注而

言，故髭之陉，當取義於莖色之陉。猶卷一云『黃之山』，亦以爲黃色之山。則此何不可爲莖色之陉哉？且穆傳屢言鉞山，而卷六又言鉞陉。水經汾水注引之，按其道里，迥非一地。則可知凡曰長松之陉，曰髭之陉，曰鉞陉，曰大北之陉，曰薄山，三陉並見卷六。寅幹之陉，皆各隨其陉道之狀況而名之，絕非獨立之山名也。更簡言之，則長松之陉，以松林而得名，鉞陉以山脊而得名，故此髭之陉，亦以莖色而得名耳。雖今句注山石如何，尙待目驗。要案其地望，必不謬矣。

丙寅，天子至于鉞山之隙，東升于三道之陉，乃宿于二邊。

○鉞山之隙，洪校據史記索隱引作脛山之隙。

實案：丙寅，初五日也。鉞山之隙，已詳卷一。三道之陉及二邊，當俱在今正定之井陘山中。此亦不循西征往轍，故其行程已至于西征所經鉞山之隙，而更東升于三道之陉，及宿于二邊也。方輿紀要云：『井陘山勢，自西南而東北，層巒疊嶺，參差環列，方數百里。至井陘縣東北五十里，曰脛山。其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曰井陘。』以

此推之，則穆王西征時，已嘗至于鉞山之下，獵于鉞山之西阿，而絕鉞山之隊以去。然尚皆不過在鉞山之西部而已。至是歸來，方始東升于鉞山之東部。若三道之墜者，當時之途徑也。若一邊者，當時之行在所也。然年遠失考，不能鑿指其今在山中何處也。檀萃曰：『水經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鉞墜也。』此檀氏誤也。天井水出東陘山，即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之分水嶺。鉞墜則即平陽府翼城縣之烏嶺山。並詳見清一統志。是烏可與鉞山，即今直隸正定府之井陘山，并為一談哉！

命毛班毛班，毛伯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

○子，各本無，翟校本有。

實案：周宗周也。先歸于宗周，蓋以待天子之至而有所命也。郭注引毛伯衛，見春秋文元年九年，及宣十五年左氏傳。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

道，翟道，在隴西？
謂截隴阪過。

○御下原有口缺文，洪校據太平寰宇記引，刪。○翔行，洪校據寰宇記引作朔野，然余檢寰宇記懷州

河內縣引，又作翔行。○徑絕，郝曰：『御覽百十四引作經，藝文類聚卷七引，與今本同。』

實案：癸酉，十二日也。翟道，當在山西平定州，及潞安府潞城縣東一帶之地。上言『南征翔行』，而下文逕接『升于太行』，及卷一云『觴天子于盤石之上』，俱可爲證也。如斷流而過，故曰徑絕。翟段爲狄，戎翟一也。故左氏傳定四年云：『唐叔封於夏墟，疆以戎索。』莊二十八年云：『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宣十五年云：『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此狄土，正卽翟道矣。吾家復初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曰：『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都。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之曲梁，延袤二省。』又曰：『狄之見於傳者，不一而足。均在晉之東。閔僖之世，狄滅邢，滅衛，滅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并蹂躪王室，藉非境壤相接，何以能爲患至此。則自山西以迄直隸河南，直接山東

之境，皆其所出沒，』是也。正可證周初之翟道，至周季而禍作矣。蓋古者稱歸化人所居住之地曰道。漢書地理志，郡國之間稱道者不少，當猶仍古遺制。然則翟道決不止一處。不過後世僅有隴阪，以翟道之名而特著耳。郭注不辨地望，檀疏已正之。且既曰八駿之乘，又曰赤驥之駟，駟者四馬也。必赤驥白儀華騶綠耳四馬，駕天子之車者也。

升于太行，南濟于河。

實案：太行，卽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曰羊腸坂。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甚爲險阻。但未知古時如何也。曹孟德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孟德一世之雄，然行艱車摧，語涉悲涼，殊嫌譙殺之音。以視穆王，豈僅小巫之見大巫而已哉！元和郡縣志曰：『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連亘十三州之界。凡有八陁：第一軹關陁，第二太行陁，第三白陁，此三陁在河內。第四滏口陁，卽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第七蒲陰陁，此四陁在中山。第八軍都

陘，在幽州。』蓋凡八陘，古謂連山之中斷者皆曰陘也。詳見爾雅釋山八陘以太行陘爲尤險。今穆王乃但由井陘以升于太行陘耳。

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

實案：上文言『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與此亦言『馳驅千里，』二者同名千里，而實不同，已詳前疏。宗周卽洛邑王城，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卽周之王城故址也。古書言宗周有二：詩小雅正月篇曰：『赫赫宗周，』尙書序曰：『武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此宗周皆指鎬京而言也。禮記祭統篇載衛孔悝鼎銘曰：『卽官於宗周。』此宗周則指洛邑而言矣。穆傳宗周，皆指洛邑，而西周則但稱曰南鄭。蓋已不居鎬京，故以宗周歸之洛邑，其後周季遂相沿不改歟！

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

○翟曰：『當如前言「具牛羊之漚，以洗天子之足，」以洗上必有缺文。』

實案：官人已詳卷一疏。巨蒐氏之白鵠，當出翰海天產。此宗周之白鵠，當出中國所

產也。天子玉食萬方，乃大勞頓之後，必飲生鵠血，以恢復元氣，亦古人之衛生法，大可注目者也。

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

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〇乘」，是也。

○注四乘，「翟曰今左傳作駟乘。」指文十一年云：「富父終甥駟乘」之文也。然郭氏或誤憶哀十四年云「成子兄弟四乘如公」之文，亦未可知。

實案：此飲生羊血，豈與生鵠血有同等之效力耶？四馬之乘，即上文所云赤驥之駟也。陳逢衡曰：「但飲王馭之一乘，副車不與。」是也。蓋八駿尚有半數之四馬，副車馭之，緩行後至，故不與也。然陳氏似以乘一為一乘之倒言，則非也。一者蓋謂一度飲之而不再也。且以飲馬而非以飲人也。郭注引左氏傳為證，當指文十一年之駟乘而言，則四人共乘一車也。與此穆傳明為四馬之乘者不合。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

實案：庚辰，十九日也。此言大朝于宗周之廟，則前言大朝於燕然之山，大朝于黃之

山，大朝于平衍之中，其隆重當亦大抵同矣。

乃里西土之數。

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于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實案：下文所言里西土之數，凡分七起，必以其里數之實，各有不同，故分別記之也。或以當諸定四年左氏傳言「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故有別也。然彼指其所接境而言，非謂里數也。開元占經卷四引古本竹書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更較郭注所引爲備，惟其西征里數，與穆傳所記者，大有逕庭。必戰國人所記，與周初人所記不同也。故紀年者，魏國史官所記也。穆傳者，周初史官所記也。墨子貴義篇曰：「民聽不鈞，是以多書。」史記三代世表曰：「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此司馬遷文士，徇儒家一孔之見，不知表其所見古文異同之年於史記中，遂使後人不及見古文之異同，而有可審論焉！上古史之所以難明，安得不爲此號稱古之良史者，深致不滿之遺憾哉！

曰：『自宗周灑水以西，灑水，今在洛西。洛卽成周也。灑，音纏。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

○注灑，各本無，惟翟校有。

○北，原脫，洪郝校據水經注引補，然不當以西北連讀，而當讀『北至于河

宗之邦，』與下文云『北至于曠原之野，』同一句例。不與所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同一句例者，

言各有當也。

○紆，程本作于。○有，洪曰『下文或作又，古字通用。』

實案：此第一起所記也。灑水出今河南洛陽縣西北，穀城山。陽紆之山卽今烏喇特旗之翁金朔龍迤東諸山，已詳卷一疏。周公營洛邑，澗水東，灑水西南，繫乎洛水，北因乎邾山。故此里西土之數，猶以灑水爲起點也。是穆王西征，當從王城之東北，灑水之東岸而出發。不過征行之路線，須略偏於東北，而轉至西北，成一弧線形，故舉其起點，則曰『灑水以西，』而舉其終點，則曰『北至于河宗之邦』也。此全在周王最高統治之下。秦始皇二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九原在今烏喇特旗東南，雲陽在今陝西淳化縣。是秦一天下，猶略與周同，真中國北

部自然之形勢也。計三千又四百里，純爲王畿及侯甸綏服之里數，可稱當時天下標準之里數也。若較以後世之里數，則古大今小，又豈止三千四百里哉！

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

實案：此第二起所記也。西夏氏當卽穆王西濟於河，在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大夏河之西。已詳卷一疏。但西夏氏之疆域，而爲河宗氏之所遊居，則自陽紆至西夏氏，盡在河伯二重統治之下矣。計二千又五百里，當尙在侯綏服內之里數，亦爲標準之里數也。若以後世之里數較之，又豈止二千五百里哉！

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

實案：此第三起所記也。珠余氏當卽膜畫之所封，在今青海大雪山西，而及於河首，則北連達布遜淖爾，已詳卷二疏。惟自此以下之二重統治者，不能明也。其或仍卽河伯，與西方有關係者歟！計千又五百里，爲要荒服內之里數，荒廣難密，計數疏闊，故比於畿甸侯綏之里數，當三倍之，得四千五百里。若以後世之里數較之，又豈止

此數哉！

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

○此以西南句，當與下文云「乃遂西南」同一句例。

實案：此第四起所記也。河首襄山，即今青海之達布遜淖爾，及烏蘭代克山等。春山，即帕米爾，珠澤即于闐，昆侖之丘即于闐南山，並已詳卷二疏。郝懿行謂「山海經中山經薄山之首，即此河首襄山」者，見山海經箋疏及穆傳補注。非也。然何以首春山，次珠澤，又次昆侖之丘，蓋自西而東，西首東尾，此一說也。春山、珠澤，為昆侖之連麓，敘小名於大名之上，為穆傳慣例，此又一說也。山海經曰：「昆侖之丘方八百里」，則以平方計之，而非以直徑計之也。計七百里，亦為要荒里數，當三倍之，得二千一百里。若較以今之里數，又豈止此數哉！

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

北。截，猶阻也。

○注猶程本道藏本作由。○注阻，翟曰：「疑當作絕。」

實案：此第五起所記也。赤鳥氏春山，在今興都庫士山。羣玉之山，在今葉爾羌。並已詳卷二疏。踰昆侖而西，則已出中央之極而入西方之極矣。於中國尤爲荒外，當屬荒服之里數，計三百里，三倍之，當得九百里。若較以今之里數，又豈止此數哉。截春山以北，則橫過帕米爾之北部，而還至於喀什噶爾以東，亦詳卷二疏。

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二千里。□。

○翟曰：「缺文宜刪。」

實案：此第六起所記也。西王母之邦，在今波斯之第希蘭，已詳卷二疏。爾雅釋地以西王母爲四荒之一，尤可爲荒服之證。計二千里，三倍之，當得九千里。若以今里數較之，則自葉爾羌至波斯之第希蘭，又豈止九千里哉！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之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

○其，洪校據藝文類聚及御覽引，皆無之。

實案：此第七起所記也。曠原之野，即今歐洲大平原，已詳卷三疏。計千又九百里，亦荒服里數，三倍之，當得二千七百里。今地則自波斯至歐洲中部之波蘭華沙，豈止此數哉！

□。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案山海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萬四千里。

○翟曰：「缺文，檀本擬作自，當從之。」
○注一：「范本下連萬字，誤作傳文。」
○郝曰：「水經河水注，引

作「去宗周灑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似約此上下諸文而節引之也。」

實案：此西北大曠原，仍即今歐洲大平原，或稍擴張其範圍，故稱之曰大曠原也。郭

注引山海經二澤，一在雁門之北，一即歐洲之黑海，已詳卷三疏。而郭注總謂此兩

澤即大曠原者，誤也。屠寄蒙史曰：「欽察為裏海黑海以北之平原。一曰欽察兀惕，

亦曰乞卜察兀惕，波斯地。謨哈默德教徒之史家地理家，稱之如此，曠野之義。」北西

三宗藩地通釋。則在後世之波斯人，尚稱之曰曠野；三千年前，安得不為中國西北之大曠

原哉！計萬四千里者，總結上開里數，尚少七百里。檀萃曰：「自宗周至大曠原，萬三

千三百里，而云萬四千里，舉成數也。』然蓋古文四字，積畫作三，與三字形近，故誤三爲四也。又江淹《邃古篇》曰：『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此則又誤二千爲二千者也。

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

實案：從西北大曠原，還東南至于陽紆，七千里。或曰七上當脫萬字，云萬七千里，乃略合於下文『兼數三萬有五千里』之譜。然下文三萬之三，實二字之誤，則不必於七上增萬字也。計七千里，純爲荒服里數。當三倍之，得二萬一千里，蓋前言自文山長驅千里，至巨蒐氏，卽自今新疆哈密，至綏遠烏喇特旗北接連大漠處，以此一千里爲單位，若七倍之，而依歸程，向西北展延，至今歐洲中部之波蘭華沙，約略相近矣。故穆王自西北大曠原，還至陽紆，卽自今歐洲大平原而歸至河套北部，雖以今里計之，當尙不止二萬一千里，然非可以繩古也。且也，後世元代西征，封建親藩，

則有欽察汗國，而今乃在庫倫與莫斯科之間，此又非中國與西北，古今形勢未變之明徵哉！

附記 穆傳於此，凡言至于者十。通常里數之計算法，自某中點以至于某中點，是也。然穆傳全書之例，凡言至于者，皆是到著其邊境，而尙未深入其內地也。如是，則發生兩種計算法，一自某中點以至于某邊疆，是也。又一自某邊疆，以至於某邊疆，是也。此兩種計算法之第一法，較通常計算法爲延長，而第二法更延長。故穆王西征，道里悠遠也。然設令古史所記，言各有當，不必拘於全書之例，則此二法可勿論矣。

還歸于周，三千里。

實案：自陽紆歸周 三千里，又入甸侯，綏服及王畿，而爲標準里數矣。前自灑水至陽紆 三千里有四百里。蓋以行稍紆迴曲折，故多四百里。檀萃曰：『以七合二，得一萬里。』

各行兼數，二萬有五千里。』

實案：各別也。兼并也。各行兼數者，往還各別之行程，并合而統計之，猶今言總結數也。劉師培曰：『三萬五千里，三蓋二字之誤，』是已。然總計上數，實止二萬四千里，此必古文四字作三，五字作三，皆以積畫書之，故其形易混，而又誤四爲五歟？

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

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奠。』也。

○奠，原作廟，翟校改。

實案：甲申，二十三日也。此當祭文武成康及昭王之廟也。郭注引書大傳，蓋卽伏生尚書大傳。

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

實案：乙酉，二十四日也。洛水之上，卽洛水之北，王城之南也。古書凡言某水之上者，指其水之北岸而言。有時不曰上而亦曰陽也。此洛水卽伊維二水之維。洛維通用字。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與渭洛之洛有別也。朱駿聲曰：『魏黃初以前，伊維字皆作維。』然此穆傳作洛，若非後人所改，

則古文已有通用者矣。此當是解散，或遣歸六師之事。天子六師，有事則出征，無事則各還其鄉里。周官詳之。然六師征行中央西方兩極，地跨今之亞歐兩洲。榮歸故鄉，亦豪矣哉！故天留穆傳一書，真足爲吾民族發揚過去歷史無上之光榮也。

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羝之隊以西北。

○羝，程本作羝，俗字。

○以西北，當與前云「以西南」下云「乃遂西南」同一句例。

實案：丁亥，二十六日也。□羝之隊，檀萃曰：『中山經，編羝之山。』審較地望，良塙。當在今河南濟源縣邵源關之西北，山西翼城縣之東南。且以前云鉞山之隊爲例，則□羝之當爲山名，萬無可疑，而隊則今味道也。卷六云：『天子西絕鉞，乃遂西南，至于監。』監，卽今山西解州之鹽池。而太平寰宇記謂鉞，卽翼城縣東北之烏嶺山，今本誤作馬嶺山，清一統志不誤。其說亦致塙。蓋彼時穆王自東北而至西南，此時穆王自東南而至西北，適成一交叉形，同在今翼城縣境內之烏嶺山通過。大概此□羝之隊，卽在所通過交叉地之東部，無疑也。

升。于盟。門九河。之陞。乃遂西南。

○升，郝曰：『北山經注引作登。』 ○盟，洪翟校據山海經注，水經注引，皆作孟，孟盟古字通用。 ○河，

當爲阿之誤，卷五云：『天子西征，升于九阿，』可爲比證。況於事理，可以有九阿之陞，而決不能有九河之陞，尤極明白也。然山海經注，水經注引，均作河，其誤久矣。

實案：盟門九河之陞，河當爲阿之誤，在今山西吉州之孟門山。山海經北山經曰：『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淮南子本經篇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孟門卽龍門之上口，實爲河之巨隄，蓋孟門津之名矣。』董祐誠曰：『孟門山在河中，故曰河南。元和郡縣志，文城縣東南至慈州六十五里，孟門山，俗名石槽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在今山西吉州之西北，陝西宜川縣之東北，河流所經，』是也。或曰：『孟門而又加以九河之名，以在河中故也。』然此不可通之說也。禹貢曰：『導河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則九河廣矣，豈得有九河之陞哉！

仲冬壬辰至夔。○山。癸巳，天子飲于夔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

○夔，程本范本如是，陳曰：「夔，吳本作夔，何本作夔，洪本同。」○「癸巳，天子飲于夔山」八字，瞿藏

楊鈔本，硃筆添入，各本所無，今據補。

實案：壬辰，十月初一日也。癸巳，初二日也。夔山，即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之三累山。檀萃曰：「夔古累字，水經注，橫溪之水出三累山。」是也。當本作夔，訛作夔作夔，而均不見於字書。以形聲求之，則與累爲同聲字，宜可通用也。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南，嶠谷水注之。水出夏陽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水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夏陽縣即今韓城縣，嶠谷水，一名曰濂水，自韓城縣之西北，而東南流注於黃河。三累山更在濂水之西，其山下出橫溪水。後世但知名之曰三累，古人蓋特造夔字，从人升晶，而下有水，爲形聲兼會意字。晶即三累，其取義頗爲巧備也。且前云「至於鉞山之下」，足顯其山之高危。此云「飲於夔山之上」，足徵其山之卑小。則夔山之即今三累山，確不可易矣。

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者。」

○注祗，翟校本作祗，下同。

實案：丁酉，初六日也。南鄭，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民國以來，改置華縣。穆傳卷四卷五卷六之末，皆有「天子入于南鄭」一語。審核地望，則郭注是也。然自班固漢書誤之於前，鄭玄詩譜誤之於後，而晉京兆鄭縣同於漢京兆鄭縣，妄當鄭桓公始封邑，幾於莫能辨正也。漢書地理志，京兆鄭縣注云：「周宣王弟鄭桓公邑。」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此臣瓚卽校穆傳之傳瓚，而水經注謂之曰薛瓚者也。水經洧水注引竹書紀年云：「晉文侯二年，周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此卽傳瓚之所本也。多當爲友字形近之誤。卽鄭桓公友也。鄭父之丘卽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傳瓚據竹書以爲鄭桓公封於河南之

鄭，不封於京兆之鄭，所以正班固之誤也。惟晉文侯二年，適當周幽王三年，其時幽王未敗，則傳瓚以爲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云云，會鄭通用字又不免有小誤耳。然酈道元曰：『余按遷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又春秋國語竝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儉之間。」鄭儉亦通用字幽王實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儉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隱十一年，鄭伯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闕駟，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賢於薛瓚之單說也。』

水經渭水注此則酈氏不明班固等之誤，而反攻傳瓚者，失考之過也。不悟鄭莊公所謂先君新邑於此者，先君卽桓公也。左氏傳昭十六年，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皆明言先君桓公，尤可鑿證此地卽今河南之新鄭也。故說苑權謀篇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則劉向傳經，猶不誤也。且國語

史記載虢鄆獻十邑，皆在鄭桓公之世，而鄭玄詩譜，韋昭國語注，乃云「武公取十邑。」是誤以取十邑與滅虢鄆，并爲一談也。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此尤鄭玄踵班固之誤，而失考之甚者。世本，一名曰系本。史記鄭世家索隱引系本曰：「桓公居械林，徙拾。」宋衷注云：「械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此宋說不誤。械林卽咸林，械咸形聲俱相近，故通用。拾地俟考。或當在械林附近。據襄十四年左氏傳云：「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師進至於械林。」則旣踰涇水而後，西至於械林。械林自當在今陝西涇陽縣，必非漢晉京兆鄭縣，在今華縣之地，可破鄭玄以咸林當鄭縣之謬矣。然則史記鄭世家言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初封於鄭。此鄭卽當在今涇陽縣，而不在今華縣可知也。第班固漢書地理志求其地而不得，妄以京兆鄭縣當之，直無異經生之望文生訓，其後鄭玄、酈道元輩，猶皆拘囿於其說，豈知國語世本史記皆不誤，亦無與穆傳紀年不合者哉！今余爲正定其說，可解千載之惑矣。然當本名曰鄭，而謂之南鄭者，蓋以在渭水之南，周初人之所名也。又謂之西

鄭者，則以在鄭國之西，後世人之所名也。陳逢衡曰：『南鄭，卽漢中府之南鄭也。』此說更非。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卽史記秦本紀云：『躁公時，南鄭反，惠公伐蜀，取南鄭。』故城在今漢中府南鄭縣東。說者謂有鄭人南奔居之，故秦人謂之南鄭。與穆傳之南鄭，杳不相涉也。郭注又引傳，見昭十二年左氏傳。

穆天子傳知見書目提要

附關於穆王及西王母之文件

一 列朝著錄及刊本抄本校本

周王遊行記五卷

王隱晉書束皙傳（春秋左氏傳杜預後序孔穎達正義引）

實案：孔氏正義引王隱晉書曰：『周王遊行五卷，今謂之穆天子傳。』遊行下脫記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穆天子傳，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可證。茲據補正。疑竹書古文原有題名曰周王遊行記，經荀勖改稱，故王隱曰今謂之穆天子傳也。其書固是記天子遊行之事，非臣下之列傳也。然古書有曰禹本紀史記大宛傳引曰禹大傳王逸楚辭注引者，則日記曰傳，非不可通矣。

古文穆天子傳五卷

荀勖和嶠等序序不言卷數據王隱晉書補

實案荀勗等序曰：『古文穆天子傳』據王隱晉書曰：『周王遊行五卷，今謂之穆天子傳。』今晉書束皙傳亦曰：『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云云，五篇即五卷也。茲據補正。惟今存本穆天子傳無帝臺事，郭璞注山海經中山經之帝臺，亦未嘗引穆天子傳。文選顏延之赭白馬賦曰：『覲王母於峴墟，要帝臺於宣嶽。』李善注，亦不引穆天子傳帝臺事。疑束皙顏延之所見同本，即荀勗等所校定本也。然自郭璞注本行，而唐人已不見束顏所見之本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今晉書璞傳不載卷數茲據穆天子傳注本補

實案今晉書束皙傳曰：『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官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則穆傳本止有五篇，即五卷，不知何人合以美人盛姬死事，遂併成六卷。左傳杜預後序孔疏引王隱晉書曰：『穆天子傳，民間偏多。』疑今本穆天子傳六卷，皆郭璞注，原出民間本。故亦無穆王見帝臺之事，而與束皙顏延之所見穆傳，有帝臺

事者不同也。晉世風尚淫柔，故穆傳必附以美人盛姬死事；而郭氏嗜酒好色，見晉書本傳，更非不樂爲此者。

圖詩一篇

今晉書
來哲傳

實案：此圖詩，當是竹書古文中之關於穆王西王母所爲畫贊之屬也。故下文之又雜書十九篇云云，則明明別爲一事，不與穆傳相涉者也。王懿榮漢石存目有穆王見西王母畫像，則漢世已有圖像，不待晉汲冢書出而始有之矣。隋書經籍志有周穆王八駿圖，未知亦此類否？其詩卽贊，則非穆王西王母君臣唱和之詩可知。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隋書經籍
志史部起居注類

實案：隋志曰『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正同。』隋志有漢、晉、宋、齊、梁、陳、魏、周、諸朝起居注，則目驗穆傳體製正同，而入之起居注類也。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撰 舊唐書經
籍志史部起居注類

郭璞穆天子傳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
史部起居注類

實案：新舊唐書標題皆誤，當從隋志爲正。蓋舊唐書出五代劉煦等手，新唐書出北宋歐陽修等手，而於穆傳標題，皆已荒謬若是，可見晉隋故籍，至唐宋而幾於一落千丈矣。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宋史
藝文志別史類

周穆王傳

宋太平御覽
引用書目

穆天子傳

宋太平御覽
引用書目

實案：原有周王遊行記穆天子傳二名稱，然文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曰：『汎覽周王傳。』李善注云：『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則晉宋以來，又似以周穆王傳穆天子傳二名稱並行矣。太平御覽一書，本據前代之『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諸書，纂合而成。故其引用書目，亦因仍前代，併錄周穆王傳與穆天子傳。

也。然據雲溪友議載王起不識穆王傳睿罔二字，李善王起皆唐人，而王起則以偽列子周穆王篇爲穆王傳，似誤也。又御覽三十八引穆天子傳，誤以山海經西山經之文爲穆傳。七百七十三引穆天子傳，誤以昭十二年左氏傳之文爲穆傳。五百七十四引周穆王傳，則更誤以列子湯問之文爲穆王傳。蓋古人引書，往往失檢。然竊疑六朝唐人以偽列子周穆王篇及穆天子傳，并爲一談也。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宋王堯臣歐陽修崇文總目傳記類（清錢侗等輯本）

穆天子傳六卷

宋李氏邯鄲書目（高似孫史略引）

實案：宋史藝文志有『李淑邯鄲書目十卷』高氏所引，當卽指此，李淑、宋真宗時人也。

穆天子傳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雜傳類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傳記類

實案：晁氏讀書志云：『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云。疑出郭注六卷本之舊序，已詳余著讀穆傳十論之第五章。

穆天子傳六卷

宋中興書目（王應麟玉海引）

實案：宋史藝文志有『陳騭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陳騭，紹興進士。寧宗時知樞密院事。蓋其書之說明，如崇文總目，故多至七十卷而有序例也。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蓋其所據，與晁氏同。又玉海夾注云：『書正義漢書注水經注引之。』謂書正義、漢書注、水經注，皆引穆傳也。當亦卽中興書目之原注。

穆天子傳一卷

宋高似孫史略（在古佚叢書中）

實案：史略明言『穆天子傳一卷』，凡兩見，蓋所見本如是。故以李氏邯鄲書目之

六卷爲有『字誤』也。然則宋人所見穆天子傳有兩本，其一爲一卷本，又一爲六卷本也。但此一卷本，當仍卽六卷本之所合併而成者，史略又申言穆天子傳六卷可證也。史略所引荀勗序文，多與今本穆傳荀序合。然又云『時勗爲中書監，同第錄者，中書令和嶠，祕書主書令史，祕書校書郎中張宙，郎中傅瓚』則不與今本穆傳荀序合，而與舊鈔本穆傳荀勗序首有結銜五行者相合。但高氏刪去『祕書主書令史』下有一奇字難識之人名，及其他文字，遂不全同耳。更證以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中興書目，引玉海皆言『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設非序首確有結銜五行，則何必疊言『荀勗和嶠等』耶？足見宋人所據穆傳之荀勗等序首，確有結銜五行。而明以來相傳舊鈔本有此結銜五行者，當出自宋人傳本無疑矣。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起居注類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起居注類

周王傳

穆天子傳

宋王應麟玉海藝文傳錄類

實案此玉海原文，連書『周王傳』與『穆天子傳』二名之間，僅空一格者，以其為一書也。可與前太平御覽引用書目互證。豈兩宋人猶見此二種本，及元而始僅存穆天子傳一種本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傅汝國 史經籍志起居注類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祁承燾 生堂藏書目錄雜史類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清錢謙益 絳雲樓書目傳記類

穆天子傳六卷 清錢謙益 也是園藏書目（述古堂藏書目）

穆天子傳六卷 郭璞注 清徐乾學 是樓藏書目起居注類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姚際恆 好古堂書目雜史類 古今偽書考

實案：姚氏古今偽書考，余別有『重考古今偽書考』一書，以糾正其謬誤不少。茲不贅述。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乾隆敕編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乾隆敕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類

實案：清中葉文人，如紀昀之徒，好行小慧，突翻前朝舊案，列入穆傳於小說類中，其謬妄失據，已詳余著讀穆傳十論之第一章。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姚鼐惜抱軒書錄第二

實案：姚氏謂穆傳紀事近實，與清四庫提要語合。然誤信今本竹書紀年為真，則更不若紀昀輩矣。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仁和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子部小說家類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獨山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子部小說家類

實案：邵莫二家書著錄，仍沿清四庫分類，惟其搜載善本書目，頗重要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陽湖孫星衍祠堂書目傳記類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烏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子部小說家類

實案：周氏讀書記，頗多見到之言。惟此穆傳，不過就洪頤煊校本，而略述之，無他發明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趙魏竹疏庵傳鈔書目子部小說家類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杭縣丁丙八千卷樓書目子部小說家類

穆天子傳郭璞注七卷

洪頤煊校 清南皮張之洞書目答問史記古史類

實案：孫星衍張之洞皆不遵用清四庫，此漢學考據之效也。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樓藏書志 抄本 清沈德壽抱經不知何抄本姑附此

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今人楊立誠四庫目略子部小說家類

以上歷朝著錄 約略擄舉
以概其餘

元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元劉貞藏本 未見

實案：唐以前，書皆寫本；五代後，始盛行刊本。穆傳在宋世刊本鈔本，混沌不明，惟元以後則甚明矣。元至正十年，王漸序曰：『南岱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夫既曰重刊，則劉貞舊藏本，亦即刊本可知。而不明言何刊本，在元順帝至正十年，疑原即非宋刊本，豈元人已不見宋刊本耶？據板本學者之經驗，元刊本往往有遠勝於宋刊本者。然此穆傳蓋不爾也。依余所見，明刊本抄本穆傳，皆出元刊本，而俱無荀勗序首之結銜五行。豈非遠不若宋人所據之有結銜五行耶？然則王漸序言『稍加讎校訛舛』，容有刪改，豈元人刪改宋本者，即劉貞其人耶？

元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元金陵學官重刊本 未見

實案：此本詳見王漸序文，明正統道藏本即據此本。其他明鈔本刊本，或俱據此本，或出道藏本，而文字多有出入矣。

明刊本穆天子傳一卷

明陶宗儀說
郭本未見

實案：清初重刊陶氏說郭本，止穆天子傳第一卷，無郭注，當即據陶氏原刊本，而與高似孫史略所言穆天子傳一卷者不同。然清洪頤煊又指爲偽說郭本，當再俟考。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五烈藏書
清黃未見

實案：黃蕘圃五烈穆天子傳校語曰：『九行二十二字本，無序二篇。板式長，字大。分卷下，次行題「晉著作佐郎郭璞景純註。」其書甚古雅，當是明刻之最先者。』又曰：『九行二十二字本，校本文，與此刻同。疑即從九行二十二字本出。則彼爲明刻最先本無疑。』此黃氏所謂本文者，即穆傳本文也。所謂此刻者，指程榮刻漢魏叢書之穆傳本也。黃氏意測程刻穆傳本，即從九行二十二字之穆傳本出也。但九行

二十二字本，無王漸荀勗二序，當是刻者所刪。著作佐郎四字頭銜，見晉書郭璞傳，亦當是刻者所加。一刪一加，正見其非舊本如此。雖其書甚古雅，蓋好事者爲之。惟黃氏精於賞鑑，姑從其說，次之於此。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道藏本 明正統間
刊 今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

實案：正統道藏本，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七字，多俗體字。以校程榮何允中范欽邵闡生諸刊本自見也。然此山東省立圖書館新得道藏本，以較黃蕘圃所據道藏本，及商務書館影印道藏本，俱爲勝之。蓋同一明正統刊之道藏本，而此爲比較初印本也。辛未九月，山東圖書館長王獻唐先生函示，將寄道藏本穆天子傳借校。壬申十一月十一日，始寄來。卷二郭注閔風之閔，黃校道藏誤作閔。卷六傳文巨蒐氏之巨，黃校道藏誤作臣。似黃氏所據校本，不若此本之清晰也。又卷二天子升于昆侖之丘，天子□昆侖以守黃帝之宮，兩昆侖字，商務影印本皆作崑崙。卷六郭注具官，商務影印本作真官。傳文以赤下棺之以赤，商務影印本作以亦。郭注下謂入土之下

謂商務影印本作工謂此皆商務影印本，顯有修改處之證。至於影印本多有漫漶磨滅之處，而此道藏本則比較甚少，故不能不斷定同一正統道藏刊本，而此本則較爲初印本也。嗣詢據王先生函稱此摺卷道藏本，搜自山東各廟湊合，僅約得全藏之半云。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道藏本 明正統間刊 今商務印書館影印 正統道藏本 又道藏舉要本

實案：商務影印道藏本，係據北平白雲觀所有明正統刊道藏本。然頗多漫漶不明之處，而今又發見有修改之處也。姑誌之以質校讀道藏者。

明鈔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吳寬鈔本 今東方圖書館藏書

實案：黃蕘圃穆天子傳校語曰：『嘉慶乙丑，余初見九行廿二字本，信爲佳本。遂徧借諸家藏本，手校于此。其最舊者，爲叢書堂鈔本。然注多刪節，故此所校，以舊鈔本爲據。餘不過備查核也。』又曰：『同時又借香嚴書屋藏舊鈔本，鈐有叢書堂印。本

文與此刻，與所校抄本不合。且注多節略，似非善本，聊校存其一二異字。此黃氏所指叢書堂鈔本，卽吳寬鈔本也。吳匏菴寬，明成化修撰。至今收藏家皆知其叢書堂鈔本，最有名也。至黃氏所云『手校于此』及云『此刻』者，皆指程榮刻本而言。又云『以舊抄本爲據』及云『所校抄本』者，當皆指吾家千里廣圻校抄道藏本穆傳而言。余見今東方圖書館藏明抄本穆天子傳，注多刪節，鈐有吳寬印，當卽黃氏所見本。

明鈔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秦柄鈔本 未見

實案：常昭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志曰：『馮已蒼以錫山秦氏鈔本，校過，補錄序首結銜五行。』又曰：『借得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鈔本，校讀一過。』此秦汝操名柄，無錫人，明嘉靖丙申，繡石書堂刻錦繡萬花谷前後續三集。則此秦氏穆傳鈔本，或當亦在嘉靖間也。然據孱守老人馮已蒼跋云：『卷首三行，諸本所無，獨見秦本。』則秦本似誤荀勗序首之結銜五行爲三行，必出於傳錄之誤，而秦本並非結銜五

行所出之祖本也明矣。

明鈔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楊儀鈔本馮舒校
今常昭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

實案：瞿氏藏書志曰：『嚮爲楊五川藏書，依元刊本傳錄，葉心有萬卷樓雜錄五字。後馮已蒼得之，以錫山秦氏鈔本校過，改正譌字，補錄序首結銜五行。孱守老人跋云：「此冊爲楊夢羽儀所藏，崇禎己卯，借得錫山秦汝操繡石書堂鈔本，并取家所有范欽本校讀一過。」此楊五川卽楊儀，夢羽別字。明嘉靖進士，有萬卷樓藏書，故葉心有萬卷樓雜錄五字，卽其鈔書用紙也。孱守老人者，馮舒已蒼，暮年別號。其弟馮班鈍吟雜錄言：『楊五川好以意改古書，萬卷樓藏書，雌黃處皆不可據。』余蒙鐵琴銅劍樓主慨允借校一過，見此鈔本卷之一下，有『二二同卷』註語；卷之四下，有『五六同卷』註語。則是併六卷爲二卷也。蓋卽所謂楊五川好以意改者歟！然於穆傳文字，殊無更動，不失爲可寶之明鈔本。而馮已蒼朱筆校補卷四末，有『癸巳，天子飲于夔山之上』十字，爲各本所無，據余所見者尤至可寶已。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范欽訂 范氏二十種奇書本 嘉靖
間鄞縣范氏天一閣校刊 今商務印書館景印本

實案：范氏天一閣藏書志載之甚詳。今以道藏本校之，屢有脫誤。亦有道藏本所無，而范本有之者。如卷二云『甲戌至于赤鳥』。范本重赤鳥二字，是也。且道藏本多俗字，而范本不爾也。當是范本翻元刻本。或謂范本覆道藏本者，非也。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每卷次行皆有晉郭璞注，明范欽訂字樣。然卷二之十三頁，及卷六之三十一頁，皆字形不同，疑出元刊本有缺葉，而范氏鈔配也。

翻范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黃丕烈藏書 未見

實案：黃蕘圃穆天子傳校語曰：『書友以范刻本穆天子傳求售，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每卷次行，標晉郭璞註，明范欽訂。似前所見范本，猶翻刻也。』然則范本曾經人翻刻，但未知明翻本否？姑附於此。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范欽訂 陳德文
校刊 清陳鱣藏書 未見

實案：天一閣藏書志又載一刊本，並云『明范欽訂，陳德文校刊。』當仍即范氏本而有陳德文校刊字樣者。清薛福成所編天一閣見存書目，不載此書，蓋早已散佚於外也。黃蕘圃穆天子傳校語曰：『又借陳仲魚所得明范欽吉陳德文校刊本，校一過，大段與此刻同，而一二處有合舊鈔者。』黃氏所謂此刻，指程榮本。但似誤范欽為范欽吉。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古今逸史本 明吳瑄刻 東方圖書館藏書

實案：清四庫集部存目，有唐詩紀一書，明吳瑄著，漳浦人，隆慶進士。古今逸史當亦即其所刻。世言逸史校讎不精，然獨穆傳蓋未可一概而論。卷首無王荀二序。每卷次行有晉郭璞註，明吳瑄校字樣。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清洪頤煊校本已採用之。

明鈔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秦四麟鈔本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 未見

實案：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曰：『穆天子傳舊鈔，前有荀勗序首有結銜五行云：「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勗，一行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二行祕書主書令史譴勸給，三行祕書校書郎中張宙，四行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記，謹並第錄。」五行「記當作訖，形誤字也。」此五行，世行本無。板心有元覽中區四字，蓋秦西巖藏本也。』世行本者，即通行本也。西巖秦四麟季公別字，常熟人，明萬歷貢生，世傳其鈔本有名。板心有元覽中區四字，即其鈔本用紙也。周季貺星貽曰：『此書元刊本失傳，別無善本。明三代遺書，天一閣，古今逸史，青蓮閣刊，皆從王玄翰本出，並不佳。平津館所刊，亦未見善本。昭文張氏舊鈔，雖題銜與合，恐故作偽書以欺人者。』此周氏考之未審，故妄疑結銜五行爲偽作也。據張氏藏書志所錄結銜五行特詳，似優於錫山秦氏本之結銜五行。然亦有一誤字，即訖誤作記，當仍出於轉錄而致誤。是終不能考得結銜五行所自出之祖本也。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三十八種漢魏叢書本 明萬曆新安程榮刻本 今商務書館景印本

實案：程本首有王荀二序，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每卷次行有晉郭璞注，明新安程榮校字樣。大抵明人刻書，喜標朝名，而清人不然，其意亦可深長思也。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七十六種漢魏叢書
本 明崇禎間武林何允中刻

實案：清乾隆辛亥，王謨刻漢魏叢書序例曰：『括蒼何鏜初輯漢魏叢書百種本，未板行。惟新安程榮僅輯三十七種。武林何氏允中又搜益其半，合七十六種。二本並行於世，而何本流傳較廣。據屠隆作序年月，在萬歷壬辰蜡月，則此書或卽刻於是時。今據武林何氏原本重鐫。』是程榮何允中皆在何鏜之後，何鏜，明嘉靖進士也。何允中既搜益其半，則半與程榮本同也。今檢商務書館影印程榮本，及通行王謨增刊本，兩種穆傳，皆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亦相符也。惟在明世已程何二本並行，故分別論之。

明刊本穆天子傳三卷

晉郭璞注 穆介古書本 明邵
開生編 江蘇國學圖書館藏書

實案：藁介古書，清四庫雜家類存目曰：『題東海黃禹金定，邵闇生編，不知爲何許人。分前後二集，前集載豐坊僞大學古本，』云云。豐坊見明史豐熙傳，嘉靖癸未進士。則邵編此書，或出書賈託名射利，當在豐坊所作僞書盛行之際。歲紀丁卯，其當明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乎？抑下爲天啓七年丁卯耶？姑次之於此。以此邵刻穆傳，校范欽本程榮本，雖時或脫誤，而頗有善處可取。如卷二云：『甲戌至于赤烏，』邵刻重赤烏二字，與范欽本合一也。又如卷二云：『辛巳入于曹奴，』邵刻重曹奴二字，與水經注漾水篇所引合，二也。此二者清世校穆傳諸家，均未之見，洵堪寶視也。其版式長大，略如程榮本。前無王荀二序，併六卷爲三卷，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初疑爲程榮本之翻刻本，檢至二三葉以後，卽見其不然也。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三代遺書本 明趙標刻 見李之鼎叢書舉要 未見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刻快閣叢書本 見李之鼎叢書舉要 未見

明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明刻青蓮閣單行本 見莫友芝邵亭知見書目 未見

實案以上三種未見，不能定其年時，姑附於此。

明抄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樹廉校正 明葉未見

實案：上善堂書目云：『舊鈔穆天子傳一本，葉石君校正。』石君名樹廉，一名萬，明末人。孫從添慶增曰：『葉石君鈔本，校對精嚴，至今為寶。』但此穆傳，不知何時舊鈔，姑附於此。

清刊本穆天子傳一卷

清初重刊 說郛本

清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乾隆壬辰楚陂周夢齡校 嘉慶間汪士漢刻祕書二十八種本

實案：此刻無王荀二序，有乾隆壬辰周夢齡題解，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校程榮本，後僅差一字。汪氏刻於嘉慶之間，以校在乾隆壬辰，故列於此。

清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汪明際校 乾隆甲寅馬俊良刻龍威秘書本

實案：此刻有王序，無荀序，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卷一之下，標明漢魏叢書本。次行有晉郭璞注，吳郡汪明際訂字樣。其翻刻漢魏叢書本，甚明矣。

清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南城鄭濂校 乾隆辛亥王謨增刊漢魏叢書本 五柳居八十種廣漢魏叢書本

實案：王謨增刊本，與明程榮何允中本同。後來書賈所增九十六種漢魏叢書，及廣漢魏叢書，皆同此本。而校讎不精，有缺荀勗序者，且文字脫誤亦多矣。今不復別出之。

清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南城鄭濂校 光緒六年許瀚三餘堂刻袖珍本漢魏叢書（即翻王謨本） 英國愛台爾 J. G. Taylor 博士英譯穆天子傳即據此本

清抄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錢塘趙君坦校 今東方圖書館藏書

實案：此即鈔道藏本，而有批校語，洪頤煊校本已採之。

清抄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顧廣圻校鈔鈔道藏本 未見

實案：黃不烈穆天子傳校語曰：『丙寅小除，以顧千里影鈔道藏本校。』又曰：『用

顧廣圻傳校舊鈔本校正。』又曰『顧校本此序，係補鈔序文前款式，略列如左。』然則今道藏本，固無荀勗序首之結銜五行，但未知吾家千里據何種鈔本，補錄結銜五行，此所以轉輾推尋，終不能得其所自出之祖本也。

清刊本校正穆天子傳七卷

晉郭璞注 頤煊校正 清臨海洪初刊本

清刊本校正穆天子傳七卷

晉郭璞注 清臨海洪頤煊校正 嘉慶丙寅平津館叢書本 龍溪精舍叢書翻平津館本

實案：洪氏初刻本，猶頗有闕略，與平津館本不全同。余於坊間嘗一見之。近世穆傳校本，以洪氏此校為第一。洪自序曰：『取今漢魏叢書本，與明程榮本，吳瑄本，汪明際本，錢塘趙君坦所校吳山道藏本，暨史漢諸注，唐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表其異同，正其舛誤，為補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若干字。』然其用力雖勤，如范欽邵闡生刻本，及顧廣圻校鈔本等，俱未之見，則見聞尚狹，宜不能盡善也。

清校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黃丕烈校 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本

實案：黃氏此書，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蕘圃藏書題識，及楊紹和楹書隅錄，皆著錄。黃氏校語，具載穆傳諸本，爲明刻九行二十二字本，道藏本，吳寬叢書堂鈔本，范欽刻本，范欽吉陳德文校本，顧廣圻校影鈔道藏本，凡六種。並據顧校本，補錄荀勗序首之結銜五行。又書眉有惠云釋語若干條，蓋惠定宇棟之說也。山東圖書館長王獻唐先生，將影印海源閣祕笈，而先囑其友人秦玉章先生，過錄黃氏朱墨校語於范氏天一閣本中，以貽余。尋又因事來京，手攜黃校原本示余。余確見黃校用漢魏叢書程刻本，朱墨爛然，洵驚人祕笈。內容校存異文，不勝枚舉。獻唐先生將影印朱墨本以公諸世，誠快事也。而余尤特注意者，荀勗序首之結銜五行，馮已蒼誤認爲三行，張金吾孫詒讓所見，亦皆有一訖字，誤作記。獨此黃氏校補，正確不誤。其朱筆補鈔結銜五行如下：『□□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勗，一行□□領中書令議郎上蔡伯臣嶠言部，二行□□祕書主書令史譴勸給，三行□□祕書校書中郎張宙，四行□□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已訖，謹並第錄，五行』是其每行發端有二方圍，表示提行上空二格，甚爲明白。然又朱筆改訂荀序之標題如下：『穆

天子傳□摠六卷□古本□荀勗序。』是於穆天子傳下有一方圍，於摠六卷下有一方圍，於古本下有一方圍，共三方圍。大概每一方圍，即當提行，空一格矣。惜余未及見吾家千里校鈔道藏本，更可比證，而所見明抄本刊本，又絕無如是式樣者，姑錄以俟考。

清校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黃丕烈校 莫友芝過錄本 未見

實案：莫氏多收藏善本，此過錄黃校本，亦王獻唐函告余者。今獻唐既以一過錄本贈余，又將影印朱墨本，則此本可立變無數化身矣。

清刊本覆校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東萊翟云升覆校 道光間刊五經歲徧齋校書三種本

清刊本覆校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清東萊翟云升覆校 湖南藝文書局重刊漢魏叢書本

實案：洪頤煊校本之外，更當推翟氏校本。翟氏所以名覆校者，其自序曰：『自前明逮我朝，校是書者，不下十家。余不自揣，覆校之。於諸本中，從其一是。兼採檀氏萃

疏。』然其校語，每汎云諸本，而並不明指爲何本也。僅有卷三之『繡子之澤』條下，明云『繡字據汪本檀本，鄭作綠，周作綸。』汪者汪明際也，檀者檀萃也，鄭者鄭濂也。周者周夢齡也，不過四家。抑何所見之不廣，宜其校勘不能大成功也。

清刊本穆天子傳六卷

晉郭璞注 湖北崇文書局刊百子全書本

實案：漢魏叢書，百子全書，清季皆有石印本，益遂寫有訛脫，不盡足據，讀者審之。

以上刊本抄本校本

見聞而外 尙待續訪

二 近代諸家註本及學說

穆天子傳注疏八卷

晉郭璞注 渠閣刊本

清望江檀萃疏 石 碧琳瑯館叢書本

實案：檀氏穆傳注疏六卷，合卷首卷末各一卷，共八卷也。其所補傳文，多有不足據者。注文亦有各本所無，或卽檀疏之混入者歟？舊謂其『博而多謬』，然亦間有可

探，未可一概抹煞也。今惟石渠閣刊本無缺頁，若碧琳琅館本，卷二缺第十第十一兩頁，東方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書樓，日本帝國圖書館，所藏皆然。

抄本穆天子傳注疏八卷

晉郭璞注 清望 江檀萃疏 未見

實案：此抄本不知內容如何？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一日，王獻唐自滬來函，述「蟬隱廬書目有穆天子傳注疏八卷六冊，檀萃撰，舊精寫本，索百二十元。」若與刊本無異，則書估欺人矣。

穆天子傳注補箋六卷

晉郭璞注 清當塗 徐文靖補箋 待訪

實案：丁謙章炳麟劉師培皆見此書，余徧訪未得。或曰「有刻本，題曰穆天子傳會箋。」然徐位山六種中，有禹貢會箋，或因是而傳會，未可知也。

穆天子傳注補正六卷

晉郭璞注 清江都陳逢衡補正 道光 癸卯刻本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

實案：陳氏但見洪頤煊校本，未見翟云升校本，故於洪校誤處，加以糾正。然其考證之精到翔實處，往往突過洪翟二家。及門黎君靜修光明在廣州中山大學，得余同宗顧頡剛教授之援助，特攜來京，借余檢閱，感謝無量。

穆天子傳注補正四次稿

同上陳逢衡稿
中央研究院藏書

實案：此稿爲江寧鄧正閻邦述先生羣碧樓藏書，余函求借閱，鄧覆云：已歸中央研究院。余復得中央研究院蔡楊兩院長覆函，親往上海中央研究院，借檢所藏陳氏稿本，則卽道光刻本之底稿，蓋另錄清本付刊，而此爲其存留之艸底也。

穆天子傳注補六卷

晉郭璞注 清樓霞郝懿行
補 光緒戊申金蓉鏡刻本

實案：丁卯歲，余於葉觀古堂藏書目中，見此書，徧託友人訪借不得。後某友數諾借閱，終靳而不予。己巳九月，僅得於金甸丞蓉鏡先生所著集解稿本中見之。金謂『親受之於郝氏，僅印二百部贈人，故不易覓購。而已所著集解中，已盡量錄入』

云。然郝氏未見洪翟二家校本，故徵引多有同者，雖詳核不及二家，亦時有獨到之處可採焉。

穆天子傳集解六卷

晉郭璞注 清郝懿行補注 丁謙考證 民國嘉興金蓉鏡集解稿本 以上列名即據稿本所署者記之

實案金號甸丞，一號香巖。己巳七月，承丁仲祐福保、周夢坡慶雲兩先生之介紹，幸

得惠借稿本。據金言全錄郝書，而採入丁書，特多糾正。又參以陶惺存保廉先生辛

卯侍行記之說。然金自下說解，徵引之博，復有出於洪翟陳郝諸家之外者焉。此聞金即於去

冬作古庚午春仲再記

穆天子傳札迻

清瑞安孫詒讓著 札迻本

實案孫氏有所考證，輒至精核，突過洪翟陳郝諸家。

穆天子傳補釋

民國儀徵劉師培著 國粹學報五十期至五十三期

實案：劉氏證補贍博，而得失互見。其醉心於西方帝國主義者所倡中國文明西元之邪說，尤與丁謙氏同一爲時俗之狂潮所誤者也。

穆天子傳集證

民國常熟鄒純福著
稿未刊 待訪

實案：鄒介修

純福

先生爲虞山耆儒，長疇人之學，歿於民國八年己未歲。余聞之聖

約翰大學教授王欣夫

大隆

先生云：『其所著四元玉鑑詳釋稿已燒殘，惟穆傳集

證一書尙完存。引據繁富，疏證精密。如古地名及經過道里，用九章法，考證甚細。現稿存虞山楊氏待刊』云。

穆天子傳補註

今人江陰陳思著 待訪

實案：同鄉楊冠綸誦先生言『陳字首慈，此書作於清季。其書名未審卽如是否？』姑錄以待訪。

穆天子傳注釋地六卷

晉郭璞注 清彭縣呂吳調陽釋地 光緒間家刻觀象廬叢書本

實案此書了無足取，釋語至簡，頗詭難知。不知其何以刊之問世也。

穆天子傳地理考證六卷

清杭縣丁謙考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實案：丁氏爲輿地學專家，此書詳考穆傳地理，洵當首屈一指。然禹貢山海經水經注及漢書地理志等，皆古地理專書。凡古書雅記之地名，往往用通借字。不通古字音韻訓詁，則有不能盡知者矣。况丁氏生當清季，所見地圖地志及其他科學，俱尙不若今日之精密。故所考今地，僅能十得一二，而紕繆之處，不勝枚舉。蓋亦運會使然哉！其時又適值西方之帝國主義者，高唱中國文明西元之淫辭，冀遂其殖民地視中國之迷夢。丁氏不察一時之狂潮，而與之俱靡，妄指西王母之邦爲亞西里亞（Assyria）國，而西王母爲古迦勒底（Chaldea）國之月神。不知穆傳西王母卽穆王之女，穆傳文字自明。蓋丁氏目不視書，而逞意高談，未免賢智之過矣。

穆天子傳紀日干支表

清杭縣丁謙著 附穆天子傳地理考證後

實案：丁氏不諳歷術，又不準用長歷之法，徒以干支推排日數多寡，真蛇足矣。然西儒亦有如是之作，可稱無獨有偶。

丁氏穆天子傳注訂補

今人杭縣葉瀚著 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五期

實案：此補正丁謙書，故附此。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

今人武進顧實著 此書在民國丙辰辛酉癸亥凡經三刻今一律作廢矣

穆天子傳西征年歷

今人武進顧實著 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

穆天子傳西征地圖

今人武進顧實著 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今人武進顧實著

中英對照穆天子傳西征全解

中文顧實注解 英文英國哲學博士愛台爾註 顧實及子元亮改正并附注解

實案：余書改編之理由，已詳見講疏之自序及例言，茲可不贅述矣。

以上近代注本

讀穆天子傳

清江都蔣超伯輯
南溟楮語卷八

實案：蔣氏於穆傳略有考訂，如謂河宗卽書『禋于六宗』賈逵注之河宗。狗執虎豹，卽莊子應帝王篇『執犛之狗』同類。犛牛卽爾雅『犛牛』及漢書西域傳之封牛。皆可取者。然余謂犛牛當從玉篇詁橐駝。蓋古人渾犛牛與橐駝爲一而不分耳。

穆天子傳書後

民國嘉興沈曾植著
亞術學術雜誌第三期

實案：友人多言沈子培曾植先生爲近代治西北地理學者第一。然此考穆傳今地，僅文一篇，語焉不詳。且細案之，實大乖謬也。己巳五月，友人蔣穀孫祖圻先生以此雜誌見贈，誌謝。

穆天子傳研究

今人灌縣黎光明著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
學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

實案：此書係及門黎君靜修持贈余，誌謝。

穆天子傳研究

今人萬泉衛聚賢著
古史研究第二輯

實案：此書友人衛聚賢先生郵贈余，誌謝。

讀穆傳十論

今人武進顧寶著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

實案：余此書共十論，卽所論者，最要之十事也。

西王母國故

(The Hittiteology) 今人安順姚大榮
著 稿本未刊

實案：此書不限於穆天子傳，然確以穆天子傳爲最重要之根據。民國辛未歲，王獻唐先生數函余，述及貴州姚儷桓大榮先生著西母之邦足徵記一書，後更定名曰西王母國故考。費時四十年，寫成二十六巨冊。係其友人王適父先生所親見云。余始函託北平商務書館經理孫伯恒先生介紹，尋得姚先生來函，藉悉該書中西

文之定名。中文曰西王母國故，西文曰(Hittiteology)。大旨以西王母卽赫胥氏。赫胥卽赫梯(Hittite)人種。據萬國通史，赫梯確係黃色人種。其所遺之雙鷹旗，詩小雅六月篇所謂，織文烏章者也。然西王母果卽赫梯否？深冀此書之出，有以證明之。

西王母國故全書之內容

今人安順姚大榮著 稿本

實案：此卽西王母國故中之一篇。姚先生寫稿郵寄余者。姚來函稱：『往歲有友人詢問旨趣，因作報告西王母國故全書內容答之。繼爲溝通中西文化學院監督韓君汝甲所見，卽鈔錄油印百餘通，散布國內各省政府，暨駐外各使領機關，並及所識歐美各國漢學家』云云。此民國辛未七月二十二日函也。

穆天子傳知見書目提要

今人武進顧實著 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中

實案：此爲余治穆傳之餘事所爲者。然探討傳本注本之源流，及種種有關係之文字，可爲治穆傳者之前驅。庶幾得有綜合名實，卽最合於邏輯(Logic)，而不作一知

半解之理會，更不作一挑半剔之篇章，最後到達於澈底研究之結論。是豈第若尋常目錄家言之效用而已哉！

以上近代學說

三 關於穆王及西王母之文件

西王母

古傳 庚夏禹益記 山海經西
山經 海內北經 大荒西經

實案：劉歆上海經表，王充論衡談天篇，別通篇，皆言禹益作山海經。而論衡無形篇又言禹益見西王母，蓋以其見而記之也。清畢沅考五藏山經爲禹益之書，其餘不爾。然亦多存古記。別詳余著漢書藝文志講疏。

周穆王西征見西王母

戰國魏史官記 清朱右曾輯「汲冢紀年存真」
民國王國維校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實案：穆王十三年，壬辰，西征，推以黃帝曆、殷歷、周曆、魯曆，三統歷，諸歷元之歲積，無不合者。惟今本竹書紀年作穆王十三年辛未，則稽諸古歷，萬不能合。此今本竹書

紀年所以不足據，而當據朱右曾王國維輯之古本竹書紀年也。

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

漢龍門司馬遷著 史記周本紀 秦本紀 趙世家

實案：史記大宛傳引禹本紀，當據世本中之禹本紀。此史記中之周秦本紀，及趙世家，當亦以世本中之周秦本紀，及趙世家為藍本。惜記穆王事不甚詳，或為文體所限也。

周穆王使造父馭見西王母

北魏范陽酈道元著 水經河水注

實案：此與史記趙世家文不全同，或更依附他書而記之。

周穆王

晉人葛洪周列禦寇著 列子第三篇

實案：列子張湛注本，必非漢志列子之舊，當即出湛所依託。其周穆王篇，正竊取穆天子傳，不識古字而改辨為諧，詳穆傳卷一疏不顧事實而易東歸為西征，詳卷四疏不明地理而誣升弇山為觀日入。詳卷三疏又捏造神人化人之名，以影射仙佛而投世所好，皆作偽

之鑿證也。惟係東晉人僞書，猶多存古字，尙當分別觀之。

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

晉郭璞著
注山海經序

實案：郭氏親見真本竹書及穆傳，自較後世人爲親切。但其行文不脫詞人藻采之惡習，故其取材於竹書穆傳，而不必悉本原文也。如先見西王母而後登昆侖，以今穆傳考之，顯爲顛倒事實，不循穆傳原文之序次也。又云「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玫瑰之器，金膏銀燭之寶，歸而植養之於中國。」此亦其行文有潤色而增飾之者，不必今存穆傳有殘闕而不完也。又云「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轆龍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此必取材於竹書。而「東升大人之堂」一語，可見穆王巡遊，東通至今之美洲矣。然今本竹書紀年僞書，故不知取此事也。

穆王

梁蕭綺著
拾遺錄

實案：此亦詞人之辭，其魄力小，故語多與郭氏同，然簡而短矣。至云「東升大人之臺，西寓王母之堂。」特變詞言之，不必巨人之臺，卽爲帝臺也。

以上從古書中，刺取而得之文件，有信史資料之價值者。

西王母

舊題漢東方朔著 神異經 海內十洲記

實案：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二書，雖非朔書，隋唐志並著錄，似出漢季人所依託也。

周穆王

晉陸西王嘉著 拾遺記卷三

實案：王子年拾遺，綺而不切，華而不實，絕類後世小說，此記周穆王事，亦其一也。

西王母（西王母傳）

宋李昉等奉勅撰集 太平廣記卷六十五注云出集仙錄。說郛卷一百十三改題曰：西王母傳，漢桓麟撰。五朝小說同

實案：太平廣記多採唐以前書，集仙錄當即集仙傳。隋志有集仙傳十卷，不著撰人，兩唐志已不著錄。然此記西王母，末言：「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檢與今存漢武內傳合。漢武內傳三卷，亦見隋志，不著撰人。則此類之書，大抵出六朝方士之手可知。不意說郛乃改題西王母傳，漢桓麟撰，正不知

何所據而云然也。其文雖大半神仙之談，猶多摭拾舊事，如謂西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黃帝時，西王母遣使者授符及地圖，命玄女授陰陽之略。舜攝位，西王母遣使授舜白環白琯及益地圖。周穆王時，造父爲御而西登昆侖，賓於西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西王母壽，皆是也。又云：『西王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則與高誘淮南子齊俗篇注云：『馮夷河伯，華陰潼鄉隄首里人。』其強作解人，正無二致。不越乎數典忘祖，而流爲小說矣。

西王母

不知撰人 漢武內傳 今漢魏叢書題曰班固撰，非是。

實案：隋唐志，漢武內傳二卷，不著撰人；別有漢武故事二卷，亦不著撰人。然則後人於此二書，皆題曰班固撰者，妄也。王謨曰：『三輔黃圖，此書亦見隋志，不著撰人。引漢武故事，凡數處，其引內傳，惟於魯女生事一見而已。而此傳文又不見所謂魯女生事者。』然則今本漢武內傳，豈殘而不完耶？

西王母

不知撰人 枕中書 今漢魏叢書題曰葛洪撰，非是。

實案清四庫道家存目類云：『隋唐宋藝文志，俱有墨子枕中記及枕中書，而無葛洪枕中書。此本別載說郛中，一名元始上真衆仙記。』然則此書題曰葛洪撰者，亦後人所妄加矣。

西王母

唐臨淄段成式著
西陽雜俎卷十四

實案西陽雜俎言：『西王母姓楊，諱回，一曰婉妗。』則比集仙錄云：『姓侯氏，』更異矣。然與張守節史記滑稽傳正義言：『河伯姓馮名夷，華陽潼鄉人，』同一爲唐人相類似之妄言也。大抵此類訛變，有例可求。一則凡上古國家社會之雄長，後世必流變而爲凡夫作仙子，由積極而降爲消極也。又一則見漢唐季世，若高誘、張守節、段成式輩，一時碩學鉅儒，已俱無歷史目光也。綜此二例，則吾民族之浸衰而不競，不可由此事實之歷史，轉流爲虛誕之神話而見之哉！然而認西王母爲中國女子，雖下逮三才圖會一書，西王母猶是吾華女子裝束也。豈意今世之人，乃橫奪西王母爲他族部落之君長，自東西學者唱之，而吾國學者和之，正不知自居何等！嗚呼！

呼！可不大哀也哉！

以上從古書中刺取而得之文件，無信史資料之價值者。

西王母

清雍正間蔣錫等奉敕校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二百二十二卷神仙部彙考二之三——二之五頁

實案：清廷諸臣無識，雜採山海經、神異經、西王母傳、漢武帝內傳等書所載西王母事，混合一編，蓋取備覽。然實又備而不備。今人檢類書，分別觀之可耳。

西王母

民國諸暨蔣智由著 中國人種考（新民叢報癸卯甲辰）華通書局重印三六頁九七一—一〇頁

實案：此中國人種考，為故友蔣觀雲智由先生之遺著。先生文章道德名世，而政見不合於歷史。其考中國人種及西王母，亦惑於當時潮流，傾向於西元之邪說，徵引浩博，大概取材於東書。故其引據故書雅記，殊乏精切之解釋，猶為新民叢報時代之產物。然材料豐富，可備檢也。又其譯馬真（Machin）王馬亨（Mahang）為摩訶晉王穆罕，於音於義，均有未協，且尤易引起誤解。故余書中引用其文，略為修正焉。

實又案：中國人種考所稱愛台爾（Eitel）氏英譯穆天子傳，指穆王為摩訶晉王，指

西王母爲襄西陀 (Janchid) 王，然余檢愛博士英譯原文，無有此語。豈余所見譯文爲不完本耶？抑蔣氏有誤耶？姑誌以俟考。

西王母

今人象山陳漢章著 中國通史 外交得失 篇四一頁七四——七五頁 北京大學出版

實案：此中國通史，爲友人陳伯弢漢章先生之傑著。綜合故書雅記，及瀛聞新知而成。中國上古史淹雅翔實，並世無兩。惟引赫德 (R. Hart) 西學述略云：『上古巴比倫技藝精工，尤善琢磨寶玉，山林中有女神，化身爲蘆，藉風而吟，聞者莫不流連，乃相與截取此蘆，製爲樂器。此女神即居玉山善嘯之西王母。』余檢西學述略，並無『此女神即居玉山善嘯之西王母』一語，則非赫氏原文也。又亞西里亞 (Assyria) 與敘里亞 (Syria) 二而非一。李思倫白萬國通史有希伯來志，有迦勒廊合志。亞述即亞西里亞，而希伯來志中之敘利亞，則固與亞述絕然兩國者也。附辨於此。以上三則，爲近代採集考證之文件。

四 日英法德譯穆傳及關於穆王西王母之文件

日穆天子傳考

日本理學博士小川琢治著 狩野博士還曆紀念特刊支那學論叢中
支那歷史地理研究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先秦古籍考譯本』

實案：曩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檢其種種雜誌中，頗有論西王母之文字，今已無一能省憶矣。歲戊辰六月，余始見此穆天子傳考，不勝驚喜，殆可爲日本學者關於穆傳學說之代表。然小川博士明言參據丁謙穆天子傳地理考證，顧實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並載明國學叢刊第三期史學專號故其所考亦止詳西征之事，與余同一用意。惟在陽紆之山以前，與余舊考多同，而頗有證明，如謂蠲山卽汝谷，雷首卽累頭，斲多卽包頭，皆確鑿可據。然至積石之南河以後，則多背故書雅記，而與余說全相左矣。尙有駁正儒家之私見，而辨明穆王之人物及政策，足見眼光之遠到，不類吾國自清季以來，猶餘一種浮薄文風，輒喜謾罵古書爲僞作，而欲一切唾棄之也。

西王母

(Si Wang Mu) 法國亨利俞勃 Henri Yule 著 中國古代聞見錄(東達中國記，或契丹之通路)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一冊 I—1866年1866, pp. 8-9. 此書向君覺民借余誌謝。

實案：此係波斯古代與中國一種之傳說，有言波斯襄西陀 (Janchid) 王與大中國 (Great China) 通婚，本不甚確。而遽因以推測西王母爲卽襄西陀王，殆西方之

最初主唱是說者。蔣氏中國人種考指為愛台爾英譯穆傳語，或因此而誤。不知西王母為女性，且為中國女子，豈可并為一談哉！蓋郢書燕說，固宜多誤矣。

英譯穆天子傳 (Mu-Tien-Tsze Chuen, or Narrative of the Son of Heaven) (Posthu-

mously Called) Mu 英國愛台爾 E. J. Eitel 譯 中國評論 China Review 第十七卷 XVII 一八八八年 1888 第四號 No. 4, pp. 223-240. 徐家匯藏書樓藏書 第五號 No. 5, pp. 242-258.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第四號，即譯穆傳卷一至卷四也。第五號，即譯穆傳卷五卷六也。此後西儒著書，道及西王母，必稱愛氏之說。然愛氏未明西王母為女性，而止譯作人民 (People) 之首領 (Chief)，豈得為譯事之信達者哉！

德文穆王與示波女王 (Mu Wang und die Königin Von Saba) 德國福爾澈 A. Forke 著 德國柏林東方語學院院刊 Mit-

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VII, 1904, pp. 117-172. 穆天廬藏書

實案：此書徧借不獲，余從上海江西路之「璧恆洋行」購得之。其文泛引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左傳、爾雅、山海經、史記、後漢書、呂氏春秋本味篇、列子、周穆王篇、淮南

子墜形篇、王充論衡講瑞篇、韓詩外傳、博物志、禽經、酉陽雜俎、路史餘論、三才圖會等書，而加以種種說明。雖謂駝鳥即古之鳳一語，已先我言之。然因穆傳言『碩鳥解羽』而牽及鳳朋，未爲當也。至其據安息長老傳聞，而推定西王母即阿刺伯之示波女王，失之武斷甚矣。余疏穆傳卷二卷三，已詳辨之，茲不贅述。

文法 穆王與示波女王之駁論

法國許培爾 Ed. Hubert 著 法國河內遠東學院院刊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IV, 1904, pp. 1127-1131.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駁福爾溉之說，然雜引穆天子傳、列子、山海經、蠻書、酉陽雜俎、雲南備徵志、圖書集成等書，及麒麟鳳凰爲說，亦見甚無謂也。

文德 西王母 (Se Wang Mu)

德國福爾溉 A. Forke 著 德國柏林東方語學院院刊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IX, 1906, pp. 409-417.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因許培爾之駁論而作。然引蠻書、漢武帝內傳、僊傳拾遺、拾遺記等書，牽及鳳朋古義，亦見其不得要領耳。

文法 西王母之遊幸 (Le Voyage Au Pays de "Si-Wang-Mou")

法國夏凡納 Édouard Charvannes 著 司馬遷史記隨筆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na Tsién 卷五 Tome V, Appendices 11, 1905, pp. 480-489.
卷一 Tome I Foot-note 3, pp. 265. 卷二 Tome II Foot-note 3, pp. 518.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卷五引穆天子傳，爾雅，竹書紀年，及司馬相如郭璞胡應麟之說。然卷一言穆王遊幸至蠻族西王母國。卷二據秦本紀，指周穆王爲卽秦穆公，皆誤之甚者。而卷二又引波斯王囊西陀（Djemchid）與馬亨（Mâhenk）王通婚，或說卽大支那，亦波斯古傳說之不確者。

文法 穆王之遊行與夏凡納之臆說 (Le Voyage de Mou Wang et L'hypothèse

d'ed. Charvannes) 法國部修爾 L'epold de Sausurre 著 通報Toungs
Pao, 1920-1922, pp. 19-31.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文引據昭十二年左氏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一段明文，因承認穆王爲大遊行家，而不承認夏凡納以周穆王爲秦穆公也。

文法 穆天子東土耳其斯坦之遊行 (Le Voyage du Roi Mou Au Turkestan Ori-

ental) 法國部修爾 L'epold de Sausurre 著 亞洲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1920, pp. 151-156.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文言穆王遊行至東土耳其斯坦。東土耳其斯坦者，今中國新疆也。而不知

穆王之大遊行，已跨踰今之歐亞兩洲也。

法文 穆天子之遊行記 (*La Relation des Voyages du Roi Mou*) 法國邵修爾 L'oeopold de Saure 著 亞洲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1921, pp. 247-280.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文括論穆天子傳六卷，頗冗長。不知中國古曆而考論時日，多見其徒勞矣。既引據中文書，言『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池云云。』其說固不確。又牽及越裳，而至於荆南之長沙武陵，更無謂矣。

英文 穆天子傳年歷 (*The Calendar of the Muh T'ien Tsz Chun*) 法國邵修爾 L'oeopold de Saussure 著 新中國評論

The New China Review, II, pp. 513-516.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藏書

實案：此據通鑑綱目，及今本竹書紀年而製表，較丁謙之干支表，形式整齊，而內容同類。蓋丁氏無識，而法儒之無識亦正相同，可稱無獨有偶矣。

英文 誰是西王母 (*Who Was Si Wang Mu*) 英國翟理斯 H. A. Giles 著 耀山筆記 (中國雜考) Adv-ersaria Sinica, 1914, pp. 1-19.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文亦雜引穆天子傳、山海經、史記、後漢書、爾雅、韓詩外傳、莊子大宗師篇、列子周穆王篇、太平廣記、仙傳拾遺、漢武帝內傳、拾遺記、洞冥記、酉陽雜俎、三才圖會內有華裝西王母圖、圖書集成等書，並牽及蟠桃鳳凰，而欲與福爾漑所倡西王母卽示波女王之說相證合。不知福氏之說固甚誤也。

法文 穆天子傳研究 (L'étude du Mou tien tsen tchouan) 法國伯希和 P. Pelliod 著 通程 Young Pao, 1922, pp. 98-102. 東方圖書館藏

書 亞洲文會
藏書樓藏書

實案：此文略論許培爾、邵修爾、夏凡納、愛台爾諸家之說，而注意於列子 (Lie tseu) 山海經 (Chan hai king) 及中國之書籍學 (Bibliographes) 推重平津館叢書 (P'ing-tsin kouant s'ong chou) 中之洪頤煊 (Hong yi-huan) 校正穆天子傳。又稱引晁公武 (Tch'ao Kong-wou) 錢大昕 (T'sien Ta-hin) 王先謙 (Wang Sien-k'ien) 諸家。伯希和氏今猶以通曉中國掌故，自鳴於海外，良較他西儒爲更進一步。然須知此等尙不過初步之初步。真欲探討上古史之精髓，尙復大有事在也。

文英 穆王西征 (Knowledge of the West) 英國帕果 F. H. Parker 著 諸夏原來 Ancient China Simplified, 1908, pp. 213-223. 滬江大學藏書

文法 西王母 (Si Wang Mou) 法國亨利考提 Henri Cordier 著 中國通史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1920, pp. 122-125. 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藏書

文英 穆王 (Muh Wang) 德國夏德 F. Hirth 著 中國上古史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923, pp. 144-149. 東方圖書館藏書 亞洲文會藏書樓藏書

實案：以上三書，均係通史之性質，故大概纂述諸家之成說，而加以自己之理想。周穆王往往誤爲秦穆公，西王母則襄西陀之外，推定爲示波女王。西征時日，不出三百日及六百日。西征所至亦不外二說，其一卽鑿指其地而言之，以爲不出今中國甘肅新疆及俄屬費爾干 (Fergana) 省之境也；其又一卽空想其地而言之，以爲通至古代之亞西里亞，巴比倫，埃及諸國也。然則近代中國日本學者之言穆王西王母，俱不能脫西方人之窠臼也。

實又案：關係穆王及西王母一類之西書，求之法國亨利考提 (Henri Cordier) 之中國索引 (Bibliothec Sinica) 第五冊 3477—3478 頁。又有日本小川琢治博士著 穆天子傳考，亦引西書目，除照錄無遺外，復增加若干種，余旣一一借檢，略加評語，

而李業 (Legge) 博士之說，尙未檢及焉。自知治英法德三國文字至淺，所評良多。不周。然此諸西方博士大家之撰著，實甚幼稚。蓋彼等勤劬考求中國古書，而能力尙遠不逮日本博士。是以雜引中書，不辨古今真僞，東擗西撻，填砌滿紙。其不足取者一也。假令中書不通，而西方確有發見，不謀而合，亦足爲學術界生色。無如所發見者，不過以古波斯襄西陀王，或阿刺伯示波女王，當西王母，固與穆傳萬不能合。更有擬以聖女，比諸觀音，無聊野語，益形可笑。其不足取者二也。要知中國三千年前之古史，西方人必不能鑿空而得之。惟我國之人，數典忘祖，亦已久矣。穆傳既出，汲冢，晉人但能遙寫傳誦。西王母卽穆天子之女，文義本自明白。而郭璞作註，已不能識。麤詁名物，十才三四。以彼鴻博，竟成蔽短。自爾沉沉千年，晦盲否塞。經生文士，非迂腐化，卽爛腐化。近代碩儒，猶且震驚於外洋，自他有耀，依違時俗，盲談瞽說，莫爲刮垢磨光，發揚國華，豈非莫大之差乎？余旣著講疏，爲之疏通證明，重復序次穆傳善本，穆傳學說，及日本、英、法、德諸國學者之書，匯記篇末。庶幾後之學者，原原本本，殫見洽聞。如治病然，不難洞見垣一方矣。顧實記。

附錄參考書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清朱右曾原輯

民國王國維校補

廣倉室叢書本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民國王國維著

廣倉室叢書本

山海經

晉郭璞注

清畢沅校

通行本

山海經廣注

晉郭璞注

清吳任臣廣注

通行本

山海經箋疏

晉郭璞注

清郝懿行箋疏

郝氏遺書本

山海經地理今釋

清吳承志著

求恕齋刻本

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著

四部叢刊本

合校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著

清王先謙合校

長沙局刻本

水經注疏要刪

民國楊守敬著

家刻本

水經疏要刪補遺

民國楊守敬著

家刻本

太平寰宇記

宋樂史著

補刻本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附錄參考書

讀史方輿紀要

清顧祖禹著 通行本

春秋大事表

清顧棟高著 續清經解本

六歷通攷

清顧觀光著 武陵山人遺書本

水道提綱

清齊召南著 通行本

清一統志

清乾隆間敕編 殿本 石印本

王會篇箋

清何秋濤著 廣雅書局刻本

朔方備乘

清何秋濤著 通行本

海國圖志

清魏源著 通行本

漢書西域傳補注

清徐松著 中華邊防輿地叢書本

西域水道記

清徐松著 中華邊防輿地叢書本

元史譯文證補

清洪鈞著 中華邊防輿地叢書本

帕米爾圖說

清許景澄著 中華邊防輿地叢書本

帕米爾輯略

清胡祥錄著 中華邊防輿地叢書本

新疆圖志 今人王樹枏等著 近刻本

清會典圖說 清光緒己亥崑岡等奉敕撰 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清一統輿圖 清胡林翼等刊行 局刻本 石印本 會典圖與一統圖最詳，可互參。後出之圖多據此。

分省地輿圖 清同治間 湖北官書局刻本

百萬分一中國輿圖 民國四年 參謀本部製圖局出版

蒙古詳圖 今人白月恆著 民國二年中國地學會出版 不如蒙古全圖之詳

蒙古全圖 民國十七年 東省鐵路經濟調查局監製 此圖全譯俄文圖

輿地雜誌 中國地學會刊行

萬國通史前編 英國李思倫白輯譯 中國蔡爾康筆述

世界史綱 英國韋爾斯著 中國向達等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外輿地全圖 清鄭代鈞著 湖北刻本

日模範世界地圖 日本東京開成館刻本

英文百科全書三種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附錄參考書

(1) 世界百科全書 International Cyclopaedia, 1864.

(2) 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1910.

(3) 新世界百科全書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2nd Edition, 1918.

英現世萬國地圖 The Times Survey Atlas of the World 英國愛丁堡Edinburgh中國地學會

刊行1922.

右摘舉要用之書若干種，其餘尙甚多，不備錄也。顧實記。

補遺 穆天子傳知見書目提要

校注穆天子傳 清李廷相著 待訪

穆天子傳月日考 今人邵次公著 河南圖書館館刊

實案此二書，爲最近王獻唐先生函告余者。牟陌人 廷相 書，尙在訪求中。邵次公取黃帝庚辰元歷、黃帝辛卯元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乾鑿度歷、三統歷、東漢四分歷，以鈎考穆傳之月日，洵傑作也。余於古歷尙甚疏，謹誌之，以待深考焉。(完)

